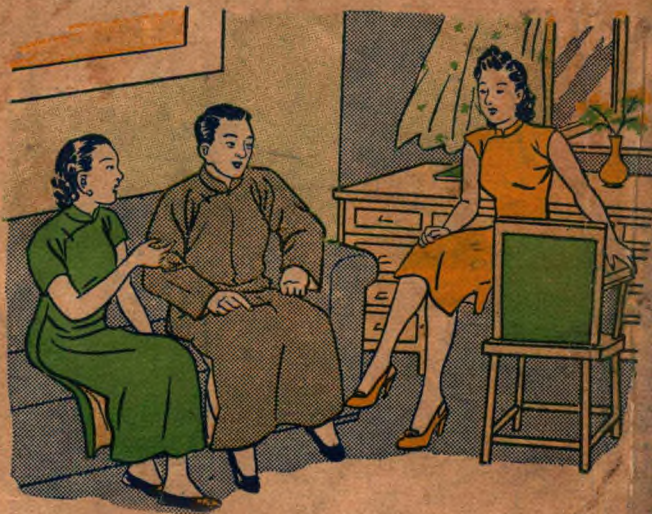


烽火兒女

長篇言情小說



上海華明書店印行

社 會 小 說

女 兒 火 烽

著 者 張 蓬

上 海 春 明 書 店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烽火兒女 全一册

實價國幣



著	作	者	張	篷
發	行	者	陳	兆
出	版	者	春	明
印	刷	者	春	明
			印	書
			館	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西
山西路口春明書店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女 兒 火 烽

次 目

- 一 炮聲響了……………一
- 二 逃難……………一八
- 三 特殊生活……………五五
- 四 蘭蘭的惡訊……………二三五
- 五 媽媽投井的慘死……………二六六
- 六 爸爸上火線去了……………二七五
- 七 佩佩的死……………二八二
- 八 一百女勇士赴戰地去……………二九六

一 炮聲響了

前幾天，外間風聲就有點不好了，飛揚揚地，人家都說：「上海又要打仗啦！日本又要跟中國交戰啦！」同時報紙上，更是連續地，天天用極醒目的大號木戳字標語著：此番戰爭的不可避免。這樣一來，使人更其相信戰爭遲早總難免要發生，於是許許多多的人，都在街頭巷尾紛紛地議論着國事。有的早已在恐怖之間作逃難準備了，逃向安全地帶的租界裏去，或者更遠一點的，避難到內地——故鄉去。不過，還有許多的人們，却全不逃，實在也沒有錢逃，只好靜靜地待着，瞧戰局究竟會不會發生？到了八月十三日那天的下午，外邊可真的發生戰事了。雙方在××處已經接觸了，開火得很厲害哩，砲聲轟呀轟的響起了。報紙馬上出了號外，在報販的手裏飛舞，似一隻隻花蝴蝶樣的飛起來，買報人的嘴裏大聲地叫：『要看號外！』剛出版的號外，日本又進攻上海啦！第二次上海戰爭又爆發了。日本向我方連開大砲數響……『佩佩才從學校裏拿了一包書回家來，他走到黃浦江邊的時候，迎面就瞧見前邊的馬路上，聚攏了很多的人，耳朵裏又鑽進了買報人的叫聲：『看昨晚大砲響了四響！小鋼砲……』佩佩一聽到人家這樣的說話，一看到這樣的情境，知道不好了，一顆心立刻跳動起來。他曉得這回戰事確確實實的已經發動了，看看馬路上東一堆人在爭着看號外報紙，西一團人在談着，不知道他們在談點什麼話？但從這般人的臉色上看起來，全是顯露着極度的驚慌，而又憂愁的表情。電車，汽車……好像也在逃難的樣子，駛得多麼快呵！而且不久就冷落地稀少起來。人們呢？倒是一羣羣地在攏起一堆堆的小集團，他們都這樣說：『真的打仗了，怕今天晚上的砲聲更厲害哩……』佩佩心裏真是不勝難過之至，她望望鉛灰色的天，天好像不忍看大地上生靈殘殺的一幕，他掩起了

臉在暗暗地哭着。一陣陣的涼風飄到佩佩面前來，把佩佩的長衣角捲了起來，可是佩佩沒有顧及到這些小事，她的一顆心似乎被一塊大石壓住着樣的不舒服，她的腦海裏波濤般的湧起好幾個泡沫來，劃出了她的許多憂愁的思想；她邊走着路，邊在胡亂地默想：「戰事是已鬧起來了，我們又要逃難啦！好好的老家，又要跟它分離開來……爸爸媽媽又要怪不悅的難過起來，弄得一家人逃亡到別處去，自己下學期的書，準又讀不成啦……」她越想越怪難過起來，她不願意再往下想啦！但她想想，又看看馬路上如此一番的光景，兩滴眼淚，已經從她的臉上掛下來。

佩佩急匆匆地跑呀跑的，沒有多久的時候，她的家已到了一跑進家，她的姊姊就厲聲地問她，臉色是顯得很難看。

「佩佩！你到那兒去的，到這時候才回來！把我同爸爸媽媽急得要死！你難道不知道外邊已經發生了烽火大砲轟隆隆的，響得多厲害！多怕人呵……！」

「我不是到學校裏去拿書去的嗎？在我回來的時候，馬路上就異樣了，好似爆發了什麼天翻的事似的，後來聽說日本鬼子已經跟中國軍隊交了戰啦！我才知道不對勁啦！就來不及趕跑回家來……」

佩佩的臉色充滿了惶恐，連她說話也氣喘喘。佩佩說完話，急忙跑到自己房裏去，將書放在檯上，她剛跑出去，到弄口去聽聽消息。到底怎麼樣了？她的爸爸媽媽，却迎着她打大門口跑進來了。媽媽的眼睛很尖銳，一看佩佩往門外跑出去，連忙喊住她道：

「你又要跑到外邊去了！幹什麼呢？你不要這樣忙！安逸點在家裏登登吧！女孩子的心是不可以這樣野法的，你不看外邊的風聲很不好嗎？你別想只往外邊跑，要知道女孩子好動是不好的，你難道

不能夠把心安靜下來嗎？你不想想：流彈是不生眼睛的呵！假使你幸而中了流彈，將怎樣的痛苦呢？就是不現在的馬路上，情願少出去跑的好，況且你還是一個姑娘呢……」

「我又不跑到什麼地方去！就到弄口去看看風頭吧了，這有什麼要緊的呢？媽媽的胆子總是這樣小的，我們住在此地南市，距離火線正遠呢？難道前邊的子彈會射得如此的遠嗎？會打到這裏來嗎？就是依你說：流彈是不生眼烏珠的，那麼它偏偏會擊中我的身體嗎？怕事情沒有這樣巧合吧？再說：女孩兒不是人嗎？連馬路都不好跑了，如果將來逃起難來，難道我就一個人死在這裏嗎？你倒能夠放心了嗎……」

『你跑！不准你出去，你回來不回來！』爸爸很瞧不過眼似的，大聲咆哮起來了。

佩佩一看爸爸發脾氣了，也沒有法子想，只好回進門來，沉倒着頭，跟爸爸媽媽走進屋裏來。佩佩的心裏很不快樂，他坐在長檯傍的椅子上，心內在瞎想着憂愁的心事。頭一逕低垂着，愁臉不展的。她的姊姊坐在茶几旁邊的靠椅上，看着書。爸爸媽媽在談着戰事方面的話。爸爸搖着頭說：『看吧，這回戰事的時期，一定要掀起全面抗戰的大漩渦，全中國一定都變成焦土了。然而呢？這樣來一次大決戰，倒也好，倒很痛快，因為中國若是不起來與日本抗戰，怕立刻就要亡國了，國亡了，家也不能存在了。所以這次中國的抗敵，實在受得日本鬼子的氣太深了，壓迫得我們氣都不能透一透，現在中國再也忍受不住了，已經覺悟過來，已經知道只有反抗暴敵，才是生路之道，才能保得住國家的安全……』

爸爸停了停，又接着說：『中國這回是無論如何不再受日本的欺負了，是該抬起頭來做個像樣樣的人了，過去我們中國因為政治還沒上軌道，全國軍民不能統一合作，歷來給予日本這個進攻的機會，他們目見中國是弱肉強食，認為很可以攫取中國的土地，得寸進尺的野心益發猖狂了，他們

想把中國一口吞下肚去，征。我們全國民衆，他們的軍閥手段是惡辣的，念頭是惡毒的，我們中國人民假使真的一旦被他們屈服了，那麼我們不消說是做定了亡國奴，我們真是死路一條，他們把我們當做牛馬，給他們做最下賤的工作，我們可以不答允去做嗎？不替他們去幹嗎？不服從他們的命令嗎？這是我們立刻要遭到他們的酷刑，甚至我們的生命，會像殺豬羊般的慘死。現在全中國的民衆已經很明白地覺悟起來，已經曉得非起來跟日本來一下決死戰是不能活命了，是要做他們的順民，是要把自己踏在他們的鐵蹄下，那樣的亡國痛苦，是多末難受的啊！所以我們的一般民衆們，愈看日本鬼子愈不對，怎麼我們一步步的讓，他們只向後退下來？日本竟變本加厲的重壓我們不止，野心愈弄愈大，假使再不奮然而起，我們一定要到連最後的退路都沒有了，勢必到達無法抵抗的餘地了。從前我們中國一般民衆抱了慈善的菩薩心腸，氣量大的緣故，不肯兇天兇地跟日本鬼子去評理，極願意抱定了寧人息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事情的可免發生衝突，則儘可避免些微小事，何必定要雙方動手演起戰鬪來呢？中國是再不要和日本動武，事態的發動能夠和平，就不須打了，那時候中國對日本這樣的態度，倒不是自顯懦弱無能，實在中國人太重慈悲之懷了，不是嗎？如若一旦雙方大家動了戰火，別的不說，至少是兩敗俱傷，軍民都要受到生命大量的死亡，演成流血的慘劇，這一幕殘酷戰的展開，是多麼不幸，人類多殘忍的手段啊！中國正因為有了那樣的和平思想，豈知日本便誤認中國是弱點的機會來了，是可欺侮的了，然而我們真的被欺凌下去嗎？像羔羊般的被壓迫下去嗎？不決不的，中國是到了再不能忍耐的時候了，大家已經喊聲震天的舉起熊熊火炬，向日本的陣線衝上去肉搏，這就是日本做夢也想不到中國會來這麼一着的，會起來跟他們拚命的。總之，日本不斷的壓迫我們，我們能夠突然的像睡獅猛醒過來，跳起了怒嘯一聲，向瘋狂的日本猛撲過去，那還不是我們受得日

本的烏氣也夠氣破肚子了嗎？或者也可說是一種物極必反的象徵吧……」爸爸說呀說的，愈說愈有神氣似的，爸爸還想往下說可是却被媽媽的話打住了。

「總是這樣的，說說說不停嘴啦！國家大事用不到你這樣的關心，你怎麼歡喜談國事，我就不要聽你這樣的一篇牢騷話，聽得我的耳朵也轟轟響了，你既然很愛國，那也不必空口說白話的，只會談談發發議論，像那樣坐而不做的你，對於國家就有益處了嗎？就算盡力効勞了嗎？所以中國好幾年來，一直受着日本的侵略，不能復興起來，就像你一樣的獨多了，只說不幹的人，只會高談闊論，只會喊喊口號，要你們真正上火線去，就糟糕了，就要你們的命啦！就害怕得只往後方逃啦！還顧念什麼國不國呢？噯！可憐！中國有了你們這輩東西，就糟糕透啦……」媽媽有點氣憤憤的樣子。

「你又瞎怪人了，我說的話並沒有錯，並不是一味的發發牢騷，但你的話也很有道理的，確，中國有許多人是只會說話，不肯實際的幹起來。也許是中國人自古已然的劣根性，要改也改不掉了，這毛病確是中國人的大壞處。然而，我倒並不是只說空話啊，雖然我現在的年紀已四十開外的人了，只要將來有到前方去服務的機會，我還是很想到前綫去背背槍，做一個老粗的人呢！我一點不瞎說的，不哄你玩玩的，看吧！將來我總能赴最前的火線去，那時你或許能夠相信我此刻說的話是真的呢！」

「本來國家已到了這樣危亡的時候了，無論那一個人都要為國捐軀，為國盡一點力量的。你不要說大話了，你想到前方去，別說等到將來，就是現在，你能夠決心要去，當然我是極力贊成的，很贊同你赴前線去的，但你不想想，你已偌大一把年紀的人了，你自己雖很想要上前線去，怕前線上不需要像你這樣一個老頭子呢，老頭子還能幹點什麼事呢？不是叫你去個飯桶嗎？飯桶的人誰要呢？我勸你不要夢想了吧！別跟我說笑話吧！」媽媽嘻嘻地笑起來了。

「你，你別輕視我無能呀！你不要說氣人噴血的話，難道我年紀老了點就不能幹火線上的工作嗎？他們就不要我替國家出力了嗎？我不相信，只要有機會的時候，我是準要上前綫去呢。」爸爸摸摸下巴的短鬚，臉色板得怪嚴厲地，大了喉音說。

「媽媽，爸爸的年紀已經老了，到火線上去是多吃苦的，生活很難過的，怕爸爸一定吃不消，而且軍隊裏也說不定不收年紀大的人呢。同時我們怎能放心爸爸一個人上前綫去作戰呢？這事是萬萬不能冒險幹的呀！媽媽，我想，爸爸媽媽和妹妹在家裏，還是讓我到前方去替戰士服務也可算我對於國家盡些効勞。我雖是一個女孩子，然而中國現在到了怎麼樣的一個嚴重時期，不管女子不女子，什麼人都要替國家做些救亡的工作，負一些責任的，就像我們女子也有着匹婦之責的呀！媽媽，你看我的年紀多輕，身又健壯，他日我到前方去做事，好不好？」大姊蘭蘭放下手裏的書說：「媽，妳答允我上前綫去嗎？」撒嬌地。

「哈哈！你也想到前方去幹嗎？你可以幹點什麼事情呢？我倒問問你看。」媽媽含着笑說：「別夢想吧。」

「到前方去什麼事都可以幹，都好幹，不過，像我們女子，還是做救護工作好，比較能夠勝任一點呢。媽媽，我看過幾天上海戰事如何？如若戰線真的擴大開來，那我準要去幹這種事情了。」蘭蘭喜躍地滿臉堆起了笑痕。「媽，我想我幹那樣的工作，一定可以。」

轟轟轟隆轟隆！一聲聲地砲聲，從遠處戰地不斷地響了過來，這時候，佩佩家的整個屋子裏，除了爸爸，媽媽，姊姊的說話聲外，寂靜得連一枚針兒落在地上的聲音，都聽得出來。大門是早關了，大門外的弄口，也靜得好像深夜似的，一點點的人聲也沒有。大砲的音波打天空裏傳來，清脆地轟轟的響，靜

靜傾耳聽着，就像這砲聲在隔壁人家轟了過來的一般。轟隆隆的砲聲，是不停地響着，響着，陡然一陣轟隆隆的砲聲，從天空直響到地面上來，這一聲砲聲，真響得有點震痛耳朵呢，彷彿佩佩屋子裏的一切東西，全在跳動起來了。佩佩好好兒的坐在檯上，突然被這轟然大砲的聲音，不禁害怕起來了，從檯上跳下來，尖叫着：「媽！外邊大門關好嗎？聽！砲聲多響呀……」

「怕什麼呢？砲聲又不從門口，離開這兒很遠很遠呢，不過這裏太靜了，更加今天不比往日熱鬧了，在平時，人是多麼的多呀！弄口總是坐滿了男男女女的人，有時候擠得連路都不好走，今朝戰事發生了，大家自然會不想往街上跑啦！關在家裏坐着靜靜的聽砲聲了。」媽媽柔聲地兩眼望望佩佩：「危急的時候，我們愈要鎮靜！」

「蘭蘭！你別多說閒話了，看天已要黑下來了，我們夜飯要不要吃，要吃就好趁早預備起來。」爸爸抬頭望望屋頂上的天窗，漸漸地在暗黑下來了，就立起身來說：「簡單點吧，就吃點粥。」

「夜飯吃什麼夜飯呢！現在我是滿懷的心事，我心裏煩得真厲害，還吃得下什麼東西呢！我不要吃夜飯了。你們要吃，也不必再麻煩去燒晚飯，還是到外邊麵館去叫三碗洋春麵吃吃吧！」

「也好的，蘭蘭！佩佩！你們也歡喜吃麵嗎？」爸爸掉過頭來，問他的兩個女兒：「難得吃麵也好，妳們也贊成換換胃口嗎？」

蘭蘭，佩佩都沒說話，只點點頭。

「蘭蘭！你去叫麵吧！」爸爸吩咐地。

「不要叫蘭蘭去，你就自己去叫吧！在這個時候，你就少讓她們跑到外邊去吧，你們男人比較不要緊，可以免去不少的麻煩！」

「爸爸拿了錢，走出門去叫麵去了。天色已經全是一片黑了。蘭蘭跑近茶几邊去，把方才看的一本書放進書櫥裏去。媽媽坐在書桌傍的一張椅子上，頭伏在檯上，眼際濕濕的在掛下眼淚來。這時的砲聲，不若剛才的怪響了，而且也慢慢的在響着，大約隔五分鐘才響一次。蘭蘭的眼睛忽然抬起來，一眼瞥見媽媽在淌眼淚，覺得不無奇異。但蘭蘭很靈敏，她已知道媽媽一定有了什麼感想了，心裏一定爲着戰爭而起難過的念頭。她自己心裏也感到不勝的悲哀，想想這回的戰事，決不像「一二八」那年的情景了，怕準要激起全面的戰爭，以後的家，不知將怎樣的變故呢？一家人又不知要流亡到那兒去呢？……唉！好好的家，將要弄得傾家蕩產……蘭蘭想呀想的，自己也禁不住內心的一陣感傷，兩滴晶瑩的淚水，已從眼圈內爬到臉頰上，她將手背擦去了臉上的淚痕，走攏了媽媽的身傍去，哭聲地勸媽媽說：「媽媽……又放下聲音：『媽媽你怎麼了？心裏難過嗎？』」

媽媽一聲不響地，仍然在淌眼淚。蘭蘭的心真痛極了，她在自己袋裏拿出手帕，替媽媽揩去兩頰上的淚水，揩去手臂上的一堆濕濕的水點，可是媽媽的眼淚還是在流出來，蘭蘭只好一邊揩一邊說：「媽媽，妳別把妳底思想儘往悲哀方面想去，」手放在媽底肩上：「媽媽，你不要難過了，你該把憂愁的思想丟開些，不要儘管去瞎想難過的事，打仗是逃避不了的，假使我們再不跟日本鬼子拼個你死我活，中國立刻要亡在眼前了；亡國後的百姓，將如何吃苦受罪呢？媽媽，你應該思想得遠些，至於要是受戰事毀滅了家的，也不是我們一家，況且我們的家，此時還在前線的後方哩！儘管不要緊，我們儘可以放心的啊……」蘭蘭又流下淚水來。

「蘭！你那裏知道妳娘的難過呢！你想想吓！一份人家做得這麼樣，是多麼的不容易呵！到今朝，眼看自己的房子快要完了，我們快沒有家的人了，以後不知過怎麼的生活下去呢……」媽媽又嚶嚶

地哭了：「妳們沒有經過生活的艱苦風浪，自然不知道成功一個家的千辛萬苦……」

佩佩在那邊也掛下淚來，她再也不能不響，不能默默地發呆了，就帶哭地說：「媽媽！你想穿點吧！別把身體憂急得壞起來啊！」蘭蘭也接着說：「到時候再說，或使我們的家，不會毀滅在砲火下呢？媽媽，你就這樣的解解開心裏的憂悶吧！」

爸爸跟了一個送麵的人，已經打大門外推門跑進來，送麵的人，把三碗陽春麵，在竹籃裏捧出來，放在桌上，就跑出門去了。爸爸把門隨手插上關緊了，就要緊的跑進客堂裏來。媽媽已揩乾眼淚，抬起頭來了。蘭蘭馬上叫着爸爸：「爸爸！你怎麼去了這許多時候呢？馬路上有逃難的人嗎？」臉正灰色地：「很緊張吧！」

「真該死！戰事才開始，馬路上的景象，好像已經在逃難了，黃包車的生意特別好，車子上都是大包小件的行李，叫得慢些的，車子就喊不到呢。人是亂擠擠的，幾只吃食店，都上了半面的排門，看看樣子，真是淒涼之至！點心店裏的生意，倒很忙的，我等這多時候才買到，他們不肯送麵了，實在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們說：不要說三碗陽春麵，就是叫十碗大肉麵，也不送出門的了，後來給我再三的說好話，他們才差人送來呢！在往常的日子，叫三碗陽春麵，叫他們送來是不會嚕囁的，是一句話，今天情形可就不同了，他們的生意忙了，就神氣活現起來啦！真真氣數之至啊……」爸爸邊說邊端起碗麵，坐到椅子上去吃了。蘭蘭、佩佩却都不吃。爸爸吃了幾口麵，催她們姊妹說：「麵要冷了，你們爲什麼不吃啊！快點吧！麵冷了，就不好吃了。」

蘭蘭到灶間櫥裏去拿了一隻紅花碗，和一雙筷子出來，將自己的一碗麵，分了一半給媽媽，媽媽頻頻地搖着頭不要吃。蘭蘭溫聲地說：「媽，我吃不下這許多麵啊！你吃點吧！不吃是肚裏很不好過的。」

啊！媽不理會，她又叫媽：『媽，吃一點，吃一點。』

佩佩呆呆的仍坐在那邊，麵也不拿過去吃。給蘭蘭催了好久，她這才跑過來，端起麵碗吃了。

『我不要吃，我一點也吃不下東西，你拿去給爸爸吃吧！』

『媽媽！這一點兒麵，你是吃得下的，你吃吧！你再不要去胡思亂想了。』

爸爸的麵已吃完了，他看媽媽這副樣子，臉色又怪不悅的說：『蘭蘭娘！這半碗麵，你是可以吃的，蘭蘭叫你吃，你就吃了吧！你不要去瞎想心事了。爲了國家事，你就值得如此的難過嗎？不要憂憂鬱鬱的，把自己好好的身體弄出點毛病來呢？你把一切的念頭拋開去。橫豎我們看吧！看戰局的變化程度到底怎樣？再決定怎樣的辦法。你又何必先去瞎難過呢？麵已冷啦。蘭蘭娘！吃麵吧！』爸爸假近了媽媽的身體，頭湊到媽媽的臉上去。說話的聲音，低低地，幾乎是湊在媽媽的耳朵說的。爸爸又把半碗麵送到了媽媽的面前。媽媽終於捏起了筷子吃了。佩佩只吃了半碗麵，碗裏還有一半，却再也吃不下去了，這半碗麵還是給爸爸吃掉了的。

一陣陣的砲聲很清楚地轟轟轟的隨風飄過來。『蘭蘭！爸！這回我們的家可保不住了，只要前方各處陣地一失，鬼子兵就要猛攻開北啦！開北再一失守，南市就不能保牢了，全上海也會失落在日本的手裏，那時候，我們的家，不是就要被砲火犧牲了嗎？我們幾年來一手所創成的家，就在眼前輕輕地丟掉了，我們全部的生命財產，豈不完全沒有了嗎？將來不知再能建築起新的家來不……』媽媽的話語，已帶着哭的聲音了。

『蘭蘭娘！你這又是空急了，現在戰事纔發生，難道我們就可以預先測知中國準要吃敗仗了嗎？中國的軍隊就敵不過日本鬼子嗎？這，我們怎麼可以妄然下斷語？怎麼可以作如此想呢？我們怎能長

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們不能夠悲哀，我們應該樂觀點。我們相信中國這回是堅決抗戰到底的，勝利一定操在我們中國一般軍隊的手裏。就是說：因了偶然戰略上的變動關係，失掉了幾個地方，又有什麼要緊呢？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敵人決不能一口把全中國偌大的地方吞下肚去的。他們現在還沒有這個大本領啊！你瞧吧！日本要想把中國果腹的迷夢，也會有一天粉碎的。雖然日本的軍器完備，而且是現代最切於實用的利器，什麼飛機、兵艦、坦克車、鐵甲車……什麼什麼，都全備，都充足，都完善。可是，我們就能因了他們的戰具尖銳，就畏畏縮縮的怕他們了嗎？我們的戰士是一點也不害怕的，就是手裏沒有槍，沒有手榴彈，什麼傢伙也沒有，然而兩個粗硬的拳頭是有的，跟日本也能夠打幾下呢！可是中國可真的沒有槍砲子彈嗎？事實上已經告訴了我們，中國自從受了『一二八』的教訓，只在這幾年中，政府已準備軍事的計劃了，早已積極地在暗地裏準備一切軍事上的應付方法了，政府早就看出日本的野心，日本侵略中國是一天也不會休止的，中國這一次再也不能讓步了，中國再一步步讓下去，日本便一步步緊一步的趕上來，如此的下去，那還了得嗎？要求生存，要保全中國的錦繡江山，只有起來和日本火拚了，火拚後的中國是進能獲得勝利自由……在中國的火堆中，會結出美麗的花朵來的。日本一定會被我們一脚脚的踢出中國境地的，一定可以打他們到東洋老家去的。蘭蘭娘！你只要這樣的一想，你就能堅信中國是有着勝利的可能性了。你準是很快樂的了。家燬了，就燬了，只要國家不亡就好了，你還難過點什麼呢？將來我們只要再努力的幹一下，是重新可以建造起新的家，或者更換個美滿的家呢？總之：只要我們不死，能夠逃過戰亂的年頭，現在舊有的一切東西毀滅了，將來未始不會沒有新的一切東西創造出來的，只要我們有毅力，是再可以奮鬥出來的，什麼都能辦得到，幹得成功的。」爸爸咳嗽了一聲，立刻又說：「蘭蘭娘！現在你的思想，不能太自私自利，

你屢把你的思想轉一下，該轉到國家方面去，你不能爲了自己的一個家要完了，就覺得捨不得的痛惜起來。但我自己也何尚不痛心，不難過呢？自己好好的家業完了，是多痛惜的，然而我們就能夠這樣想嗎？不是應該把「家」的觀念丟開，要丟得遠遠的，我們決不能爲了一個家的愛情，就這樣自私的痛憤交加起來，你要想到底先有了家，還是先有了國？你想到了這個問題，就不會悲哀了。」

「你當我是孩子嗎？連這些極普通的常識也不會明白嗎？當然先有了國，然後才有家。不是國家國家的，就聯得很通嗎？那有家國兩個字的呢？」媽媽的難過，已稍稍好點了。媽媽的能夠醒悟過來，能夠不再痛惜家物，這個幡然而悟的靈敏感念，還是爸爸一番極力勸說的動機。

「既然你已明白這個意義了，那麼我們就該援救自己的祖國，該愛護國家的私念是一點也不應有的了。要知道國有救，家也不滅的……」媽媽被爸爸誠懇的勸說，已經微微點着頭，表示出心悅誠服的態度。

「蘭蘭爸！明天你寫封信給在青島的雪雪，叫她暫時不必到上海來，安心點在青島做事吧……」

「媽媽忽然想起她的第二個女兒雪雪來。」

「媽媽雪雪，她前天不是有封信來的嗎？她說要到上海來一趟，明天爸爸寫信給她，不好讓姐姐到上海來嗎？我們有許多日子沒有看見雪姐姐。」佩佩怪喜悅地。

「你真是一個孩子，一點不知道人情世故的，叫雪雪到上海來幹嗎？上海已發生了戰事了，怎麼還能夠叫雪雪到上海來，你真是一點不轉念頭的。」媽媽生氣似地。

「媽媽你又生氣了。我不過是說說吧了，不一定要叫雪姐姐到上海來的啊！」佩佩有點不高興，有點怕懼。「不叫雪姐姐來得啦！」

「蘭蘭娘！我們早些去睡！明天我們再決定如何辦法吧！」爸爸不耐煩地。

「好！就早點去睡，明天我們要早點起來，聽聽外邊的消息怎樣哩！」

爸爸媽媽到東廂房的房間裏去睡了。蘭蘭、佩佩也跑進西廂房的房間去。蘭蘭因為睡不着，身體躺在床上，手裏拿着一本新文藝的小說看着。佩佩呢！她的思緒很不寧靜，亂亂地在往下想，也睡不着，兩眼張得大大的，但她不像蘭蘭姐姐的凝神看書，書她是不高興去看牠呢！也沒有這個好心思去看書啊！她的心是亂如麻；她一還在想着不知什麼事物，老是想這樣想想那樣，想的結論是一點兒也沒有，想了一段又一段，弄得她更精神興奮地攏不起眼，她的眼波老是向着天花板望着。轟隆的砲聲，又在沉靜的空間直響着，從遠遠的火線上飛過來，而且聲音是連接不斷地，間時幾聲砲響的更大了。使佩佩一聽這樣的砲聲，越是不能入睡，眼睛更閉不攏來。在這時蘭蘭却已貼然睡熟了。佩佩低聲地叫蘭蘭說：「蘭蘭！你聽砲聲，多響啊！前方的戰事一定很激烈呢！」蘭蘭並不知覺，佩佩連叫了幾聲，看蘭蘭已經不響地睡着了。她也就不再去驚動了她。一邊聽着砲聲，一邊在默默地想：「我們現在多舒適啊！已經睡在床上，了。火線上的戰士就多麼的苦呢？他們這時候還不能安息，還跟日本在火鬥呢！他們也是中國的同胞，中國的青年健兒，但是他們多麼的有着愛國心，他們的一顆心，又多麼的沸騰啊！真的，像他們是偉大的，真是中國鐵血的健兒！但一想到她自己，是這末的渺小無能，一點也不能替危難的祖國做些兒救亡的工作，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自己……是多末慚愧呢……」佩佩暗暗地付着，頗覺得自己真太沒有用，是一個無爲的女孩子了。一陣深心的痛疚，兩顆熱淚已淌下，傷感地暗泣了。砲聲依然在陣陣地響，她聽着聽着聽個沒了時，好久，她的兩眼才漸漸地合攏了，她在淚痕濕濕的枕上沉入睡夢中。

一夜很快地過去了，待她一覺醒過來的時候，天已亮透，蘭蘭不知在什麼時候起來的，床上的被褥已經摺得好好的她抬頭一看桌上的鐘是八點將到，她連忙披衣下床，很快的把衣服、襪子……都穿齊了。牀上的被頭也摺疊好了。急忙跑出房來。媽媽在客堂上理着東西。爸爸在桌上寫字。蘭姐也幫着媽媽從房裏拿出一包包的東西來。佩佩看了那樣光景，真弄得莫明其妙。她想要不然爸爸媽媽已在準備逃難了，然而可又怪了，爸爸媽媽在昨夜，並沒有說及逃難的事，今天爲什麼就要逃難了呢？就是逃難，何必這樣的急迫呢？她心裏在想着：兩脚便跑進客堂間。媽媽看佩佩到來，就說：「佩佩人家忙煞了，你到了這時候才起來，真是千金小姐呢！你臉洗過沒有？沒有洗臉，房裏熱水瓶裏還有熱水，你去洗了臉就來，就來幫理東西。今天我們就要搬到法租界去住了。」媽媽忙得滿額汗水，也沒多工夫和佩佩說話。佩佩到媽媽房裏去，馬馬虎虎的洗了個臉，就算了，連忙跑出來，她剛走過天井，空中一陣胡胡的嗚叫怪聲，打佩佩的頭上很轟響的飛過，跟着後面，又是一陣胡胡的叫聲過來了，這響聲差點把屋子鬧翻了。佩佩知道這是飛機飛過這裏，她舉頭向天空望去，正瞧見一羣飛機在天空交戰，戰得很厲害的，有幾架飛機飛得較低，不說連一個個紅紅的太陽音樂似的東西。和青天白日的標幟，都看得很清楚，在飛機裏的人也看得出來呢。天空間的飛機，好像表演似的，各顯示着各的本領，中國飛機和日本的飛機大家在空中盤旋地追逐着，翱翔地惡鬥着。後來，兩方面都開機關槍了，一時嘩啦啦嘩啦啦的尖聲，在天空響了起來，一架青天白日的中國飛機乘敵機不防的時候，在機尾放出白色的烟幕，一條濃濃的白氣，把好多架敵機迷得看不出方向，等到敵機同樣地也放出白色的烟霧中間，有一架敵機已被中國飛機的機槍掃着，那架敵機便「呼」的一聲長嗚，朝東角邊很速的掉了下去。機尾上又冒着熊熊的紅光。過不了幾分鐘，又有一架敵機與前一架相同地着火燒起來，漸漸地往下

墜去。幾架敵機見戰不過中國飛機，中國飛機又如此的神勇無敵，自己已經犧牲了兩架飛機，各個敵機上的戰鬥員，心裏未免有點恐懼，心裏一陣慌張起來，便無心再戰下去。他們已經到了中國飛機的迎頭痛擊的味道，已知道中國飛機的確是神勇可佩，知道再戰下去，決不是對手，乘虛亂放了一排機關槍，便沒命般的飛着逃去……佩佩看得正高興得跳起來的時候，媽媽在客室裏大聲地叫她進去，佩佩的心裏，正有點恨，恨媽媽爲什麼管束她這樣的嚴格呢？看得正有趣的時候，媽媽却偏來叫她，這真恨呢。

她嘟起了嘴巴，慢慢地跨進客室的門檻，傍着窗呆住了。媽媽一看佩佩這副樣子，就厲聲地說：「佩佩！你還是這麼的一副小孩子脾氣，你不想想自己的年紀已經不小了，已經十八歲的姑娘了，還是遊戲心如此的重，你簡直像一隻不能教訓的野馬了，我正替你在着急，將來你怎樣做人呢？不知道你的小因脾氣會得改掉嗎？你看妳姊姊就多好，她只不過比你多長了四歲年紀啊！她已很像一個大人模樣了，什麼事都會做，都肯做，都肯幫爹娘一起做事。你呢！我可真不懂你，你活了十八歲的年紀，好像活在狗身上，一點事情也不會做，不肯做，有時候倒要討爹娘的手腳呢！你要知道，爹娘是不能一輩子跟了你跑的，是不能顧及你的一生的，若再不趁早把你的壞脾氣改過，像像樣樣的做一個人，將來你自己要吃苦一世哩！佩佩！佩佩被媽媽一頓惡罵，竟然傷懷起來，嚶嚶地哭起來了。」

「蘭蘭娘！現在我們是逃難的時候啊！你就少去罵佩佩吧！實在她的年紀還輕，有許多事還不大懂呢！我們以後要好好地去教導她，她總得就範，肯聽話的，肯依從你的吩咐。」爸爸把寫好了一封寄給雪雪的信，看了一遍，掉過頭柔溫地。

「佩佩！你也不好，現在是什麼時候啊！你還在天井裏看飛機，假使空中落下一顆流彈，不是多危

險的嗎？媽媽說你罵你，並不是惡意的啊！媽媽是希望你聽聽話，不要倔強得這樣子。佩佩別哭了，媽媽罵你全是沒有心的，罵過就完了。」佩佩給蘭蘭姐姐安慰了幾句，她已止了哭，把手背擦乾了眼淚，悄悄走到自己房裏去理東西去了。

「蘭蘭娘！你把東西弄得快一點，少拿些東西吧，逃難多拿了東西多討厭呢！少拿點總是好，只拿點細軟的物件吧，這裏可以在門上拿把鎖鎖起來，過幾天我們有機會，或者還可以把東西運點出來，暫時寄在妹妹家裏，你不要看看那樣東西也想搬走，這樣東西不捨得留放在這裏，要走就趕緊走吧！怕時間晚了，鐵門又要關了。」爸爸催着媽媽，

「我這裏的東西，差不多都弄齊了，你去看看佩佩在房裏做點什麼事，她自己的東西有沒有整理好？叫她快點理！」媽媽焦急地要爸爸去。爸爸纔走出客堂，佩佩在天井那邊已經走出來了，手裏握了一隻小皮箱，一個小紙包。

「快點吧！這些東西，早就可以整理好了，一定要遲到時間趕不及才去理，你這樣慢慢的心兒，真要命！真把人等得多心焦啊！」爸爸皺緊了臉色，接着回頭又向媽說：「我去叫車子去！你們快一點，把東西拿到外邊門口去。」爸爸才跨出門不多久，外邊馬路上驟然轟……碰……地一聲宏響，這聲音彷彿山崩地裂的宏響，附近一帶的房屋，都被這轟然怪響震得跳了起來。人的耳朵幾乎也震破了。人們的騷動，大呼小啼的聲音，不斷地打弄里傳進來，媽媽正將許多大大小小的行李放在門口。蘭蘭、佩佩正在客堂里揩去臉上手上的汗水和灰塵，突然間聽了這種雷響似的聲音，各人的一顆心，都同時地別的一跳，大家也不約而同的呆怔住了。媽媽已嚇得面無血色了，喉嚨間像塞了一團棉花，要喊人也喊不出口來，手和腳顫顫地抖動。爸爸從弄口外急惶惶地奔回屋來，臉色白得死灰似的，一跑進

門連聲地說：『把門關起來，把門關起來，東洋赤老街過來了！』可是，媽媽也驚駭得不會動了。爸爸自己已嚇偏了心了，只會嘴巴裏狂聲喊叫，也不能把門關了起來。蘭蘭在客堂裏，猛然聽爸爸說：『把門關起來……』她這時的神智已經清醒過來了，趕忙跑出去一看，爸爸媽媽都嚇得呆若木鷄了。她也不及問爸爸，媽媽，先把門關上了，然後她安靜着一顆跳蕩的心說：

『爸爸媽媽沒有什麼啊？不要害怕！爸爸！你在外邊看見了什麼？到底怎末一回事啊？』

佩佩也從客堂裏跳出來了，掛着眼淚問：『爸爸！媽媽！什麼事啊！外邊有什麼事發生了？』

半晌，爸爸媽媽才像做了一場大夢般的醒了過來，四個人走進了客堂間，爸爸媽媽都坐定下來了。媽媽問爸爸：『蘭蘭爸爸！剛剛的響聲是什麼啊？到底是什麼響聲啊？這樣的響，像雷響樣的，差一些把我嚇煞了，幾乎連閒話也不會說了。』

『是啊！我也被這聲音害怕得魂也飛掉呢，我才跑出去弄口，這聲音就碰的響起來，馬路上的許多人，正在逃難，有的正在叫黃包車拉東西呢！有的手裏拿着行李，有的牽了孩子，看樣子都在逃難。忽然這一聲巨響在空中響起來，頓時馬路上的許多人都說：『不好了！東洋兵艦瞄準小東門開大砲啦！東洋兵已經上了岸，衝進小東門來啦！小東門已經有幾家店家被大砲轟倒，有的店家像已經被放火燒了，快逃啊！東洋人追過來啦……』馬路上的人，就如急流的湧着，拚命的向四處亂逃，情形看看真怕，真慘呢！叫黃包車的人，東西也不要了，手裏握着大包小件的人，把東西丟了，跑了。牽了小孩子的人，也失散啦！年邁力弱的老太婆，被衝倒在路邊，被人踏得奄奄無氣了。同時馬路上兩旁的商店，都兵兵兵的把門關了起來啦！大家都亂擠擠的大哭小喊，哀號呼救的景象，充滿了整個的馬路。我幸而一看情勢不對，趕緊跑回來啦……』爸爸斷斷續續地說着。媽媽的眼淚已經流出來。蘭蘭、佩佩的眼際也

有點濕。媽媽含悲地說：『怎麼辦？怎麼辦？我們假使在昨天離開了這裏，就多好！就安安逸逸的住在租界裏了，什麼都不要緊了，可是現在東洋鬼子已經打進南市來啦！我們還能夠逃命麼？要逃也不能逃，我們只有死在這裏，只有在這裏等死了。』媽媽嗚咽地把頭伏在檯上儘哭。『早知道事情會突變起來，我們可以爬進棺材裏去啦！大家誰也想不到東洋人會這樣的厲害，戰事才在昨天開始，今天南市就被東洋兵衝進了，這是誰都怨不了誰的啊！現在情勢已這樣的緊張，難道我們就一動也不動的關在房子裏聽天由命嗎？有法子逃，還得要想法子逃，你還哭，哭什麼呢？這時候，還有什麼工夫哭呢？快不要哭了，你一哭，什麼事情就全被你弄糟糕了，要弄僵了。此時我們來商量商量看，事情到底怎樣辦呢？』爸爸惶急地跺着腳說。蘭蘭、佩佩也勸着媽媽說：『媽媽，你又要哭了，哭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現在好逃，還是逃，大家來拚拚命看，說不定我們能夠逃進租界裏去，死，我們也就大家死在一起好啦！』

『蘭蘭娘！我還是再到馬路上去看看怎麼樣？你們把門看好，如果形勢並不吃緊，我就叫車子來好不好？』爸爸說着，兩腳已跨出門檻去了。媽媽這時的主意已沒有了，不知道怎樣是好。爸爸問她，她一句話也沒有，癡癡的點了點頭。等爸爸跑出門口，媽媽又嗚嗚地暗泣。蘭蘭在媽媽的身傍，不時地用話去勸勸媽媽，可是總不能減去媽媽內心的悲哀。佩佩在天井的白牆邊，呆呆地立着，心裏一逕在胡想着不知什麼事兒。

二 逃難

不久，爸爸推門進來了，爸爸的臉上，有點笑，跑進來就大聲地說：『蘭蘭娘！車子已經叫好了，真該

死跑了許多路，車子總是叫不到，叫到了又被別人搶着坐去，後來總算給我叫到了二輛車子，可是價錢大得驚人，比平時漲了好多倍，兩輛車子要一塊六角，我也不計較這些，要是再跟他們還還價，車子又要跑掉啦！這也是黃包車夫的好生意啊！」

「馬路上可以跑了嗎？東洋兵有沒有看見？要緊不要緊？」媽媽很急的向爸爸問。

「馬路上並沒有什麼，東洋兵也沒有看見，逃難的人還是擠着跑。」爸爸說着，兩手拿了兩隻箱子往門外跑，回頭又說：「蘭蘭，你同佩佩拿點東西來，快點，車子等久了，怕又要被別人搶去呢！」

媽媽同佩佩拿了幾個包袱，到了弄口，把東西放在車旁，媽媽在弄口看顧着爸爸，佩佩又回進弄裏來，把兩隻箱子，一隻網籃，四個包袱，都搬出來。爸爸再回進屋去，在四周又看了一回，就跑出門來，把兩扇門閉緊，一管鎖在銅圈上鎖了起來。爸爸對蘭蘭、佩佩說：「我們拿東西走吧！」佩佩心裏覺得很難過，自己的家，今天就要離開了，不知道到幾時才能回到老家來呢！一陣悽愴之感立刻湧上心來，頭常常掉回來看看自己的家，一直走到弄口，她的心黯然的給掩上了一陣創痕。八個包袱，四隻箱子，一隻網籃，大大小小統共十三件東西，兩輛車子全給這些東西放滿了。爸爸一點件數沒有錯誤，就對兩個車夫說：「你們把車子要拉得慢點，快了，我們是趕不上的啊！」兩輛車子便起步拉着跑啦，爸爸在前邊，媽媽在左邊，蘭蘭、佩佩在後邊。大家盡跟着車子跑，車子才拉出弄口，馬路上的許多跑路人，都聚攏着說：「可惡！真可殺啊！漢奸放空氣，想搖動人心，他們更可以乘火打劫了。」接着又說：「剛才的響音，那裏是東洋兵艦開大砲，那裏是東洋赤佬上了岸衝進小東門，都是漢奸假造出來的謠言，原來的話，才把一顆惶急的心放下來了。而且反而覺得可笑呢。佩佩底心裏又暗忖着：『多可惡的漢奸，吃』

飽了飯，不做正正經經的事，中國所以如此，就多了這輩可殺的傢伙，將來這輩人，都要給他們一頓嚴厲的教訓受，都要把他們槍斃掉，中國的前途才顯得光明呢！」車子拉得非常的快，爸爸比較跑得快，倒也並不覺得吃力。可是，却累得媽媽，蘭蘭，佩佩愈跑愈喘，愈喘氣愈跑不快，她們娘女們三個越跑越落後了。額上大顆的汗點不斷地淌下，通身的襯衫也給汗水濕透。兩腳又一點也趕不上車子，氣喘喘地像背繃樣的弄。媽媽更是拿出全身的氣力，想拔開大步向前追上車去，但她的兩腳老是跨不開大步，心裏想跑得快點，脚下越感到沉重，放不開步子。爸爸偶然掉過頭來，一瞧娘女三個跑得這樣的慢，這樣的氣急，立刻叫車夫拉得慢點，車夫沒有響，車子依舊拉得很快，媽媽在後面叫着車夫說：「喂！車子拉得慢一點啊！」爸爸見媽媽的叫喊無效，立時很光火地對兩個車夫怒聲說：「喂！你們聽見沒有？叫你們把車子拉得慢點，怎麼你們還是拉得這樣快？看她們都被你們跑累了，都落在後面呢，你們把車子拉得慢一點不好嗎？」可是兩個車夫却都齊聲地冷笑說：「先生！我們還要趕做別的生意哩！車子不是已經拉得很慢了。先生！你還怪我們拉得快，那真天曉得，你倒不想她們女人家實在跑不來路，實在走不慣路，跑得這樣的慢，她們自己就不能跑得快點嗎？」「別嚇嚕，一定得拉得慢一些。」經爸爸怒氣說了，兩個車夫才把車子稍稍地慢下來。媽媽，蘭蘭，佩佩早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了。額上的汗水，一顆顆地掉下來。她們看車子已經慢得多了，趕緊三步改作兩步地趕上去了。待車子拖到了老西門，逃難的人們，更見擁擠哩。黃包車也特別的增多起來。車子上盡是箱子，包裹之類的行李，全放得滿的堆起了，有幾輛黃包車的車篷後面，還掛着一個馬桶呢。

嗚嗚地一陣鐵鳥的叫聲，在天空響了起來，三架一隊的，有五六隊之多。鐵鳥翼子上，都有着一個紅紅的標幟，一看就知道是日本飛機。馬路上的警士馬上阻止地指示行人和車輛，暫時往馬路邊上

去躲避一下，免被敵機作爲什麼目標，因爲日本是世界上一個最不講公理的野蠻民族，尤其是軍閥主義的敵人，他們不管你是後方，不問你是不設防的城市，他們高興起來，照樣一顆顆的鐵蛋會從鐵鳥的嘴巴裏撒下來，他們在飛機上，高高地望着地面起火起來，一把熊熊的火光，砰喇拍地猛烈地燒起來，他們狂歡地哈哈笑了，在他們一陣陣的笑聲裏，却造成了一幅悲慘的圖畫，房子燒了，同胞的生命炸死了，這樣惡暴的日本是人類嗎？簡直是瘋狂的野獸。馬路上正在跑着的人，頓時被這鐵鳥的嗚嗚聲，駭得沒有人色了，身體縮得像棉花的一團。每個人的腦裏都描想出敵機濫施轟炸的暴行。警士揚着軍棍說：『飛機來了！快到馬路邊上去躲起來！』人們愈益怕得沒命般的，都往馬路邊上鑽啦！一時之際，馬路上的秩序，紛紛地亂極了。人像蒼蠅摘落了頭般的慌急，等到敵機飛過了，聲音沒有了，馬路上才漸漸地仍舊恢復了原有的狀態。佩佩等一行人也開始跟車子跑了，跑了一段路皮少耐路快到了，不過，還得進一重難關似的鐵門，那真是一件討厭的事。鐵門那裏的人，車，担子……塞得水洩不通。佩佩等一行人等了好久，車子才拉進了鐵門，轉了一個灣，皮少耐路就到達了。車子剛在文元坊停下來，弄里已跑出小姑娘來，小姑娘尖聲地叫：

『你們怎麼到這時候才來，快點，你們到屋裏去搭個臉，休息休息吧！這裏的東西我來叫月華搬。』

媽媽連忙說：『不怎可勞動你們的手腳呢？不客氣，我們自己來搬。』

爸爸把車上一樣樣的東西搬下來，暗暗的點了點，一樣東西也不少，就付了車錢給車夫，回過身來搬東西了。媽媽，蘭蘭，佩佩，小姑娘，月華大家都一齊動手把東西搬進屋裏來，沒有多久的工夫，十多種東西，都搬好了，又一樣樣的放好了。爸爸洗好了臉，就問小姑娘：

『妹妹！林兄呢？他到那兒去了？』

「他出外去買東西去了，等會就要回來的。」

媽媽、蘭蘭、佩佩也都揩了個臉，跑到小姑姑坐的牀邊上坐下來。媽媽苦笑地向小姑姑說：

「妹妹！我們幸有你們住在這裏租界上，到了戰事爆發的現在，就能夠一家老小都住到你們這裏來，假若沒有你們，我們今天到那裏去呢？租房子吧！那裏有空房子租出呢？租界上每一處的房子都已住滿了人啦！所以我們就只好住到你們這裏來了。好得我們是自家，人什麼都不客氣的，都不拘禮的，什麼話都可說的，妹妹是不是呢？」

「是啦！嫂嫂！你的話真一句也不錯的，我們都是自家，人，怎用得到客氣呢！我也是歡喜說老實話的，你們一家四個人住在這裏，別說住幾個月，就是一年吧！我也非常歡喜你們能夠一直住下去。你們儘放心，我這裏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啊！不必你們代我憂愁，不過我是不會怎樣待你們好的，吃飯是馬馬虎虎的家常便飯，我也不另燒豐富的小菜了。下午的點心，也不買給你們吃了。在這非常時期，我們可以緊縮點開銷，可以省點兒錢，總也是好的。假如你們不嫌清苦，不笑我妹妹窮，你們儘管住下去好。這這間房子，我也沒有問題，只要你們不嫌地上醜，就囑囑地舖吧！我們大家是曉得各人的心跡的，所以我也不同你們假客氣什麼了……」小姑姑的雙頰上現着笑渦。

「在逃難的時候，我們什麼都可以過得來，別說要吃得好了，就是吃蘿蔔乾飯，喝薄粥，也快樂的呢！我們現在只要有了吃，有了住，已很心滿意足，已夠幸福的啦！妹妹！你別說客氣話，我們是什麼都過得來，什麼也不嫌好壞的，什麼也不妨可以過的……」

媽媽說着，眼睛向爸爸一閃，爸爸心裏領會了，伸手到內衣袋裏摸出一包小紙包的東西來，送到媽媽的手裏，媽媽就把這個紙包望小姑姑的右手裏一塞，說道：

「妹妹！我是不會做人的，拿不出多的錢，這裏廿塊錢，你先收了吧！將來我們再重重的補報你們吧！」

小姑姑連連推却說：「嫂嫂這是什麼？算什麼意思啊？不，我是不能拿你們這許多錢的，你收還了吧！放在你們自己身邊摸摸也便利些，你拿回去，我是不要你們錢的啊！你們想，自己人是否可以拿自己人的錢嗎？你們認我是外邊人嗎？我說我們大家都不要客氣，你們却偏偏客氣起來，你們若這樣，我就不快樂啦！」

「妹妹，我們並非和你客氣，老實說：我們也很知道你們的家庭狀況，並不怎樣寬裕，我們怎能忍心來增加你們每天開支的重擔呢？這些錢也不算多，實在只是一點點，我們每天有四張嘴吃飯，不是吃口更大了嗎？這錢你先拿了用，你別客氣啊……」

媽媽再三地把紙包塞到小姑姑的手裏去，小姑姑還是把紙包推送回來，她大聲地說：

「嫂嫂，你不必如此的客氣，這錢我是萬不能收的，情願我沒錢用的時候，問你要了用，好不好？」
「妹妹，你不必客氣了，這錢我們放在你處，那你總可答允了吧！」爸爸從中把話插進說：「算暫時存在妳那裏吧。」

媽媽又把錢塞到小姑姑的手掌裏，並且說：「你自己哥哥的話，總要聽了，這錢不是我們給你的，是我們寄存在你處的啊！你拿了，自己人不要再客氣啦！」

姑父已從外邊回來了，蘭蘭，佩佩都不約而同的叫了聲姑父。

「仙兄！你今天才同嫂嫂，蘭蘭，佩佩來，我們天天在牽記你們啊！不知道你們到底爲什麼還不來，再遲下去，路上更要難跑啦！我們真替你們着急呢！」姑父半憂半喜地

「倒不是，我們也想早點到這裏來，實在爲了許多的事情，還沒有全完結，一直遲到了今天才動手搬哩！」爸爸回答着。

月華送上了四杯白開水，爸爸喝了一大口，又跟姑父攀談到別的話上去了。

小姑姑在樓梯邊預備着午餐，沒有一會兒飯菜都已燒好。小姑姑把菜一碗碗的都盛起來，飯也盛好了。月華到外邊去買了點黃酒和花生米回來。

「我們吃飯吧，不客氣，大家隨便坐。」姑父笑微微地。

「妹妹！你多客氣，又花錢去買酒，小菜又燒得這樣好，以後我們住久了，你可不能這樣客氣的啊！」媽媽頗不安似地。

「小菜並沒有添，就是我們吃的家常便飯，家常小菜，酒買幾個銅板，在今天是很難得的，讓哥哥同林一塊兒喝點酒，談談話吧！」小姑姑淺笑地。

「蘭蘭小菜吃啊！別吃白飯。」

「佩佩你也吃菜啊！」

小姑姑一筷子一筷子地把小菜箝到蘭蘭、佩佩的飯碗上去。

蘭蘭、佩佩同聲地說：「姑媽！不要客氣，小菜我們自己會箝來吃的，你自己也吃啊！」

蘭蘭和佩佩覺得在今天自己的肚子很餓了。雖然桌面上的小菜並不怎樣豐盛，也不見得可口，可是她們姊妹倆今天的飯量比在自己家裏時却增大不少了。飯菜送到嘴巴裏，覺得很香甜，一口飯很快的滑下肚去了。她們倆都吃了二碗半，心裏再想吃，但恐怕姑父姑媽要在背地裏笑她們是兩個飯桶姑娘。要說她們是餓煞鬼，好像好久日子沒有吃過飯的樣子了。她們不敢多吃，只好餓着半個肚

子離開桌子。

小姑姑立刻說：「你們添飯啊！怎的只吃了一點點呢？你們一定客氣，沒有吃飽，停會你們肚子餓了，可沒有點心給你們買來吃的啊！」

「真的啊！姑姑媽我們是已經吃飽了。」

爸爸同姑父還在慢慢地喝着酒，談呀談的，從高談闊論的研究着國事外，更談到了社會和家庭的瑣屑話語。

媽媽同小姑姑吃好了飯，自然也是談談她們個人間的私事了，話語是像長江流水般的長和多，談半天，談幾天，甚至談談幾個月，也是談不盡的，真是「知己把唔話不盡」啊！

半天的時間很快地消逝過去了，天已在漸漸地暗下來了。小姑姑同了月華又幹着夜飯的事情。等到大家夜飯吃好，媽媽趁着小姑姑和姑父跑下樓去的時候，悄悄地同爸爸說：

「蘭蘭爸！我看我還是明天早晨到蘇州去，蘇州去看看我們的家，與其說把屋子空關着，還不如讓我住到蘇州的老家去。親戚全是假的，沒有真心待人的，頭兩天是客氣的，住得日子長了，就難免要看她們一張怪難看的臉孔了。所說『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啊！你試着我的話瞧吧！以後他們就很不客氣的要把你指桑罵槐的諷刺一頓，讓你自己受了那樣的烏氣，叫你自己早點識相點跑路。再不然，他們就會下逐客令。人情本來是很淡薄的，你有錢的時候，他們就多末的會逢迎你啊！但等到你一旦沒有了錢，他們馬上會瞧不起你的，會換另一種臉色的表情給你看了，奚落白眼……會給你受夠了苦，使你很不堪的難過起來。所以親戚是虛空的，靠親戚是虛空的，靠親戚的幫助是不能的，不能持久的，而且也是最恥辱的，因為現在親戚的感情全繫在金錢上的了。他們的待我們好，全不真實的。」

全是虛偽的。他們的情是跟錢相貫通的。小姑姑同姑父的薄情，虛偽，我是深知的。你看我們只給了他們廿塊錢，他們就是多麼的客氣呀！可是他們這樣的客氣，我不知道他們的意思嗎？我早看透了他們一顆假的心，一副假仁假義的臉相了。看吧！只要再住幾天，她們就有異樣的待我們啦！就是他們不這樣對待我們，我們自己也非常慚愧的，心也不會安定的。總之，依賴親戚生活，總也不是辦法，不是一個久計呀！所以我決定明天早晨就動身到蘇州去。你們暫在這裏住幾天。我到了蘇州看情形如何，馬上會寫信來叫你們也到蘇州來住。蘇州是自己的家，我們住自己的家，吃自己的飯，是多末的自由，絕不受一點壓制，也不受一點拘束，即使生活苦，但在我們的內心裏，却是很快樂的呢……」

「好的，你就到蘇州去住吧！我們就等你的信來，等接到了你的信，我們也可以到蘇州來了。」爸爸點點頭。

「媽媽！明天我與你一同到蘇州去住好嗎？」佩佩低着頭，依戀地。

「你不要去，讓我一個人去，你要來，等我寫了信來，你就可同爸爸、姐姐一同到蘇州來啦！現在你要耐心點住在這裏，別再像在自己家裏的任性做出小因脾氣來，住在姑媽家裏是不可這樣的哩！你知道嗎？」媽媽柔聲地。

「這裏八十塊錢，你拿去用，夠不夠？」爸爸開了小提箱，拿出一捲鈔票說：「不夠呢，我慢慢再想法匯點錢給你。」

「箱子裏還有多少錢？我拿得太多了，我少拿點也不要緊的，只要到了蘇州，一個人的生活，總可維持下去的，我拿五十塊錢吧！」媽媽接了爸爸手裏的鈔票，拿出卅塊錢要交還爸爸。

「箱子裏錢還多呢！還有一百六十塊錢咧！你就拿了八十塊錢到蘇州去吧！錢多帶點在身邊總

是好的啊！我們這裏的錢是夠支持生活下去……」

爸爸把箱子鎖好了，放到牀底下去。

媽媽將八十塊錢用申報紙包得牢牢的，藏在內衣袋裏。

「你明天準備趁幾點鐘的火車呢？」爸爸問。

「天一亮，我就要走的，大概那時候是六點鐘一班的火車。」

爸爸媽媽正在談談說說的時候，小姑姑已經跑上樓來了。

「妹妹，我正好話要找你說呢！明天早晨我想到蘇州去一趟，去看看自己的家，究竟怎樣啦？如果沒有別的事情，我也不逗留在蘇州，是就要到上海來的，這裏留下你的哥哥和蘭蘭、佩佩三個人，我明天動身以後，他們還要託你照顧照顧呢。」媽媽一見小姑姑跑上來，便將自己要說的話說了出來。

「怎麼？嫂嫂，怪難得的，今天你才到我們家來呢？你就馬上要回到蘇州去了，喔！我知道了，莫不是我們這裏地方太簡陋不堪，喫又沒有好的吃，你是住不來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家吧！所以你要急於離開我們這裏，到蘇州去過好日子哇！嘻嘻……」小姑姑低低地笑起來了。

「真冤枉啊！你不要瞎說，像你們這裏，夠多末好呢！什麼地方不好，倒說是吃的壞嗎？你別說反話。別取笑吧！我住在你家裏，覺得什麼都很好，都很舒適。」媽媽也笑了起來。

「既然如此，你明天就不能到蘇州去，該在此他住下去啊！」

「不，那是不能的，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嫌惡你們這裏不好，實在我非到蘇州去不可呢！我已決定要去了。」媽媽很堅決地。

「那麼你定是不滿意我們，我們準待虧了你了，是不是？」小姑娘撒嬌似地開玩笑地說：「是啦！一定是我太薄待妳啦！」

「好咧！你別再鬧笑了，我到蘇州去，實是沒辦法的。」媽媽沉着臉地，聲音堅朗地。

「嫂嫂，你可真的明天就動身嗎？那麼你再在這裏住幾天到蘇州去，好不好，可不可以呢？」小姑娘也不說笑話了，却很正經地。

「明天，我準要走的了，你不要客氣，你有好意待我，就等我重到上海來的時候，再好好待我吧！」小姑娘看媽媽已決然成行，也不能再說什麼挽留的一套話了，立刻把話鋒轉過來說：

「嫂嫂你這番回到蘇州去，不知道你幾時才能回到上海來呢？我希望你重來上海的時候，中國軍隊把斷命的東洋赤佬打出上海去，更打得東洋赤佬向我們中國屈膝討饒，整個上海的同胞舉行軍民慶祝勝利大會，我等你快點來呢！我在那時候，一定到火車站來迎接你，替你洗塵。」小姑娘像小孩般地嬉笑着。

「一定的，一定的，瞧吧！待我回到上海來的那一天，中國軍隊準是打勝仗啦！」媽媽朗聲地擠滿了笑絲。

「若真的話，那我們大家定然來快快樂樂地過一天狂歡日子吧！」爸爸說着，也不禁地笑起來了。

姑父從樓梯上跑上樓來，他很覺得房間裏一片笑聲，一陣怪鬧盈盈地的聲音，一走進房來，看看幾個人的臉上，全露出很快樂的笑痕，姑父就淡淡地問：

「啊啊！你們都在笑點什麼呢？這樣的發笑，什麼事呀？告訴我可不可以？」

『不要你多問了，沒有什麼事，我們不過在說說笑話吧了！』小姑姑向姑父笑笑，接着她又說：『嫂嫂明天要趁早班火車到蘇州去了，她要去看看老家哩。剛才任我怎麼樣的說，怎麼樣的堅留她，嫂嫂總是決定要回蘇州去。』

『嫂嫂，忙什麼喲！你才來，明天就要到蘇州去，不可，不可，你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再往幾天到蘇州去也不晚呢……』姑父似乎很客氣起來。

『林兄！她明天到蘇州去，絕不是說假話，確是正有要緊的事呢，她業已準定要走了。我們以後的日子正長哩，況且她去就去，回上海來的啊！你也別再客氣。』爸爸代媽媽申說。

『嫂嫂，你要不要帶點兒東西到蘇州去？現在可要到外邊去買點東西嗎？』小姑姑問着媽媽。

『此時我的心裏很煩亂，真的，現在是什麼時候啊！還買什麼東西帶到蘇州去呢？想來蘇州幾家親眷也並不看在這點上，也不會譏笑的吧！』媽媽的心可有點憂愁了。

『話不是這麼說的，多少總要買一點東西帶到蘇州去的啊！』小姑姑又似乎是補充了挺好的意見。

『買點啥呢？一般親眷都不在乎禮物上計較的，自己上車下車，倒反正夠多麻煩，現在路上又不太平，別的物件一樣都不帶，我只要拿幾件隨身替換的衣服就行了，其他什麼也不拿回去，也不需要多帶什麼東西，多帶了，反正要受累不淺呢！』

媽媽說着，便立起身來，在牀底下取出一個衣包，把衣包的結解開，擇了幾套隨身替換的襯衫，襯褲，襪子……拿一塊白布齊齊整整地包好。

小姑姑趁媽媽在管自拿衣服的時候，媽媽是沒會知道，他向姑父閃了一個眼色，姑父會意地便

跑下樓去了。

「你們早點睡吧！明天也好早點起來。」小姑娘怪善意地。

「好的。」

「月華！你把地掃得乾淨點，拿蓆子舖開來……」

「我們自己來弄吧！來月華姐姐！讓我來弄。」

蘭蘭說着走過去，要把月華手裏的一把掃帚搶過來，讓自己掃。

小姑娘趕緊說：「蘭蘭！讓月華去做，你別忙啊！」

「妹妹，那些小事，也該讓蘭蘭，佩佩做做的，她們又沒有什麼事來幹，她們還要在你家裏住下去呢，你可老實不必客氣，你家裏什麼巨細的事，都可以差她們去做的，像洗衣服呀，泡泡水呀，掃掃地呀，買東西呀……總之一切的事，你都可叫她們去做，只要她們能夠做的，你是應該叫她們去做的，不是嗎？一個女孩子是該做做這種家務事的啊！將來出去也可像樣樣的成家哩……」媽媽很嚴地說。

月華已經把地舖舖好了，就尖着喉嚨叫着說：「媽媽！舖好了。」

「時間已不早了，你們將就些睡吧。」小姑娘笑笑說。

「姑父呢？他到那裏去了？怎麼還不回來睡覺？」佩佩脫着鞋問。

「他嗎？他到外邊去散步了吧！大概就要回來的，你們先睡好哩，別去等他。」小姑娘揉揉眼皮說。

爸爸媽媽都已脫去衣服，鞋子，睡到蓆上去了。蘭蘭，佩佩也很快地把衣服脫下睡了。

八月裏的天還熱得很不適意，小姑娘的家又是住在三層樓的一個亭子間裏，小小一塊四角方

的地方，一天到晚的吃，睡，拉屙，全都在這個像荳腐乾一樣大小的地方做世界，兼之空氣又窒息異常，陽光整天沒有見到漏進房間來的。在熱天，更是連一點點外邊的微風也吹不進來，熱氣蒸着人，真是難受得不堪之至。這一天晚上，地下舖了兩張蓆子，要睡四個人而且大家的身體都貼緊着睡的熱，當然更熱的怪難受了。爸爸，媽媽，蘭蘭，不久便呼呼地沉入了睡鄉。佩佩因為太燥熱，更加她的腦裏一逕旋轉地在胡想着諸樣的影子，一張張憂鬱底圖畫影子，不息地在她的腦際掠過了，又掠回來。連接不斷地在演出着。這樣那樣地錯綜複雜的腦海，怎使她睡得着呢？她想深深地想，她閉着眼睛：「天啊！自己從來沒有睡過地舖的，而且像這樣怪骯髒的地舖，熱又熱得要命，自己的家，就多好，地方是多寬大呀！房間是房間，吃飯是吃飯的地方……什麼都是隔離開來的，是一間間的，假若自己心裏悶得不好過，也可以在屋子裏散散步的呢？空氣是多麼清新呀！太陽一年到頭，都照到屋子裏來的，遠不如這種地方了。這裏小姑姑的家，是不來自己的家好啦！自己的家像是天堂，小姑姑的家像是地獄，小姑姑的家就是這末僅僅一些些地方，自己家裏的灶間也還要比它大些兒呢，也乾淨些呢。她們在這間房間裏就似打定了天下了，吃飯，作事，睡覺，拉屙……都在這一個地方像那樣的簡陋狹窄的地方，真無以名之，說它是『萬寶室』，可算是很恰當的名稱了吧！可是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正有許多人們沒有家住呢？租界上沒有親友可以借住，底身的所在，那只能在馬路邊沿上，或者弄堂角落裏，作爲夜宿的牀舖，像那樣的人生，不是更可憐了嗎！自己此時還能夠住住這樣的房子，總算好的了，不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嗎？至少是很幸福的了……』她想至此時，姑父已推進房門來了，姑父手裏拎了一黃籃的東西，還有幾罐頭食物。佩佩很迅速地，把眼睛攏緊起來，僞裝着睡熟的樣子，她聽見小姑姑從牀上走下來，揚着手輕輕地說：「輕聲點，別吵醒了他們，我們也早點睡吧！」

等過了約一刻鐘，小姑娘已把電燈「卜」的一聲熄滅了。佩佩知道她們已經睡了。她的眼睛又立刻張開來，看看房間裏是一片烏黑，但她的精神是十分地興奮，思潮又沉入了憶想之境：「……明天母親要到蘇州去了，我一定要去送母親的行程，在回來的時候，乘便到同學張華家裏去看看，她不知道她這幾天的生活怎樣啦？她下學期的書也一定讀不成的了。不知道她在這個抗戰的時期，想做點什麼救亡工作否？自己住在小姑姑家裏，總不是一個好辦法。母親日問的話是一點兒也不錯的。什麼是親戚呢？親戚的情感是聯繫在金錢上的，親戚是見錢眼開的，沒有了錢，她們是立刻會瞧不起你，立刻會使出種種可怕的方法來叫你怪難受，叫你氣憤得兩眼發黑。明天一定到張華那邊去望她，假若她有事情給自己推着，也未可知的呢。假使真有了事做，就夠多好呀！親戚的閒氣也可不再忍受了……」她想呀想的，兩眼已經倦乏地在漸漸擡起來，她已漸入睡夢之鄉了。她也就不再想下去了。縱然再往下想，可是精神越發疲勞了，而她明天還要起個絕早呢，要陪媽媽送行的呢，是應該早點睡覺了，所以她強把紊亂的思想停頓下來，安安靜靜地閉緊了兩眼睡了去。

日曆撕去了一頁，太陽還沒起身，天吐露着淡淡的魚白色。檯上的鐘，鏗鏘地正敲着五下的時候，媽媽已起身了，她忙着穿衣着鞋，在熱水瓶裏倒了點溫開水，洗了個臉。佩佩睡得很警心，她時時地當心着天亮睡一些時，就又醒過來了，只要一些些響聲，馬上會使她驚醒過來。當桌上的鐘，鏗鏘地響起來的時候，她已醒了，她睜開惺忪的睡眼，看見媽已經起來了，她的身體霍地從席上坐起來，穿好衣服，拖起鞋子，走攏媽媽的身邊去，輕聲地說：

「媽媽！今天我送你到車站上火車去，好嗎？爸爸，如果也送你，那挺好了……」

「聲音輕點！別驚動了她們的睡覺。」

媽媽臉已洗好，佩佩就在媽媽洗的一盆臉水裏隨便地揩了個臉，把蓬亂的頭髮理好，當她們母女倆一切晨粧的事完畢了的時候，爸爸、蘭蘭便也起來了，跟着小姑姑和姑父，月華也都起身爬下牀來，小姑姑走到桌邊，拿起鏡子，稍稍弄一下捲蓬的頭髮，很歉然地說：

「你們睡得很不適意吧？」

「妹妹！你又說客氣話了，我們一夜來，睡得很甜呢！」媽媽在理着衣，包答着。

「你們倒起得早呢！現在趁車去，時間很夠得到呢！」姑父擦擦眼污說。

月華把開水泡來了，又帶買了一大串油條，大餅，媽媽趕忙說：「妹妹！你真會客氣，我預備不吃點心了，你又買了這許多點心，我們是吃不下這許多的啊！」

「嫂嫂，你總歡喜說這樣的話，我就不高興聽你說這樣的話，我本來想買碗麵給你吃，時間太早了，麵館還沒有開門，沒有法子，就只好買點整腳點心了，不客氣吃吧！不吃，等會到了火車上，是要餓餓的呢！」

小姑姑拿起兩條油條，兩塊大餅，塞到媽媽的手裏，媽媽把大餅油條接了過來說：

「妹妹！好點心，我吃，但我可吃不下這許多啊！吃一條油條，一塊大餅已經很夠飽的了。」媽媽把一條油條和一大塊大餅放在桌上。

「怎麼啦？多吃一條油條，一塊大餅，就吃不下了嗎？統統算起來，也只有四分錢的點心啊！一個人連四分錢的點心都不能吃，好好，你客氣！你真會客氣啊！你預備上了火車，再買別的東西來吃，是不是呢？」小姑姑洗好了臉，皺着眉峯說。

「爸爸，蘭蘭臉也洗好了。」

「我一點也不會客氣的，自己人還客氣什麼呢，吃得下，我會不多吃點的嗎？」媽媽咬着大餅油條答道。

「你們大家吃點心啊！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快點吃了點心走吧！」

小姑娘拿起大餅油條，在各人的面前分了一付，自己也拿起一付大餅油條咬着吃。桌上還有兩付大餅油條剩餘下來，小姑娘看媽媽手裏的點心快吃盡時，是已吃到了一些大餅的角了，忙在桌上拿起一付大餅油條給媽媽說：

「我知道你是沒有吃飽這一塊大餅，一條油條，你再吃了吧，省得在火車上受飢挨餓再買東西吃。」

媽媽推着手說：「你跟我開玩笑嗎？我早說過，我是不和你客氣的，吃得下，我是老實不客氣要吃的，我真的是已經吃飽了，月華妹妹還沒有吃飽呢！你給了她吃吧！」

「嫂嫂，既然吃不下，你也不要硬要人家吃，多吃了，肚子也不舒服的。仙兒還沒有吃飽呢！給你的哥哥吃吧！」姑父調解似地。

「我也吃不下許多東西，早晨的點心，我是不歡喜多吃的，你們是沒有吃飽呢！你們自己吃了吧！別推三讓四的客氣了。」爸爸拿手巾揩着嘴巴。

結果多餘的二塊大餅，二條油條，都分給了蘭蘭、佩佩，月華吃了。大家點心吃好，嘴巴也都揩過。月華到街上去叫了四輛黃包車，車子已停在弄口。小姑娘把昨夜買好的一黃籃水菓，四罐巧克力糖，兩盒雞蛋糕，從屋頂上掛着的一只籃子裏拿下來，說：「嫂嫂，我實在是做不出人，一點也不會做人的，我沒有多錢買點好些兒的東西送你，只這一些些的東西，你不要客氣，你帶到蘇州去給親戚們的小

孩吃。」

「呵呵！妹妹！你這樣的客氣，你們的境況，又並不好，還破費了這許多錢，去買這樣多的東西，叫我的心，真不安極啦！」媽媽拿起一黃籃的水菜，說：「妹妹！我也不再和你死纏地客氣，這一籃就放在你家裏吧！我拿這兩樣東西已足夠了。」

「嫂嫂，你答允拿了那兩樣東西，這一樣就不能拿了嗎？就要客氣了嗎？我無論如何要你都拿去的，你不拿，我就不放你走。」小姑娘堆滿了一臉孔的笑。

媽媽沒有法想，只得也將那一籃水菜收了下來，小姑娘的內心是在微微笑了。

下面的車夫，在頻頻地高聲催了。媽媽很緊迫地走下樓來，大家在後面也跟着跑下了樓，一直到了街上，媽媽爸爸，佩佩，小姑娘一行人都一齊地坐上了車子。

蘭蘭這時的一顆心，似萬針猛刺着般的悲楚，她覺得在這時候，自己不知怎麼的會非常的難過起來，看媽在眼前的一剎那，就要和自己離別了，媽媽是到故鄉——蘇州去了，自己不能跟媽媽一同去，却留在上海，但在一霎那的分離開，是不能使蘭蘭有多大的工夫去想，只這樣的一想，她的心是像炸彈炸着樣的爆碎了。她想哭，可她不敢哭出來，她怕媽媽瞧了，要使她老人家怪難過的，她很能體念媽媽的苦心，在這個分別的時候，是不好使媽媽稍受憂愁的，媽媽是很可憐的啊！蘭蘭呆地站在階沿石上，姑父，月華都同媽媽說：「嫂嫂！車上當心點到了蘇州，自己的身體要保重，一到蘇州就寫封信來！」

「舅媽！祝您路上平安！希望你到了蘇州，能夠早點到上海來。」

媽媽在車上回過臉來，瞥見蘭蘭呆若木鷄的站在馬路邊上，媽媽也深知她是在想着這離別的

痛苦，而使她心裏難過，馬上叫着說：『蘭蘭，來！你來！你又在想什麼心事了？』

蘭蘭跑攏車旁，一句話也沒出口，眼淚頓時在眼圈內滾下了，頭垂倒在車篷上，竟嗚咽地哭了起來。媽媽自見蘭蘭這般的傷心，她自己也是一陣悽戚之感的難過起來。一種母親愛憐自己女兒之關的慈愛，糾交纏地緊結起來了。她悲憤地說：『蘭蘭，你不想想，你的年紀已不小了，已經廿二歲啦！廿二歲的年紀，已是一個大人了，怎麼你還是這樣一個小孩子的脾氣呢？媽媽又不是到別的地方去，是到自己的家鄉去呀！或者說不定，我住不上幾天，就回上海來呢！你不要一逕這一副小因氣的樣子，你在小姑姑家裏，自己要當心點，我一到了蘇州，就有信來的啊！』

車夫已把車槓拉起了，蘭蘭含着滿眶的淚珠，望車子的輪子微微動了。

『進屋去吧！』

媽媽待車子飛駛地向前跑了，回頭向姑父，月華，揚揚手說，又掉頭望望蘭蘭，蘭蘭一直瞧車子轉了灣兒，若有所失地才跟着姑父，月華跑進自己的屋裏去。

四輛車子如飛般的快轉了幾條馬路，北站便到達了，車夫把車停了下來，媽媽要付車錢，小姑姑却說已經付過了，媽媽叫爸爸把車錢還給小姑姑，小姑姑堅決地推着不要，媽媽也不多爭論這些小事，大家趕緊跑進車站去。

這天車站裏的情景是絕非往日的一般情形了，裏面的人是擠得氣都透不過來，腳都動彈不得，由此可見逃難人是多極了！她們四個人好容易使出了九牛二虎的氣力，才擠到一塊空的地方。爸爸到買票處去買票去了，她們三個人在這兒等着，等了些時，爸爸從人潮裏湧着來了，爸爸皺皺眉說：

『真擠呀！二等車票早售空了，只有頭等才有空位，我就買了這張，現在我們快點跑吧！還有一刻』

鐘，火車要開啦！」

她們在人堆的急流裏，拚命地用力擠呀擠的，終於用出了全身最後的氣力之後，才擠到了軌票處，爸爸把一張車票和三張送客的月台票給軌票人的一把剪刀，軌票人的一行人，走上了月台。台上雖然乘車的人們也極相當的多，但不若在車站裏的擁塞，爸爸替媽媽在列頭等車廂裏找到了一個空位，叫媽媽跨上了車，接着小姑姑，佩佩也都跳上車來了。爸爸這時候的心境裏，真有許許多多的話要跟媽媽傾說，可是爸爸的話語，好似全然忘掉得乾乾淨淨，一句話都無從說起，只說了一句：

「蘭蘭娘！你當心！身體尤其要珍重啊！到了蘇州之後，別忘記要寫封信給我。」

媽媽不說一句，只默默地點點頭。

小姑姑走近點媽媽的身邊說：「嫂嫂！火車快要開了，我也不能多和你說話啦！總之，你不要難過，你該快快樂樂，不要去瞎想什麼念頭，蘭蘭，佩佩，我會看顧她們的，而且她們的身體，我也會當心着的，你放心點到蘇州去吧……」

火車尖厲的笛子在嗚嗚地高叫了，一陣陣濃濃的黑烟，遮沒了半個天際，佩佩此時也像爸爸一樣的說不出什麼話來，只是癡癡的望着媽，媽媽含悲地說：「佩佩！你不要難過，我到蘇州去去就來上海的啊……爸爸和姊姊的話，你都要聽，不能跟姊姊再鬥氣地打架的了……」

佩佩經媽媽如此的一說，心間的痛楚，立刻湧了起來，身體便倒在媽媽的胸懷裏，十分傷心的低哭了，弄得媽媽也不勝哀感起來，百滴眼淚，簌然地流下了，流在佩佩的頭髮上。

爸爸跑過來，拉拉佩佩的手，說：「佩佩，火車馬上要開了，起來！跟爸爸回去吧！別哭了，你看人家都在看你笑呢！你不怕難為情嗎？聽你聽，火車又在叫了，我們走吧！」

佩佩依然很悲哀的哭，媽媽推推她的頭，說：「佩佩！火車要開快了，爸爸、小姑姑都在等着你回去哩！媽又不是永不到上海來了，別哭啦！這樣大的人還哭，不怕害羞嗎？好好的跟爸爸、小姑姑回去吧！」

媽媽拿出手帕，替佩佩揩去了鬢上濕濕的淚痕。

火車尖聲地又在叫了，車下的巨輪已在漸漸地移動了。

佩佩又哭起來，說：「媽媽！我跟你一同到蘇州去！我要……」

「快下車，快下車！火車已開了！」

爸爸一把將佩佩的右手拖了跑下車來，小姑姑也急急地跳下了車，三個人立在月台上，呆呆地瞧着一列長蛇樣的火車，慢慢地向前駛去了。

媽媽在車窗口揚起手來說：「你們都可以回去啦！」

可這聲音，給轟隆隆的巨大的車輪聲，壓低得聽不出一此此的音波。

佩佩臉上的淚痕還沒有乾，她看見媽媽在車窗口的一個臉色是很憂鬱的，好像也在哭，這樣無聲無淚的哭，是比什麼都哀痛吧！佩佩復又難過起來，淚水像灑水壺樣的直射出來。

火車很神速地向前猛駛，快得彷彿不是在跑，而是在飛般的，傾刻間，火車已駛得很遠遠的了，轟隆隆的聲音是沒有了，向前望去，火車的輪廓已變為一條細線了，再看看這一條細線，也看不清楚了，只見遠處一些一些淡白色烟霧的尖形東西，三個人，都像癡癡似的，直望着火車的影踪，一些也看不出了，便慢慢地走出了月台，走進車站，裏面的人，仍是很擁擠，這情景，真使人瞧了會引起一種莫名的不快之感，不是嗎？這一羣羣的人們，不都是受了戰事的侵害，而迫着出於逃難的一途嗎？她們三個人又擠出了車站，爸爸和小姑姑說：「妹妹！我們坐車子回去吧！走走路是多遠的啊！」

「橫豎回去又沒有事情，作不要叫車子吧？慢慢的跑跑也好的呢！」小姑娘答覆着。

「爸爸你同姑媽先回去，我還要到同學張華那裏去呢，去望望她。」佩佩對爸爸說。

爸爸却搖搖頭說：「佩佩！你此刻去看朋友時間太早了，怕她們還沒曾起身呢！你不好吃了午飯去看她嗎？」

小姑娘也接着說：「是的，現在這樣的早，到人家去是不好的啊！佩佩！你吃了午飯去吧！」

佩佩沒法，再一思索，自己這樣絕早去看她，似乎也有點不對，她也就很勉強的充着說：「好的，我吃了飯去吧！」

她們慢慢地走出車站的大門，在寶山路一帶的馬路邊上，都站着中國的保安隊，五步一崗的，十步一隊的，看他們的精神和姿態，很抖擻地，怪威嚴的。馬路兩旁店肆的門，多數是關緊着，間或有幾家開着門，在作着些微的營業，但上門去買東西的人們是寥寥無幾，一種清淡蕭殺的現象，是多麼的使人感慨呀！遠處的炮聲，清晰地在空際飄來，轟轟轟間夾雜着一陣嘩嘩嘩的一排機關槍聲，在四際的空氣中，不斷地飛散開來。

驟然，天空胡胡胡一陣怪響，發現了好多架敵機在蒼空盤旋，好像在偵察什麼似的，馬路上的保安隊立刻神色很嚴肅地叫馬路上的跑路人速即避入馬路邊去，不要讓敵機作為擲彈的目標。一時之際，馬路上的人一個也不見了，清靜靜地，聲息全無，簡直如一條死的街市了。半晌，半晌，飛機才向天際的東角飛去，馬路上重又漸入復蘇狀態，躲在馬路邊弄堂角落裏的人也跑出來了，緊張的空氣也恢復了平靜了，一切都依然顯出了照常的景象。

她們三個人走出弄口，爸爸也不徵求小姑娘的同意，在北浙江路的十字路口，叫了三輛車子，等

小姑姑問：『爲什麼叫車子不是走走也好麼？』

爸爸同佩佩已經跳上了車坐了，爸爸只向小姑姑笑笑說：『跑跑多吃力，坐車子吧！』

小姑姑會意了爸爸的意思了，兩腳也跳上了車子，三輛車子便飛劍似的向前駛去，時間並沒有多長，三輛車子就到了小姑姑的家了，大家都跳下車來，小姑姑要付車錢，爸爸便搶先一步把三個車夫的車錢都付了，回頭就向小姑姑說：『妹妹，這回的車錢應該我來了，你別客氣啊！』

佩佩在前走得很快，已先跑到樓上去了，蘭蘭就問：

『佩佩你回來了嗎？她們呢？沒有來嗎？』

『她們在後頭來呢！就要上樓來啦！』

爸爸同小姑姑邊談邊走上樓來。

『爲什麼我中途要雇車子了？呢？這是我胸有成竹的意思，含落在裏面，你知道嗎？』

『我怎會不知道你的意思呢？你不是怕飛機擲彈而叫車子坐的嗎？其實，我也有這意念，巴不得能夠早點回家，所以你喊車子，我是默然贊成的了，這還不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表示嗎？……』小姑姑微笑了。

小姑姑一跨進房門，看看姑父不在家，月華也不在家裏，就問蘭蘭：

『蘭蘭，姑父，月華呢？她們到那裏去了？是不是買東西去的？』

『是的，姑父去買小菜啦！月華妹妹去買煤球去的，等一會兒，他們快要回來哩！』

爸爸在東邊椅上坐下來了。小姑姑在樓梯畔弄着風爐，蘭蘭立在窗口，佩佩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她隨手在桌上放着一疊書裏，找了一本文藝小說書，但她沒有心思去看，她把書頁祇翻翻就又把

了。這時蘭蘭和佩佩可說是同一樣的感念。她們都覺得現在自己的身旁少了一樣極心愛的東西似的。母親呢？母親是到蘇州去了，母親一離開她們，她們倆立刻覺得什麼都沒有了興趣。悲哀的影子，常常跟着她們跑，沉鬱的思憶，常在她們的腦中打旋，她們都有一顆思念母親深沉的心弦，一顆顆的血淚在傾流，但在往常，她們是都很活躍的，有着少女姿態，她們是時代的一朵嬌艷的鮮花。社會上的一羣人，都曾一致羨慕地稱贊過她們，是一雙美麗的安琪兒，或者一對姊妹花，也會說過她們是幸福的姑娘呢。然而現在的她們呢？是過的一種什麼生活，快樂之神已跟她們疏遠了，幸福的日子被敵人的炮火消滅了，以後她們過的生活是顧影自憐和影單形隻的悲涼意味，在她們的人生過程上，永恆深鑄着『生之悲哀』快樂的影子是永遠地離開了她們了，可憐的身世，就輕輕地在她們環境的週圍緊緊地築起一道深厚的鐵壁，她們永恆地被鎖在深坑中，桎梏在鐵牢裏，這樣一層層的壓制使她們失去了美麗的青春，活躍的青春，更失去了沒有了快樂的笑影，悲哀和傷感，已日益籠罩在她们一顆脆弱的心靈。蘭蘭和佩佩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姑父同月華已經回來了，她們很勉強的幫助小姑姑，弄弄小菜，做點瑣屑的小事，等到吃過了午飯，佩佩就很重要地跑出來了，到張華家裏去。佩佩一出門，因為張華的家並不怎樣十分的遠，是在霞飛路的中心區，佩佩就不想坐車子，還是走倒來得自由自在，她走得很快，只一刻鐘的時間，就到了張華的家裏，張華的家較小姑姑那裏寬敞得多了，是一間統廂房的樓房，房間裏擺了兩張床舖，兩只寫字檯，一只照面鏡，一只衣架，一只衣櫥，其他是幾只椅子，壁上掛了幾幅油畫的美術鏡架，和張華自己攝的一張半身藝術照像寫字檯上的擺設，也很具有着藝術化的總之，這一間房間的佈置，在佩佩的眼線中是很滿意地認為夠適合於現代的新家庭的了。和小姑姑的家，拿來比擬，真是相差得太遠了，太懸殊了。張華的家是整潔而含有美術性，小姑姑的家是

簡陋而陳舊。自然在佩佩新潮流的思想上，小姑姑的家，她是很瞧不起，而又不歡喜的。那天張華的爸爸，媽媽和哥哥都不在家。張華的身體稍有點不滿意，她和衣睡在床上。佩佩一手推着房門進去，正見她側轉着身體橫在床上。佩佩正要開口叫她，她已從床上爬起，很歡喜地笑着說：「啊！今天吹來了什麼風，佩妹你爲什麼好久不來？現在你們的家還沒有搬出來嗎？」

佩佩在椅子上坐下了。

張華走到桌子邊，拿熱水瓶倒了一杯茶給佩佩，佩佩也不客氣的接過茶杯，喝了一口，把茶杯放到桌上，就氣憤憤地說：「華姐我別的什麼都不恨，都不怨，只恨日本要吞滅我們中國，強佔我們的土地，他們覬覦中國的野心，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你看他們只爲了虹橋飛機場的一些小事件，又藉口以作戰來對付中國啦！這次「八一三」的戰禍又起了。唉！我看着許多同胞，許多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中國百姓，他們又遭受着慘酷戰爭的痛苦了。這一般同胞是多麼的可憐，他們的家又要被戰神毀滅了。他們過着逃亡的生活，父母分散啦！或者兒女流亡了，諸種的人間慘劇，是在一幕幕的演出，真是一言難盡。唉，這都是日本帝國不好，他們酷愛戰爭，他們太強橫霸道啦！他們的殘忍是世界人類的公敵……」

「佩妹！日本真是世界上一個挺可惡的國家，他們也最不講公道，最險惡的軍閥魔王，我們中國幾多年來，受着他們的恥辱，吃他們的大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啦！他們壓制得我們太厲害了，幸而現在中國已起來與日本抗戰，佩妹！我們現在不能只是發發空洞的言論發發牢騷，這是無補於實益的，要知道，目前是什麼時候，決不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的時候。我們雖然是一個女子，但我們是時代的新女性，對於抗戰的意識，應該認清，應該負起救國的重任，雖不能上前綫去做一個女戰士，但

在後方，也該做一點較有意義的救亡工作，只要我你的能力夠得到，資格配得上，那一樣事不能幹呢！

『華激聲。』

佩佩同感地喟然着說：『倒不是，現在我們的書是讀不成了，而且我們的家已空關在南市，有了美好的家庭不能住，倒反而住在這樣狹小的地方，那還不是日本賜予我們的嗎？害得我們沒有了家的人，沒有了書讀的人，這樣深刻的痛苦，我們是不能忘掉的，我們該深深的記在心之深處，這個仇恨，這個恥辱，我們一定要報復，拿出我們的力量來，去跟敵人討戰，爭取自由的火花。好得現在我們已沒有書讀了，身體正空着呢！我們該找點救亡的工作來幹，來替國家揚眉吐氣！真的，華姐！現在我正願意找一點工作來做，無論什麼事情，只要與抗戰有關的救亡工作，我都高興去幹。』佩佩停了停，又說：『華姐呀！現在我的生活，真痛苦極了，我們已在前天搬到租界上來了，可是租界上的房子，已經滿坑滿谷的住滿了逃難的人，那裏還容得我們找到空屋住呢？爸爸媽媽沒有辦法可想，只得借住在親戚家裏，親戚人家是客氣的，是不能常住下去的，日子長久了，就要看人家一副冷刺刺的臉孔，如非你的臉孔是鐵打的，厚厚臉孔，只管住下去，然而我們到底不是這一類的人物呀！我們怎受得住他們的一番冷落的態度？看吧！人情總是不能永持下去的，總是虛偽的，將來總有這末一天的到來，他們的笑臉會變成了猙獰，他們的客氣，會突然變了白眼，他們在這時候的感情完全會推翻了，會露出一副兇惡的臉相給你瞧，使你不能承受，使你自行離開他們，這是多可怕的親戚呀！多可怕的世態炎涼呀！我的母親早看透了親戚心裏虛假的病態，她絕不願意住在親戚家裏，她已在今天早晨到蘇州去了，現在我和爸爸、姊姊都住在姑媽家裏，大姊現在已沒有事做了，她教書的學校已放了暑假，如其戰事擴展開來，一時不能夠解決，恐怕學校也不能繼續開學上課呢？姊姊下學期就沒有書教了，她就要沒有事做，』

要成爲一個失業的人，那是又使她多憂愁的事。爸爸是年老了，已做不來什麼事。我們一家的生活，只靠了二姊姊在青島做着事，把每個月所得的一點薪金來維持最低度的化用，如果將來青島一失，二姊姊也沒有事做了的時候，以後，我們的生活是多麼不堪設想呀！華姐，我不想起這些事，倒也罷了，一想起來，就使我與痛心很難過，我恨誰呢？我只恨敵人，切齒地恨敵人。本來，我們的家是好好的，大姊姊也有事做的，爸爸、媽媽也可以靠着每個月收些房錢來過日子，我的書也有讀的。可是現在呢？什麼都沒有了，全完了。房錢是收不到啦！自己住的房子，也只好空關起來。大姊姊下學期教書的事也發生了問題。自己的書也沒有讀了。我不恨日本去恨誰呢？敵人把我們美滿的生活打掉了，打完了，我看見了日本，真恨不得把他們活活的咬死呢！……」

佩佩訴說着，眼圈溫潤地流下了兩滴淚水。

華安慰地說：「佩妹！你的現實環境，我完全明白啦！我很同情你，你也不必難過，憂憂鬱鬱是挺容易把你自己的身體弄壞了的，像你這樣環境的人，真很多呢！甚至比你更不幸的人，也有人在呀！你該寬寬憂愁的心。親戚本來是最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的能力，才是真的，自食其力，才是最珍貴的。不過處於現在這樣的環境中，住在親戚家裏，也只好忍耐點，當然不能依了自己的心去行事的，是沒有辦法的，只好吃點苦，無論什麼事，也只能裝聾作啞而已了。」華嘆了一口氣，說：「就像我們吧！你也曉得的，當初我們在南市的時候，自己有自己的屋子住，爸爸是在公安局裏做科長，每個月的收入是很可觀的。就是我自己一天的用費，也很多的呢。那時的生活，是多好的。豈知戰事一爆發，自己的房子不能住，爸爸又沒了事幹，哥哥和我的讀書也都成了問題。現在我們却出了很大的房金住這樣的一間豆腐乾大小的房間，這樣的生活下去，真也要把我們急死呢。這幾天，大概是我心裏悶得太緊了吧！因

此身體常常發病，思想也弄得壞極不堪，頭裏又暈沉沉的。什麼事也不想去做，又不高興去做，又懶又怕煩，身體又不好，這樣的日子，我真有點替自己嚇起來呢！自己怕把好好的人生，弄得頹然無神，把大好的光陰消逝了去，自己怎不悲哀呢！」

佩佩只是低着頭在淌淚，停了一會，她始抬起頭來，淒然地說：「唉！華姐！我們真是同病相憐，一對難姊難妹了呀！」

華姐稍稍展開笑臉說：「佩佩！我倒有一個機會，這個事情本來舅舅叫我去做的，實在我的身體恰巧不大舒服，我一直沒有去做過事，假使你願意去做這樣的事，我能夠把你介紹到那裏去工作，不知道你歡喜去做嗎？我怕你不願意去做那樣的事，所以我纔不敢告訴你。」

佩佩立刻喜悅起來，急着說：「你有事介紹我做嗎？什麼工作，我豈有不去做的道理？我都願意去做的，都高興去做的，只要對於抗戰有利的事，就是吃苦我也吃得來，一個人是應該吃苦的，不是俗語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嗎？況且在這個亂世年頭，連飯也要沒有吃了，還說吃不來苦嗎？華姐！你有事給我做，縱然最苦，我也高興去做的，只要不去做敵人的漢奸，別的工作，我都肯做的，不知道是什麼事呢？你可告訴我嗎？」

「我怎麼會不告訴你呢？是難民收容所的工作，你歡喜嗎？」

「怎麼不高興呢！不是我已早說過了什麼事情，都去做，都歡喜去做，我能夠到難民收容所去做事，也可說是後方工作啊，也就是為難民服務呀！這種事情，何嘗不是救亡工作之一呢？但是我不知道到難民收容所去，要做些什麼事情呢？不要自己不做不來，才糟糕呢！」佩佩半憂半喜地問着。

「你別擔心，難民所的工作，是挺容易幹的，無所謂難做的，是一點也不難的，你大概是幫助幫助

辦公室裏編寫難民的符號，在簿子上登登記。有時候，也發發飯，其他的事情，你若高興去多做點也不妨的。不高興就不去管。拿本書來看，或者跟難民談談逃難的一段經過情形。你想這不是很容易做的事嗎？不過，你要跟難民同甘苦，難民吃什麼東西你吃的也是一樣的，難民吃蘿蔔乾飯，你也得吃錢是沒有的，是完全盡義務的你如高興去，現在我來寫一封信給舅舅，明天你可以拿了這封信到長沙路報本堂第卅七難民收容所去看他就行了。

「你的舅舅在那裏做什麼的呢？」

「他是所裏的正管理員，舅舅叫姚明然。副管理員叫徐海濤，你明天去見我舅舅，就叫他姚先生好啦。」

華答着，走到寫字檯去，坐下來，在抽屜裏抽出一張自信箋，和一只洋信壳來，她毫不思索的把信草草地寫好了。這信上是這樣的寫着：

「舅舅：

自戰事爆發之後，我一直沒有動筆寫信給你，不知道你的近狀如何？想來一定很好的吧！那天爸爸告訴我，我才知道舅舅在那天辦了一個難民收容所，我當時聽到了這個消息，我是十二萬分的喜躍，又使我非常的敬佩！你已這樣一把年紀了，尚為難民服務，真是老當益壯啊！使後生如我者是將感覺着何等的慚愧呢！你那天曾經同爸爸說：要我到你所裏來做事，我很願意到你處來，但是我的身體有點小病，常常纏綿在床第，因而我不能如願，這是很使我對不起你的啊！舅舅，今天我介紹我的一位同學黎佩佩到你所裏來做事，她的學問比我好，也吃得辛苦，佩佩算是替我代職了吧！她不懂事的地方，當然很多很多的，那是要望舅舅予以指示她的，你要好好的看待她，實在她比了我的妹妹還更親。

愛呢。你待她好，就是待我好，話寫得多了，我的頭又昏痛起來啦！好吧！就此擱筆，祝你健康！

甥女華上。八月十五日。

華把信從頭至尾地看了一遍，又送給佩佩看，佩佩把信看完了，深覺這信裏的話說得很妥切，她笑笑說：『這樣寫得很好，明天我就拿這信去看你的舅舅吧！』

華把信封封好了，交給佩佩帶在身上，接着華又說：『佩佩！你明天一定上半天九點鐘去，你到了那裏怎麼樣？就給我一個回音，或者晚上有空到我家裏來一趟也好。你到了那邊，一切的事，你都不必嚇，我在信上已關照舅舅要他照顧你了，你放心點做事，你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就來告訴我，我總可替你想法解決的，你知道了嗎？』

『嗯，我知道了。』

『今天你難得來的，在這裏吃了夜飯回去吧！好不好？』

『不能吃，我沒有告訴她們不回去吃夜飯，她們準在等我回去吃的，我不回去，累她們又要心焦了，我下一次來吃飯吧！』佩佩說着，便立起來要跑了。

『怎麼你這般急的要跑了呢！不再坐會兒談談，時間還早咧！慢點回去也不要緊啊！』華也立起來。

『不坐了，我要走了，遲了回去，她們在望我心急啦！』

佩佩邊說邊走出房門，華在後面跟着佩佩跑出來。

『佩佩！你真的走了，我也不多留你坐啦！你回去的時候，代我望望你的爸爸、姐姐，和你的姑父、姑母，月華姊姊，一有空暇的時候，你要常常到我這裏來玩玩，你來了，也可解去我不少的寂寞呢！』

重。」
 佩佩走下了樓梯，回頭說：「華姐！我有空，一定來的，一定來望你的啊！你自己要快樂點，身體要保

重。」
 華扶着樓梯的檔，送着佩佩下樓去，佩佩在樓下，看華很吃力的走着樓梯，心裏很不忍，高聲地阻止說：「華姐！留步吧！你的身體不好呢，別送我啦！」

華實在四肢全無一點力氣，她也不再送佩佩了，立在半樓梯上說：「佩佩！恕我身體有病，不能下樓來送你了，你回去吧，有空，你要來的呀！」

「華姐！上樓去睡吧！我有空，準來望你……」佩佩說着，已走出華的大門了。

佩佩興沖沖地跑到家的時候，已萬家電炬通明了，小姑姑一眼瞥見佩佩回來了：

「佩佩！你回來了嗎？」

「姑媽！是的，我回來了。」

小姑姑正在做夜飯，爹爹同姑父坐在床邊上談着戰事，月華在外邊買東西還沒回來。佩佩悄悄走近了蘭蘭的身傍，輕輕地說：「蘭姐！明天我要到難民收容所去做事了，我要開始過我的特殊生活啦！」

「誰介紹你去的呢？」蘭蘭輕低着喉音問：

「是我的同學張華介紹的，你看！」

佩佩在衣袋裏拿出張華寫的那封信來給蘭蘭看，蘭蘭把信看了一遍，很歡喜地：「那樣的事，也可說是一種後方工作啊！倒也很有意思的，而且的確是一種特殊的工作。苦雖很苦，但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身心得到愉快，精神得到安慰，就夠滿意的了。佩佩！我希望你好好的幹，決不能虎頭蛇尾，

要有恆心的做下去。」

「蘭姐！是的，你的話是一點也不錯，我都聽你的話去做，你可以放心，那樣的事情，除非不給我做下去，給我做了，我是必要有始有終的幹到底的啊！」

佩佩把信仍放進衣袋裏，很嚴肅地，很高興地。

「一個人做事，應當是這樣的。佩妹！我並不是不相信你，我怕你到了那時候，吃不消那樣的生活，過不來難民的日子，幹幹就不高興幹了，不肯幹了，這是挺不好的。做事，不論做那一樣事，難關總歸有的，是難逃掉的，不過這個難關是要我們淬勵奮鬥的精神與決心去克服他打開的。只要這個難關一打破，什麼事都順利起來，都很容易幹了，所以在古詩上就說得好，『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拿這兩句詩來對照，應付惡劣的環境，不是很好的嗎？佩妹！我很期望你能夠努力地不畏艱難，要克服一切障礙和荆棘。」蘭蘭侃侃地。

佩佩非常高興地說：「蘭蘭姐！我什麼苦頭都吃得來，一個青年人怎能吃不起苦的呢？況且在這個動盪着的時代，更不能說吃不起苦的啊！真是一個磨煉自己身心的絕好機會，是臥薪嘗膽的刻苦生活。只要自己肯吃苦，什麼都忍耐得過去，那還有什麼難關不難關呢？難關是空有其說的是假使的，譬方，事實上只須能夠受得住一切辛苦，能夠任勞任怨的做下去，根本就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了：……」

佩佩的話還沒有說完，小姑姑已經把夜飯燒好，月華在喊着她們吃飯了。她們便坐了下來，拿起碗吃飯。佩佩因為心頭有點喜悅，這個喜悅，可說是抗戰起的第一個。到了明天，她就要到難民收容所去做事了。說起做事，在佩佩那裏做過什麼事呢？她是一逕在學校裏讀書的，一逕過慣了學校生活。

的社會上還沒有跨進一步呢。這一次，居然她能夠踏進社會去作一種生活上試探的經驗，而且這種難民生活的工作，比較新異而有特殊性的，是國民應盡天職的救亡工作，在抗戰中，不可不說是極偉大的工作吧！一個只有十八歲年紀的姑娘，在幹這樣艱巨的工作，怎不使她高興呢！不過她在有點喜悅中，却有點恐懼，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實在她到底是一個對於世故人情完全不瞭解的天真姑娘，她的心裏一邊是不勝喜悅，一邊在嚇嚇點什麼呢？問題是明天將做點什麼事？不知道事情怎樣的去着手做這些些小事，本來是很簡單的小問題，假使從容易點方面說，是無所謂有什麼問題的，可是在她從未做過事，沒有測知社會上的情狀，當然在她看來，一些些的微事，要認為很重要的了，是要緊得了不得了，把沒有問題的事情，錯看了天大般的難幹，更把問題的重心，看得太擴大，太難了，其實她是全然一個未能理解世事的女孩子啊！她爲了心內有了『喜』與『懼』的影子，在跟她作祟，夜飯是吃不了，只吃了一碗，他就走下椅子。

小姑姑很詫異起來，向佩佩說：『佩佩！怎麼啦？今天你心裏有了什麼不快樂的事了？只吃了一碗飯，就不吃了，你告訴我，你到底爲了什麼事啦？』

佩佩態度很自然地說：『姑媽！沒有什麼啊！今天我在同學家裏，把點心吃飽了，所以……』

佩佩的話沒有說畢，蘭蘭朝佩佩笑笑，掉過頭來對爹爹說：『爸爸！今天佩佩妹很快活呢，她心裏有了快活，夜飯自然吃不多啦！』

『佩佩有什麼快樂的事呢？告訴我。』爸爸囁了一口飯問。

小姑姑、姑父和月華，都把手裏的筷子停下來，眼睛都向了蘭蘭望着，都想聽聽蘭蘭的嘴巴裏究竟說出些什麼新奇的話語。佩佩怕蘭蘭把自己到難民所去做事的話說了出來，連忙搖搖手：『蘭蘭

姐不要說，不要說啊！」

這一來，更引起了大家的一團懷疑了，佩佩做了什麼事了？今天她在外間半天，一定幹了很神祕的事情，大家的注意力，更加集中而強烈起來了，疑惑的猜想，更濃厚了。大家非要蘭蘭把沒有說出來的話講出來不可。三對眼睛，像電光似的直射着蘭蘭的臉，許多眼睛的光綫射得蘭蘭的臉上熱辣辣的燙起來。爸爸更偽裝出兇兇的樣子，故意厲聲地催迫着蘭蘭說：

『說出來！快點說出來！佩佩到底做了什麼事？不許說半句假話！』

佩佩還是連連搖手阻止：『蘭蘭姐！你不能把那件事老實的說出來啊！你讓他們猜猜看，如果他們真的猜不出，你再說出來也不遲呢。』

佩佩立在桌邊，嘻嘻地笑起來了。

『你們這兩個小鬼頭，鬧什麼鬼把戲，到底什麼事啊？你們怎可瞞過爸爸的呢？可跟爸爸鬧玩笑的嗎？你們兩個人做了什麼事，還不說出來嗎？』爸爸故意把拳頭在桌邊上猛然一擊，把幾隻菜碗跳了兩跳，又趕接着說：『說啊！說啊！到底說不說！』

蘭蘭一想，縱然這事現在不說，日後也要給爸爸知道的，那麼現在何必隱瞞呢？何不就說了出來，也可以免去了他們心間的疑念，並且這事說出來，是並沒有什麼關係的，爸爸也定然贊成的，何妨就實告了爸爸，她如此地冥想着說：

『爸爸！你道妹妹做了什麼事啦？妹妹並沒有做什麼事，不過她明天要到難民收容所去服務去了。』

爸爸很奇怪地問蘭蘭：『妹妹！可真的明天要到難民收容所去做事嗎？是誰介紹她去的呢？』

「是她的女同學張華介紹她去的，所裏的管理員還是張華的舅舅呢。」

小姑娘插進話說：「怪不得佩佩今晚夜飯也吃不多了，原來她明天要到難民所去做事啦！心裏快活過了份啦！」

這時佩佩再也不能立在桌邊沉默不響了，至於她所以這樣的嬌柔做作，原也是女孩子的一種害羞的心理病態，這事在她並非是不讓爸爸知道，難道有什麼祕密的地方嗎？那真是錯極了這種事，真是很光明磊落的呢！她的所以如此做作，原是她自己不好意思把這樣的事老老實實的告知爸爸，此刻既然給她的姊姊在爸爸的面前做了她的代替人，代她把這事說出了，心裏倒也覺得頗痛快。她看小姑娘說着有點刺她心的話，她深覺得小姑娘是在諷笑她，是在刺激她，她心裏有點氣憤，但這氣憤，她不能把它現出在臉色上，她只能僞笑着說：

「姑媽到一個難民收容所去做事情，就值得這樣快活嗎？假使是中了什麼航空獎券，倒真要快活一下子呢！夜飯我是真的吃不下，吃不下飯，就是快樂了嗎？」

佩佩幾乎要哭了，臉上雖然堆着一層笑，但在她的眼角上，已經濕潤潤地有着淚痕了。爸爸怕佩佩的話語傷了親戚間的感情，忙笑着攔斷說：

「佩佩你說話不要沒有規矩，小姑娘說你快活總是不錯的啊！你怎麼又擺出小閹脾氣來了，在長輩面前語無倫次的，下次你是不能這樣子的呢。」

佩佩默默地響也不響，兩眼望着地板。

小姑娘的臉上，馬上浮起薄薄的笑渦，說：「阿哥！佩佩沒有錯，你爲什麼要去說她呢！這樣大的小姑娘啦！你還說她，叫她心裏怎樣不難堪呢！以後，我要不准你去說她，將來給嫂嫂知道了，還錯認我

們待虧了她呢！」

一頓夜飯在大家不歡之間散了席。佩佩這時的情感，鬱塞得非常的厲害。她想哭，想很痛快地哭一場，可是在這樣小的一間房間裏，人又多要哭也不能使她哭出來。眼腔內的淚水，也只能強自阻止它流出來。假使她在自己家裏的時際遭到了像這樣類似的難堪的事情，她早已奔進自己的房間裏去，把身體橫倒自己的牀上去，拿手帕掩着臉哭個暢了。再不然，一口氣跑到媽媽的身邊去哭訴一番。可是現在呢？她已不是住在自己家裏，媽媽又不在她自己的身傍，她是不能這樣的哭了。這樣的環境，這樣的生活，是使她痛苦異常的。她乘着房裏只有蘭蘭和她兩個人的時候，她兩眼內掩不住的淚水，頃刻像斷線的珠子，一顆顆的落下了。她再也忍不住心裏的萬般難過，她低低地哭了。蘭蘭拿出手帕替她揩去雙頰上的淚痕，說：

「佩妹！你不要難過啊！本來親戚都是假的，好得明天你就可以到難民所去做事了，你不在這兒，就少受點氣了。你別哭，停會她們上樓來，瞧見你在哭，多不好呢！別哭啊！」

佩佩止住了淚水的湧出，悲切地說：「蘭姐！你看姑媽多會刻毒人呀！她的說話多厲害呀！幸而我明天要去做事了，否則我將怎樣受她的委屈呀……」佩佩傷懷地又掛下眼淚。

蘭蘭聽樓梯的響聲，知道小姑姑在走上樓來了，她趕緊揩乾佩佩臉上的淚跡，說：

「別哭了，姑媽來啦！」

佩佩馬上側過了身，臉上裝出高興的樣子。在檯上堆着的一疊書裏，翻出一本小說書，假意地把書頁翻這翻那地，看着在小姑姑的背後，跟着上樓來的是姑父，爸爸，月華，她們跑進了房間，依然沒有什麼事似的坐着談話，她們談話的中心點，無非是國與家兼而有之吧了，談來說去，總離不了這方面

的。看爸爸的樣子，好像把要問佩佩的話也忘了。而在佩佩的心裏，最好爸爸不要問起她到難民所去做事的話，可以省掉了她不少的厭煩，其實，她怕麻煩倒在其次，爸爸問她原是父女間該是如此的。不過她現在是怕爸爸再提起那件事了，因為她的一顆心，已被小姑姑刺傷了。基於這點，她絕不願意讓爸爸問起那麼一回事，假使小姑姑在旁邊，那是準要招致很多的枝節來的，小姑姑的話語之間，至少是帶着幾句刺人的地方，這是挺使她心痛的事情。

大地已沉靜得如死般的，佩佩的身體雖睡在床上，然而她的眼睛却一盪張開着，幾次她想不再想了，安安靜靜地讓自己睡吧，但她總是睡不着，腦海裏波浪似的起伏翻騰，一張張的影子，在不斷地映出來，往事的回憶現實的冥想，未來的期望……諸樣的憧憬，在她的腦際似急流的表演出來，而且她越往下想，這個影子，也會越擴大開來，最後，她又想到了吃晚飯時候的一幕，小姑姑冷刺的言語，爸爸責她的侮辱，她才一想起此事，心裏立時一陣痛楚起來，因痛楚，正在她心傷之處，她又想起了媽媽和媽媽在火車上離別時的慘情。如若那天媽媽讓她一同到蘇州去，那多好呀！如今也不致於會受着人間的深刻痛苦了。她想，越覺得自己的人生太可憐了，眼內的淚水，就往外傾流出來，她痛懷地低哭着。她看看睡在身旁的姊姊，這時已經睡熟了，她把自己的臉側過來，在她正轉過身來的時候，忽然間，轟隆隆的一陣炮聲，在很遙遠的前方傳過來，她驟然一聽了這聲音，自然，她是很熟習的，她知道火線上的中華健兒們，又在跟敵人惡鬪了，又在跟敵人拼着血肉之軀，掙取中華民族自由的解放，他們是中華的戰士，他們英勇地在火線的前哨上和敵人作戰，他們的偉大，他們的英雄氣概，使佩佩一想起來，她真深覺到自己太渺小，太懦弱無用，太有自私觀念了。此時虧得自己還在哭，只為了一些些自己心裏的痛苦，煩惱，悲哀，悽怨……動不動就哭，這樣的悲觀思想，這樣的消極態度，自己是不是應該

這樣的呢！自己雖是一個女孩子，可在這個漩渦式的大時代的到來，在這個黑暗與光明交替的時代，不能再說有男女的分別了，見解是要清楚，是不能去拘泥女子也該擔負起一部份的救國責任來，如事實上有着什麼難處，不能直接替國家出力，間接也要為民族服務總之，凡是現代的新婦女們，是不能儘讓一般男子去做的，自己却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我們女人是不應該再讓男人專美於前的了。自己倒反落伍起來，跟不上男人們的有為，而女人們，也要做起為國效力的勇士，甚至為國殉身也是很光榮的啊！

佩佩思念至此，她立刻又想到明天自己也要到難民所去做事了，自己雖不能真正馬上到前哨去作戰，去過過士兵的生活，但在將來的日子中，或許會有這麼一個機會，可使她赴身火線的志願實現，能有這一天『以身許國』的日子到來，使她達到了這目的。在眼前，當然只能忍耐地等待着機會的來到。她這一推想，倒也並不灰心，現在自己是不能到前線去，但就說在難民收容所裏服務，未嘗不是一件對於國家有利有益的工作呀！也是一樣的，是不能不說不是後方的救民工作呢！她這樣地深深思維之後，也自覺自己頓時是很不平凡的一個女性了。自己真也可說一聲『偉哉！我佩佩也。』她在這時，全身的力量很結實起來，很像一頭猛獅般的要把通身所有的氣力全發出來，好似她要將這全部的力量去跟日本肉搏，拼命……她先前軟綿綿的身體是變態了，眼邊的淚痕，早已風捲殘雪似的匿跡起來了。真的，此刻的她，已是一個氣魄極雄偉的人了。時間是瞬快的過去了，這一夜，明天的清晨就是她去幹後方救民的任務，去做一件極偉大無比的國民工作了。她的心間像得到了什麼安慰似的欣喜，她已忻樂地含着一絲淺笑沉入睡夢裏去了。

三 特殊生活

第二天翌晨，吃罷早餐，佩佩看小姑姑沒有注意她，姑父到外邊去買小菜去了。爸爸坐在牀邊上看着書。月華在做着瑣瑣屑屑的事情。她朝蘭蘭看了看，嘴唇湊到蘭蘭的耳畔，輕輕地說：

『蘭姐！我到難民收容所去啦，停會爸爸問你，你可以告訴他的。』

蘭蘭沒有說話，點點頭，讓佩佩去了。

佩佩很機靈地走下了樓梯，走到了馬路上，從皮少耐路到長沙路之間，這一段路程，是很長的，走得快些，也要半個鐘頭的時間呢。佩佩在路上，低着頭，向前跑呀跑的，馬路上的一切野景，她是一點也沒心思去瞧，只管自己向目的地——長沙路走去。她走着走着，在她的眼前已到了目的地了。她抬頭一望，一座黃色圍牆，牆上寫着很大的黑字：『南無阿彌陀佛。』正門上透寫着『報本堂』三個橫式大字。這樣的屋宇，在都市的上海，乍然見到了，是會感覺到一種古色古香的憧憬。她一看正門緊閉着，再跑過去看時，旁邊還有着邊門哩！門口上有二個穿黃色制服的童軍，在把着門。幾個臉孔菜色的女人在跑進跑出，望裏面是黑洞洞的，但瞧得出許多的難民坐在地上。她走上前去，向一個年紀只不過十三四歲的童軍問了聲裏面的主任是不是姚明然，一問是不错的，她便把自己來這裏的意思說出了，那個童軍便陪她進去見姚明然——管理員。她跟着童軍走進屋來，這屋裏的空氣和外邊馬路上的空氣是絕然不同，是異樣的，了一股觸鼻的烏烟障氣，直撲進鼻孔裏來，她的鼻管立刻窒息地感受到一陣怪臭氣的味道。她走進門來，一條長長的廊房，都席地的鋪着難民的舖位，一個大廳上，也圍滿了人。天井裏也是一堆堆的舖位。難民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的，衣服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穿着好的衣服也有，穿着襤褸破碎的衣服也有。許多難民看見了她，目光一致地都集中着向她看呀看的，顯露着奇異的光芒。這光芒像炎夏的烈陽直射在她的鬢上，熱辣辣地似火烙般的漲紅起來。她

羞赤地走過一羣年輕的婦女面前，在她們的一羣間，又傳來了一串串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

「阿毛娘！你瞧這個小姐多美麗呀！」

「是的，看她的年紀，還很輕哩！大概是在學校裏讀書的女學生吧！」

聲音像銅鈴似的飛進佩佩的耳朵裏，更使佩佩臉紅地難受極了。佩佩跟着董軍轉了個灣，走進一個辦公室處來。董軍陪她進了辦公室，使管自跑出來了。她跨進了辦公室的門，裏面有許多人。在一張桌子的四邊圍攏着。裏面是一些沒有陳設的，是十分的簡陋。幾隻椅子擺得也橫七豎八的，但地板上倒很清潔無塵，掃得乾乾淨淨的，臭藥水更灑得滿地溼溼的。她才跑到門口，那一陣藥水味馬上送進鼻管裏來。她一走進門，就很客氣地說：

「請問諸位！那一位是姚明然先生？」

桌上的幾個人，都不約而同地回過臉來朝她瞧，其間有一個中年模樣，身着西裝的男人，便從椅子上立了起來，說：

「本人即是姚明然，不知道小姐看本人有什麼事嗎？請問小姐尊姓是甚麼？」

佩佩一看那個招呼她的人，知道他一定是張華的舅舅了，她微笑地說：

「這位就是姚明然先生嗎？」

「是的，小姐尊姓？」姚明然也堆出笑顏。

「我姓黎，我是張華的同學，今天我到這裏來，是她介紹我來工作的。」

佩佩一邊說着，一邊在衣袋裏拿出一封信放在桌上，姚明然把信看完了，便很客氣地說：

「喔！你原來是張華的同學，又是妹妹，請坐請坐！」

一邊拉過一隻椅子來要佩佩坐，佩佩便也不客氣地坐了下來，她很不安似的說：

「姚先生！我到這裏來是非常陌生的，什麼事也不懂，都要請你指教，做些什麼事，也要請先生支配支配哩！」

姚明然滿臉露着笑說：「我們不必客氣，張華是我的外甥女兒，你既是她的妹妹，她介紹你到這裏來，我應當要看顧你的做點什麼事，當然我會給你分配，不過像難民收容所裏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重要事情可辦，每天無非是替難民寫寫請假條子，編編符號，發發給養，維持維持難民的秩序罷了，其他是沒有什麼事了，你要幹些什麼，你歡喜幹些什麼，隨你的高興去做，好不好？」

佩佩謙和地說：「姚先生！我想不要這樣，這樣幹是不大好的，事情太擺統了，不要給人家多話嗎？因為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固定工作，每個人的工作已是固定了的，別人是不能再參與其間的了，我如果隨便的什麼事都幹，怕不要給人家傾軋嗎？姚先生！並不是我固執成見，我該做點什麼工作，還是請你支派我來得好些，比較不遭同事們的排擠為好。」

姚明然欣然地說：「你的話也不錯，那麼，你明天替難民做請假的事情吧！不知道你歡喜做這工作否？」

「不管什麼事，只要你指定了一樣工作就行了，我是沒有什麼意見的，多歡喜做的。」佩佩笑着。姚明然又接着說：「黎小姐！今天你不必做什麼事，你可以在這兒玩玩，你高興呢！我可以陪你到難民睡的地方去看看，你也可以明瞭他們在難民收容所裏的一般生活現狀了。」

「姚先生！這裏有多少難民呢？」

「四百多點。」

「他們一天吃幾餐吃的飯還好嗎？小菜吃些什麼？」
 「佩佩又問着。」

「一天吃二頓粥，米是洋秬米，不過倒還白淨，小菜是沒有一定的，什麼都有的。有時候，送來蘿蔔乾，大頭菜，紅乳腐。有時候，是鹹菜，辣榨菜，芹冬菜。在早晨，還有大饅頭吃。做工作的難民呢？早晨多一頓粥吃，職員也是一天吃三頓粥，小菜是大家自由拿來吃的，這是比了難民規定有限的小菜，要好得多了。」

「職員們把小菜這樣的濫吃，那麼難民要多吃點小菜是吃不到了，恐怕難民中吃白粥的也有吧？」
 「佩佩有點同情難民生活可憐的樣子。」

「那倒也不難民的小菜是在事前先支配好了的，誰也沒有吃虧的。可是職員們說起來，也很可憐，生活是跟難民差不多。老實說，職員和難民是一樣的生活，難民吃得好，職員也好，難民吃得苦，職員也苦，所以職員是同難民同甘苦的，他們都是沒有津貼的，沒有錢拿的，他們都是熱心而來，到這裏來，算是替難民們盡一點義務，同時也可說是後方工作，他們多吃點小菜，也是應該的，這一點點的權利是該享受的了，我怎麼可以去說他們呢？我看他們也怪可憐的，有時候，他們忙得頭上都冒大汗，身體弄得要倒下來了，他們還是要忙着做各樣的事，結束各樣的工作，一天只吃些這樣的東西，他們這樣的精神，是多使人佩服的，他們多吃點小菜，難道是不應該的嗎？所以我抱了放任主義，讓他們多吃些罷，不是嗎？一個人的肚子有多大呢？儘吃飽，小菜儘吃，他們能夠吃多少呢？一個人假使肚裏沒有吃飽，那裏能夠做得動事？那裏有精神呀？」
 「姚明然解釋地說。」

「這裏的難民是什麼地方逃出來的是不是都是本地人？」
 「佩佩又問。」

「說起這裏難民的籍貫當然全是本地四鄉逃出來的，他們的家都沒有了，是都給日本的炮火」

打光了，他們一羣羣的流浪到上海來，流浪在馬路上，他們失去了生活依附的保障，拖着年老的爺娘，妻子，兒子，都在馬路上的弄堂裏，馬路邊上，暫時作着生命哀呼的掙扎，暫時棲宿在這樣露天的地方。你想，其情慘慘嗎？所以我看這一幅難民圖，覺得很難過，千方百計的，把他們收容在這個廟裏，一方面救濟會就派了我做管理員，管理這些難民。現在他們已安頓在這裏了，已不是街頭的難民啦！」姚明然訴說着他創辦這個收容所的簡史。

「姚先生，你真是一個熱心慈腸的人，許多難民的生命，都是你一個人救了他們，你真是許多難民的大恩人呀！」

「黎小姐，你好說我，我，救濟活命的，還是救濟會啊！我只不過是一個站在領導他們進這屋裏來的人罷了，不能說是什麼的啊！」

姚明然客氣地說着，立起身來又說：「我陪你去看看難民罷！」

「好的，去看看也好。」

「好的，去看看也好。」

姚明然陪着，便跟着姚明然跑出辦公室，走出辦公室門口，外邊就是難民們的大寢室。姚明然陪着，佩佩走馬看燈似的在大廳上，走廊上，樓上，都看了一遍。許多難民因為姚管理員自己陪着佩佩，大家都不好意思竊竊私語些什麼，都規規矩矩地不聲不響，但是每個人的臉孔都直向佩佩，看着視線是一點沒有移動，把佩佩的雙頰，禁不住又赤紅起來。在難民們這樣好奇的目光和態度，大家當然都認佩佩是一個生客，都不知佩佩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啊！佩佩在每一處難民的面前跑過的時候，幾年青青的女子，臉孔生得也很秀麗，她們胸前抱着孩子，衣服的鈕扣解開着，兩個白嫩嫩的乳峯，高高地赤裸地露在衣服的外邊，有的孩子在吸着母親的乳水，一手摸着一個空着的奶頭玩着。她們看佩

佩走攏來了，非但不把衣服的鈕扣扣起來，而且還立了起來，迎着佩佩看呀看的呢！佩佩一看她們這
樣，頓上一陣紅霞通過了耳際，她心裏想：『怎麼這種女人一點也不要臉的，一點也不怕難爲情的呢？』
在這樣大庭廣衆的地方，把自己胸前的奶房露出來，讓許多人看看她們的樣子，像一點也不以爲意，
沒有什麼羞恥之處，我看看她們這樣子，自己倒替她們羞煞人了啊！佩佩看了那種裸胸的女人，真
有點要發氣地火光起來。她的臉孔上也火起兇芒來，她走過這幾個女人的面前時，不敢朝她們看了，
頭也自然而然的低了下來。但她自發現了這一個奇跡之後，尤使她不勝驚奇地要怪叫起來的，是接
連地第二個奇跡又在她的睫前發見了，而這個奇跡更使佩佩幾乎要發怒了。在牆腳邊的幾張鋪位
上，有幾個年紀只不過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她們上身的短衫都脫下了，在胸前僅套着一塊三角形的
白洋布，就算是把胸口的兩個奶房遮掩了，但是那塊布又小又窄，還是不能掩沒了高聳着的奶盤和
奶頭的輪廓。遠遠地也很能夠清楚地瞧得出那兩個豐滿而又堅實的奶峯。兩條白白的手臂及肩膀，
背後皮肉色，完全赤裸着。於是佩佩又默想了：『真豈有此理啊！難民所的女人，竟然這樣大膽的
把色相顯示出來，顯示在衆人之前，是多妖妖怪怪的現象啊！這真是有關風化的天氣，雖然酷熱，難道
連一件短衫都穿不上？』
有了孩子的婦女，把自己極珍貴的皮肉顯露出來，已經是很不對了，是
很羞人的事了，惟其是這種女人，因爲有了孩子的關係，倒似乎還情有可原。可是像這種沒有嫁了男
人的小姑娘，也索性太解放地敢把衣服脫光了，讓大家鑒賞，這還了得嗎？這是丟盡了我們女子的
臉啊！該死！這輩不知廉恥的姑娘，你們真太不要臉了啊！佩佩忿然地氣憤得想喊她們把衣服穿
起來，不要這樣不要臉孔，然而佩佩沒有這樣的勇氣，只是她肚裏氣得要漲破了，大概由於肚裏憤怒
得太厲害了的緣故吧！佩佩的臉上便爆烈起青筋。姚明然側過臉來，正瞧着佩佩的臉上充滿了怒忿

之色，不知道佩佩怎麼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緒，向佩佩柔聲地說：

『黎小姐你有什麼氣啊？看你的臉孔，像要發怒呢！』

佩佩很不好意思把實話說出來，慌忙地撒着謊說：

『姚先生！沒有什麼？我有什麼怒氣呢！只是我看了這許多可憐的難民，他們怎麼會住到難民所裏來的呢？想到了這話，就不禁油然的想到了日本，恨起日本來啦！日本害了多少人家沒有家，沒有飯吃，日本真是人類的惡魔啊！』

姚明然被佩佩瞞過了，竟然很信以為真的呢。

接着佩佩又說：『姚先生，我們不要看了，還是到辦公室裏去吧！』

『好好的，我們也有點乏力了，就到辦公室去坐坐吧！』姚明然怪高興地。

他們慢條斯理地走進辦公室來的時候，廚房裏的午餐——粥，已燒好了二桶，此時粥已扛進了辦公室，停放在門口，幾個職員拿了飯牌子，分頭工作地去發給難民。兩個職員已把大頭菜切好了一大盆，他們把大頭菜切好一片片的，一個人立在門口發大頭菜，兩個人坐在裏面盛粥。佩佩看着，又向姚明然問着說：

『姚先生，像這樣一張張的硬紙卡，就是發給難民的飯牌子嗎？這一張牌子，可以領多少粥和小菜呢？』

『一張牌子，不管是大人，小孩，我們就憑他們的牌子來領，總歸這個鐵匙子三匙，小菜是四五片大頭菜，給他們牌子多的，當然依次地增加上去。』

幾個職員把飯牌子發好了，便喊着一組組的難民來領飯，再由二個童軍維持秩序，難民們排着

隊，排着一條條長長的隊伍，魚貫地挨着先後的程序，到門口來領飯，領好了飯的人，由左邊跑出去，樣子是很有秩序的。難民有的拿面盆來盛粥，有的拿洋鐵桶來盛，有的拿碗來盛……小菜放在粥面上。佩佩看着這樣發粥的辦法，很覺滿意。半個鐘頭後，全所裏的難民，粥已經都發完了，職員們便拉開桌子來，大家各自拿碗的拿碗，拿筷子的拿筷，又盛粥的盛粥，樣子大家都非常的快樂。桌子中央只放着一大碗大頭菜，大家正要拿起碗來吃粥，又回過頭來，都不約而同地說：「姚先生吃粥啦！」

「請你們先吃，我來啦！」

姚明然說着，又向佩佩說：「黎小姐！我們就吃點粥好不好？不知道你吃得來這樣的粥嗎？要不要叫勤務（是難民中挑選出來的工作人員）去買點別樣好吃的點的小菜來過粥。」

「不要買什麼了，就這樣吃吃也很好的啦！在自己的家裏，也不過是吃些大頭菜之類的小菜啊！馬馬虎虎吃點吧！別再費錢啦！」佩佩堆着笑。

「也好的，我也不客氣啦！我們就坐下來吃。」姚明然拉開椅子。

佩佩跟着姚明然坐下來吃粥了，佩佩一口粥吃進嘴巴，覺得那樣的粥，雖然是秬米，但煮得倒很爛透，糯糯的，果腹倒也爽口可吃。佩佩一邊吃着粥，一邊暗自想着：「難民所難民所的生活，今天我是真過着了這樣特殊的生活啦！而我也看到了一張難民圖了，真的，我已身歷其境地在難民羣中的一個了，這樣的生活，真是破天荒第一遭呢！也是日本賜予我的啊……」她吃了二碗半粥，把肚子吃得飽飽的，比在姑媽家裏是吃得多了，是多吃了一碗呢，是的，她在姑媽家裏所以吃不下許多，是受着許多的拘束，使她感覺着很不自由的痛苦。今天，她到了這難民所裏來，雖則是有點陌生的感覺，但是她深覺自由在地毫無束縛的桎梏，是活潑潑的一個人了。她多高興呀！一頓粥吃完了，姚明然便對

佩佩說：

『黎小姐！今天你可以早點到你的姑媽家去，明天，你就開始在這裏做事吧！』

佩佩稍稍攏近姚明然的身傍，低聲地說：『姚先生！明天我想住到所裏來，不知道這裏有沒有空的陋處？』

『你住在親眷家裏不是很好嗎？這裏是多骯髒啊！空氣又是怪窒悶的，怕對你健康的身體要發生不良的關係。依我想，這裏你是住不來的，你那能住這樣污穢的地方呢？這裏倒不是沒有空處，有是一間小房間，不過要和此地的住持僧人商量商量，才有辦法。要是你真的住到所裏來，我去跟他們說說，他們總也能讓出那間小房間來給你做個寢室的，你可以一個人很安安靜靜的往一個房間。我恐怕你住不來這樣齷齪的地方，這是一，第二你如果住到這裏來，你的親眷怕沒有這樣容易讓你住到這裏來吧！就是親戚不能管您，倒能讓你住在這裏，那自然是好。然而問題却不是這樣的簡單呀！還有你的爸爸要來管你呢？你的爸爸準會不允許你一個人住在外面的，他以為你還是一個黃花閨女呀！一個年青青的姑娘，是不能住在外面的啊！這是你爸爸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呢！所以這事是要你三思而行，你是不是可以住到這裏來呢？這倒是一個挺要緊的問題，你是不能不細細思量的哩！事實上因有了這幾點緣故，我是絕不能勉強允許你到這裏來住的。』姚明然很憂愁地。

佩佩稍微沉思了一下，決然地說：『姚先生，只要你能夠替我設法一間小房間，房間小一點是不緊要的，就是骯髒，我也住得來的，在這個年頭，還能夠講考究嗎？什麼都祇能馬虎一點的了。我之所以要住到這裏來，是有我的內心苦衷啊！爸爸是不能管我的，你儘放心，他且決沒有什麼事故發生的，對於你一點也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已決定明天住到這裏來，把我的鋪蓋搬過來，這裏鋪板，長櫬有沒有？』

沒有呢？我只好到別處去設法，借來用。」

姚明明知道佩佩的心間是有着深切的苦痛，她只說了她自己內心的苦衷，就能明白她的全般意思了。下文的話，她是不能全述說出來，當然自有她不可告人的隱痛。姚明明從佩佩的話語上，態度上，是已經瞭解了她的心意，便馬上現着笑容說：

「黎小姐我已明白了你的意思了，我很歡迎你住到這裏來，你住來了，是可以照顧所裏的一切事情了。只要你的爸爸方面沒有什麼週折，明天把你的鋪蓋就搬來罷！長橙這裏有鋪板，也有你不必到外邊去借用了，準定你明天住過來罷！」

佩佩一看姚明明笑着答允她的請求，心裏不勝喜悅起來，她立起身來說：

「姚先生那麼，明天我就把鋪蓋決定搬來，麻煩你費心。」說着跑出辦公室。

姚明明邊送着她，邊說：「黎小姐你不要說客氣話，那是理所應該的。明天你就搬過來罷！」

佩佩走出了大門，在她的臉上一絲微微的笑渦中，表示出「好的，謝謝你呀！」她雖怕羞地不能把這話說出口來，但她是很感激着姚明明肯幫她忙。

「我們明天會！」

佩佩在姚明明這樣的一句語音裏，大踏步地走了。佩佩回到小姑姑家來的時候，湊巧，爸爸不在家，小姑姑同姑父也有事出外去了，家裏只有她的蘭蘭姐姐和月華妹妹在看着門，她一走進房，便問蘭蘭說：「爸爸呢？」

「爸爸出去了，小姑姑同姑父也到外邊去了。」蘭蘭說着，又問佩佩：「你今天到了那邊，做點什麼事？那邊好不好？怎麼你此時就回來了呢？」

佩佩堆起滿臉天真的笑說：「姐姐那邊很好呀！主任待我也不差，我明天預備住到那邊去，我已決定明天把舖蓋搬過去住啦！」

「主任是誰呢？」蘭蘭問。

「怎麼你忘了呢？不是我已告訴過你了嗎？是張華的舅舅姚明然呀！」

「那裏收容了多少難民？做些什麼東西呢？」蘭蘭又問。

「難民嗎？大約有三四百人，吃的東西倒並不壞，一天也有三頓呢，早晨一頓是饅頭，二頓是粥。有時候也有一頓飯吃的。米是秈米，白倒還白。今天我也吃了二碗半多，比在這裏吃得多了，這，我倒很奇怪呀！我到了外邊會這樣的吃得下東西，算算吃的東西並不好，怎麼反而胃口大開了。」

「這有什麼不懂呢？一個人只要心裏快活了，東西是會多吃的，飯量也會增加起來，你在這裏飯吃不下，原因是你心裏常常有氣，心常常鬱結得太厲害了，所以會減少你的食量。今天你在外邊吃，你把氣都忘了，都消滅無蹤了，你瞧不到使你受氣的人，自然你心裏是忻喜的，食量自也會吃多啦！」

蘭蘭停了停，又說：「所以，我倒也很願意你能夠住到那裏去，那裏生活雖然很苦，但在你的精神和思想上是得着了無限的安慰。總比在這裏天天受烏氣把好好的身體弄壞把好好的意志消沉，要緊得多哩！我看你明天決定住到那邊去罷！我想爸爸也不會不答允你的。你到收容所裏去服務，在抗戰中的現在，原是應該的，況且一方面也可以減少點小姑娘吃口的糧食，這把算盤爸爸總也是這樣打的吧！」

「爸爸，今天問過你嗎？問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怎麼對他說？他發脾氣嗎？」佩佩急迫地問。

「爸爸，怎麼會不問我的呢？不過我同他說了，他倒也不動怒，也不發氣，只說了你一句『出去變』」

也不響一聲！」小姑娘却把你說了不少的壞話，那些話，我也說不像她，只把我氣得兩眼發黑地要死，你想吧！親眷，什麼是親眷，親眷應當是這樣的嗎？應當拿這樣的態度和言語來待人的嗎？所以親戚的真情待人和虛偽的氣人，在患難中，馬上可以試出來的。現在我們還沒有到怎樣窮困的時候，我們本是一份人家，現在的家產還沒有遭受着戰爭的破滅，我們暫時到這裏來躲躲難，況且每天的伙食開銷，都還是我們拿出錢來支付的，他們還要這樣的冷待我們，竟然在一天天的變本加厲起來，處處地方，他們都露骨地現出了，很討厭我們的表情，在他們用意的刻毒，無非是借這一點，要我們感受到他們的威脅和難堪，挺好呢！我們能夠自動的離開他們，你想他們的心多不好呀！爸爸也有點受不了他們的氣，也常常不快活，臉色也沒有了笑痕了。你能夠謀得在難民所裏做點事，倒也是好事，你是不會再受到氣了，再不會看小姑娘的一副陰冷的臉孔了。我呢，却還是要挨受着這種怪難過的日子，不能跳出這個不自由的鐵籠，所以我也想到外邊去做事，做了事，是不受什麼烏氣啦！不管什麼事，我都要幹，都願意做，只要與抗戰有利益的事，我絕對願意去做的，實在，我倘再住下去，再在這個鐵籠裏掙扎也無絲毫效力的，反正，我的精神上會受到了更深的痛苦。現在我常常覺得人生是痛苦的，更其是像這樣的人生，痛深是多苦呀！我要衝出這個煩惱痛苦的環境，把我痛苦的想法和生活，掉到做事上去，不是也像你一樣的有意義，有興趣，什麼氣都沒有了，自己立刻會把憂悒的心情，轉過來，會快快活活的高興起來呢！所以，我想還是到外邊去跑跑，找點事做，這是我非常焦急的事情，事情能夠早點找到去做，我就早一點跑出這個牢獄的門！」蘭蘭說着，眼際有點溼痕了。

佩佩聽蘭蘭如此一番的訴說，心裏很有點悽然的悲痛，含愁地安慰蘭蘭說：

「姐姐！親戚本是空的，我們是不能依附親戚，我們應該獨立生存，靠人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

己是最好，最珍貴的。你不要憂愁，暫時要忍耐點，一方面你也可以到外邊去活動活動，老實說：在這個暴風雨大時代的到來，我們青年人，都應當以身報國，工作是很多很多的那裏找不到機會，找不到事情做呢？工作的路是蠻多的，雖然各條的路都是荆棘遍地，只要有勇氣，有大無畏的精神，種種的困難，都可以被我們堅毅的力量擊破的，黑暗會顯出了光明的，何況像你會寫會做，會說，想來總能夠找到一點工作做的吧？若然你真找不到機會時，或許我也可以替你設法，現在你不要太憂悶，憂悶是反把自己的身體要弄壞的，等到將來有了事，也不能去做，這，真要怎麼是好呢……」

『爸爸！』
 爸爸的話還沒有說完，爸爸已經從外邊走進房來了，爸爸一走進房，佩佩便立起來，叫了聲：

『爸爸！』
 爸爸看見了佩佩，倒並不生氣，溫和地問佩佩：『佩佩！你今天到難民所去的嗎？那裏的生活，你倒過得來的嗎？聽說難民所裏苦得很呢！』

佩佩微笑地：『爸爸！今天我沒有告訴你我到難民所去，你會罵我嗎？』

『你的姐姐已經告訴我了，以後你什麼事，都要告我一聲，不能這樣瞞着我，自己跑掉了。』爸爸責備似地。

佩佩微點着頭，又說：『難民所裏的生活，苦是有點兒苦，但是我倒很過得來那樣的生活，覺得精神上很欣慰。』

『難民所的生活，只要你能夠過，當然是最好沒有的，這裏也可以省一點開支了。』爸爸半愁半笑地。

佩佩看爸爸很贊成她在難民所里工作，她把心裏的話索性又說了。

『爸爸！我明天預備把鋪蓋搬到那邊去住，省得天天跑來跑去的麻煩了，天晴還不要緊，落雨天夠多討厭呢！今天我已同主任說過，他已允許我弄一個小房間給我作爲寢室，我明天住過去，你看好不好？』

爸爸繃眉頭說：『你要住過去，我是不能阻止你的，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不讓你住到所裏去，在你的工作便利上說當然住過去好，不過，我總有點不放心啊！你是從來沒有一個人住在外邊過的，況且你還是一個年輕輕的姑娘呢！你住在外邊，多少總有點不便的，假使我現在讓你住過去，將來你的媽媽知道了，怕不要又怪我糊塗哩！』

佩佩撒嬌地趕着說：『爸爸！你真想不開，現在是什麼世紀的時代，還分什麼男女嗎？女權早已提高了，是已經跟一般男子並駕齊驅了，男女的地位，既已平了，在社會間作事，當然也是相等的，難道做了女子，一個人在外邊做事，就不能住在外邊了嗎？你要想作開些，你放心好啦！媽媽現在又不在上海，即使將來給媽媽知道了，又有什麼要緊呢？媽媽決不會怪到你的，也決不說你糊塗的。爸爸！你怎麼說出這樣極陳腐極不開通的話呢！現在你又拿媽媽作推却的語詞了。爸爸！你該替我想：天天要跑這許多路，別的都不說，鞋子也要跑壞好多雙呢！你讓我住過去吧，讓我明天把鋪蓋搬過去吧！』

爸爸仍是猶豫不決的樣子，蘭蘭瞧着爸爸模稜兩可的態度，便插進來說：

『爸爸！佩佩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你想她天天朝出暮歸，肉體上的痛苦，且不去說它，精神上的痛苦，夠多深切呀！你的不能讓她住到外邊去，還是你有點不放心她，那麼，我又要問你了，我在戰前做事的時候，不是一個人也住在外邊的吗？再說二妹雪雪也不是一個人住在遠遠的青島做事嗎？佩佩的年紀已不是小孩子的年紀啦，她怎麼不能住到外邊去呢？況且她又不是離開我們很遠的，是同在上的。』

海啊！佩佩雖然住了過去，她也不是永遠不回來的，過了幾天，她也會回來看看你的呢！爸爸！我看你還是讓佩佩住到外邊去吧！明天讓她把舖蓋搬到那兒去住，這樣佩佩的工作上，就得到了不少的便利了，同時精神上，也稍稍得到點愉快哩！」

爸爸給蘭蘭這樣的一說，心有點動了，微微點點頭說：

「你一定要佩佩住到外邊去，我也很贊成的，明天就把舖蓋搬到所裏去住吧！只不過是要自己當心身體，做事要謹慎，在外邊一切都要自己當心才好呢！」

「爸爸！你不要擔心，也不要憂愁，這些事，我自己都會當心的啊！」佩佩心花怒放地喜悅起來了。「你能夠這樣才好呢！爸爸是可以放心啦！」爸爸笑笑說，

小姑姑同姑父都回家來了，佩佩看她們回來了，臉上堆起薄薄的笑，叫了聲：「姑父！」

「姑媽！」

小姑姑假意笑了笑，輕聲地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佩佩！你回來了嗎？怎麼你出去，響也不響一聲的呢？悄悄的溜到難民所去做事了，豈得我們都急死了，我們不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後來你的姊姊告訴了我們，我們才知道你到難民所去做事了，你自己去想想：你這樣暗暗的行動，應該不應該呢？要知道一個人做事，是要光明磊落的，不可以這樣神祕性的，我無對待那一個人，總沒有待虧人家的地方，像你今天這樣的行爲，似乎是我錯待你了，是不是？不然你絕對不會這樣的吧！」

佩佩默默地沉倒着頭，一句話也不說，她的心裏怒憤得要爆裂了，臉上也顯出了怪不悅的陰沉色彩。

姑父深怕佩佩又要生氣，趕快阻止着小姑姑說：「你總是這樣的說話一點也不想的，佩佩又不是你自己的女兒，要你這樣去說她，她是客氣的啊！你這樣的說人家，怕不叫人生氣嗎？好啞別多說哩！」姑父又把話頭轉向了佩佩：「佩佩！總是小姑姑不會說話，你別生氣啊！以後你要到什麼地方去，總要對我們說一聲，這樣也好叫人放心了，佩佩！你要聽我的話啊！」

佩佩的頭還是不抬起來，後來，她的爸爸有些兒不好意思起來，催着佩佩說：

「佩佩！姑父說的話，你不要聽啊！怎麼你一句話也沒有呢？你對姑父說一聲呵！也好讓姑父知道你是否聽他的說話，你說啊！」

佩佩仍是低着頭，眼際已經濕了，半晌，她才無可如何地輕輕地「嗯」了一聲。這一聲，是帶着哭音的，佩佩被他們迫得幾乎要失聲哭了出來，但她不敢哭，連兩滴眼淚，她也側過了臉，將手背揩去的。這一場悲劇的戲，總算在佩佩一聲「嗯」的下面收了場。小姑姑和姑父是勝利地快樂了，但在佩佩是非常的悲涼啊！佩佩爲着日間受了小姑姑的一頓嚴責，心頭一逕憂鬱着。夜飯，也很勉強的只吃了一碗，小姑姑心裏也很明白，他也並不叫佩佩多吃點飯，只是臉上顯出了很不樂意的神情。

在席間，爸爸就對小姑姑說：

「妹妹！明天佩佩要住到所裏去了。」

「那最好呵！她住在這裏，我也沒有好待她，反而給她氣受，她要住過去，讓她住過去好哩！」小姑姑帶着笑，諷刺似地。

爸爸連忙申明說：「不，不是佩佩自己要住過去啊！是所裏的職員要她住過去呢！她住了過去，也可以幫着管理員照顧所裏的一切事務了，同時我也想過，佩佩天天跑來跑去的，路又這樣的遠，叫

她怎樣跑這許多路呢？假使碰到了雨天，更是糟糕哩！她住了過去，就不要天天跑這許多長的路了。一方面她也可以專心一致做所內的事。你看她住過去好不好啊？

小姑姑冷冷地說：『這樣也好啊！你也不必問我！不必徵求我的意思，她要住過去，也好的，你讓她住過去吧！不是嗎？主意在你啊！』

爸爸的頭漸漸低下來，一言不發地默然着，臉上露出一層尷尬的樣子。姑父看看這局面，又要形成僵局的形勢了，趕快笑着說：

『你又這樣了，哥哥的話並沒有錯，你應該贊成的。佩佩現在既然有了事做，當然應該住過去的，不住過去，天天叫佩佩跑這多遠的路，她那能吃得消呢！況且所裏的管理員也叫她住過去呢！假若不住過去，不是拂了人家的一片好意嗎？』

小姑姑被姑父如此的一說，也點着頭，表示很贊成的樣子，接着她又說：

『哥哥！我看準定這樣吧！明天讓佩佩住了過去也好，我們不要阻止她吧！』

爸爸不說什麼，只把頭點着，作出『好的』兩個字。

佩佩看這情景，心頭壓着的一塊大石塊立刻放下來了，她悲哀的思想，也無形地消滅得影踪全無了。她有點喜樂，現在儘受氣受苦吧！是沒有幾個鐘頭的時間了，明天一早自己就可住到所裏去，把舖蓋搬過去住了，將後的日子，就不會再受着她們的氣了，也看不到她們的冷然的臉孔和態度哩！佩佩心裏默默的想着，很覺得坦然起來。晚飯後，佩佩把要用的一切東西要穿的衣服都包了一個包，等到一切的事都弄好了的時候，鐘上已經十點多鐘了，大家便準備睡覺的事了。佩佩等小姑姑把電燈熄滅了，才慢慢地入了睡鄉。等到她一場甜夢醒來，東方已發白了。月華早就起身在做事了，佩佩也慌

忙打席上爬起來。

月華輕輕地說：『佩佩姐！時候早哩！你還可以睡上一刻兒呢！』

『不，時候已經不早了，我還打算早一點到所裏去呢！』佩佩穿着外衣，說。

『啊！你已起來了，這麼早，你就要到所裏去了嗎？』小姑娘醒來，揉揉眼皮。

『時候已有八點多鐘，等到舒齊好事情，再到所裏去也並不怎麼早吧！』

佩佩打好了舖蓋，臉兒也洗清了。爸爸，姑父，蘭蘭，他們也都起來啦。蘭蘭乘着沒人的當兒，悄悄地

對佩佩說

『佩佩！你今天跳出樊籠，而去過那有意義的生活了，可是我却不知道自己那日才能離開這裏呢？不過，我終竟決定我的意志，只要有工作給我，去幹，即是上火綫去，我也極願意去的了，我已抱定了視死如歸的決心，死是每個人逃避不了的一回事，早晚總得要走上死的路去。現在我身處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還不是等於死了麼？這樣的人生，實在太痛苦的了，太沒有生活的意趣，逃難，尤其逃難在如此樣的親眷家裏，還不如前去赴難的好。所以我覺到自己躲在後方，是太欠少國家的觀念啦！一個年輕的人，是應該負起一點救國的責任，國家有了難，匹婦也當有責，也應該上前去赴難，去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即使不幸爲國殉身，那是光榮的，值得的呢！』

蘭蘭的眼角上湧着兩點熱淚。

佩佩聽得感動了，心裏怪難過地傷感地說着：『姐姐！你不要太難過，你現在所處的環境，真太惡劣，我也知道的，最好要是你有事做，我看還是早點離開這兒的好，再要留在這裏下去，是要把你困死的啦！假若你能夠再忍耐些日子，我或者可以給你在難民所裏找一些事做，到了那時候，你也不至

於再受到精神上的痛楚了吧。」

「佩佩正說着，小姑姑跑進房來，說：

『佩佩！你現在去還早咧！要不要吃些點心去？』

佩佩笑着：『姑媽！我點心不要吃了，我想現在即刻就到所裏去。』

『怎麼？你點心也不要吃啦！肚子不要餓的嗎？』

小姑姑說着，月華已經買了一碗餛飩來，爸爸也叫好了車子，跑上樓。說：

『佩佩！你都把東西都弄好了嗎？車子已停在門口了，快點下去坐車子吧！』

『把東西先拿下去，佩佩！你吃餛飩，快點吃！』小姑姑像很溫和地。

『姑媽，我真吃不下啊！』佩佩立起身來，要走下樓去了。

『佩佩！今天我無論怎樣要你把這碗餛飩非吃下去不可，不管你飽不飽，吃得下吃不下總要你

吃，你不吃，我是不放你走的，你不吃，就是看不起我姑媽，吃，吃呀！』

小姑姑緊迫地催着佩佩，佩佩倒弄得跑不下樓梯了，但她只是立在房門口，一動也不動，話也不

說，眼睛望着地板，爸爸在旁邊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也說話了。

『佩佩！姑媽一定要你吃，你就吃了！餛飩裏又沒有放下毒藥，你爲什麼不吃啊！你不吃，姑媽心

裏是要不快活的，就是你真吃不下，也得看在姑媽的情分，也要吃下去的啊！車夫在門口等着呢！你要

吃得快一些啊！快點吃好了！到下面去坐車吧！』

佩佩直弄得沒有法子可想，只得跑到桌邊來，把一碗餛飩統統吃完了，嘴巴也來不及揩，連忙跟着爸爸拿了鋪蓋包袱，跑下樓去。佩佩跳上了黃包車，爸爸也不能多說話了，只很簡單地說了些要她

作事謹慎，和她自己的身體要當心的話。小姑娘，姑父，月華也說了好幾句祝頌她的好聽話。蘭蘭的頰色沉鬱地立在弄口，她看車夫已拉起車槓要跑了，她就很快地一個箭步走攏車傍去，拉住了車篷，輕聲地說：

「佩佩！一切你自己謹慎點吧！我希望你今後的生活，是快樂的，光明的，你應該樂觀點，在後方工作。過幾天，你有空，能夠回來一次嗎？」

佩佩這時的一顆心，真亂得如蕪了，她說不出甚麼話來，只覺得胸間一陣悶塞地絞緊起來，很難過地掉下了兩顆眼淚，只點點頭。車子便向前飛跑了。佩佩坐在車上，頭一直向車背後望，望呀望的，直望得車子打了彎，她的頭才回過來呢。車子跑得很快的，沒多久的工夫，已經到了報本堂的門口，車夫已把車槓停下了，佩佩跳下車，付了車錢，把一個舖蓋和一個小包襪搬下車，門口上的童軍，已認識她是到這裏來工作的一員了，便從門崗上走過去，笑嘻嘻地代佩佩拿起一個舖蓋說：

「黎小姐我來替你拿，好嗎？」

「謝謝你呀！」

佩佩說着，跟着童軍跑進所裏來了，一般難民們都好奇地齊朝佩佩看，目光全朝佩佩的身上打量地端詳着。有的難民已認識佩佩是在昨天來過的，倒也並不覺得怎樣的驚奇。佩佩一跨進辦公室的門，嘴巴裏就很響的叫着：

「姚先生姚先生！」

可是，這時姚明然還沒有來，他要到十點鐘才到所裏來視事辦公呢！佩佩才走進辦公室門檻，裏面一個穿着白紡綢長衫的青年，迎出來說：

「姚先生還沒有來哩！黎小姐請進來坐，等會兒姚先生就要到所的，你要姚先生設法的房間，他已替你說好了，現在你可以先把你的舖蓋搬到房裏去放。」

佩佩一看那個招呼她的青年，好像昨天也曾見過一面，腦際裏頓時浮起一個很熟識的影子，可惜這個影子，此刻是有點模糊不清了，實在，在當時，她自己沒曾細細注意，今天見他這般慇懃地招待她，瞧他的年紀也很輕呢，大約在二十歲之間吧，聽他的語音，又是鶯鶯嚶嚶地怪好聽的，在佩佩聽來，頓時聽出他說的是一口「吳儂軟語」，知道他是跟她自己一塊地方的人，也是蘇州的同鄉人了。他的一張臉孔又生得白皙皙的，模樣兒，真是一個合乎眉目清秀的美少年呀！看看多叫人生起愛慕的心意呢。佩佩並沒有什麼懷着愛美他的念頭，不過所引起她的一縷感激和親切，是他的客氣待她，那種使她好感的儀態，兼之又同是蘇州的故鄉人，真是「他鄉遇故知」，有着某種特別親愛的意味，含蓄在裏面呢。佩佩呆呆地在心裏默想着，直到那個青年又客氣地叫她說：「黎小姐，你且請坐，我替你叫人來把你的舖蓋搬到房間裏去。」

這才把她提醒過來，佩佩才堆滿了笑意說：「不，不敢煩勞你的，我自己會拿進去。」

「不要緊的，很便當的啊！」

那個青年說着，又叫了一個難民來，把舖蓋、包袱，都拿到房間裏去，回過身來，便坐下來，說：「黎小姐，你停會自己到房間裏去佈置佈置吧！」

佩佩笑笑說：「我真感激你，望你費心啦！先生，請問你尊姓？台甫是叫什麼？我聽你的語音是蘇州口氣的人呢？是不是你是蘇州人啊？」

青年也笑着說：「黎小姐，你不要說客氣話，我是叫安逸，是蘇州人，大概黎小姐也是蘇州人吧！不

然你是絕不會猜中我是蘇州人的啊！」

「是的，我也正是蘇州人，我的家是住在觀前街北局那裏的。安先生！你的家是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的家是住在金門王樞密巷，我到上海來，還只有二年呢，以前我一還在蘇州小學校裏教書的，後來，我的姊姊從上海寫信來，叫我到上海來教書，現在戰事爆發了，恐怕我們的學校也是不能開了。」

「你教書的學校是在甚麼地方？」佩佩問。

「在南市肇嘉路，下學期的學校準是開不成的了，你看！這次的中國抗戰是不比『一二八』之戰了，不是綫和點了而是全面戰，別說南市是接近火綫，就是京滬一帶，也很能造成戰綫，更且將來的戰爭會延長到全中國的各個城市去，各個村落去，全中國的士地是一塊也不會完好的，人民的財產，都要犧牲在戰火裏，許多同胞，都要變成無家可歸的難民了。惟其如此，當然就這般戰局的形勢觀察，中國這回的怒火是燃燒起來了，遍地已經舉起熊熊的火炬了。幾千幾萬遭受着愛好戰爭的日本軍閥鐵蹄下蹂躪的我國同胞，是都已跳起來高呼反抗啦！是，中國只有不屈服的反抗，拚命的反抗，怒吼的掙扎，才能夠圖生存，才可以保全國家的喪失，所以我們爲了要與惡魔的「法西斯主義」抗爭，要求得不辱國恥，是只有大家起來跟日本火鬪，也許能夠在火燄裏打敗了日本，總之，中國只要一直的抗戰下去，是不怕日本不吃敗仗的吧……」安逸非常嚴肅地。

佩佩先是感激安逸的一番好意，現在聽了他對於戰局肯定的言論，他談話時，激厲的態度，她是非常心悅誠服地羨慕着他宏論的口才了。心在暗暗地笑，她微微一笑說：「安先生，你的話，真是切膚

的偉論的，確，中國現在處於這樣艱難嚴重的壓迫的境地，只要是中國的國民，都應該擔負起與國共存亡的決心，都要共赴國難去跟日本拚死在疆場，目前中國的戰鬥器械，雖及不到日本的銳利，配備上又趕不上，但是，我們也不會被日本的利器所制勝，或被嚇倒的，我們是並不懼怕他們的，他們雖有極銳厲的武器，充分的軍備，然而，日本却是可憐得很呢！士兵是一點沒有上戰場的實歷經驗，同時也很缺乏戰鬥堅決的意志和信心，這是他們的一個大弱點，再說日本乃是一個小小的海島，人口並不多，他們的侵略中國，不是全日本都要如此的，是僅僅乎只有幾個軍閥的野心，圖吞中國，要滅亡中國，要獨佔中國，日本的人民是善良的，極端反對軍閥們的戰爭，但他們迫於軍閥的淫威，不但不能有所掙脫，反正也被捲入了戰爭的漩渦，他們爲的是敢怒而不敢言，任聽一般軍閥的擺佈，日本基於這種種有利於他們吞滅中國機會的緣故，然而，憑他們一時的逞兇，是不能持久的，中國是却把鐵血粉碎了他們的陰謀，詭計，他們的迷夢是被我們堅實的抗戰力量所粉碎了。看吧！最後的鐵證是擺在我們的眼前，在中國最後一次的抗日中，中國不跟他們戰，他們也要自敗下來了，他們是會不戰而敗，因而到了那時候，他們的實力上，是要破產了，是會感到不支而崩倒的，那種崩潰的危險，是非常的可怕，這個可怕的種子，已漸漸地將至爆發的時期，可是他們還一味胡塗地全不知道呢！中國現在採取戰爭的目標，是把日本的人力物力，財力，漸漸的消滅它，這種戰，叫消耗戰，一方面誘他們登堂入室，直引他們到了中國的腹地，各面的力量夠不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四面八方的包住他們的週圍，可以一網打盡，那時，他們便一個也逃不出我們的鐵手，日本軍閥的野心，實在太狂妄了，他們做的癡夢，是想把我們的中國用威力來壓倒，來征服，來攫奪中國的土地，他們却全不想中國是這樣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人口又是這樣的衆多，他們妄想能夠收服我們，他們的嘴巴，可能夠吞得下這塊廣大的土地嗎？

他們攻取中國的迷夢是粉碎了……」

佩佩正很起勁地說着的時候，姚明然已跨進了辦公室的門檻，笑吟吟地說：

「黎小姐你好早呀！你久等我了。」

「不要緊的。」佩佩答着，從椅子上立起身來：「我剛剛來呢！」

「你請坐呀！你的房間，我已替你弄好了，你的鋪蓋拿來了嗎？」

「拿來了，現在已經搬進房間裏去了。」

「那間房間，你看好不好？」姚明然問道。

「我沒有去看過，我以為只要有地方可以睡覺，就好，還管好不好呢！在現在草木皆兵的時候，什麼都只好馬馬虎虎了。」佩佩帶笑地。

外邊一聲抬槓的聲音，兩個抬着一大桶白粥的伙夫進辦公室的門來了，幾個年青的職員們，都撮開桌子、椅子，勤務也把碗、筷、小菜，都安置在桌上一碗碗的粥也都盛好起來了，許多職員都坐下來，準備進早餐，都齊聲地叫：

「黎小姐吃粥吃粥！」

「黎小姐你點心沒有吃過吧！你去吃點粥去！」姚明然坐到寫字檯邊的椅子上說。

「姚先生你呢？你點心吃過嗎？」

「我已在家裏吃了點心了。」姚明然握着筆，寫着字。

「黎小姐你點心沒有吃過呢？就來吃粥吧！」安逸立起身來叫。

佩佩本不想吃粥，但奇怪的，早晨在姑媽家裏吃的一碗餛飩，到現在肚裏又覺着餓了，她也很想

再吃點粥於是便回過頭來，向安逸輕點着頭，嘴角上露出一絲輕笑。安逸的嘴邊也掛着微笑，這笑意中，已表現出他倆會心的微笑了。佩佩走到桌邊來，安逸連忙放下粥碗，把一只椅子拉開來，讓佩佩坐。

佩佩趕緊說：「安先生，別忙！你吃粥啊！」

在佩佩坐下來時候，幾個同事的伙伴，都向安逸閃了一下甜笑的眼色，他們都有點紅。安逸的某種豔福的感想，他們胡想地羨慕着。安逸能夠交到了這樣一個美麗天真的姑娘做朋友，他和她雖然第一次見面，但現在看着他們各種的動態和言語，好像已是一對非常甜愛的朋友了。一點沒有陌生的樣子，一點也沒有感到羞澀，雙方的友情，已超出了某種條件以上了。一個叫朱譚的同事輕笑地向幾個青年伙伴說：

「像這樣的生活，就夠多麼有意思呀！一點也不會寂寞的啦！」

接着，一陣嘿哈嘿哈的笑聲。

安逸瞭然地知道他們在拿他吃豆腐地取笑，但他不能火起臉來，只極勉強地笑笑：

「你們笑什麼呢？大家不要笑了，吃粥吧！」

佩佩的心裏也瞭解了衆人這一聲轟笑的意思，雙頰上漸漸地火烙着樣的燙起來了。她的頭一暈，不敢抬起來，直到大家吃完了粥，散了席，她才像逃避什麼似的，溜進小房間去，偷着她的床鋪的事去了。她一走進房間，臉上的紅光，方始逐漸退了下去。這間房間雖然很狹小，擺了一張床，一隻桌子，和兩只凳子，已經好像不能再擺點別的東西了。但在佩佩的眼綫看來，像這樣的房間，在抗戰的時期中，能夠睡睡，也夠心滿足的了。真是「室雅何須大」呢！再說一句這樣的一間房間，總比外邊的難民席地而排鋪的地位只有幾方寸人，和人，連接地睡在一起的那，真是大相懸殊了啊！佩佩邊在想邊把

自己的鋪蓋打了開來，被頭攤好在木板上，一包書，和其他的零星東西，都一樣樣地很有秩序地放在桌上，桌上的東西雖不多，僅僅除了一疊書，一個玻璃鏡架，二瓶紅藍墨水，和鋼筆，鉛筆，各一枝，一面小圓的銅架鏡，其他實用的東西，如牙刷，牙粉，肥皂之類的東西，都放在抽屜裏，桌子上看看像沒有什麼東西空的地方很多，但也覺得很清潔地井然有序呢！一條毛巾，就掛在門背後的鉛絲上，等到一切的東西都擺好了，時粗粗看看房間裏雖極簡單，覺得是一種冷落景象，可是細細地想一下，倒也具着「新生活」三個字的意義在這裏面呢！至少也帶着點藝術的意味。佩佩正想跑出房來，姚明然同了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跑了進來，笑微微地：「黎小姐你看這間房間好不好啊？」

「好的，請坐！」

「喲！黎小姐你弄得這間房間，倒蠻清潔呀！」

「這房間，佈置得倒也不錯。」穿西裝的中年男人，也附和地說。

「黎小姐我來替你介紹一位先生給你認識認識，這位就是副管理員徐海濤先生，徐先生是很和氣的，他也是一個熱心救亡工作的人啊！」

「喔！失敬了，這位就是徐先生！我今天才到這裏來，一切事，都不大懂，不大明白，還要請徐先生常常指教我哩！」佩佩笑着說。

「不客氣，我們不分彼此，我們是談不到指教，我也是個外行人呢，黎小姐能夠到這裏來擔任難民的工作，那真最好也沒有的事情，這裏許多的事，你都能夠照顧照顧啦！」

「看我的力量夠得到，當然我是應該盡力做去的，這原也是救亡工作之一呀！什麼人不能做呢？」佩佩說着，跟着他們跑出房來，到了辦公室，姚明然就把一疊裁剪好了的長方的紙頭交給佩佩。

「黎小姐這紙頭是專爲一般難民請假用的，圖章我已都蓋好了，假使有難民來向你請假，你只要把難民的符號拿下來，依照符號上的號數編編號數，寫一個難民的姓名就好了，以後等他們回來後，再把你收下來的符號，憑着號數的相併，交換那張請假紙頭。這件事，我想你一定能夠勝任的吧！」

佩佩滿口答允地：「姚先生這件工作，真很輕便，很容易幹，我要謝謝你姚先生呢！你給我做這樣又省力又不操心的事情。」

佩佩的雙頰上滿露出笑痕。姚明然也笑笑說：

「黎小姐你到我這裏來幫了我的忙，替我做了事，虧你還說客氣話。真的，我有什麼地方可以給你致謝的呢？是談不到什麼謝的啊！反正，我要感謝你哩！你這樣的會說客氣話，叫我多慚愧呢！」

佩佩知道自己失言了，方才那句：「我要謝謝姚先生呢！」似乎是不應該說的，自己已到這裏來工作，替一般難民們服務了，這原是國民應盡的責任，每個國民都應該幹的，都應該盡這個抗戰中的義務的，自己這回在難民所裏做事，並非是同姚明然做事，也非是個人間的事情，而都是大衆的事務。佩佩這樣默默地冥想着，倒頗覺得自己太像是一個孩子了，說話一點也不會說的。她的頰上，不由的漸漸羞紅起來，彷彿熊熊的火光在燙着她的臉孔樣的怪難受，怪不好過，但她還不慌張，却能很鎮靜地說：

「姚先生！你的說話不是這樣說，我之能夠到這裏來，雖然是經了張華小姐的介紹，可是你如果沒有這個收容所的成立，那末，我怎能夠到這裏來做事呢？怎能夠盡一點國民的責任呢？不是有了能力也無處用嗎？所以我爲了這，是應該謝謝你的啊！」佩佩輕輕地笑了。

姚明然知道她的一張嘴巴是怪會說話的，自己不想能夠跟她說得上，當時姚明然只笑微微地

說：

「黎小姐你真會說話，真是會說話的人。」

邊就離開佩佩走到自己辦公的寫字檯傍的椅子上坐下來。

佩佩的臉孔有點在微微的羞紅起來，她俯着頭，也坐下了。隨手拿起一枝毛筆在一張白紙上寫起字來，寫了『讀書救國』和『共赴國難』八個大字，她才放下筆來的時候，兩個年青的女人走進辦公室來，向坐在寫字檯傍的職員們說：

「先生！我要到外邊去買點東西。」

另一個女人不待那個女人的話說完，接着也說：

「我要去看看親眷，先生！你給我寫一張請假條子吧！」

佩佩連忙說：「你們要請假嗎？都到我這裏來。」

二個女人便走到佩佩的檯子傍去，她們好像已經很熟習的了，把二張白竹布符號放上桌子，等着佩佩寫條子，佩佩拿起二張符號一看，符號上都寫明了她們的姓名，一張是王胡氏，一張是金翠鳳，隨口先向了王胡氏問：

「你請假是什麼事呢？」

「我去看看親眷。」

「幾點鐘可以回來？」

「三點鐘可以回來了。」

「三點鐘一定要回來的，如果過了時間，那是要責罰的啊！」

「先生是是，是我準不遲誤時間，我還要趕回來吃晚飯呢！」

佩佩一邊問，一邊已把一張紙頭寫好，就交給那個叫王胡氏的手裏，那個王胡氏便喜孜孜地跑出了辦公室。

佩佩開始又向金翠鳳問：「你有什麼事情呢？」

「買一點東西。」

「買什麼東西？」

「買點吃飯的小菜。」

佩佩心想：這個女人倒蠻好呀！看她多寫意得很，生活過得多好，這裏可是已有很好的小菜給她們吃的嗎？小菜並不壞，像大頭菜、鹹菜、乳腐、榨菜、芹冬菜……這些小菜，平常在自己的家裏，也不過是如此的呀！無論吃粥吃飯，不是都很好的菜嗎？我自己有名義上，可算是做了一個職員了，但也只吃些這樣的菜呀！就是自己有錢也應該撙節撙節哩！況且這種菜並不十分吃不來，並不能說是壞的小菜，可是該死！真該死！這種難民在平日過的日子真太寫意地舒適了，所以她們是過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自己也難怪她們要過不來這樣的生活了。但是她們現在已到了這樣國難臨頭的地步，也不想應該吃點苦，把生活馬馬虎虎的過去，所謂「到哈山打哈柴」啊！把極有限的錢儉省點下來也好，以備他日的用途，以防將來萬一要急用之需，這是「積穀防飢」之法呢！就不或者也可買些實用的東西，這該是多麼切於實際的苦幹生活，這是一同時，自己一方面，正可以藉此苦難的生活切切實實地要適合現實生活，這樣的生活，必須要在苦難裏去體味「臥薪嘗膽」的况味，即使個人的生活，倒並不多惡劣，也必要以「臥薪嘗膽」來鍛鍊自己的身體，把自己的思想，永遠的忘掉我們遭受着日

本的恥辱，日本壓迫的痛苦，常常地能夠不會忘懷。這個日本所給予我們的教訓，每個中國的民族，只要都能夠如此，都能夠把自己糜爛的生活轉變過來，都能夠吃得起苦，都能夠以『臥薪嘗膽』的生活來過日子，那麼怕中國早就得救了，早就抗戰勝利了。佩佩在心底想着，臉上便油然地顯出了忿怒，她問那個女人：

「這裏的小菜，你還吃不來嗎？還要到外邊去買什麼小菜呢？要知道，像這裏的小菜，並不怎樣難下口。你在自己家裏的時候，假若事實上買不到時鮮的小菜，那你也不過買些乾量的小菜，你想這些小菜，難道是不能吃的嗎？吃不來的嗎？像我生活比你總好得多了，身邊的錢也比你多，但我還不到外邊去買別的菜來吃飯，這些菜，我覺得樣樣都好，都吃得來，就是你真的吃不來這種菜，或者你是吃得來的，你吃不來的原因也許是天天把這幾樣小菜吃得膩了，把胃口吃得一些些也沒有了，想到外邊去買點別樣的菜來換換口味，如果你真是爲了吃倒了胃口，也還說得過去，但也不能常常買菜來吃，你要明白，就是以前在家裏的時候，用錢也要可省則省，現在你已進了難民所，錢的來源既已告了絕，沒有什麼人來接濟你了。雖然你身邊還有錢，還有點積蓄，好像儘可以買這買那的，把錢濫化濫用，濫吃，可是固定的錢，決不會沒有一運用不完的。況且『吃』是對於人的嘴巴是永不會有填滿的一天，是儘管吃得下的，等到你那筆有限的錢都化完了的時際，那你還有什麼錢來使用呢？說不定在某一時期，你需要用錢，需要一筆整款來派正用。那時候，你的錢是早給你平日濫吃盡了，沒有了，你就要想向人家去借款，人家有錢借給你還不去說它，若是別人沒有錢借給你，你將怎樣辦法呢？不是死路一條嗎？豈不是要尋死覓活嗎？換句話說：你在平日能夠不把錢瞎用，能夠摺節，到急需借錢的時候，錢就可以一拿而出，那是多快樂的事呢！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夠把錢省用點，在這個亂世的年頭，在收容

所裏，只要有了飯吃，不餓肚子，是蠻舒服的了。你想想看！收容所裏，那一樣不稱你的心，那一樣在你的生活上有着缺點，過不來呢？假使你拿家裏的生活情形來比較，當然是不相同的，不過我們總要憑着自己的良心來說話，現在收容所裏的生活可以說一點也不壞，吃的米也不甚差，小菜呢？決不能說不好，早晨還有饅頭當點心吃。錢可以省用點，總是好的，錢藏在自己的身邊防防，總不能說是不好的吧！……

『先生！你說的話是對的，是一些也不錯的，用錢應當做人家點，下次我決不到外邊去買別的菜了，實在，我因為兩個孩子天天吃些這樣的小菜，他們已吃得不要吃了，所以今天我想到外邊去買一點別樣東西。所裏的菜，不是我自己不要吃，我是很歡喜吃這樣的小菜呢！這一次，可不可讓我到外邊去買一點菜呢？』她向佩佩討情似地說。

『你不要不明白，誤認我不准你買菜，其實，這與我是一點也沒有相干的，我不過是要你用錢儉省一點啊！我更不是一定不許你買菜，這個道理，你懂不懂啊！』

『是的，是的。』她說着，兩脚便跨出了辦公室的門檻。

那兩個女人走出辦公室，不久的將來，又絡絡續續地跑進辦公室來請假的人正多，男男女女，老少，都有，他們大概都是出外買東西泡開水請假，到親戚家去張望的是絕少的，這些請假的男女難民們，站滿了佩佩的寫字桌邊，像一個個掛號樣的，把佩佩煩忙得頭都有點兒暈起來，幸而工作很輕而易幹，不怕佩佩是準吃不消了。她一直忙到了發飯的時候，漸漸地才把這般人打發清楚。發飯的時候到了，一桶桶的白飯，伙夫們都扛進了辦公室。一般難民們都在自己的舖上準備着自己的盛飯東西，什麼面盆呀！洋鉛桶呀！大磁盆呀！大碗呀！洋鐵罐頭呀！瓦罇呀！……一切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拿

了出來，作爲盛飯用的傢具。童子軍隊長也派了二個人來維持秩序，一個女的站在轉角邊上一個男的站在傍辦公室的門口發飯發菜的職員也都齊備地立在辦公室的門口，不過二個替難民盛飯的人是坐着的。盛飯是一件很吃苦的事情當第一次發飯等到半個多鐘頭，飯才能發完，一隻拿着一把鐵鏟的手是非常的酸痛，要等到好久才恢復地不酸痛呢！可是，只要把這事幹熟了，也就不怎樣會酸的了，也不怎麼的感覺十分吃力了，非但不吃力，而且反使他們很高興地感到盛飯正是一件極有興趣的工作呢，這也許在他們是當爲一件新奇的職務，所以往往在事實上，反表現出滿歡喜的樣子來，精神是異常的良好和興奮。幾個其他的工作人員已把飯票一區區的發給了難民，難民們也早已很有秩序地都坐在自己的舖上了，請假出外買東西的難民也早回來了，因爲不在這個時候回來，飯票就拿不到，一頓飯就沒有吃，到辦公室去向先生們說出原委來，也沒用的，因此一般難民們都知道這一點道理，他們都能準時回到所裏來領飯票，職員們把各區難民的飯票子都發好了，開始一區區地依着先後的程序發飯，叫着那一區的難民領飯，這一區的難民都排着隊伍，在童子軍的指揮下一個個地走到辦公室的門口，把領飯的票子和盛飯的傢伙一齊地交給了立在門口的專收飯票子的職員，再由這個職員傳遞給打飯的人，小菜是由另一個人發給的。佩佩看看這情景，覺得很有趣，她也頗想加入這個陣綫來幹一下，她對正在發菜的安逸說：

「安逸先生！你讓我也來幫幫你的忙，我來替你發菜，你休息休息，好不好？」

安逸堆滿一臉的笑，「黎小姐別客氣！這事情很吃力，而且也就辦得很呢！你坐坐吧！」

「不，我不怕吃力，不嫌醜，你讓我發發看吧！」

佩佩嬌笑着說着，走過去伸出手定要幫着安逸發菜，安逸看佩佩一定要幫着自己發菜，他就讓

佩佩走過來說：

「黎小姐！你要發榮，我就讓你來發吧！不過，我很對不起你呢！」

「這有什麼客氣，你爲什麼要向我說對不起的話呢！替公家做事，大家都不必客氣啊……」

佩佩輕輕地又是向安逸一笑，她便替代安逸發着大頭菜了。安逸的內心，頗感覺到的是佩佩時時地對他笑，這笑是多麼的天真地愛呀！當兩個笑渦在她的兩頰上泛起時，好像有點微微的紅霞顯露着，這一陣陣紅霞的色彩，也真表現出每個少女應有的羞人臉紅的態度啊！這種少女型的羞也真使許多年青的男子們，多麼歡喜又多麼高興呀！當時安逸看佩佩常常對他屬意地笑，這笑影裏似有無限的情意含蓄着。安逸的一顆青春火燄的心，像已遏止不住地在燃燒起來。他平靜了的心弦，已在漸漸地活躍了。他真有點羨慕着佩佩的秀色美麗。在他的心田裏已長起愛戀佩佩的初苗。一粒愛的種子，已播下了他的心田，這粒種子，很快的萌芽出嫩枝來。無疑的，他已愛上了佩佩了。不過，他的歡愛佩佩，與普通一般青年只知一味地盲目向異性求愛是各異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像那般青年的追求女性，條件是非常的單純性，他們都是一時遏止不住色情狂的發作，逞着情慾的衝動，只想把對方的肉體同自己發生了關係，才放棄了他的追求目的，像這種青年的戀愛，根本可以說是最沒有意思，他們把戀愛的至上主義，看得太無價值，看得太輕描淡寫了。他們完全把戀愛的真意義，弄錯到牛角尖裏去了。他們沒有人格去保障戀愛，壓根兒也無所謂人格不人格，他們也全不知道自己極卑鄙的行爲，是戀愛的污辱者，是戀愛的一個魔鬼，一個青面獠牙的獷悍魔鬼。所以安逸的戀愛佩佩，他的思想人格行爲，以及其他一切的一言一動，與一般青年們戀愛女性的目標沒有認識清楚，犯了戀愛的罪惡者相較，是差得太懸殊，他把戀愛看得很清楚，他認爲男女間的戀愛是要極神聖，極純潔，最好

是雙方都以精神戀愛化彼此都在精神方面找求安慰，不作其他不良的企圖，這樣的戀愛，才是至上主義者，才有真正的意思和價值呢。因此，安逸的戀愛，佩佩目光也看清了這一點，他愛佩佩完全出於一片貞潔的赤誠之心，是絕對沒有含蓄着其他可鄙的惡思想，他是把戀愛的真諦認識得很透澈地明白。他之有此情愫於佩佩，倒可以說十分的光明磊落，坦坦白白的，全是一片純潔的愛，他看佩佩這樣的嬌小，這樣的天真，又這樣的老實，在社會裏是很少有這樣的女子了。她非但只是使人可愛而已，而且還更使人欽佩。安逸看見了她，立刻會肅然起敬起來，他也常常想着佩佩，想着這位小姐，看着她全身都穿了很樸素的衣服，看她的一舉一動，她的談吐，都是有着優態。為方一種大家裏的閨房小姐型態，有時也能看出一二來。安逸從種種方面看來，他已知道佩佩的身份，是並不差的。她準是個名門閨女吧。那她既是這樣珍貴的身份，這樣的千金小姐能夠到難民所裏來做事，在這樣極骯髒的難民所裏過生活，像她那樣的女子，並不是過不下生活，她家裏一定很能夠過活的，一定能夠過很舒服的生活的，但她能夠拋掉了這樣極舒適的家庭生活，能夠犧牲個人的奢侈生活，享樂生活，甘願到難民所裏來替難民服務，報效國家，和盡着國民應盡的一些力量，像佩佩這樣的女子，可說是站在時代的最尖端了，她確實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女子了。基於這一點，安逸更其不勝敬重她，愛戀她，他的一顆心已經交與在愛火的熊爐裏了。在以後的日子中，他將不再寂寞，他已在人生的旅程上，找到了對像的安慰，他的精神上，可以得到莫大的慰藉。他預想着將後自己的生活，是一定充滿了甜蜜蜜的意味了吧？看佩佩對他的態度，像也有點意思的樣子呢。雖然和她相處在一塊地方，還沒有幾天，可是好像已經很熟悉般的相敬相愛了，雙方親愛的程度，像是一對兄妹的樣子了。在她的動作上，話語間，都很能夠看出她對於安逸的真摯愛情。她常常很能體貼安逸，幫助安逸這點，安逸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只

因爲在許多人的面前，似乎很不好意思說什麼話，除了和佩佩客套幾句，別的話是一句也不能說，也不好說，只好在心裏感激她的至深好意，只好在心裏領會她的情意了。他心裏正有許多許許多多的話語，想在佩佩的面前傾吐出來，挺好能夠跟佩佩暢暢快快的談一談，至少也訴出些積壓在他心底的衷曲，使他能夠把緊束着的一顆心弦，略微放鬆些開來，就是不也可以讓佩佩知道他心裏的一番意思，知道安逸是早愛了你了，這樣一來，這個悶葫蘆也可以透透新鮮的空氣了。他爲了要透一透自己心內的苦鬱，這苦鬱本來是沒有的，但他的腦際上，自印上了佩佩的影子，他對於佩佩有了意思之後，他便常常在想她，想她，他的腦際裏是有着佩佩的那一個影子，常時地在輓動，心間也在想佩佩，甚至在吃飯的時候做事的時候，也會無形地想起佩佩，想起一個身材妙條的少女來，這可愛的少女影子，却常常跟了他跑，自然他這樣的想，這樣的胡思亂想，是會增進一種無謂的煩惱，抑悒，憂煩，悲感，傷痛；因而他的精神上是遭到了十分的頹傷，思想上也感受到十分的痛苦的確的，在安逸沉鬱的思想裏，他一還在想盡方法想出一個能在佩佩面前做出一件極偉大驚人的事情來，顯出自己賣力的動作出來，如此方始能使佩佩敬服他，由敬服而發生真愛他的情意，這個機會，却不是容易找得到，一時也心急不來，是要慢慢兒的等待着呢？等待着這個機會的來臨呢？

難民們的飯，都已發好，而且辦公室裏的職員們的午飯也已吃好了。各人依舊去做各人的公務，佩佩也照常坐到自己辦公的寫字檯的椅子上去，這時並沒有難民來向她請假，她閒着沒有什麼事情來做，她跑到自己房裏去，在小提箱子裏拿了本文藝小說來瀏覽，以作消遣。她正翻到第卅四頁吧！陡然地一陣轟轟然的巨聲，打天空間直響下來，這一下巨聲，響得辦公室裏桌上的茶杯微微地顫動起來，電燈也搖幌起來了。幾個在辦公室裏的職員，被這突然的怪響，大家都有點彷彿迅雷不及掩耳

的大吃一個驚嚇，都害怕得呆若木鷄了。佩佩也去下了手裏的書，立在桌邊動也不動。外邊的難民是不得了了，頓時鬧翻了天般的，有的誤會是東洋人擲炸彈下來了，東洋人想把難民所炸成一個平地吧？一羣羣的難民們多向門口逃，這時，幸而守門的童軍很機警，早把兩扇大門關閉起來了。難民們要往外邊湧也沒法地沒處湧，有的好像故作危言聳聽似的說：

『不好啦！東洋人丟炸彈轟難民所啦！怎麼辦？怎麼辦呢？』

一張張灰白色的臉孔，顯得非常的焦燥，有的竟跳起腳來，大哭小喊，哀號呼啼，一片極淒慘的情景，真使人不忍目睹，安逸並不怎麼的驚慌無措，他很鎮靜地跑到難民羣間去，替驚恐得如驚弓之鳥的難民們，一再加極明白的解釋，聲嘶力竭地大聲說：

『噲！噲！噲！衆難友們呀！你們別害怕，別噪！請靜一點呀！我有話同你們說呢！大家都坐到自己的舖上去，都坐好！』

一羣驚弓鳥似的難民們，都坐到自己的舖上來。幸好，就只有這一聲怪響，第二響就沒有了。而且事實最顯明的，這裏的難民所，到底並沒曾真被炸彈轟着呀！大家的臉孔，從緊張上已減去一大半的驚恐之色，大家跳盪着的一顆心，也徐徐地安穩些了。

『你們怎麼這樣的慌亂呢？事實還沒有弄明白，大家倒嚇得這個樣子，要知道你們這樣，自己動不動害怕起來，對於大局反是很不好的，是要弄僵的呢？你們怎麼不聽聽清楚，這聲音倒底是在什麼地方呀？在什麼地方響呀？你們不把事情弄弄清楚，自己先怕得沒了性命樣的，要知道你們這樣子是不好的，是不對的，是很容易被附庸想方法來利用你們的，來累害你們的生命的，這不是太可怕了嗎？可是，這都是要怪你們在這樣太不安靜的狀態上，給予他們一個侵害的機會呀！而況這裏是你們暫

時躲難的一個安全地方。多少人的性命，都集中在這個前綫的後方。那麼，你們的目的是避難，是把自己生命的安全，完全寄託在這裏，你們自己的生命既已如此值得的看重，試想你們剛才的動作，是不是太危險了？你們把自己躲難在這個地方的原因，完全忘掉啦！你們爲什麼要躲難在這個地方呢？還不是你們要把自己的性命保持安全嗎？」

「是的，安先生的說話是一點也不錯，我們真太不懂事了。」一個中年模樣的男人，不待安逸的話語說完，搶着說。

「只要你們大家都明白，都了解自己所以逃難的意思，那是最好啦！像你們那樣盲目慌亂的舉動，實在可以說，你們不是在這裏躲難，是在找點危險的事情到自己的身上來。而這種事，似乎是孩子們所幹得出來的，你們究竟又不是小孩子，而你們終究是大人呀！各方面的事情，你們也很懂得，你們現在只碰到這樣一點點的小驚嚇，並且你們還沒會親眼目睹響聲的爆發到底在什麼地方！你們都還不知道，你們就嚇得都這般地跳起來，都往門外逃，幸而大門給董軍在事前早關閉了，不然怕不發生很不幸的事情了嗎？別的都不去說它，至少人是要踏壞幾個的呀！在你們自己本身方面，已很說不過去了。你們想自己躲難在這裏，是想把性命保護現在這樣子，自己的性命不是不要了嗎？這還逃什麼難呢？在我們方面說，像你們這樣的一番驚慌動作，多少是含有點危險性的。假若一旦鬧出了什麼不幸的事情來，那麼我們救難你們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倒反而要負起了一個極嚴重的責任。所以我們救護你們的責任是相當的重大。不發生什麼事也罷了，如果真的發生了不好的慘事，那真是糟糕透啦！而我們怎樣對得起國家和社會呢？更對不起你們這輩受着苦難的同胞呀！我們的心將多麼的不安寧呢！因此，我們這點苦衷，也惟有你們都能夠明瞭我們，都能夠體諒我們，就好啦！」

安逸這樣的一番說話，衆難友們都聽得以爲很對，很有道理，大家的頭，也在時時地點着。

「你們現在都沉靜點，不要再害怕了，其實有什麼害怕呢！炸彈又不是落在這裏，就是落在這裏吧！我們還能夠怕嗎？我們都要緊想法救護遭難的人哩！況且，這炸彈的爆發，距離這裏還很遠呢！現在馬路上大概可以跑人了，我去看看這炸彈到底掉在什麼地方，等我回來再報告你們。」

安逸邊說邊拔腳往門口跑，兩個董軍還是很安靜地在把守着大門，無論從他們的臉色上，和態度上，竟一點點也看不出慌張的些微形態，他們還是那麼一副很嚴肅的神情，好像剛才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當安逸跑過他們面前的時候，他一見董軍們這種服務的精神，一種臨危不亂的習慣的鎮靜態度，頗使安逸暗暗敬佩不止。安逸將跑到大門口的時候，兩個董軍手裏又開着的軍棍，很迅捷的分開來，一聲很嚴肅而雄壯的「舉禮！」兩個董軍的右手都一齊地舉到額角上，安逸也向他們還敬了一個手禮，就匆匆忙忙地跑到馬路上來了。

所裏的許多男女難民們，大家受了安逸一頓嚴正言詞的感化，大家都感覺得自己太不明事理，太吃不起驚嚇，這，真也都是自己的見識太小，太淺，自己的理解力又欠薄弱，所以會鬧出這種笑話來，這樣的一舉一動，不是太幼稚了嗎？太使人可笑了嗎？有許多難民們在這時候，都自己埋怨着自己太缺乏常識的修養，這也就是自己所以要吃虧的地方，大家由於自己太不夠爲人的資格有許多事做作出來，實在太可笑之極了，這該是多慚愧的一件事啊！同時他們都不禁肅然地敬起安逸來，像安逸這樣年紀青青的，是多麼青年有爲，學識是多深，見聞是多廣，說話又多流利，胆子更勇敢地勝於常人什麼都是做在人前，都搶前去幹，都見義勇爲，這樣的精神，怎麼不叫難民們深切地佩服呢！

是的，難民們是多麼的恭敬他，愛戴他，所以什麼事情，只要安逸跳出身來，同難民們說話，那真是

一句話，什麼都可以得到解決，立刻沒有什麼事了，因為三四百個難民已經都很信任他，都肯聽他的說話，中間決沒有一個人不服從，不贊成安逸的，這一點安逸所以能夠獲得全所的難民們如此的信仰和擁護，還是全靠他自己平時爲人的一種好榜樣，一種以身作則的表率，尤其是他對於無論什麼大小輕重的事，他都能自己去操作，都肯自己去勞動。難民們不好的地方，他也常常像宗教式的傳道者似的跟他們勸說，不厭麻煩地講解給他們聽，而且每種事情每句話語經過了他一張極流利的嘴巴講述起來，一點也不儼然地很神氣活現，或者死板板的一套循規蹈矩的說法，那樣的習氣，安逸是非但沒有，而一般難民們也不會不懂他的話的，他的說話與態度，很自然而可聽。有時候，也很天真得像小孩子，他的說話不全是沉悶悶的，是輕鬆生動，幽默，說得滑稽起來，大家都笑不可仰，連肚子也要笑疼起來呢！同時他的說話，雖是很能抓住一般聽衆們聽覺上的高興，但也不盡是一味地滑稽下去，一直地說笑話下去，若這樣，說話的真價值和真意義未免就要失却了。所以安逸的同難民說話，有時候採取嚴肅，間或穿插一些可資引起難民們笑話的材料，而這種笑話式的說話，句句也頗有意思，很有一貫的理由，性存乎其間的，能使一般難民聽了，都認爲娓娓可聽，在傾聽之餘，若使細細辨味着，不單是滑稽而已，且有相當的真理在語音裏面呢！安逸基於這方面的好處，更榮耀地受到全所難民的崇敬和傾服，而這種敬服的信仰，管理員極難能享受得到的呢。

這時候，許多難民都目送着安逸很英偉的跑出大門去，去探聽炸彈究竟是落在什麼地方。大家都不由的肅然起來，都有點敬愛他有胆量。大家都靜靜地等待着安逸回來報告消息給他們聽。大家都怪沉默地坐在自己的鋪上。

有幾個年老些的難民，都談笑自若的攀談起話來。

「你瞧像這樣的青年，多好呀！多難能可貴呀！怕現今的社會上是很少有這樣的青年人了。」一個談吐稍帶些文雅的短黑鬚的老難民露出一排黃色的牙齒說。

「對呀！安先生，真是一個品學兼優的現代青年，他的人品又是多麼的好，無論做事說話，都使得人家佩服之至！像這樣有作為有朝氣的青年，國家正很需要這樣的青年，國家有了這樣的青年人，才有翻身復興的希望呢！所以中國的青年，只要都像安先生這個樣子，中國一定大有希望，誰可以把日本帝國克服，那時全世界上，中國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了，第一個強國啦！誰也不敢再來欺壓中國，並且誰也要孝敬中國呢！你以為對不對呀？」一個同樣年紀的老難民發表了這樣的一段話，頭不住地幌東幌西地在搖着，嘴巴裏的唾沫星子，像小雨點樣的向四邊噴着。

「是的，你們兩位的話都說得不錯，我也很歡喜安逸呢。老實說像這樣的青年，天下是沒有第二個的了。他又年輕，又老實，學問又好，品行又端正，什麼事又多樣樣懂，他真有先見之明呢。尤其好的，他一點不擺架子，不驕傲，不神氣活現，做事是腳踏實地的話，又會說種種的好處，一時我也說不盡許多，總之，他完全是一個好青年，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一個人人所敬愛的青年伙子，可惜我沒有這個福氣，只怪我自己前世不修，所以這一生是應該受苦的了，這還有什麼可說呢……總是蒼天罰我沒有……傳宗接代的香火……兒子，只有苦了我一輩子啦……唉！自己的命運會這樣的困苦，不幸……」

一個額頭髮的老難民，說說可引起他的心事來了，他是一個孤老頭子，沒有孩子承歡膝下，現在他又到了風燭殘年的晚景年紀，沒有享受一點兒人倫之樂趣。他看安逸這樣的青年人，他常常自己會癡想起來，自己假使有了像安逸這樣的孩子，真不知道將怎樣的歡喜呢。這孩子要什麼，他都可以依從他辦到，想法子做到，只要那個孩子肯聽他的話，他自己都是都高興的呢。可這個希望總是一個幻

想的泡影，一個不能實現的畫餅，這是很使他常時地痛心着，難過着的事，此刻他又難過着了，大概他又想起了他晚年的悲哀了吧！

在他隔壁的一個中年難民，湊趣地問他說：

「寶松兄！你看中了安逸先生嗎？你要安先生給你做兒子嗎？你到底要不要安先生做你的兒子呢？我倒可以替你想辦法，而且條件也不要的，這件事，只要我辦起來，是不費吹灰之力，是很容易的呢？」

「你這個人，專歡喜跟人家鬧笑話，你別誇口說大話啦！我不相信你有這樣大的本領，安先生是有身家的少爺呀！而且據我的目光看，他一定是父母雙全的，他怎能夠認我做他的爸爸呢？就是他本人肯允許，而他的父母怕不贊成的吧？這件事，你究有什麼好方法可以替我弄成功呢？我看你別瞎三話四吧！別吹牛吧！我也沒有這個非分的希望，就是有了那樣的思想，事實上，怎能辦得到呢？這不是不能辦到的，我無非是太狂想了，片面的狂想，有什麼用，結果還不是依然一個大失望，大失敗，我實在是沒有這樣的福氣，是沒有這樣好福氣給我享受的哩！真的，我今生今世，也不想有孩子接代了，我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人來，冷清清的一個人去……」王寶松悲感地。

「你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煩難，太沒有希望，我總可替你想個好方法，總得把事情弄成，才算患難之交的好朋友呢！」

「哈哈你還是這樣的會取笑。這樁事情，你到底有點什麼天大的本事呢？你如真有了好方法，但我總不相信你能把這事辦成功的，我不相信你，我總認為你在和我開玩笑，說笑話，你當我是小孩子嗎？把我哄哄小孩子樣的人嗎……不過，我不是全不相信你，如果易了他人，你或許能夠把事情辦到。」

安先生這樣有名貴身份的人，我想你總不可能妄想的吧……」

「誰跟你說空話呢！我說的話，句句是實實在在的，是真的話，並不是騙你啊！這你是在誤會我哩！惟其是安先生我可以做到，如果另換了別人恐怕倒不能辦到呢！現在我也不需要騙你老實的告訴了你吧！我想：你聽了我這番話，一定很贊成，而且也極快樂的，我一見了安先生這個人也像你一樣的歡喜了他，可是空歡喜又有什麼用呢？也是怪沒有意思的，反而是很痛苦的，現在我想把我的女兒惠珍孝敬他，給他們倆做一對小夫妻，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惠珍雖然沒有多讀書，這一半是她自己要，自己肯下苦功研究，現在叫她寫封把新式的白話信是很拿手的呢。惠珍的年紀和安先生的年紀相若，兩方面是很相配的，我會把我的意思告訴過她了，並且我也徵詢過她的意見，她當了我的面，雖然不好意思說，但瞧她的臉色，我是知道她在心裏是默許的了。而在安先生方面，他也很特別注意惠珍，看樣子，他是很愛着惠珍呢，但他總格於客觀的某種妨礙，使他不能過分的加愛惠珍，尤其使他受到阻難的，他不能跟惠珍暢暢快快地傾述他內心的情愫，沒有一個機會能他和惠珍直接的接近起來。這最使他抱恨的事，我看他與她，現在都有點愛的表示，都有點互愛的意思了，他們的兩顆心弦已經扣着了，彼此已是心照不宣各人的心田裏，已生起一顆愛苗來了。不過，他們兩個人都爲了怕羞，都沒有開過口，通過款曲，這在一般初戀的少年男女之間，是常有的一種怕難爲情的羞態的。依我想：若把這件事趕緊替他們成全其好事，還是先叫惠珍寫一封信給安先生，看安先生怎麼樣的意見？這樣，安先生準是很高興的。那時候，只待事情弄好，你不是就可做現現成成的爸爸了嗎？這個爸爸，我可以讓給你做的，我不要做什麼丈人，也不要做什麼爸爸，我都可犧牲，我的女兒算是你的。你看我這樣的人，夠朋友的交情嗎？爲了朋友的深情，我什麼都可以自己犧牲，都讓朋友享權利，我自己都可

以爲朋友盡義務，真的，朋友的忙是最應該幫的啊！我的話，你以爲對不對啊？」

「哈哈你真是一個滑稽的人物，天下最比你滑稽的人是沒有了。你的話，怎麼說的你全在哄我，哄我老頭子，你的話，我總不相信是真的，是真從心裏說出來的不是嗎？世界上那有像你這樣的大傻子，竟肯將自己的女兒送給人家自己現成的丈人不要做，竟肯送給人家做試想那有這種道理的呢？況且像安先生這樣的少年，在目前的社會上是很少有的，我看過了不知多多少少的年輕人總不能使我滿意。安先生，我只第一次見了他，不知怎的，我就很歡喜他了，實在他有許多地方很使我敬佩呢。我想，你也未必不愛他的吧？一定也是像我一樣的歡喜他，不然你怎肯把自己親生的女兒配給他做妻子呢？你既然也喜歡他，那末你豈肯爲了我，忍痛地把自己的女兒犧牲掉？把自己現成的丈人犧牲掉，你這樣的爲朋友割愛，你的心頭總歸難免要疼痛的，可惜的，不大願意的，即使你真能爲了朋友的情義慷慨犧牲一切，而我也不能自己享福受樂，眼看着你倆冷清清的夫妻兩個人生活，我不是鐵石心腸的人，我不願意人家受苦的，自己倒享起樂來，椒建！你別爲了我犧牲你的幸福生活啊！這個快活的人生應該是你自己享受的，別人是絕不能來攪取的啊……」

「你爲什麼老是不相信我的話呢？要知道，我不是油滑的人，說話一句是一句，是規規矩矩的一點也不說騙人的話，大丈夫說話是不能說謊的，而我從來也不會跟人家說過一句不老實的話，老實說，我也不會說假話，說不來虛話的，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也罷。不過我的說話已經說出了要收回，並不是像我這樣的人一個人做事和說話是都要實實爽爽的，一言既已出之，我口你也不必假客氣，哦！我最恨客氣的人，我倒很歡喜老老實實的，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也不用客氣，就老實的接受了我的好意吧！犧牲這一點值得什麼呢？朋友的情分是很深的呀！到了那時，我準讓你做這個爸爸，讓你做這個

丈人，你不要再推却不受了……」

「椒建！你這樣的肯爲我犧牲，真使我要感謝你不盡啦！你真是我深摯的好友，真是我的患難朋友，我能夠交到像你這樣的朋友，真是前世修來的呢。不知我敲破了幾多木魚呀！到今世才能交到你做朋友，那真叫我快活極了，快活得我在夜裏困在舖上也笑醒啦！不過現在我還要問你：你的女兒到底肯不肯依你的主張？她願意不願意歡喜安先生呢？這倒是挺要緊的一件事呀！你還得細細的問問惠珍，看她的意思怎樣？」王寶松在得意揚揚中略帶着憂愁，他仰着頭兒，右手摸着下巴的鬚鬚。

「啊啊！寶松兄！你的記性怎麼這樣的壞！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他們倆的事了！惠珍非但很屬意安先生，而且她還非常的愛他呢。」

李椒建說着，又掉過臉來向惠珍淡笑地說：

「惠珍！過幾天，你可以寫封信給安先生先試試他的心跡看，對你是否真有意思。思這個機會，你不能錯過啊！錯過了這樣的一個好機會，才懊悔不及呢……」

惠珍正在補綴着一雙破襪子，一聽爸爸說這樣的話，她的雙頰本能地飛起了兩朵紅雲，她羞赤地只把頭低沉下來，半句話也說不出口，半晌她的頭才慢慢的抬起來，臉上的紅色還是佈滿着。

「在自己的爸爸面前有什麼怕難爲情呢？害羞得話也不說一句了，女孩兒家真是太怕羞了，她們的臉孔到底太嫩了些啦……」王寶松向李椒建笑笑。

「是的大凡年紀輕的姑娘初次跟她們談起婚姻的事來，她們當面總是羞得欲死，在背地裏呢，她們却都非常的歡喜，心裏是非常的高興，這原是一般女子心理的奇怪狀態吧？或者是她們少與社會上的一般人交接的不無關係吧？你看現社會的新女性，她們的臉孔雖然也不是厚得像鐵，但她

們確是很少怕羞的，這就是她們與社會上的各色各樣的人物直接交際的好處，這種社會式的交際，對於女子們，倒是一種訓練呀！所以凡是現代的女子，都應該讓她們自己到社會的各個階層裏去，直接去受點影響的，這個激浪的衝湧，轉變實在對於她們是很好的生活鍛鍊，可使她們能夠獲得許多的活知識，她們的地位，也可以由此提高起來，至少可以謀到和一般男子相等的地位，什麼都可以不受人家的欺壓，都可以得到種種的利益，像這樣的女子，才真可謂是『現代的新女性』了！可惜惠珍真可惜，她不會和社會去接近，一半還是要怪我自己不好，自己從前的腦筋太陳舊，觀念太古版，思想又濃得化不開來，管得惠珍太嚴緊了，什麼都不許她到外邊去活動，把她關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准她越雷池一步，所以她現在的态度是和現代的一般女性異樣了，她是完全一個舊式時代的女性，現在我只有自己抱恨自己，我害了惠珍了，不然她是多麼活潑潑的一個時代之花的新姑娘呢。現在我正也爲了這點，倒不能不擔憂，不能不替惠珍着急。惠珍既是舊女性，當然一切都是和目前的時代趕不上，都配合不上的。安先生是一個新少年，一個站在時代尖端的少年，他娶了我這個舊女性的惠珍做妻子，她是什麼都不懂的，社會上的一切應酬也不會，而且對於世事也不十分瞭解。起初安先生是很熱愛她的，他偏開的愛情是極濃厚的，但至以後的日子，我怕安先生終不能始終如一的把惠珍愛護到底，這是一定的，他怎能委屈地討了一個舊式的女子呢？婚後，安先生雖要感覺到這點，他曾感悟到這條路是走錯了的，他準會自己無緣無故地煩惱，苦悶，憂悒，悲哀……諸般的痛苦會一齊地交集到他的思潮上去，試想那時的他們，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呢？惠珍也不會快活的，也許惠珍的人生，將一世的痛苦下去，一世沒有好的日子過啦，那是說不定的呢。這雖是我的預想，但我的這個思想，或許不會錯的。像安先生完全是一個時代的新人物，他之和惠珍結婚，總是帶點勉強性的，這種勉強的結合，

將來的結果，也不會怎麼好。一定要演變成極悲慘的家庭。總之，千句併一句的說法，惠珍是太可憐了。假若她是紅顏薄命，那她是自己命中註定受苦的了。不過，總要怪我那時太昏頭，太糊塗，太把她管得沒有一點道理了。到今天，我就害定了她的終身幸福，把她的光明前途，弄成了黑暗。這罪過，應由我一個人來担負，我個人的罪孽太深重了。我真太對不起惠珍啦！我害了惠珍啦！我真痛心之至呀！……」

「椒建！不是我說你，我說的話，你是不能生氣的。依我看，安先生決不是一個負情的人，不是一個棄舊迎新的人，他是絕不能和現代的一般浮滑青年可與相擬的。他是個多情多義的好青年。他的用情，一定也是很專一，決沒有三心二意。他和惠珍結合，真是一對天人，一雙才子佳人。況且惠珍也並不如你所說的盡然。她並不十分的有着舊時代的氣息，有些地方，她也懂得一切的事情呢！現在再趕快學起來，正也來得及，叫她學點新派，也並不是難的事，只要幾天工夫，就都可以學會了。本來，天下事並沒有難的，原來都是事在人為啊！只要人肯去做，肯去改造牠，什麼不好的地方，不對的地方，都可以改得過來，都能改變得好好兒的。所以我說人的確是世間上萬物之靈，天然的東西，有什麼地方不宜，人都是能夠改換得來的。你看人的一張臉孔，假若生得醜，一點也沒有美麗的地方，尙且也能想法把人工美來改造哩！何況一點點人的態度上的習慣，怎會改不過來呢？那是挺容易也沒有的事，你不妨去試試看。幸好是惠珍，惠珍是很聰敏的，實在像她的樣子一點也不像一個舊式的女性，或者我的目光有點不同，可是叫她只要在比較態度在最顯著不好的地方，常常改正過來，就好多啦。這事，你可以叫她時時練習練習的，同時一方面還要讓她多看點現代的新書，文藝之類的新小說，短篇的詩歌，或者論文方面一類的東西，雜誌，刊物，報紙等，也要叫她常時瀏覽。能這樣，她的思想，言語態度，甚至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很快的會改變過來了。一句話，凡事決沒有學不來的，改變不過來的啊！只要自己肯專

心的苦學，總有一天能夠成功的，成功的希望，總在不斷的努力上。我希望你能夠依照我的話去實行。你現在的目光，不能把事物看得太遠，太透澈，事情往往和你的預想相反，一件事很美麗的，但在你的眼線裏看來，反誤認是沒有希望的，結果把自己弄得一場煩惱的痛苦。椒建！你不能把事情作這樣的想，這樣的想，就給你壞了，想糟糕了，一切就都認爲無希望，很痛苦的啦！你的思想，不可以如此想法的，你該把思想放到正路上去……」

李椒建給王寶松一番的勸說之後，頗覺得王寶松的每一句話語，都鏗鏘地像很好聽的音樂聲音飛入了他的耳朵，這聲音聽來是多麼的動人欲聽呀！真的，他深深地覺到王寶松每一句話，都說得很對，很有相當的理性，非常有深切的意思。他的嘴巴雖不說話，但他的頭，只是在向王寶松點着，一直等王寶松的話語講完了時，他的頭也不點了，停了停，他才開口說：

「你的話，確是至理名言，使我聽了，很是佩服。不錯的，我真太會過慮，把事情看得太不樂觀了。現在我聽了你的那一番說話，覺得真有意思，使我茅塞頓開。以後，我要依你的話去做，我真慚愧我這個爸爸不知怎樣做成功的哩……」

「哈哈……」

大家都不禁地笑起來了，笑聲過後，他們的話鋒又轉到別的事上去，大家又談別的私事了。

「阿福娘！你想想，吓安先生的胆子多大呀！我們被這聲音嚇得索索抖，他還敢跑出去瞧哩！還取到那種怕人的地方去，那樣的胆子，可真也不小呀！」

「其實有什麼怕呢？現在炸彈又不再去啦！租界上到底又不是火線，跑去看看，又有什麼危險呢？安先生的胆量比起我們來，當然是勇敢得多啦！可是我們的胆子，真也太小了，只一些些小事，已怕得

不得了，大家嚇得臉孔都變了顏色。說起來，不是太可笑了嗎……」

兩個年輕的女人，在互談着話。其他的許多男女難民們，都靜靜地坐着，也有躺着的一般小孩子呢？却依舊怪天真地在自己的鋪上玩耍着，嬉戲着。佩佩在辦公室裏聽外間聲音是一些也沒有靜寂得像烏鴉無聲。佩佩跑到辦公室門口的大廳上去，望見難民們大家都很鎮靜地坐着的坐着，躺着躺着，他們臉孔上的表情，若無其事樣的安之如素，一點也沒有不安寧的狀態。佩佩一看難民們這一幅靜止的態度，覺得非常的快活。而她心裏不禁地暗暗地在想：「安逸真是一個好青年，這裏的難民，却都能聽他的指揮，都聽他的話，他說怎樣，難民無有不依從他的，更沒有不聽他的指揮的。現在許多難民都安靜如平日一樣，秩序是好極了。就單從這一點看來，安逸之對於難民們，確有很好的感情，難民對他的印象，會這樣的好，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安逸確可謂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還是我們的模範，他能夠在團體中做一個首領的人物，這個資格，安逸是滿夠得到的。他頗有這個本領，做一個領導的人物，像他有這樣的精神，這樣精明幹練到處人家都歡迎他的，他也很能夠把民衆們組織起來呢！人家一定很樂受他的指揮，一定很願意地同他共甘苦的……」她默默地想着，仍回到自己辦公室的寫字桌前來。

這時際，幾個其他的職員，彷彿做了一個惡夢似的才醒了過來。各人的臉色上，還有點驚悸的色，彩未曾退去呢！他們低伏在桌角邊的頭，才慢慢的抬起來，眼睛向四週掃了一下，覺得並沒有遭到什麼變化，辦公室依然是好好的，外邊的難民也依舊好好兒的坐在各人自己的鋪上。不過當他們的目光正瞥見外邊的許多難民，都是如鎮靜地在自己的鋪上，他們深深地覺到自己反不若難民自己是一點沒有常識，枉恐做了一個領導難民的職員，胆子小得這個樣子，簡直比小孩子都不如了。看難民

們那副沉着的臉相，自己到此時仍驚魂未定。此地是在後方，只不過扔個把炸彈，自己已嚇得這般的狼狽，倘然他日到前綫去服務，那真夠嚇煞人啦！嚇得不知怎麼一付樣子呢！慚愧！真慚愧！自己還能說是職員嗎？簡直難民的一點常識都沒有了呢！這輩職員們，他們每個人都在自己慚愧着自己，他們各人由於自己的心裏有着惶愧，臉上也怪特別顯著地露出極不自然的顏色，態度也頗有着不安的樣子。佩佩看到這般職員們，這一種神氣，幾乎要笑了出來，但她終是忍止着。佩佩看了同事們的那付不安寧的態度，她又深自忖思着：『這樣的人，真不配出來服務，是沒有資格可以到難民所來做事的，還不是在家裏過過「安逸」生活好得多嗎？真該死像他們這樣的一點沒有戰時常識，怎可跑出來做救亡工作的事呢？難民所比較任何工作，都來得不危險，不吃嚇，很安穩的，這樣的工作，他們還沒有膽量，缺乏這樣的常識，飛機偶然在租界上丟了炸彈，他們都已怕得這個樣子，他們真可謂是膽小若鼠了，一點也沒有膽識的。安逸就多好，多有膽量，多勇敢，他先把難民安頓了下來，自己再跑到外邊出事的地方去救護炸傷的民衆，這裏也幸有安逸，假是沒有安逸，怕這裏早出了極大的亂子哩！像這輩職員，有什麼用呢？實在一點也做不來事的，都像他們這樣子，這裏怕早糟糕極哩！安逸，安逸，倒看他不出有這麼神勇的精神，他真可說是一個多好的青年呀！多使人佩服的青年。安逸是蘇州人，他的故鄉是和我一樣的是在蘇州，這點，更可欽佩他。正因為他是蘇州地方的人，蘇州人不是常被一般人所輕視的嗎？一般人不是常這樣的說：『蘇州人嗎？他們最沒有用處，最不能派用場，事情也最做不來，若叫他們做享福的少爺小姐，倒會做。』天天不是看看電影，定是追求追求異性，他們每天所做的工作，不過如此如此而已。蘇州人的胆子也極小，他們差不多十家倒有九家是如此的，他們從小到老，從不會離開自己爺娘的身邊一步，而且做父母的也不捨得自己的孩子遠離家園，在表面上看來，好像蘇

州人是多麼的孝順爺娘呀！可是澈底的說他們還不是沒有胆子出遠門嗎？由這點看蘇州人真太守舊了，舊得還是十四世紀呢！然而享福地過寫意日子的，也讓還是蘇州人……像這樣尖刺的話，是常在一般人的嘴巴裏訴說着的，好似當做某種話柄了。而這樣諷說蘇州人的話語，意思很明白，就是說蘇州人只會過過舒服的日子，而不知做事，這不是太放肆的話了嗎？不是把整個的蘇州人都罵在裏面嗎？這不是太冤屈了嗎？可是蘇州人真有這樣的事實嗎？這些人當然也有的，不然人們也不會說那樣刺人的話了。然而一般人的說話，也不考慮地想想，他們的話未免太攏統了，太混了。他們幾乎把全般的蘇州人，不管好與歹，正與僞，都一律地說在其間，這似乎太不應該，不應該把話說得太含糊其詞，不把事情的正反面弄弄清楚，說那樣話的人，實在是太可惡了，太可殺了。佩佩也正爲了這點，她常常氣憤得幾乎要猛跳起來。她認爲人家這樣的說話太侮辱蘇州人了，太輕視蘇州人了，她又常常地會想起這樣話語的聲音，她真越想越憤怒，越憤怒心也越痛了。所以她幾次地想替蘇州人爭這一口氣，要爭這一口氣，只有自己先做起來，把一切舊的生活，都改變過來，自己小姐型的態度，尤其要改革，當她革新這樣生活的時候，幸而她在上海，不然怕也一時改不過來呢！因爲在蘇州的風氣與習慣，絕然不同，太根深蒂固，太積重難反了。現在佩佩不就是根本變了樣的人了嗎？她已爭回了這口蘇州多少年來受着的烏氣。安逸，真也怪難得的，竟也跟她自己一樣的過着新生活。替多少同鄉人爭得了這口有冤沒處伸的氣呀！他這種尚武的精神，真比廣東人還紮硬幾倍呢！嘿！誰再敢瞧不起我們蘇州人呢！誰說蘇州人都是少爺小姐，沒有用處的呢！現在請瞧吧！蘇州人不再全是少爺小姐之流的人物，不是全沒有用處的人了，而我們是已經比任何地方的人都勇敢，都有用處，都會做事，都熱心救亡工作，甚至一切的一切，都趕上了時代的車輪。此時我們也不必來分辯，這已是事實勝於雄辯了。

一般在平常諷刺我們的人，你們回過頭來看看我們吧！你們還敢說別人的話嗎？還敢瞧不起蘇州人嗎？要知道現在的蘇州人是不好惹的了，是很紮硬的哩！你們看了我們這樣的精神，就知道現在的蘇州人是不能再說冷話了，已不是從前的蘇州人被你們懦弱可欺的哩……安逸也真多虧了安逸，他那樣勇敢的神態，替蘇州人爭了多少的光彩呀！安逸真好，假使自己能夠和他做了朋友，那多好呢！自己就多有益處。安逸確是一個極可敬愛的人，別說單單自己歡喜他，個個人也都歡喜他的吧！這樣的青年人，真可以和他做個朋友的，自己同他做朋友真是最好也沒有了。一方面同是蘇州人，他的志趣又跟自己合得上的，性情也相同，他的學問雖然不能夠知道，但從他的談吐中，却能夠聽出一些是很有文才的，那也可以斷定他的學問，準是很好的，準是受過相當教育的，準不是次於自己的學問吧！我和安逸見面的時間，雖並不怎麼的長，可是我們已好像要好得簡直比自己的兄妹都親暱呢！自己第一次見了安逸的面，和他談了一會兒的話，自己就有點愛他了。再看安逸對自己實在也很親愛呢！親愛的熱度，竟超過了同胞兄妹，他在處處地方，都肯幫我的忙，都能格外的照顧，我瞧他的表情，怕他真也很愛着我呢！可惜沒有一個良好的機會給他跟我暢暢快快地鼓鼓，使他常常很苦悶，很痛苦。這確是青年人對於異性的一般現象，旁人是決不會知道的，也不會了解這種苦情的，只有自己當局的人，才能領略此間的情味。好吧！事情就這樣，就這樣，自己既也愛了他，看他也很愛我，爲什麼不爽爽快快的讓他愛上了自己呢？少給他受着精神和思想上的痛苦，只要他真有心愛我，那也好，我準給他做一個異性的朋友吧！真的，在現在的社會是不分男女間關係的了，只要大家都有愛情，那麼雙方就可以交朋友的了。我愛了安逸，安逸愛了我，這是兩方面的互愛，這互愛並不需要到了一定的時期，才可以結爲朋友，而是隨時隨地很快的就可做起朋友來的。安逸，他真是愛了我了，但他不能把愛之一字告

訴我他沒有機會可以和我談說，把他心裏深愛我的話陳述出來。他這樣的愛，不是甜，而是苦，他這苦愛，一逕悶在肚裏，他這種的愛，實在使他痛苦得太深了，也太可憐了。他爲了愛，想不到會受到這樣深的痛苦。自己怎能再袖手旁觀呢？不立刻予以援助，他跳出煩惱的苦海嗎？自己的心，怎可以這樣的沒有友情流露呢？自己是絕不能這樣的忍心，等待着，一個機會，給他一次傾訴的希望，也好讓他不再痛苦，不再煩惱，真的，自己一定要給他一個安慰，至少給他一個精神上的慰藉，只要能和他有一個說話的機會時，我準約他談一談吧！安逸，真也太可憐了，我該去救救他……」

佩佩想呀想的，幾乎把她想呆了。他怕被同事們看見她這種出神凝想的樣子，而笑她。她連忙醒悟地，把下面的思潮就中斷了。可這時沒有什麼事做，坐下椅子來看書吧！此刻她的心頭，正很亂，麻麻的，很使她感覺到心神不寧地一點沒有好心思看，在辦公室裏看書是不對勁。坐吧，也不好，立更不安，還是走到外面去跑跑，倒也可以散散悶。佩佩如此地想着，於是她便跑出了辦公室，到外邊去散步了。

安逸一跑到馬路上，不用自己去打聽，就聽見一堆堆的人在紛說：

「炸彈兩顆重磅炸彈是中國飛機上掉下來的，掉在大世界門口。」

「怎麼？中國飛機會擲炸彈在租界上嗎？會轟炸自己的老百姓嗎？這是什麼道理啊？我們老百姓真正弄不懂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呀！中國飛機會丟炸彈，會轟炸自己老百姓，真是天曉得！」

「喂！朋友！你說話要謹慎點呀！別弄錯，別把事情弄錯了，你不能說這樣的話呀！當心你的頭顱搬家哩！這裏是什麼地方，你敢說這種話？這種破壞中國抗戰的話，你要知道這是要犯罪的呀！朋友！你不會說話，還是少說幾句吧！這是馬路，不是你的家裏呀！你怎麼說話一點也不留神的，這樣的衝口而出炸彈，確是從我們的飛機上落下來的。不過聽說那架飛機是去轟炸浦江裏停泊着的日本出雲艦。」

的不幸得很，它的任務還未完全完成，它的機尾上，却被東洋兵艦上的高射炮打中了它，頓即失却了飛行的主心骨，駕駛是發生了障礙，而它已是到了非常危險的境地，它再也不能在空中冒險飛行，不能多留片刻的工夫了，它連忙的只有逃，只有趕快逃到一個空地上去，降落下來，趕快將飛機降到地上來，因這樣還可把一架飛機保全它的全部生命，不至於機身全部毀滅，雖然機尾上已着了彈，在燃燒起來，但能很迅速的飛到地上來，還可有一線希望，還可以略事修理修理，以後還能夠用呢，仍能夠飛到敵人的陣地上去，協助陸軍作戰，丟擲炸彈哩！這個空軍，這個中國的空軍，戰士多麼愛惜公物呀！所以那架受傷了的飛機拚命地向跑馬廳飛，本來打算飛到虹橋飛機場停下來，實在為時間所不容許，危險萬分呢！於是，就想飛到了跑馬廳，將機停下來，但事情畢竟太危險了，時間已趕不及了，機尾上的猛烈燃燒快蔓延到全面的機身上來了，機中還有二顆重磅炸彈，這二顆炸彈不將它擲掉，事情更是可怕，更是千鈞一髮的恐怖和危險，整個的機身將完全犧牲掉了，機尾上的火簇燒到了機身上來，那二顆炸彈準要爆發開來，而這一爆發，人與飛機立刻要同歸於盡，立刻要變成一堆灰燼哩！試想，這個犧牲，不是太大，太可惜了嗎？所以那個空軍趕快先將二顆重磅炸彈丟下來，這樣還能將飛機的生命保全呢！於是，趕快將二顆炸彈丟下來啦，不過，這二顆炸彈是打算掉在跑馬廳的空地上的，初不料事情的作出，偏會不湊巧得很，目標只稍一錯誤，這二顆炸彈就掉在大世界的門口了。這個責任，也不能讓那位空軍擔負的，也不能怪那位偉大的中國空軍的，他是並沒有不對的地方，實在他是想保全機身的毀滅事情出於太緊迫，他的心也太急惶了，所以那二顆炸彈會錯落在大世界的門口，雖然炸死了很多的中國同胞，也炸傷了不少的人，但我們是絕不能錯責那位可敬可愛的中國空軍的呀！他並沒有什麼錯處，沒有什麼罪惡，而他是完全爲了爭取中國的生存，我們是不能稍有抱恨

他的思想我們還是要痛恨東洋鬼子才對呀！一切的無理殘暴行為與罪惡還不全在這輩矮東洋一手所造成的嗎？他們不來侵略我們中國，不來吞滅我們中國，我們這一次的損傷，決不會慘遭到的，決不會死傷了這許多人，許多人也不會都屈死在這兩顆炸彈下的，所以這個深恨去恨誰呢？我們當然只有恨斷命的東洋赤佬，他們真太強暴了，強暴得委實不是人類啦！是兇猛的野獸，是吞人的野獸！現在這二顆炸彈，正是給子我們上海人的一個嚴重警告的教訓，和深刻的刺激，也好叫我們不要忘記日本的暴行，日本軍閥的野心，叫我們全上海的人，可以醒醒了，不要再沉迷在陶情作樂的聲色中，把國家的事全丟在腦後，置之不聞不問，中國已到了什麼樣的一個時代了？當這個暴風雨的大時代到來的時候，每個中國國民，是都該起來與日本拼死作戰，決一雌雄的了，再不應該在後方依然過着很舒適的日子啦！把國家的事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這是很不對的，也是極不好的民氣，所以這二顆炸彈落在鬧市的大世界正可以震醒震醒睡在甜夢裏的一般人們，叫他們知道中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哩！叫他們都起來，都醒悟地跳起來，我想，至少上海經過了這一次的驚嚇，每個醉生夢死的上海民衆，在他們的腦海裏，是都印上了這個國家觀念的印象，都使他們有點國家民族的意識。這兩顆炸彈，落在大世界門口，落得正很好，因為從這二枚炸彈的掉下，已把許多許多的上海人弄清醒了，糊糊塗塗的腦子，都給這炸彈炸清爽了……」

安逸在這個說話人的身邊，傾聽了他一番痛快的議論之後，不覺心裏暗暗的佩服他起來。像他的確是一個真正有國家觀念的中國同胞呢！看他身上所穿的衣服，雖不十分整潔，像是一個商人模樣兒的人物。在他週圍的一羣聽衆，都以爲他的話很有道理，很對，每個人的頭，都在不時地點呀點的不停地把頭點着，都稱贊着他的說話很有見地，也怪有意思的呢！有幾個年紀較老一些的人，都撓起

了大拇指說他是一個愛國論者呢，多可佩之至呀！安逸看看也深深地覺到怪有意思，也覺得那般羣衆，真怪有興趣的呢，安逸聽了這個人的談論，打算趕往丟下炸彈的目的地——大世界那兒去了。

路間，他又聽到許多人在一帶的馬路邊上議論紛紛地說：

「那裏是中國飛機丟的炸彈呢？原是日本飛機擲的炸彈呀！他們想在鬧市的租界上丟兩顆炸彈來嚇嚇我們中國民衆的胆子，也可說是一種對於我們物質上的大示威，他們想把我們對於抗日有信心搖動起來。想想吧，東洋人的企圖，也不過只是如此而已。」

「東洋人可惡是很可惡的，他們想藉着利器來威嚇我們手無寸鐵的民衆，那種手段，雖很厲害，但是我們並不怕他們什麼！我們的抗戰堅心是不會搖動的。我們對於中國抗戰的前途，還是很樂觀的呢！他們愈是這樣野蠻的把炸彈來轟炸我們百姓，我們要報復他們的心也愈堅了。他們這樣瘋狂的大肆宰殺我們無辜的同胞，我們是更深切的痛恨他們，更要和他們拚命……」

「對的，中國的民衆是該團結起來，沒有武器也可和日本去打，大家有的是抗戰的決心，我們就大家團結起來去痛擊東洋人去打橫行不法的鬼子兵！把他們的三島都踏平……」

「好好……哈哈……」

這一般馬路上的民衆們，對於國家與社會上發生了一件事，尤其是這次特別破天荒的大驚人的炸彈事情他們的言詞，總是免不了一番異論，真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雖然他們的論調，各不一致。觀察事情的目光，各有不同，但他們的態度，却是一樣的。看他們談話時的情態，每個人的態度，不是都顯出了憤慨和激昂的情緒嗎？這無疑的一般民衆們，已很相信中國這回與日本抗戰，準能獲得最後勝利的凱旋，準可把日本戰敗的。民衆們能有這樣的信心，倒也是與中國前途戰局上劃開了一條光

明的康莊大道，真是很可喜的呢！

安逸沿着新開路跑，邊像報館裏的訪事員樣的在馬路上道聽途聞的探聽消息，邊慢慢兒地向大世界跑去。

馬路上的情景，在今天是與往日絕不相同，是異乎尋常的了。一般來往的跑路人，都把跑路的速率減短了。臉孔上，都有着奇異的色彩。他們都像在探聽什麼消息似的。安逸也不再管這些小事了，他只是向大世界跑，在他將跑到虞洽卿路上海時疫醫院門前的時候，大世界也遙遙地望得見了，那邊的交通早已斷絕，一切車輛人担子……都不能通過那裏。安逸趕快在衣袋裏拿出一塊血紅的十字布的臂章來，將別針釘在左臂膀上，自己就趕忙跑過去。抬頭看去，大世界的門面和間壁的一家烟紙店對面的中西大藥房，襪廠……一帶房屋的門面和路旁的幾輛汽車，都被炸得一片焦黑，破碎得不成樣子了。還有大世界右對面的許多廣告貼，紅綠燈的廣告建築物活動的白鳴鐘，以及馬路中心的巡捕崗亭……也都被炸得鼓斜地零亂不堪。在大世界附近一帶，一切都變成了慘象。安逸不及觀望，連忙在一條阻止行人劃界的警戒線走了過去，幾個巡捕看他來救護炸傷的同胞，趕快地讓開一條路，讓安逸跑了進去。

這時候，安逸僅憑了左臂上的一塊紅十字的臂章，到了絕路，仍能夠跑得進去。而許多站在圈外的不能跑進去的人們，看見着安逸跑來了，巡警便馬上讓出路來讓他進去，大家雖然一目了然地都知道他是救護員，是應該讓他進去的，但是大家的臉上，都現出一層很羨慕的光芒，都恨自己爲什麼不也做個救護員呢，做了救護的人就可以進出無礙地自由了，很自由地在裏面任自己跑來跑去呢。這該是多麼高興呀！

當安逸跑進去的時候，他瞥見有許多人在眼紅他，眼睛都朝他看。警士看他來了，馬上讓出一條路來，這種情景真是大有點兒『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之概呢！安逸很覺得自己真有點偉人似的威風。這便安逸真要引爲極光榮和興奮的事了。也可說是他自生以來，第一天的高興呢！安逸一走進這個圈子，頓時彷彿跑進了血污地獄，他心裏的一團高興，臉上深笑的影子，都很快地消滅了。這一個很廣大的圓圈子裏像一個宰殺的刑場，空氣裏也充滿了血腥氣味，這樣的異味，不停地在向四處飄散着。地上都是一堆堆血肉模糊了的人，倒睡在地上。好多輛救護車和救火車，都魚貫樣地停在馬路邊上。許多同安逸一樣的臂上都纏着一塊血紅十字布的救護人，都在紛紛地忙着拾受傷的同胞上汽車去。已死了的同胞是由普善山莊的人去收拾了。不少的童軍和警士，都維持着圈外圈內的秩序。大家的工作，都是非常忙忙碌碌。弄得全是滿頭汗水涔涔的。安逸也趕忙加入了這一個工作，把重傷的，輕傷的，都先將綳紗布在創口上包紮起來。一個個的抬送上汽車，一輛汽車載滿了炸傷的人，便風也似的駛去了。另一輛空車又駛進來了，駛攏了工作的地方。停下，真萬想不到，這一次被炸死，炸傷的同胞人數，竟出乎意想之外，會這樣的衆多，真多得屈指難算，約模算起來，其數總在一千多呢。可見被炸死炸傷的同胞，其數目之相當驚人。許多人被炸的情景，更是慘得不忍目睹，有的頭被炸去的，有的兩腳和兩手都炸斷了，只留下了一個身體平地上微滾，有的炸脫了半引頭，有的炸脫了半條腿，在呼着痛呀痛的，有的齊腰炸開了，更慘的，幾個婦女的腹部被炸裂開來了，肚裏還有已經成胎的小孩子，跟着肚腸一齊流了出來。其間還有一個被炸炸成了一堆骨灰的女人，她們手裏還緊抱着自己的孩子，但這孩子也炸得只存一付黑黑的焦骨了，幾個小孩子被炸得只存一堆焦黑的骨架了，有的乾脆的被炸斃了，有的炸得只存了一些些的氣息在呼吸……在圈子四週圍的男男女女的人們，孩子

們有的喪夫，有的失兒，有的沒有了爺娘。大家都搶天呼地，哀號狂哭，情況是異常的悲慘，許多路人也都爲之在落淚。

安逸邊在忙地工作，邊也覺得這回同胞炸得實在太多，太慘了，他自己不免替這般遭難的同胞可憐地難過起來，傷懷起來，他的眼邊也有點濕了。

在崗亭的下面，炸成了一個一丈多深的大坑，這也可見當時炸彈落地時爆裂的厲害了，柏油馬路會炸成了一個大深洞。

安逸毫不休止地把一個個滿身血漬，受着創傷的同胞，很迅捷地搬上車去。這工作，一直忙了二個多鐘頭，才告完畢，才把臥在馬路上，血水裏的同胞救護了一個結束，傷的，死的，都已收拾得清清楚楚了，剩餘下來的，只是一堆堆的血水，在馬路上，這一堆堆的血水，像落過一陣雨似的，把這一塊馬路上面淋得濕濕的，不同的，是顯出紫紅的顏色。

救護車，運屍車，都一輛輛地駛完了。馬路上的交通也立刻依舊恢復了原來活動的狀態。

安逸通身的衣服，是全染着一點點的殷赤的血跡了。安逸也不顧及到這些，他趕忙跑回所裏來，他向着回所的歸途上跑，馬路上的許多人，雖然都注意地朝他看，一般來往的路人，一看安逸這副極狼狽的樣子，也很明白地知道他是去救護大世界死傷同胞才回來的，路人所以不會誤會他，而且倒反而表示敬重的態度呢！這爲的什麼緣故呢！原來安逸沒有把左臂上的紅字臂章除去，不然人們怕誤着他是去做什麼勾當，那未免真有點糟糕吧！安逸早也知道了這個道理，所以他並不把那塊臂章除下來，仍舊讓它纏在左膀上，一路上的路人，雖是不時地向安逸看，但安逸也不去注意他，他只是管自向長沙路跑回來。

安逸一回到所裏，同事們和許多難民們，都歡天喜地的表示出很歡迎。及至一看他滿身都是紅紅的血跡，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跟緊他問：

『安先生！你怎麼弄得滿身的衣服都是血呢？不是你剛才去救護炸傷的同胞？』

安逸只是微笑地，將經過的救護情形都完全述說了，大家聽得全難過得掛下淚來，有幾個情感較爲濃厚些的女人，竟然心悲得哭了起來。

這時李椒建很高興地像父親對待自己兒子般的溫和，怪親切地低着喉嚨說：

『安先生！你真勇敢你的良心也正好，我正佩服你呀！……』

安逸含笑地：『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值得人家佩服的呢？我今天做了救護的工作，也算略盡國民一份子的天職吧了。我想：在這個抗戰的時代，每個青年都該負起這個救亡的責任，都該去做這樣的工作，那麼才不慚愧，才對得起國家，才對得起自己。』

李椒建覺得安逸的嘴巴太會講話了，話又說得怪有道理的。他心裏有點可喜，臉孔上也跟着顯出快樂的笑紋。他又柔聲地說：

『安先生！你太辛苦了，現在你該去休息休息啦！自己的身體也要緊的呢！』

『是的，我換了衣服，就要去休息哩！多謝你呀！』

安逸說着，眼綫朝坐在李椒建背後的惠珍望望。李椒建的眼睛很尖，他看見安逸在偷看惠珍，他連忙將自己的頭向左邊側過來。這樣，安逸可以完全看到惠珍的整個身體了。惠珍也覺察安逸在向她注意地看她的頸項上不知怎麼的一紅就紅起來了。臉孔上一紅。她的頭便沉倒下來，現出一種處女的嬌羞美態。安逸見着惠珍這麼樣的一副嬌羞姿態，他覺得惠珍更可愛極了。他也不好意思再

朝惠珍望，一方面以免惠珍怕羞。

『我去換衣服了。』

他說着就跑去辦公室，佩佩見他弄得這副神氣，不禁驚異起來，但這驚奇不久，佩佩就釋然地明白了，她知道安逸一定去救護死傷的同胞的，所以會弄成這個樣兒。於是佩佩就問安逸說：

『安先生！炸彈落在什麼地方？是不是敵機去的？死傷了多少同胞……？』

安逸已把血跡的衣服換掉了，臉也洗好，他約略地把這事的經過始末，告訴了佩佩。佩佩也不說什麼，不過在她的心底更深一層地敬愛安逸了。當時，她只向安逸微微一笑，她又乘着沒有人在注意他們，她將一張預先寫好了的短箋塞給了安逸。安逸是多聰敏的人，他知道佩佩的意思了，趕忙接了佩佩的紙條兒，跑到外邊去看，安逸怕後面有人跟着他，他不馬上拿出佩佩給他的字條來看，他一直跑到了樓上去，許多難民們都很高興地問他：

『安先生！你可有事情嗎？有什麼話要同我們講嗎？』

安逸站在樓梯邊，搖搖手說：『沒有什麼事，我來望望你們的，你們歡迎我來嗎？』

『安先生！你又說笑話啦！你來我們怎麼不歡迎你呢？恐怕請你不到吧！』

『安先生！你有什麼話同我們講嗎？我們實是寂寞極哩！』

幾個難民把安逸纏住了。

安逸很輕聲地說：『你們要我講話，我準定講，講點時事消息給你們聽聽，現在慢一慢，讓我先看

完了一封信，再同你們說話好嗎？』

『好的，好的。』

安逸把佩佩給他的一張小箋展開來看，安逸讀完了，心頭立時不勝的喜悅起來。原來，這箋上寫着極簡單極親愛的幾句：

『安先生：

我們雖然相識未久，但我們已相親相愛地愛好得宛若一家人了。我知道你是很愛我的，而你爲了愛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你受得夠了，是夠深的了。我從你的態度上觀察地知道你是這樣熱烈地在深愛我，但你却又這樣深刻地苦痛着，我的心實在不忍極了。我自己的確也何嘗不想過呢？很想和你促膝地談談，暢快地訴說一番，可是呀！我和你一樣的苦悶着，煩惱着，一樣的感着沒有一個機會可以和你敘談。現在我無論如何要使你在極痛苦了的精神上得到一點安慰，也爲了同情你，可憐你，所以我才放大胆兒，寫這一封信給你。明天的晚間，請你到我的寢室裏來談談，不妨儘情的談一下。我想你看到這兒，一定非常的歡喜，你的心裏準在微笑了吧！是不是最後，我希望你接到了這封信，要嚴守祕密，不能公開地給人知道，因這樣的事，我還是第一次做呢！寫信給男人，也還是第一次呀！真的，你不能把這樣的事，太隨便地讓人家曉得，這不是我不相信你，實在，我有點怕，我的一顆心在別別地志志着顫跳呢！好吧！我們明天長敘吧！祝你快樂！

佩上

這封信的紙頭，雖然並不怎樣的美麗和考究，但一個個的字是寫得非常工整地細致，秀麗得像印刷樣的字體，是寫得非常的可愛，像她的人一樣地可愛。安逸把信看了一遍，不夠癮，再看第二遍，第三遍，甚至無數遍，實在這封信在安逸是認爲得到了極珍寶的東西一般的愛護，一樣的珍視他。越看越覺有趣，越歡喜，也越高興。看了好多遍，他才把信折攏好，放在衣袋裏，和難民們隨便地敷衍着說：

『這幾天來，前方的戰事很吃緊，很兇厲，實在日本的器械太厲害了，而且他們是一味濫放子彈，

敵人利用飛機，大砲，烟幕彈來做他們衝鋒陷陣的掩護，真危險呢！就在昨天深晚的時分，敵人藉着諸種軍用和軍事上的一切優勢，幾乎突破了我軍據點第三道防綫的蘊藻浜，幸經我軍奮力地予以迎頭痛擊，才把日本全部地戰敗下去，否則真不堪設想了呢……」

「安先生聽傳來的消息，昨天前綫戰得極劇烈，我軍因受不住日寇的嚴重威脅，無可奈何之下，只得退出第一道防地了，不知道這消息確不確呢……」一個年紀很青的說着滿口甯波語音的小伙子，神氣很沮喪地說話時是那慢吞吞地怪沒一點勁兒。

「是的，不過，這是軍家常有的事，不是古人就說得很好的嗎？『勝敗乃軍家常事，何足悲哉！』也許說不定，今天我軍放棄幾個小據點，明天會收獲很大的地方呢？所以我說，悲觀只會敗壞事情，不會成就事情，還是樂觀好，因為樂觀能夠鼓動精神，加增勇氣，生出智力和體力來，遠非悲觀那樣的腐蝕人心，使人沮喪退縮一無所用可比，現在我來譬方說，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固然應該樂觀，不應該無病呻吟，妄自悲觀，然而在風波險惡的時候，尤其應該樂觀，絕對不應該悲觀，只有樂觀才能救人脫離險境，達到目的地，悲觀根本沒有這回事！再說，我們一向是樂觀的，這叫我們更加一向樂觀着，現在似乎有一些意外的打擊，臨到我們的身上，我知道一定有許多人不免喪失了他們樂觀的勇氣，而轉入悲觀的陷窠，當這時候，每個樂觀的人都要對他們大聲疾呼說：『不要悲觀，還是樂觀！』本來，在這些小打擊之下，當然悲觀是無用的，我們如果不願意作亡國奴，被人宰割，自然還要奮鬥，要努力來達到我們建設自由平等的大目的，只有樂觀，以這些打擊為不足輕重，為人生，為國家建設的過程上，難免的挫折，我們有我們的目的，我們的辦法，我們有決心，有確信，任何打擊，我們都不怕，都可克服。何況現在的打擊，還不能算作打擊，一則影響很小，二則真相未見清楚，何況現在的國際局勢，複雜兼

常。侵略者顯出猙獰的兇臉，以霸道對人，那是盜賊的行爲。那裏能得到他理想的結果呢！祇要我們全國同胞站在一條陣綫上，齊心竭力，同禦外侮，一定能把野獸般的日寇驅逐出我國土之外的。我們有什麼可以悲觀的地方呢？要悲觀，還不是杞人憂天！再退一萬步說：假使我們終要失敗的，滅亡的，我們也願意大家光榮地，不愧爲人地帶着笑容，流出我們最後一滴血！我們決不悲觀！只要我們人人肯流出最後一滴血，我們決不會失敗，決不會滅亡，我們願大家挺起胸脯，長長地吸一口氣，仍然奮鬥下去，努力下去！還是樂觀下去！樂觀地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上要有這樣的堅定……『安逸很起勁地。』

那個青年聽着安逸一番極有猛力的話，覺得自己非常的惶愧，臉上紅紅地一顆頭不住地點點呀

『對的，安先生的話，真不錯，真有見地……』坐在牆跟邊的中年模樣兒的人，笑着高聲地。

『是啊，安先生我們真很佩服你呢！』

『……』

很多的難民們，都大聲地擁護着說。

甯波青年不聲不響地畏縮地躲着，雙手掩着自己的臉孔，好像使他十分的難堪和害羞。

『諸位難友們！對不起得很，我不能再跟你們閒談了，我還要去做別的事情呢！過幾天再談吧！』

『好，安先生，過幾天呢？』衆人都這樣熱情地緊纏着。

『二天，好不好？』

『過二天，你準要來談的啊！假使不怎說呢？……』衆人們一致回答的聲音。

『一定來，不背約，失約，給你們打手心十幾！』

安逸向難民們滑稽地淺笑着說，邊使返身跑下樓來了。

「安先生真像個小囡，怪天真的……」

「……」

「哈哈！」

當安逸跨下樓梯層級的時候，樓上一般男女難民的私語，和一串串粗野的男人笑聲，直飛到樓下來了，安逸也不去理會這些，他管自漫步地走下了樓，走進辦公室，坐下椅子，藉作養神地休息一下。發晚飯的時間到了，難民的飯都發罷，職員們也就吃飯啦！安逸在今晚，因為心裏有着特別的興奮，他竟努力加餐地比平日多吃了一碗半飯，總共吃了三碗半呢！並且吃得非常的快，在平日安逸一盪是每餐乾飯二碗，稀粥三碗，吃起來，也很慢的，這一個習慣，同事們都知道他的，今晚他竟會吃了三碗半乾飯，又吃得比別人都快，同事們怎不引起奇怪來呢！席間，除了佩佩和安逸，他們自己早已默默地私自都理解着自己的心事。在佩佩確也並不以為安逸之於今晚飯多吃了點和吃得特別快而深奇起來，她是一點也不覺得好奇，她也很明白安逸之所以如此，那麼她既已洞鑿了這個緣故，還有什麼可使她奇異的呢！她是一點也不引為奇怪的啊！席面上所奇怪的，還是一般同事們而且同事之間的一個朱諱，最會趣笑人家，他的說話也最尖刻，同事中有了這一個寶貨，倒也頗能在工作上減去了不少的寂寞。不過，自安逸和佩佩從一見生情，雙方發生了相愛的密切情感之後，有了他這樣尖厲的人，對於他們兩人之間，總有點討厭，也是對於他們一件極不利的事情，極阻礙的事情，然而不單僅這朱諱一個人呢。而同時，同事間，還有一個壞傢伙呢。一對壞東西，竟會天作之合地碰在一起，那真是所謂「無獨有偶」哩！至這個不良的青年，叫什麼名字呢？「胡林林」就是他的大名。他和朱諱從前是

在學校裏同過學，而現在大家又在收容所裏，也會碰在一處，相共地同事，當他們兩個人一塊兒地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候，朋友的情誼，就很好的，好得宛如一對親兄弟，大家好得真可謂把頭都割得下來呢！現在學校裏他們就能相互幫助，通力合作，對於什麼應付不了的問題，他們總是兩個人一同來研究，一同來解決，這倒是表顯出他們的合作精神。但不過這一對寶貨，對於任何功課，却能抱了一種馬虎主義，從不會好好的讀書，實在也難怪他們，他們是心與願違啊！他們心裏雖要讀書，但是品行惡劣，讀書在他們認為真是多麼麻煩，多麼討厭，多麼少興，如此這般，他們對於讀書之道，是心不在焉，是勉強得很的，在他們的讀書，美其名說是求學，實是一味胡調而已，也是一味胡調的老搭擋呢！那時候，那學校的風氣，向主不嚴格化，也不守什麼學校固有的紀律的，縱使紀律有，但也被幾個害羣之馬的不良學生所破壞了。胡林林在學校裏，就是一個很著名的追求異性的人，因為追求女性手段高明，一時在同學間，都知道了他的鼎鼎大名，當時大家一致地就尊稱地給了他一個綽號，這綽號就叫「追求大王」。可是在胡林林聽來，反不引為奇恥大辱，却深自竊喜着自己之能榮獲這樣一個挺光耀的銜頭，是多麼不容易得到的啊！

朱譚則是一個很好惡陰險的人，而他也最會管人家的閒事，專為破壞別人的好事，從中挑撥；離間，分化，諸種的惡毒手段，他都能勝任，都應付裕如。一般同學也替他題了個很特緻的名銜：「破壞專家」。好得朱譚也很樂意地把這個綽號接受了下來，毫不否認地，自己就甘願被人叫「破壞專家」了。

胡林林有了這一位好朋友，自然對於他追求異性的工作上，多少能夠助益地得到不少的便利了，很能夠順利地幹他所要幹的進行工作。朱譚的確能予他最大力量的幫助，什麼事，都能給他辦得

妥妥貼貼的。胡林林若有什麼不易解決的問題，只要同朱譚去商量，懇求他設法把問題該怎樣解決，朱譚總把事情替胡林林辦得很圓滿的。在胡林林方面呢，當然只有萬分的感激。朱譚真是他解難解憂的恩人，也真是他的一個參謀。他們兩個人在學校裏，既是無心用功讀書，行爲是這樣的惡劣，光是初中的學期來講，他們兩個人足足讀了六個年頭，才正式初中程度及格，得到了一張畢業證書。中間，他們一直留級了三年。這是這兩個寶貝在學校裏做學生時代的一般生活情形。他們的心地，早就這樣的惡濁不堪。現在到了社會上來服務，入了社會之門之後，他們的壞行爲，壞習性，還是未能改掉，仍依然故我的那種老脾氣，這真該死。他們個人自己受的教育在那裏呢？社會上的一般善良的人們，真要愛受他們的荼毒，正不淺呢。他們兩個人本來和安逸絕不相識的，他們的認識，還是在這難民所裏一塊兒服務起始的呢。他們和安逸不是冤家，而他們同安逸也相當的說得來。所說「話得投機，就是知己」。他們就在那時候，和安逸交起朋友來了。安逸看他們兩人如此的誠意，如此的熱絡，並沒有不好的地方，也就很高興的，同他們交爲知友了。在他們起初的態度和動作上，看起來，確是十分地規規矩矩，好像信義道德都完全具有的那裏，看得出他們一對壞壞子呢。正是一知人知面不知心，畫龍畫虎難畫骨。這兩句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啊。尤其是他們對於在安逸的面前，就特別地火燭小心，極力的不露出自己不端正的態度，一點也不把他們的狐狸尾巴露出來，因爲他們早知道安逸是一個真實君子的人。自己的行爲是完全和安逸不同的，相反的，但爲要遮遮他們自己的臉孔，不將自己的劣性和醜態做出來，假是他們偶一不慎地將自己做出了亂七八糟的事，那將怎樣說得過去呢？不是要被安逸責罵一頓了嗎？這不是太丟臉的事嗎？他們並不是怕安逸，而是要顧全他們自己在安逸面前出醜罷了。所以他們在安逸面前，不但沒有什麼壞事劣跡，有半點地做作出來，並且他們是很

謹慎着的，同時還有意做出特別討好安逸的態度來呢！這也不是他們在拍安逸的馬屁，却是他們要使安逸信任他們是好人，不是壞人呀！他們這樣虛偽的做作，倒偽裝得怪像真的一樣呢！安逸一點也瞧不出他們什麼地方不好，什麼地方有缺點，心裏反正很快活得認是交到了二個好朋友了。不過他們二個人，實在確是壞人。安逸究竟是一個好人，他們的說話是虛假的一句也沒有實話。安逸的說話是老實的，一句也不會說假話。他們的行爲，安逸究竟是一個老實人，竟然完全不知，完全被他們的一番花言巧語蒙在鼓裏了。

一天的傍午時分，胡林林的狐狸尾巴，再也忍不住了，終於拖了出來，原來他正和羅民中的一個很年青的女人在嘻嘻地調情說笑，巧也真巧，這樣的怪事湊巧地竟被安逸撞見了，安逸睹此情景，實是氣不過，這種事，很看不進眼，他就很不客氣地把胡林林說了一頓。安逸瞧了那樣極出醜的事情，在他的眼前表現出來，他真氣得發抖，他也絕不顧朋友不朋友了，竟很痛快地把胡林林訴說了一番。胡林林當時因欠缺理由，他便默然地不說一句話，幸而朱譁從中竭力的調解，勸說了好多的話。安逸和胡林林的破裂友情，總算仍收復過來，大家仍然言歸於好地是好好的朋友了。安逸是心實口快的人，閒話說過，氣也消了。他認爲本來朋友若有不好的地方，是該不客氣地指正的，該說明的，這才算益友呢！安逸倒也並沒有在腦海裏存下了胡林林的一個不好的印象，他早忘掉了，他是沒有心的人。可是胡林林在表面上，雖然和安逸仍是朋友，但在他的心間，總存着了一個切恨安逸的念頭，他總不能磨滅地忘不了那天受着安逸的恥辱，這個失面子的恥辱，他永遠不會忘掉的，他是記得牢牢的，這一個恨，就常掛在他的心底，他總想找一個機會來滿雪前恥，這才甘心呢！他受了安逸這樣的一個委屈，他也很悲憤的告訴給朱譁聽，他要朱譁同他想個方法雪恥，也給安逸受一次恥辱，朱譁立刻允許了。

他的要求，不過朱譚是要等待着機會到來了的時候，才施展他的手段呢。

這事就一直地待着待着，直到了今天，他們才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的覺察着安逸和佩佩的祕密，他們就想來一個報復安逸的機會。至於這發現並不是只在今天當佩佩第一天到所裏來做事的那天，他們就發覺黎佩佩和安逸一段甜愛的事情了。佩佩在那天進所來的時候，胡林林轟然地瞥見佩佩的一張臉蛋兒生得倒很不錯，是十分的美麗，他頓時呆了，呆他還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夢裏發見這樣年青的美麗姑娘吧！可是他揉揉眼睛，再仔細地朝佩佩看看，看，可真的，自己不是在做夢，真是事實，這事實，明明擺在他的眼前。那時他對佩佩便驚爲天人了，認她是天上的安琪兒，世界上最美麗的姑娘。他的心幾乎被佩佩的秀色迷醉了，他像瘋一樣的歡愛佩佩，一顆心弦已全傾倒在佩佩的身上，而他想把佩佩獲取到手，做他的如意愛人底野心，就在這天萌着芽了。他曾這樣瘋人做狂夢般的做了一次夢，他在這個夢裏，曾對自己這般說：

『啊，黎佩佩呀！這個姑娘，真可說是世界上，一個絕世的美人了，再沒有第二個女人比她最漂亮的哪！自己看見了她，不知怎樣的，一顆心會搖蕩起來，魂靈兒似風樣的飄飄然飛越到天上去了，自己的身體若有所失般的騰空起來。哦，黎佩佩，那裏是一個挺漂緻的女人，她是一個骷髏的魔鬼呀！啊啊！鬼，鬼，一個多可怕的魔鬼，我不要再上了她的當，把自己的生命被她吞吃掉呢！那正是多麼危險的事啊！是的，是的，她一定是鬼，鬼，我怎能去愛她的呢？我不能愛她，不然她如果不是鬼，自己怎麼會一見了她，魂靈會出竅的，身體會輕得飛起來，真的怕她，她是鬼吧……不，不，自己真在想入非非了，愈想愈想得滑稽起來了。她，誰說是鬼，那裏是鬼，對的，對的，她不是鬼呀！她明明是一個人呀！一個絕色的姑娘呀！自己怎麼竟會一時這樣的糊塗起來呢？把好好兒的一個人，一個女人，竟會當她是鬼，這不是自己太

會趣笑自己了嗎！這個笑話，若給人家知道了，怕嘴巴都要笑脫呢！黎佩佩真最漂亮不過的姑娘啊！看她的年紀，怕只不過十七八歲光景吧！倒是一個黃花閨女哩！黎佩佩的那張臉孔實在生得美醜極了，她的身段，又很適中，細細的腰兒，真很苗條有致。說起一口蘇州話來，真軟和得像黃鶯兒叫那樣的動人欲聽。她的學問，準也很好的吧！恐怕自己還及不上她呢？她真可謂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姑娘。她我一定要想法子去攏絡她，把她弄到手，把她的身體投到自己的懷抱裏來，自己若果能夠一旦把黎佩佩弄了過來，那多好呢！那將後的生活，是可想而知地該多麼的美滿了啊！多麼的興趣了呀！像黎佩佩那樣的女人，把她騙到自己的手裏來，並不是難的事，是極容易的一件事呢！自己假若沒有方法，那也不妨讓朱謙知道這事，也不打緊的，要他替我想想法子，他的方法是很好很多的什麼事，只要去向他說，要他代想辦法，他總是替人家辦得蠻好蠻好的。嘿！自己從前在學校裏，不知幹過了多少的追尋女性的事，玩過了多少的女人了，尚且沒曾出過一次不好的事呢！自己的本領，總也可以誇張的說一聲，是不小的啦！別說個把女人，區區一個黎佩佩會弄不到手，就是十個黎佩佩，也很容易弄到自己的手掌裏來呢！何況黎佩佩究竟還是一個黃毛丫頭，人事還不大懂。這事，除非不做，要幹起來，真容易極了。黎佩佩準會被我騙上手來的，只要自己稍稍動動腦筋，如此如此的幹去，就很妥當地行了……」

胡林林真是一個色胆包天的人，他對於年輕的女人，總是歡喜的，不論是姿色醜惡或美醜，他都一視同仁地看待的，一樣地愛不釋手的。況且像天仙花人般的佩佩呢！現在落在他的眼睛內，他就像餓虎撲羊般的要動佩佩的腦筋啦！要轉她的念頭啦！像黎佩佩那樣的天真姑娘，又美麗又活潑，又聰敏，怕每個男人見了她都會歡愛她的，都要引起別人愛慕她的思想。此刻給胡林林瞧見了，他更要運用其戀愛黎佩佩的唯一方法兒了，想把她攪到自己的手裏來。

佩佩在第一天到這裏來做事，那裏知道已經有人在暗地裏向她追來了。有人在轉她的不良念頭了呢？在佩佩真一點都不知道的絕不知道。胡林林在暗地裏慢慢的施展他的追求手段。可是胡林林這樣的幻想，總是虛空的，一場空歡喜，他的理想主義完全敲碎了，敲得粉粉碎呢！一些些的希望也沒有了。當佩佩第一天來的時候，胡林林已發覺黎佩佩被安逸搶去了，搶去了他的理想愛人。他們兩人談談說說，似乎已經很要好的了。胡林林看着他們那種怪親愛的樣子，他真氣得幾乎要暴跳起來。那時他也不能發作，只得暫時忍住一口怒氣往肚裏吞下去。

胡林林在前一天，曾受過安逸一場嚴責的侮辱，這事，他還沒有忘掉呢！現在黎佩佩又被他奪去了，這個虧，胡林林可受不了，可吃不起這一個虧，他一定要和安逸拚命，而且這回跟安逸拚命，連前仇也要一起算清，才能消去他心頭之恨呢！不過，胡林林要跟安逸拚命，甚至拚個你死我活，我死你活，這已是勢不兩立的時候了。但他決不會盲目地瞎幹的，他自有相當的計劃和步驟的。這個宿仇，也得慢慢兒待機而動來報復，若要事情聲得光彩，是不能太心急，情感不能太激厲，若不這樣，那事情一定辦得不十分的有成績，一定幹得沒有良好的結果，弄得一團糟的。這是胡林林再三思考過的一種緩兵之計的方法。拚命拚命，跟安逸拚命去，不跟他拚命是不休的，這樣的話，不過是他在一時氣忿不過的烈性憤話罷了。這時，他正也犯不着和安逸拚命，而是要待時機的來臨呢。

安逸和佩佩的一切行動，言語，胡林林同朱譚兩人是時刻地加以特別而又密切的注意了，他們在暗暗地做着偵探，專事偵察安逸和佩佩的各種動作，諸般秘密的消息。今天佩佩送給安逸的一封信，他們是看眼睛裏，知道得很清楚呢！所以朱譚在席間，冷眼裏一逕看着安逸，他看安逸很快活地比平常日子多吃了一碗飯，並且也比往常吃得非常的快，他淡淡地奸笑起來。

「安先生！今晚我看你不對吧！怎麼飯吃得這樣的多，又這樣的快，你心裏一定有足以使你快樂的事情吧？但我倒也知道一些呢！你之所以這般高興，是得到了一樣天賜的寶貝吧？是不是呢？你說呀！……」

佩佩還坐着吃飯，突然地聽見有人說着這樣半明半暗的話，雖然沒有把話說得十分的透澈，但佩佩是多麼聰明，她心裏很明瞭地知道朱謙的說話裏有着尖刺嵌在裏面，他是知道自己寫信給安逸的了。朱謙他怎麼知道自己所幹的事呢？我不是把這事情幹得最秘密也沒有了嗎？這樣還會被人家看破，還會被人家知道，那兩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話，真是一些兒也不錯的了。不過這件事，正有點蹊蹺，像有赤佬在跟着自己，不然人家怎會把事情看得竟如此的清楚呢！這還不是有鬼在作祟嗎？佩佩邊吃着飯，邊默默地想着她的臉頰不禁赤紅起來了，她很赧然地再不能在衆人的面前了。她趕忙把碗裏的幾口飯，一口氣吃完，立刻離開飯桌跑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哭了。她把頭埋倒在桌角上，嚶嚶地哭泣起來了，她哭着，自怨地說：

「我和安逸的事，人家怎會知道的呢？雖則安逸和我相識得還不久，我們的情感，還不能說是十分的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僅不過雙方都有着羨慕的情意吧了，也不能談到真正戀愛的程度已到達了最高點了啊！而這個時期，還沒到相當成熟，我們只不過稍微雙方敬愛而已。而這種敬愛，也極十分的謹慎着呢，一點也不讓旁人看出我們的破綻，可是他們怎會知道我與安逸間的事呢？而且更奇怪的，連我今天給了安逸一封信的事，他們也都都知道他們的本領倒真很大的呢，莫非他們是捕快出身吧？否則那我們的事，他們怎能知道得這樣的詳細呢？他們這樣的跟緊我們，偵察着我們的事情，我們倒沒會防備防備呢！然而我們又那裏會知道他們是這樣的厲害，會這樣的在注意我們，如

若我們早知道事情會如此，那我們也該早爬進棺材裏去啦！早已好去死啦！……我明晚還約安逸到我房裏來，大家殺殺裏曲的呢！現在這事倒變得很好討厭的了。他們一定的又要來加緊地注意我們啦！這，怎麼辦呢？自己已經寫信約了安逸了，安逸明晚如約而來，我這時是不能再去跟安逸說話了，不能去叫他明晚不要到我房間來，此時他們都很注意着我們的了。唉！這事如何是好呢？好好吧！事情既已到了這樣的困難境地，到了這樣進退維谷的時候，也是沒有辦法的，明晚就讓安逸來吧！我也好同他把這事情對他說，大家來想個辦法，也能制止他們的宣揚才對。自己也要從此當心點哩！總要防防閒人的視線，雖然我們是防不勝防，但我們好防的，總要防防，防備後患的發生，這也很要緊的事呢？我們要免去他們的口舌之患，他們的紛論，我們只有大家從一切言語上，態度上，以至其他的動作上，都要避免一切不好的事情發生後患的叢生。我們戀愛的作風，只好轉變方向了，我們不能在任何表而的動態上，顯露出愛好的馬脚來了。我們是只好在精神方面去相互戀愛了。這樣的戀愛，不單是可以避免一切，可以省掉許多人的懷疑和注意，並且也很高尚純潔的呢！……』

佩佩想呀想的，她已不再哭了，她已準備明晚同安逸會了面，討論這事。她已把眼睫毛上的淚珠揩乾了，但她並不想跑出來，身體橫在牀上，以作休息。腦海裏縈縈地在閃着一張張的影子，她是陷入了沉思的幻象裏去了。

朱譚和胡林林看佩佩臉孔漲得紅紅地跑掉了，他們更嘿哈嘿哈地笑起來，這笑，當然是惡笑；諷笑，冷笑，是使人刺激的笑，難堪的笑，悲忿的笑，發氣的笑……

安逸默默地想：『怎麼啦？佩佩今天給我的信，朱譚，怎會知道的呢？他的話，雖不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但這樣的話語裏是有着刺的呢！他不是明明知道我今天得到了佩佩的一封信嗎？不過他怎會曉』

「這猜測，倒也被他一猜就猜中了。這倒瞧他不出，他真有點小聰明呢！可是這種人正也太沒有出息了。正正經經的事不去做，倒有這樣的好工夫來管人家的閒事，只管人家的事，倒也罷了，豈知管管竟管到我的頭上來了。好，管就讓你們管吧！老實說，那樣的事，即使公開出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現在到底不是十八世紀的時代，男女們交朋友，早是『司空見慣』的事了，還值得什麼大驚小怪？而況我和佩佩還沒有到怎麼樣的熱戀，還談不到真正的戀愛，實際上和識得還不久哩！那樣的事，真一點也沒有關係，想他們也說壞不了我的名譽。佩佩的名譽，自然更不容易被毀損的，他們決不能無緣無故的去中傷佩佩的。現在雖在抗戰時期，但法律還是存在着的呢！說那樣話的人，真太沒有了資格，太把話說得幼稚可笑極了。他們愈是拿我來取笑地尋開心，說笑話，我愈是不怕，頂兒的法子呢？我惟有對他們這一輩沒有智識的東西付之一笑而已……」

安逸臉洗好了，一般同事仍在笑，格格地笑。安逸可有點忍不住了，就半認真地說：

「好吧！人家給你們笑夠了，你們笑些甚麼呢？我真像山東人吃麥冬樣的一點都不懂呢！你們笑得真是莫明其土地堂，火燒其祖宗堂。」

安逸本想把最後兩句話說成一句：『莫明其妙』就夠了的，因為他們這般人，太會捉挾地取笑人家，太欺人了。安逸也要出自己心胸間的一口氣，所以不說『莫明其妙』，而改說『莫明其土地堂，火燒其祖宗堂』了。這兩句話的含意是很刻毒的，安逸因不能直接罵朱謙和一般胡調的同事，他只能拿這句話來作間接的咒詛他們，似這類的話，似乎在私德上是絕不應該去毒咒他們，咒他們的祖宗都燒掉，但是也不能盡責安逸的不是，不好的，還是他們，他們爲什麼要恥笑安逸呢？恥笑安逸也

罷了。他們猶未滿足地更恥笑，佩佩使她羞憤交併。這尤其可惡之至，所以這是他們先有了上聯。安逸實在到了忍無可忍的田地，才把下聯聯聯地接續上去的。假如事情公正地判決起來，安逸是一點錯處也沒有的，也不會受到一點處分。而他們這般人，真要挨到極嚴厲的斥責呢！並且說這樣東西，只要自己的一張嘴巴會說，會把話說得相當的厲害，並不是一定要大大地去辱罵人，那是沒有什麼希罕的，沒有一點意義的，所以會說話的人，只要把話說得極有相當的理由，不帶一點惡心的去惡說人家，說得人家閉口無言，那時候，你儘可以振振有詞地再加以嚴厲的攻擊，傷使人家屈服在你的。一張利嘴上就是人家有道理，也會被你的一篇強詞奪理的話，感到辣手，感到沒有餘地可以分辯了。若使人家被你的一頓話語，說得氣成了病，嘔血，甚而至於一命嗚呼地因而致。這也不會要你償命的，不會給你坐牢的，你儘可放懷的呢！不過安逸是不會說沒有道理的話，他的話都是從正理方面說的，橫理一類的話，他是絕不願意說的，就是正理的話，他也不大願意肯說，他認為一個人說話太厲害了，是有口過的。安逸總讓人家佔些便宜，他自己儘可吃虧點，倒不要緊的，因為他認為吃虧，即是便宜，他非要到了真正忍無可忍的地步，那是不得不跟人家說話了。這還是出於他萬不得已的事情，就像這一次，他是非開口說話不可的了。他要說話是實在迫得他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了，他當時只說了這幾句話，也不高興再去和朱謙多說什麼話，他很要緊的把一件白紡綢長衫穿了起來，回過頭來，向這般同事們假笑地說：

『我要回家去了，明天會！』

他跋起脚，就跑到辦公室，一直跑到馬路上來了，但他剛跑出大門的時候，忽地想起一件事情來了，想起這時的佩佩不知怎麼樣了呢？她本來和我一樣得快活，很高興地在一桌上吃晚飯，想不到朱

譚這傢伙會在衆人的面前說那樣掃興的話，害得佩佩害羞不止，她的臉孔馬上紅起來了。可憐！害得她飯都沒有好好兒的吃畢，就跑掉了，雖然她不會跑到什麼地方去的，也許她跑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唉！她跑進了自己的房間，一定是去哭的，很傷心地哭一場的吧！佩佩爲了我受這樣的冤屈，這樣的羞恥，她真太可憐啦！自己真也太混賬了。她既爲我受了這樣的悶氣，又使她難過不堪，自己爲什麼不去勸勸她呢？勸勸她，也能減去她心內的悲鬱，使她不再難過，安逸想着，心間真不勝地難過起來，他的兩條腿已轉向了，他打算回所來趕到佩佩房間去勸她一番。可是，不久在他的腦際間，驟然有一個思想出現地忠告着他說：『你不能回去，尤其不能到佩佩的房間去，她雖然已和你交了異性的朋友了，但你沒得到人家的允許，是不能冒冒失失的跑進人家小姐的房間裏去的，況且在今天更是不可以到佩佩的房間裏去，剛才朱譚才話穿了你們的祕密呢！你怎麼還能回所去找佩佩呢？這不是更給予他們要作爲談話的資料了嗎？不是又要被他們物議了嗎？爲了這你是不可回去的，尤其不能去看佩佩。』安逸想想不錯，推想佩佩是不不要緊的吧！縱豎她明晚約我到她的房間去談話呢！現在我就不要回去，回去找她，自己實也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好得明晚，我就可和她在一個地方暢暢快快的講話哩！自己在馬路上跑來跑去的徘徊什麼呢？停會說不定自己倒起霉來被所裏的這般東西瞧見了，那又要引起他們重大的嫌疑了呢？那可不是玩的，自己還是回去吧！走吧！安逸自言自語地念着，他的腳已轉向回家的途上，很快地走去。

佩佩橫在床上，不知不覺地已睡熟了，睡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外間辦公室裏的一般職員們，都有點惶恐地着急起來，尤其是朱譚最焦急得彷彿蒼蠅摘落了頭樣的團團轉，這時，他真有點嚇呢！他如此的害怕，還不是怕佩佩受了他的幾句諷笑的話語，準是氣羞得不知怎樣了，更不知道會不會鬧出

什麼不幸的亂子來，這倒是說不定的啊！

他們久久地不見，佩佩到辦公室來，大家都誤會地謾言，佩佩受了難堪的羞憤，準到什麼地方去自殺了？不然爲什麼直到此刻還不見她到辦公室來呢？大家不免都不負責任地深怪朱譚的不好，怪他太會挖苦地說人家的壞話，怪他害人不淺，朱譚本也急得面色慘白，他在深怨着自己太作孽，太害人，兼之此時耳鼓裏還聽到同事們都一致地論他的非是，說他太會管閒事，太害人……他更加走頭無路了。他自己的深心裏，開始暗暗地作着懺悔般的默禱。

「天呀！今天我大大地懺悔了，以後我決不再胡說亂道了，決不再去說壞人家的名譽，我願改過了，願痛改前非，現在我什麼都不希望，只巴望黎佩佩不致於自盡，一切事都化險爲夷，太平平的，沒有什麼不幸事情發生……」

後來，還是胡林林較衆人聰明，他情急智生地親自一溜地跑到門崗上去查問童軍，一打聽童軍才知道佩佩並沒曾跑出去，他便趕忙跑到佩佩的寢室，房門是關着，但沒有上門，胡林林輕輕地把門一推就開開了，門開了，他就一眼瞧見佩佩是睡在牀上，正睡得濃濃的在做夢呢！他不敢去驚動她，仍把房門輕輕地拉上，三步改作二步地連忙奔進了辦公室，大聲地說：

「黎佩佩，沒有跑到外邊去，她好好的在自己房間裏睡覺呢！你們真沒用，這種事，大家會呆得都想不出念頭來，大家急成這副樣子，你們這種急，不都是白急的嗎？我早料想到她決不會只爲了這些微的小事而輕生，而萌短見的念頭，她究竟不是一個舊時代的女子，她的思想是很新穎的，所以她決不會出此下策，她只不過羞憤得怕見人罷了。都像你們這樣無頭蒼蠅旋轉，念頭一點也不會動的主意也不會出，那事情還好辦了嗎？你們這種樣子，自己去想想看，是多麼的可笑，真可以去買塊豆腐

撞撞殺啦！

「黎佩佩可真的睡在她自己的牀上嗎？」朱譚還當胡林林說笑話，他急躁地問。

「誰騙你，當然真的。」

同事們都稱贊胡林林幹事精明。朱譚更是快活地認為胡林林到底是自己的一個好朋友，好朋友，到底能夠在急難中幫忙的，這樣的朋友才不錯啊！

大家恭維了胡林林幾句拍馬屁之類的話之後，各人都拍起手來，拍得怪響的，引得許多難民都跑攏辦公室門口來看，難民們看看他們都很快活地在談話，沒有什麼奇異的事情發生，大家也回到各人自己的鋪上去了。

職員們都絡絡續續地回家去了，所裏只賸下幾個童子軍和幾個難民中選出的義務職員。這時候的辦公室裏，靜得鳥雀無聲。只有幾個義務職員在辦公室裏坐着，男男女女地在燈光下談着，各人自己逃難出來的苦難情形。佩佩還睡得正甜。她房裏的電燈早亮了，雖則燈光並不十分的透亮，但也很亮，電燈炮的火光，把整個的房間都照射到了。日間佩佩雖很匆忙地，馬馬虎虎的把自己帶來的東西佈置起來，還有許多東西還沒會佈置好，可是現在粗粗的看起來，是已覺得非常的美好了，非常的適於現實環境的新生活。而這時佩佩是睡着，房間裏一切的東西，又靜靜地躺着一點點的聲音都沒有。燈光照着這靜寂的房間，益覺得幽美極了。那幽綠的電炬光芒，把這間房裏的一切東西都充滿了無限的美麗。

蘭蘭因為自己決然要到前線去參加救護的工作，明天就要跟幾個女友一起去，她想要寫信給佩佩，也為時間所不容許，還是自己到佩佩所裏去看她，較為快，比偷着工夫寫信好得多了，並且還可

跟佩佩多說點話呢，離別的話是很多的，信上也寫不盡這許多的話語，還不是暢快地當了面談個痛快，而蘭蘭這次的赴前線去，是擔負救護傷兵的工作，這事情她是任何人都不能給他們曉得的。她有這個秘密行動，她這回的所以悄然，她的爸爸、小姑姑、姑父、月華幾個人，更是不能給他們曉得的。她實在不能再在小姑姑的家裏過着悽怨的日子了，這種地加入了婦女救護班，原因絕不是沒有的，她實在不能再在小姑姑的家裏過着悽怨的日子了，這種苦痛的生活，真要將她健好的身體憂愁壞了。所以她一再地想過，想得很澈底的明白她的新生之路，只有一條，要跳出這樣痛苦的環境，她也只好不顧一切地去參加這樣極艱險的工作了，而且這樣的工作，蘭蘭也很高興去幹，她也極願意替國家出一些棉薄的力量，在抗戰中替國家服務是極應該的，不論是男女，都至少該替國家盡一點國民的責任，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以前蘭蘭因為沒有機會，沒有機會是頂苦悶的一件事，尤其是蘭蘭愈覺得是頂苦悶透的了，她一點不心焦地盼守着消息能夠早點來，消息來得早一天，她就可早一天動身前去，現在居然這機會給她找到了，她是不能放鬆這個大好的機會，她該到那裏去工作了。但她自從那天聽到了這個事情成功的消息，她真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呢。她從此可以跳出憂悒的樊籠，到原野的戰場上去，替傷兵們服務了，這樣偉大的工作，是多好呀！多使她興奮地快樂啊！使她頂快樂的，是她明天就要離開悶悶的生活，動身出發到前線上去了。可是明天她怎樣可以動身？怎樣可以離開她們呢？然而那有什麼不能夠呢？急些什麼呢？在蘭蘭早已想妥了一個脫身的方法，她別的法子是沒有的，只有偷偷地溜跑，乘着他們都不知道，都不防備的一霎那之間，立刻就跑掉。至於要帶的東西，倒並不要帶得多，實在她也不能多帶，帶了許多的東西，她怎能溜走呢？那準是不能跑的了，東西只有少帶一樣好一樣，即使事情有困難，完全不能拿東西帶出來，那也沒有辦法，也只好空身溜了出來啦！東西不東西，倒在其次，是不要緊的，就是不帶，也並不對於她

的生活上所一定需要，而省却不了的，只要她的一個身體能夠溜了出來，到了前線，使什麼都好，都不要緊了，等到爹爹，小姑姑，姑父知道，她已早到了前方去了，已來不及了。他們要蘭蘭回來是很不容易的事啦！是別時容易見時難了。事實上，怎能使她回來呢？一隻出籠的飛鳥是不是還會飛回來呢？當然不能飛回來的了。

蘭蘭到佩佩所裏來的時候，電炬早已通明了，蘭蘭才走到大門口，站在門口的童軍馬上上前去盤問她，蘭蘭就說是來看她的妹妹黎佩佩的，童軍就很謙和地領着蘭蘭進來了，一直領她到了佩佩的房間門口，童軍就退了出來。蘭蘭把門推開，兩腳跑進了房間，只見佩佩橫在牀上睡着，鞋子和衣服都沒有脫去。蘭蘭心想：『現在是什麼時候啊？怎麼佩佩這樣早就睡覺了呢？不也許她做事太倦累了。』吧……『蘭蘭想着，並不馬上去喊醒佩佩，她在房間的四週約略地瀏覽一下，她覺得這間房間小雖小，樣子倒很好的，佩佩也會佈置，把房間裏的一切東西安放得一點也不紊亂，很整潔地多有樣子呢！她又覺得佩佩能夠在這樣的難民所裏，過着這樣的生活，真也很好呢！至少總比難民好，比許多難民們睡在地上好。佩佩過的生活這樣的安定，而也並不苦。蘭蘭很放心地喜悅起來，她走到佩佩的牀前，看佩佩還是睡得很熟的，她將自己的頭低倒下來，眼睛在佩佩的臉孔上看了看，蘭蘭突然好生奇怪起來，她的心也立刻痛了。她看見佩佩的眼睫和雙頰上，溼溼地有着淚水的印痕，雙睫雖是緊緊地閉着，但她的臉孔上，爲什麼會有淚痕的呢？這顯然地使蘭蘭一看就知道的，佩佩準在未入夢鄉之前，她是哭過的，很傷懷的哭過一場的，可是佩佩爲什麼哭了？誰的氣誰給她委屈？受蘭蘭可全不知道了。她只看了佩佩睡熟的淚痕，臉孔心內不無哀痛起來，一種手足骨肉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她立刻湧了起來，她的雙睫也忍不住有點溼潤，她的身體更攏近了佩佩的牀邊，頭也更沉得低了，她的臉孔幾乎要

貼到佩佩的臉頰了。她想把佩佩推醒，但她却很替佩佩可憐地不忍叫醒她的好睡，還是等候着她自己醒來，等一會也許她便會醒的。蘭蘭把自己的臉孔已經貼到佩佩的頰上去了，趕忙縮回來。她輕移着脚步跑到傍牀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她的兩眼一直望着佩佩直到佩佩翻了個身，揉揉眼睛醒來了的時候，佩佩才發覺自己的牀前坐着一個人，佩佩正睜開眼來，蘭蘭不等她發問先開口說：

「佩！你醒來啦！我來了很多的時候哩！」

佩佩在床上連忙走了下來，很歡喜地說：「蘭姐！你什麼時候來的啊？怎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你呢？」

「你睡着了，怎會知道呢？我在你的房間裏已坐了好久了，我不來叫醒你，因為你正好睡呢！所以我坐在你的牀前，等你自己醒。」

「蘭姐！你為什麼不叫醒我？假使我這時候還不醒轉來，那你不還要等我下去嗎？不知你要等到幾時呢？」佩佩的身體靠着桌邊，怪天真地。

「我知道你不會一逕睡過去的，所以我還是等你醒來，現在你不是已經醒了嗎？」蘭蘭答着，又接着問佩佩：

「佩！你為什麼哭？你心裏有什麼難過？誰欺負你？你可告訴我嗎？」

「不，我沒有哭過，我很快活呢！也沒有什麼人欺侮我。」

佩佩有點奇怪，但這奇怪，佩佩自己也是知道的，她既然很明白，蘭蘭所以會知道她的心事，是她自己在睡着的時候，臉上的淚水沒有揩去，被姊姊瞧見了，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不過，她不能把自己和安逸的事情在姊姊的面前陳述出來。這樣的事，怎可告訴第三者的別人呢？但姊姊呢？是自己人，總

也不能不讓她知道的吧！然而，佩佩實在非常的怕羞，非常的怕難爲情，她是考慮地深思過的，決不能將她自己心裏的祕密給自己的姊姊知道，她只有瞞着姊姊啊！她還是笑得那麼天真地把上面哭的話語答復着姊姊，這態度自然她一半是強裝出來的，她要使蘭蘭相信她的話是真的，可是蘭蘭並不相信佩佩的說話是實在的，她知道佩佩是不肯將實情告訴她，於是蘭蘭極莊嚴地說：

「佩！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訴我？不能讓我知道嗎？你不告訴我，也許有你的苦衷，你準有不可告人的隱痛吧！不過我到您房間來，我看你睡在床上，你雖然睡着了，而你的臉孔上是有着一條條的淚水掛着呢，所以我知道你一定受了人家的委屈，或者你爲了別的緣故，而致心裏感到不快，你就難過起來，至我所以如此猜測，這全是我瞧了你臉上的淚水，作着這個推想的。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我也不能曉得，頂好你沒有不快活的事纏繞着你，我也很希望你高興點，不要太傷感，自己不要常常作着無謂的煩惱，你該快快樂樂的過生活，度過了這個多難的時代……」

「蘭姐！我並沒有什麼不好過的事，今天我不過偶然想起我們的家，將來不知道怎麼樣呢？我們自己本有家的，却爲了戰事不能住，媽媽是到蘇州去了，爸爸和你却住到小姑姑那邊去，自己竟會在這裏做事，好好的一家人家，現在弄得這種樣子，像破落戶似的了，大家都分住了，開來我一起想起這些事，就不覺難過起來了。」佩佩悽聲地。

「不是我又要說你啦！你真想不開，你的思想不能太狹窄，你該達觀點，什麼事都要想開點，現在在的國家，既是如此的危難，我們是再不能憐惜什麼個人和家庭幸福的被破滅而悲哀的了。不是嗎？現在是大難臨頭的時候，大家當然不能像平常日子一樣的安居樂業。一家人本是同林的鳥，但是一旦大難到來，也只有各自飛東飛西的逃散開來了，這有什麼難過？我望你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要多找

點快樂才好呢……」蘭蘭勸慰着佩佩。

「蘭姐！你今天怎會到我這裏來的呢？我真做夢也想不到你會來看我的。小姑姑還是那副冷待人家的樣子吧？她還提起我嗎？有沒有說我壞話……？」

「我今天來看你，真有很要緊的事情告訴你呢！我想，你聽了，一定很贊成，很快活的。小姑姑那種人，不要去提她了吧！她的老脾氣，怎會改掉？她還不是依舊那樣的陰冷，那樣的刻薄，我真也受夠了她的氣了。幸而我以後也不再受她的閒氣啦！今後我也和你一樣的跳出樊籠了。此時我慢慢的把這事告訴你。讓我先來把母親寄來的一封信，信上的話告訴你。」蘭蘭說，很興奮地高興起來了。

「媽有信來了嗎？她在信上怎麼說呢？」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媽在蘇州很平安，她囑照我們，看上海的戰事如何？如果上海一旦陷落，我們可以待機而動，情勢危險的話，媽叫我們馬上都回到蘇州去，別的話也沒有。最後，媽是很希望我們大家一切都要謹慎，和身體要保重。」

「現在蘇州的情形，不知怎樣了？媽在信上提起過嗎？」

「你若不問我，倒幾乎忘掉了，蘇州的現狀，媽在信上也曾說到的。蘇州目前的市面是非常的繁榮，什麼東西都漲了價，尤其是柴、米、油、鹽，貴得很。白米十三四元一擔的，現在要廿多塊錢一擔了。這樣貴的價錢，有時還買不到呢？原因當然向來住在上海的一般蘇州人，都逃難到蘇州去了，人口也因此增加了不少，人口一多，無論吃的，用的東西，自然跟這畸形繁榮的趨勢，而要高貴起來了……」

蘭蘭停了停，又說：「這幾天敵機倒不會飛到蘇州去轟炸，這是蘇州人很幸運的。不過，我看近來蘇州雖很太平無事，但將後可總免不掉天堂一變而為地獄呢！敵機一定要飛去轟炸，我們睜開眼睛

看吧！將來這種不幸的事情，準要演出來的。蘇州準要遭到不堪設想的空前浩劫，敵機一定不會放鬆這塊肥土的，一定要去丟炸彈的，那時可真不堪設想，蘇州地方準要變得可怕的世界了，蘇州人真要遭到不少的驚嚇！一般人們又要逃難了……」

「蘭姐！蘇州現在怕不會就遭到劫難的吧？」佩佩皺皺臉色。

「這也說不定呢！蘇州的危險與否是全要看戰局的前途如何？而始能決定哩！」

「蘭姐！這個問題太大，太難解決了！我們也推測不出一個究竟來，我們是只有靜待戰局的變化，來決定它。現在我要問你，你自己有了什麼好的消息呢？你剛剛不是說要告訴我嗎？」佩佩陡然憶起了蘭蘭有一件要緊的事情要告訴她的那句話來了，她急急地問。

「喔！談了別的，我幾乎把自己的正事倒不說了，我已決定了，決定明天絕早就跑到我所要去的去地方去，佩佩你猜猜看，我到什麼地方去？」蘭蘭笑微微地。

佩佩思索也不思索，立刻答着說：「你的事，怕我不知道嗎？還用猜什麼呢？你是不是加入了婦女救護團了？救護團的工作是不是要上火線去救護傷兵？蘭姐！我猜你的話對不對？」

「是的，你怎知道的呢？曾知道得這樣的詳細？是不是有人告訴過你的？」蘭蘭現着驚奇的臉色。

「不是，不是別人告訴我的，這消息我是從報紙上看到的，所以我是知道上海最近有這個婦女救護團的組織。至於，你會去做這樣的工作，我也不過猜猜吧了，那知道竟會被我猜着了。」佩佩笑起來了。

「你慢慢快活，我要問問你呢！你看我去做這樣的事情，可好嗎？可以去嗎？」

「這樣的工作，怎麼不好，怎麼不好去做，好當然是好的，也真怪有意思的。這事的確倒是在前方

的，比在後方服務更有意思，更有價值，不過在前方工作，危險也真多，真怕，那邊都是充滿了恐怖，緊張，驚悸，一點也得不到安靜，自己的心也會變得跳蕩地沒處安放。可是，那邊的場面畢竟是很偉大壯觀的，在後方決沒有這種場面領略得到的。你去當然好極哩！說不定，我將來也要到前綫去做事，在前綫做事，比在後方更高興多了。雖然在鎗林彈雨之下，做這樣的事情，確是有着很大的冒險精神，而且往往難免地有點危險，我想只要把自己的膽量嚇壯了，把自己的情緒訓練地實習過了，那決不會畏怕的，在那兒工作慣了，還有什麼可怕呢？」佩佩說着，復問起蘭蘭：

「蘭蘭！你明天到那邊去，爸爸知道嗎？爸爸肯讓你去嗎？」

「不，爸爸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我要到前綫去服務哩！給他知道了，他怎肯讓我到那樣極危險的地方去呢？我一定要阻止我，不讓我走的，爲了事情免生麻煩，我決定打算這樣做，決定不別而走，這樣不是要跑就跑，毫不討厭地多費周折了，可以爽爽快快的跑，高走遠飛地到我所要去的天涯了。我已把隨身要換的幾件衣服，打好了一個包裹。打算明天絕早就動身跑，趁着他們都沒有起身的時候，就溜之跑掉，等他們發覺了知道我跑了，要拉我回來已來不及，他們也不能叫我回來了，真的，他們到什麼地方來要我回來呢？這樣走，我想是最妥當也沒有的吧！佩佩！你看我這樣跑，好不好？」蘭蘭喜悅地，「不對，你這樣幹，真不恰當，你走了，爸爸不是要被你急壞了嗎？你這樣的辦法，我當然很贊成的，不過你總要讓爸爸知道你出奔的原因，到什麼地方去的一個着落地方，這樣也能使爸爸放心，不然爸爸不是要誤會你走入歧途了嗎？依我想，你還是在未走之前，留下一封信給爸爸，等爸爸覺察你跑了，雖然不能追趕你回來，但能夠看到你留着的一封信，爸爸至少是會得到一點安慰，不致於叫他茫無頭緒的乾着急，這辦法，比較好得多了，你看如何？這樣對不對呢？」

「這辦法當然是好的，本來我也這樣想過，我跑了，是應當留下一封信給爸爸，也好讓他不會着急，讓他知道我所不得不走的苦衷，他的心也可以安定下來了。信我準定回去寫，所以這次我的走，除了你知道以外，別人都不曉得的呢！佩佩！我們真想不到，在戰事爆發之後，我們一家的人，都東飄西谷了。媽媽在蘇州，雪雪却從上海調派到青島去做事了。你呢？卻會在難民所裏服務。爸爸住在小姑姑那邊。如今我也不知道天南地北的到什麼地方去工作呢？想想怎不令人傷心……」蘭蘭說，使難過起來將頭伏在桌沿上哭泣了。

「蘭姐！我知道你的情感比我強，怎麼你反比我輾起來了呢！這有什麼……過，世界上不是只我們一家人家是如此的，甚至比我們更淒慘可憐的還有呢！我們現在雖然都分散開來，也不知道將來是，否能夠重聚在一處？這我們是不能預想的，只要我們的生命都能逃過這個劫難，將來終有這麼一天，我們大家仍舊住到自己的家裏去。我們此時只有期望抗戰早日勝利，抗戰能早一天報捷，我們也就早一天可以安居到自己的家裏去了。蘭姐！你別難過吧！你夜飯吃過了沒有？我替你去買點點心來吃吧……」

佩佩拿了一塊手巾過來，替蘭蘭擦乾臉上的淚水，怪親切地勸着。蘭蘭的頭終於拾起來了，愁慘地說：

「夜飯吃了。」

「蘭姐！我總希望你寬懷點！什麼事都要化得開，不能太偏重情感，你要用你的理智去克服情感，能這樣，你就不會難過了。明天你是要跑了，我來送你好不好？」

「你不要送我了，你有你的事，讓我一個人去，我又不是沒有做過事的，不過我走了之後，你自己

在這裏安心點做事吧你的身體也要當心點你如有空常常回去看看爸爸以後小姑娘家裏就只有爸爸一個人了沒有什麼人照顧他啦……」

「蘭姐！你明天大概到什麼地方去？他們有一定的地址嗎？你可不可告訴我？以後，我也可寫信給你呢！」

「那怎可說得定呢？救護的人是跟一個流動性的團體跑的，今天到東，明天在西，行蹤是像軍隊一樣的，是時時地要開拔的。過的生活也是不安定，是沒有一定的住址，事前也不知道自己是住在什麼地方呢？所以明天，我自己也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呢？大概據我推想地有一點兒知道，這一個團體是跟着軍隊跑的，是跟着軍隊進退的，他們到什麼地方，我們也隨着他們跑，現在是不會到什麼地方去的，總是在上海四郊的戰線上服務，這也近得很，距離上海並不多遠，至於我們住的地方，什麼地方都好住，都能夠住，農家也好住，就地搭篷帳也好住，這種生活，差不多跟我們從前營童子軍的時候是一樣的，所不同的，一個是旅行露營，一個是戰地服務，這個團體也好像是行軍一般呢。蹤跡不能決定，你要我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地址？我是不知道的，啊？不能告訴你，你要寫信給我，也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怎可寫信給我呢？你只有等我寫信給你，我到了什麼地方，一定馬上就寫信給你，你不要心急，等着我的信來吧……」

「既然這樣，那你到了什麼地方，就要寫信來，而且你每一次調動到什麼地方，你就要寫信來告訴我，這因為我是不能寫信給你，我也只有巴望你常常不斷的寫信給我，你這總可答允我的吧！我雖然不能看到你的面，但能看到你的信，也即是彷彿看到你的一樣，能夠得到安慰呀！你多寫信來，就是多給我見見你的面，也是多給我許多的安慰哩……」

「佩佩，淒切地，臉色是顯得沉鬱的了。」

「這，當然要寫信給你的，你別憂愁呀！現在時候已不早了，我要回去哩！我還有事情沒有做完呢！恐怕他們也在等着我吧……」蘭蘭說着，立起身要跑了。

佩佩也不多留她，跟着她跑出了房，送她到了大門口的馬路上。

蘭蘭顫聲地說：「佩佩，我去了，你的身體自己要當心點啊……」

佩佩這時的喉嚨裏，像塞着一塊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嗯」了一聲，就進來了，她仍跑進了自己的房間，她的身體懶懶地橫倒在床上，她的心底深處，正在很悲戚地起伏着一縷縷的思潮，禁不住一陣傷感襲來，她終於很難過地掛下一行行的淚珠，一顆顆的珠淚，從她的雙頰上慢慢地流下來，流滿了一臉孔的淚水，胸前的衣服上，也濕濕地滲透了一大塊，她悲哀地想着，想着，時間也一刻刻地消逝着過去。外邊已靜靜地，一些聲息都沒有了，只有一聲聲的如雷響的鼾聲，狂厲地在奏着不調和的曲子，這粗粗細細的聲音，打破了寂靜的空氣。這時候，外邊的難民都已睡覺了，童軍們也睡入了夢鄉。佩佩亂想了一陣，悲哀的情緒已漸漸地減少了。理智勸着她說：「乖孩子！別哭！這有什麼難過呢？你這樣動不動的情感用事，還不是你自己去找煩惱嗎？找煩惱來痛苦自己嗎？這是愚笨的人所為的啊！你又不是這樣的人，你是很聰明的，聰明人是不會這樣的去瞎想，去找痛苦往自己的身上套，我希望你該將思想得遠一點，人生觀應當轉趨樂的方面去……」

佩佩被理智的忠告克服了，真的，這樣的難過，傷感……不是多餘的嗎？不是太莫明其妙了嗎？其實，這時佩佩也想得夠乏了。淚水也流涸了。而且一個人多難過地儘往下感傷，也覺得沒有意味。終久難過到了極點，思想會驟然轉變過來，悲哀的變為激怒，激怒的再變為興奮，只要興奮一來，萬事全休，什麼難過，什麼痛苦，都被興奮之神趕退了，像疾風捲殘葉樣的吹去一空。

筋理地順着自己的兩脚信步而行，她像走馬燈似的瞧着每個難民睡覺的樣子，有的難民張大了嘴巴睡着，有的眼睛白睡着，有的張開了眼珠，有的「刮刮刮」地咬牙齒，有的兩手握拳頭，那樣子像要打人，有的兩脚跳高着，有的……難民們的睡態，真是形形色色，樣子都不相同的，看看，真也有點兒可怖，也真有點兒可以發笑。佩佩看着這許多人睡態的樣子，她的腦際油然地映出媽媽從前告訴她的一段話，媽媽曾這樣說：「死人，死人是沒有什麼可怕的，怕的倒是活人，我們只要在晚間，看看一百個人睡的樣子，就夠害怕得頭髮根根豎起來呢！」這話語，在今晚，佩佩實地目睹着這一張圖畫，她真覺得媽媽的是先見之明，一點也不錯，可是佩佩怕是不怕，她的膽子是素來很大的，現在她更不比從前小時候的胆小了，而她是覺得並不怕，真的怕什麼呢？有什麼可怕，在戰爭的時候，還能夠說害怕嗎？這豈不要被人家恥笑嗎？佩佩從樓上天井大廳上，長廊裏，以至各個角落裏，總之是難民睡的地方，她都去看了一下，這一下的巡視，真使她不勝感慨系之。頂使她憤怒的，痛心的，是她瞧到了許多年輕的女人，她們上身的衣服，都沒有穿，僅穿着一件緊身的馬甲，兩條白白的臂膀，都赤裸着。胸前的乳峯高高地凸出着。有的馬甲的鈕扣都解開了，讓那兩個白嫩嫩的乳房完全在外面乘風涼。這些女人，大概還是一般未婚的少女呢！還有一般有了孩子的母親——女人，她們簡直更混蛋之至！她們的上身衣服，索性都全部地脫光了睡覺，整個上半身的肌肉，全赤露着。有的僅在胸口，把兩個乳房用一塊小布塊包着，但一等到她們睡着了，經過了幾次身體的翻側，那塊布也滑脫下來了，兩個乳頭仍是跳出外邊來了。這種種的惡相，丟臉的醜態，真是毋盡了天下女人的台。佩佩看看，真很看不入眼，她氣得恨不得將她們一個個的拍幾下耳光呢！像這般女人，實在太不怕羞，太不要臉孔，太放浪形骸了。難民所裏的人，並不是個個好的，個個規規矩矩的，是良莠不齊的，假若中間有個把不規矩的男人混雜在裏面，他

們看了那樣的女人，怕不要動起淫思來，動起慾念的思想，情慾之火一衝動，惡濁卑鄙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強姦的事情，怕不要花樣百出地連續出演嗎？這誰能夠負責保證不出毛病呢？誰能肯定說此間沒有弊端呢？佩佩看呀看的，忽然她在客廳上看到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佩佩曾經和她開談過一會兒話的。當時，佩佩看她還很懂做人的道理。她的容貌生得又不差，真是『秀外慧中』。她的年紀又很青，還只有念歲呢！她已有一個孩子了，她是一個有孩子的母親了。她的身體也很健康，身段的長短，都適合了健美女性的條件，她真是一個標準美人。只可惜她，不認識字，更可惜的，她嫁錯了人，她嫁了一個不三不四的男人。這許是紅顏女子多薄命吧！好好的一朵鮮豔美麗的花，插在牛屎裏了，她嫁錯了男人了。然而，她倒一點也不自怨，像很甘願跟着那個男人過一輩子的生活。她沒有嘆惜她自己的命運不佳。這也難怪她，她原是一個被舊時代之下犧牲的女子，一個封建思想十分濃厚的女人。這樣的女人，當然被男人管束得像一頭綿羊似的，管束得怪服服貼貼的了。就是她的思想，也被自己的丈夫嚴厲地封鎖起來，制住得不能稍有轉變，一切都不能活動，把她這個思想，也跟了她的丈夫的思想一樣了。這種男人，固然很厲害，他們對付女人的手段相當的好。但像她那樣的女人，也太懦弱無能了，自己爲什麼情願給那些男人做奴隸呢？做一輩子的寄生蟲呢？自己的腦筋，爲什麼這樣的陳舊，雖然做一個三從四德的賢妻良母，總是好的，總是一個好好女人。可是，這也不盡然，難道一個女性可真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嗎？這道理，那裏說得通呢？女人難道不是人嗎？是應當屈膝在男性的腳下嗎？做一輩子不出人頭地的女人嗎？這真豈有此理！可是像她那樣的女性，是被舊社會的重重黑暗潛勢力沉壓着，使她很自然地會跟了不管好歹的男人，跑服從她男人的一切。反抗，什麼是反抗，她根本還不十分明瞭，她一點也不懂自己該起來與惡勢力奮戰。她只知道女人是應該規規矩矩地守着婦道。

的，不能跟男人有所反對和抗議的，該服從男人至死，做一個女人的責任，就算完了。這樣自取沒落，自取滅亡的女人，她們有什麼地方可使一般人去同情她們？去可憐她們？她們是自願如此地受着一生苦難，吃一生苦的，那還有什麼可說呢？原來她們都甘願這樣被屈服在男性的手裏啊！佩佩雖有點同情和可憐她的身世淒涼，更替她抱怨地可惜她嫁了這樣的一個男性，她一生忍受着悲楚的歲月。但佩佩並不十分的可憐她，因為佩佩看她並不以為自己怎樣的不幸，她反正很樂意地跟着自己的丈夫過着一世，大家白頭偕老。她之所以會如此傾心服貼，還不是被自己的男人平日訓服得自己沒有了一些理智，情感又麻木得彷彿木石無異了。所以佩佩覺得那樣的女人，不但沒有一點憐惜，且是可鄙之至！佩佩的憐念她，還是她的容貌生得很秀麗。人又很聰明。她的使人憐愛處，也僅在這兩點而已。

佩佩依次地順眼瞧着過去，一看到她，真使佩佩羞憤起來，也使佩佩很是詫奇。那個女人的上身衣服雖穿着，可是衣服的紐扣，却都解開着，她胸前的兩個又白嫩又高突的乳峯，是全裸露着。佩佩想大聲地叫醒她，把衣服的紐扣扣好，但她終沒會開口去叫醒她，她沒有這個勇氣，不，她是不願意去鬧醒人家的好夢，怕被人家說她半夜裏來擾亂人家的睡覺，這種舉動不太孟浪了嗎？佩佩是絕不願意做出這樣孟浪的事來的，做出使人厭惡的事來，她只好忍着一肚子的悶氣，默然地不響一聲。

當佩佩像有點發怔似的在望着那個女人的時候，突然在佩佩的背後有一種「刺」的聲音，這聲音，一聽就聽出來了，是有人在劃洋火。佩佩覺得誰人在劃洋火，她連忙掉過頭來，一點微微的紅火在廳的左角落裏亮了起來，一個難民爬起了半個身體，在抽着香烟。難民所裏是不許抽香烟的，門上查得非常的嚴緊，如若查出有人帶進香煙，那是完全要被董軍收下來丟掉的。這樣一來，許多抽香煙的難民們，真是苦透了，真要煙癮死了。他們的煙癮，一時實在戒不掉，沒奈何，他們只有踢奉陰違地仍

在背地裏偷偷的吸着香煙。可是，這香煙，他們怎樣帶進門來的呢？他們不買整包的香煙，他們出門一次，買幾支另碎的香煙，藏在最隱祕的地方，一支支的香煙比較整包的容易逃過搜查人的難關，他們會用移花接木的方法，使門上的童軍查不到他們身邊藏香煙的地方來，他們認爲只要逃過這一個難關就好了，就可以在廁所裏，或者在晚上睡覺的時候，尤其沒有人瞧見的深夜，儘可以放大了胆子大抽特抽地抽着香煙了，痛痛快快的解過了一個烟癮。他們這樣的方法，也可說是用盡了許多苦悶的思索，才想出來的，想出這個法子來解決自己的烟癮，然而住在難民所裏的人，爲什麼不可抽香烟呢？抽了香烟，爲什麼要受責罰呢？這道理，難民們也很知道，因爲難民所畢竟不是自己的家裏，住了這麼許多的人，大家抽起香烟來，一則浪費了很寶貴的金錢，第二是覺得太危險。香烟在人衆的地方，大家抽起來，未免帶着些危險性的，假若一不謹慎，那末星星之火，是很容易燎原的，一旦房屋着火燒了起來，豈不是許多人的性命，都遭到了可怕而又慘酷的火災了嗎？這與大衆的性命，大有關係的。難民們雖然很明白這個意義，他們也不能責怪所裏的職員管得他們沒有道理。是的，像這些難民，他們是一些些也不抱怨的，他們很能夠體諒職員們的好意和苦衷，自己馬上把香煙戒絕不抽。但也有一般難民們是很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是怨得一般職員們，真要把自己的牙齒去咬可惡可恨的職員的肉呢！這般難民就不是一個好國民，真該死！真是抗戰中的一個沒出息的人，頂壞的人，國家是得不到他們一點好處的，抗戰的力量，反被這輩東西削弱了。

佩佩一看這個難民竟爬起來抽香烟，連忙阻止地勸着說：「喂！香煙不要抽呀！現在什麼時候了，你還起來抽香煙。這裏睡了這許多人——四百多個難民，都睡覺了，你竟抽起烟來，這是多危險的事，在大衆的地方，應當格外的火燭小心才好呀！」

那個難民只應了聲：「喔！喔！」他立刻把剛點燃了的半支香烟火頭，將手指頭掐熄了，但樣子似乎很不願意。

佩佩又向那個難民下了一個極懇切的忠告：「這次恰巧給我看見，不然被別個先生看見你抽香烟，怕不馬上趕你出所，假使你被他們驅逐出所，那你今晚不要睡在馬路上了嗎？以後你的生活將怎樣過得過去呢？做馬路天使是很可憐的啊！你要知道香烟是一種消耗的東西，是無謂的浪費金錢。在從前我們沒有遭到慘酷的戰爭，生活是多好，至少一個人的生活也很能夠過得去的，那時候，買些香煙抽抽，原是滿不在乎的。可是現在的我們呢？自己已不能生活，沒有力量來維持個人的生活，沒奈何之下，只好寄食宿到難民所裏來了，難民所裏的生活，不比在自己的家裏來得舒適寫意了。就是我們身邊有錢，也不應該濫費掉，不應該把有限的金錢去買香烟來抽。況且香烟並不是我們生活上所必需的，不是萬萬省不掉的，香烟完全是一種消閒的東西，像吃閒食一樣的消費。總之，我認爲不吃香烟是不會死的，不吃飯，倒要餓斃的呢！這次幸虧我看見，原諒你第一次，下次可不能抽香烟了，知道了嗎？」

「下次決不再抽香烟了，再抽，你可以把我趕出去……」那個難民只是點着頭。

佩佩在各處巡視了一下，時間已不早，而她也覺得有點疲倦，她不再在外邊逗留了，她要回到自己的房間去睡覺了。佩佩一剛到床上，不久，就酣然入睡哩！

而這時，蘭蘭却正是偷偷地爬起身來，她打算寫一封不別而行的信給爹。她躺在地板上一點也不敢使自己睡熟，她靜靜地在被褥裏聽着小姑娘、姑父、爸爸、月華都睡着了過去，她又再腹內將信裏的話語先擬好，再慢慢地爬起身，披了件短衣，電燈當然不能開，亮光太大，怕驚醒了睡着的人。

蘭蘭是不敢去開亮電燈，她在桌子上摸到了半支洋燭，又摸着了洋火，把洋火劃了，點亮了洋燭之後，她就坐下來，在抽屜裏拿出自來水筆和一張白信箋，開始寫信了。可她才寫了『父親』兩個字，她忽然發起呆來了，她恨不得將自己的身體馬上縮小起來，甚至頂好縮得影踪全無，爲什麼？她會害怕得如此樣子呢？這時候突然有人咳嗽起來，身子又在床上翻側了一下，嘴巴又是含糊地『嗯！』的響了幾聲，蘭蘭被小姑姑這樣一來，嚇得呆起來了，但她還能情急智生，她趕忙將自己的全個身體把燭光遮掩了，屏息着氣息，等了好一會兒，後來，並不見小姑姑真的醒來，她才透了口氣，拿了張報紙，將小姑姑這邊的燭光掩暗了，重復坐下來，把一封信，急急忙忙地寫好，她又把信讀了一遍，她看着自己寫的信，讀着：

『父親：

當你發現我這封信的時候，我早已私自離開這裏，也是我和你——爸爸的離別，我悄悄地跑了，真的，我是跑啦！爸爸！我想你沒曾看到這封信時，你一定很驚駭，很出乎你意想之外的吧！但及至你看到了我這信，你一定很難過，很悲哀。可是，爸爸！你只要看到我這封信，你就不必爲我難過和悲哀，也不能責怪我是一個不好的女兒，你該原恕我，該體諒我。至我這次的出走，尤其是在事前，也不會和你說起過這事，臨到走的當兒，也不會和你告別一聲，我是實在有着萬不得已的苦衷，我真覺得自己太痛苦極了。自己假使再不趕緊脫離現實的環境，那真是要弄得不堪設想的一天啦！爲了這事，我也苦思透了，我總想自己不要做出使你老人家傷心的事，我就忍耐點過着悶人的日子吧？然而，我的理智，總不允許我如此，我終爲了環境的加緊壓迫。至今，我還是以早離開這兒爲妙。

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我今天是不別而行了，我不孝的罪，固然很深重的。但爸爸，只要你能夠了解

我的一片苦情，也就不會怪我的不是了吧！爸爸！最後，我還得告訴你，我之所以突然出走，大半是爲了國難日深，中國被列強太欺負了，我們是年青的人，眼看中國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着，怎不憤怒呢？我雖是一個女性，但國家一有了難，匹女也有責的，所以我絕不願意蟄居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很高興爲國家効勞些，也是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自己。

爸爸！這次我的走，是跟我從前的幾個同學一起到戰地去服務的，戰地去做事，危險當然難免的，可是，只要自己隨時隨地謹慎點，也不要緊的吧！爸爸！你看這工作，多偉大啊！你看到這裏，一定很高興我去幹這樣的事情吧……」

蘭蘭細細地看完了信，將信壓在桌上一疊書的邊沿旁。鐘上已將到二點鐘。半枝洋燭，還不會點完，還剩着一寸左右長短，她連忙吹熄了燭火，摸到蓆上睡下，她恐怕睡熟的時間太長，她不敢把眼睛好好地閉一會，不時地睜開眼來看看窗子，直到時鐘打了五下，曙色漸漸地有些朦朧亮，黑暗的夜快要消逝了。蘭蘭望着一綫微芒透進玻璃窗，兩眼更睜睜地待着天色，完全透了魚肚白色，她才準備起行。因爲時間太早，下面的門還沒有開，人家還都睡着。她只得待着，待着，天色已漸漸地透亮起來了。樓下已經有人在起身了。洗馬桶的聲音也響了起來。蘭蘭知道自己走的時候已到了，馬上從蓆子上一骨碌地爬起，穿好衣服，拿了一包包好了的衣服，急惶惶地開了房門，走下樓來，前門還沒會開，後門已經開了，而且已經有人在洗便桶，她就從後門走了出去，她跑得很快，也沒有人問她，她一直低着頭，向自己投奔的目的地跑去。這時候，馬路上靜靜地沒有一個跑路人，偶有幾家的門開着，在生爐子，在收拾着店面的農事。這些店，這樣的絕早開門，大概都是些點心店家。蘭蘭也無閒心看，只是很焦急地向

前跑呀跑的跑了好多一段路，掉頭望望，並沒有什麼人在她後面追趕，她才把一顆跳躍着的心安定

下來，脚步也緩緩地慢下來了，她跑了一程路，那個『戰地婦女服務團』已是到了，她一直的走了進去，會見了她的女同學陳儀芬，陳儀芬一見她來了，很歡躍地跑過來，握握蘭蘭的手。

「蘭！你真的來了，我還以為你不能跑出來呢？你的爸爸倒肯讓你參加我們這個團體嗎？他一點也不阻止你嗎？」

「不，不，爸爸那裏知道我加入了你們這個團體呢？我跑出來，他是全不知道的，他知道了，怎樣我出來呢？」蘭蘭天真地。

「那麼你是沒有給爸爸知道跑了出來的，是不是？」

「是啊。」

「你這樣的跑出來，等你爸爸知道了，怕他不要着急嗎？你跑出來的時候，可曾留下信給他嗎？」

「信當然寫了的。」

「那還不要緊。」

陳儀芬說着，順手在桌上的熱水瓶裏，倒了一杯白開水給蘭蘭，這時蘭蘭的嘴巴也很渴，就不客氣的接過茶杯，一口喝完了。

「你點心怕還沒吃過吧！真沒有吃，我去叫人買。」陳儀芬很慇懃地。

蘭蘭很老實地：「點心還沒吃，而且臉也沒會洗過呢。我要緊趁早跑出來，什麼都來不及了。」

陳儀芬馬上又叫了個男僕人泡了水來，同時點心也送來了，蘭蘭洗了個臉，把點心也吃了。

「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到前綫去救護傷兵，你趕快準備準備吧！」陳儀芬換了一件素潔的淡灰色旗袍。其他十多個女同事，大家也都換了顏色並不十分鮮明的旗袍。蘭蘭看她們都換了衣服，而且

顏色差不多全是一樣的，式樣也是一般的，不覺好奇起來，現出很驚奇的目光，問陳儀芬。

「芬！你們爲什麼都穿了這樣一律顏色的衣服呢？這是什麼意思呀？自己的衣服爲什麼不好穿呢？」

「這個，你還不知道嗎？我們換了那樣深色的衣服，在火綫上可以防備敵機的注意，使它瞧不出我們，它的目標不能確定，我們的生命，較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假使我們穿了顏色鮮豔的衣服，很容易使敵機觸目，目標太顯明，敵機暴行起來，易於擊中，那我們的生命，不是太危險了嗎？所以我們大家在上前綫的時候，都要先換這樣的衣服穿，你也要換的呢！」陳儀芬說着，就進內去拿了一件同她們穿的一樣的衣服出來，叫蘭蘭也穿起來。「把這衣服穿吧！」

蘭蘭才恍然明白這個意思，她就將那件旗袍接過手，把自己身上的一件花格子旗袍脫下，那件深灰色的旗袍就穿上了身。

「蘭蘭！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到北新涇戰地去救護傷兵，你的東西放在這裏好了。」

蘭蘭把自己的一包東西，交給了陳儀芬去藏好。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一個年紀很青的女同事，打裏面跑出來，向她們說。她穿的衣服也是跟她們一樣的，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大家一見她跑出來了，立刻肅然立正起來，說：「都弄舒齊啦！」

蘭蘭看了那個女子，心裏在默想着：她一定是這救護團裏的領袖，但還不能確切的肯定，便暗暗向陳儀芬問：

「芬！她是不是這團體裏的領導呢？」

「是的，她是這裏的隊長。」

「大家就走吧，車子已經來了。」

隊長說着，大家便在立正開步走的喊聲裏，都齊整地跑出門來，魚貫地上了救護車，大家剛坐停，車子就飛速地向戰地的目的地——向北新涇駛去了，車後揚起一陣陣的灰塵，在黃灰飛揚裏，便慢慢地瞧不出車子的影子了。

蘭蘭的爸爸發覺蘭蘭出奔的時候，蘭蘭早已在戰地工作了。他起先很痛恨蘭蘭太可惡，恨她爲什麼不別而走了呢？氣憤得他勃然大怒地要暴跳得像一頭猛虎，及至後來，他在桌上一疊書邊發見了蘭蘭留給他的一封信，他趕忙拿起來看了一遍，又默想了一會兒，他的一口忿然怒氣，始漸漸減退下來，怒忿忿的一變而爲軟化了。他一點也不恨蘭蘭的不好，蘭蘭一點也沒有錯，她的走，是出乎萬不得已的事。而且像蘭蘭這樣一個女子，能夠放棄了安閒的生活，到槍林彈雨的前線去服務，是非常時期中的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他覺得蘭蘭真太偉大了，她有捨生就死的精神，她一些些也不偷生怕死，尤其她肯到前線去做事，肯爲國家效勞，而佩佩呢，又何嘗不是一個好女子，她也是爲神聖的抗戰，在後方的難民所裏，盡着國民一份子的職責，她們都是很年青的女孩子，尚且具有這樣深刻的國家觀念，他自己呢？是一個鬚眉的男人，一個堂堂的男子漢，倒反及不上年青的女子，那多慚愧！多渺小！能呀！蘭蘭、佩佩，都爲國聊盡着有力出力，自己倒躲在後方，過着安閒的生活，這是多汗顏的事呀！想着自己的兩個女兒都這樣的有愛國心，一則以喜，再想到自己這樣的枉空，是一個大丈夫的男人，不替國家稍盡點效勞的力量，徒然爲人，這是使他一則以愧的地方。蘭蘭的出走，他此刻一點也不責怪她，反正很高興起來。不過，小姑姑，却爲了這事，常常絮絮不休地跟着他鬧，說他一點不會做爸爸，沒有

做爸爸的資格，做了爸爸怎麼管不住兩個女孩子的呢？他平日管束欠嚴，都是抱了縱容主義。可是他總忍受着一肚子的悶氣，他一點也不跟小姑姑爭論，他總是讓小姑姑怎麼樣的說閒話，他自己一句話也不響一聲，默默地不響。他認爲小不忍，則亂大謀。他更認爲一只碗不響，兩只碗決不會叮噠的。所以他老是始終抱定宗旨，任小姑姑說他，怎樣的厲害，他是沉默寡言，一句話也不發。後來小姑姑看他他不聲不響，一個人多說話，也說不下去了。再喋喋嘵嘵的說着下去，也太覺無甚滋味。並且哥哥倒底是不比從前了，現在已是很客氣的啦！自己似乎不能這樣太無禮，太不客氣，自己這樣的說他，怕他不生氣的嗎？拿他的心來比自己的心，她就覺得不安起來了。假使拿自己易了他的地位，怕自己早氣得不亦氣乎了吧？哥哥總算是一個好人，一個不會說話的老實忠厚人，自己這樣的說他，他竟一句話也不說，儘讓自己扯足順風篷似的，痛痛快快的說，冷言熱諷的說，而他總默默無聲。哥哥畢竟是一個忠厚的老實人呀！以後，自己可不能再如此的嚴責他了，自己如若再這樣那真使他多難堪呢！自己該要好好兒的待他啦！小姑姑像強盜發善心般的覺悟到，自己爲人是太兇了，她已深深地懺悔了。

今天安逸非常的喜悅，他得到了李惠珍的一封信，李惠珍很祕密地，而且很羞赧地把信交給安逸的。安逸先是頗奇怪，後來他也明白其間的意思，很快樂地跑到馬路上來，跑進一條冷靜的弄堂里，立停下來，把信展開來看，信才拆開，只露出一些信箋的角兒，他的心快活得怒放開來了，這信間是這樣的寫着：

「逸哥！

恕我很冒昧的寫了這封信給你，更冒昧地稱呼你『逸哥』，實在我叫你『逸哥』，我的臉孔是早漲得通紅了。真的，我從來沒曾跟陌生的男人叫過什麼哥的。這次，我稱你哥，還是自生以來第一次

呢！竟然我會叫你哥了。這還是我抱了很大的胆兒呢！也就是我真的愛了你，不然，我怎會叫你——別人是自己的哥哥呢？我這次的叫你哥，我是已經很深愛着你的了，我的一顆心已獻與你了。

至於我的爸爸怎樣呢？他也很願意我和你結爲一個兄妹，他老人家是非常願意把我許配給你，這也可了却了他的平生願望。

而我的愛你，早就有這思想了，在我的心底裏，早深深地愛着你哩！可恨的，只是自己太怕難爲情，自己怪不好意思向你表示我愛你的態度。爲了這，我常常的痛苦着，難過着。我的一顆心一逕有着深深的憂悒。真如這句：『愁似北海深』可以描寫我的心境了。然而，這也許是一般少女都有這樣羞人答答的現象吧？

逸哥！我這回是斗胆地向你求愛了，我很冀望你不要笑我無恥，笑我太癡心愛你，笑我追求你。雖然，我寫這信的動機是很顯然是我向你追求，是的，我愛你太癡了，甚至癡得要發狂了。但你不是不能就看我是一個奇怪的女子，而就此輕視我，不理睬我，當我是陌路人，而你該洞鑒我的一片愛慕你的深情，理解我思念你的苦情，你更要明白我久時的憂鬱。真的，我許多日子積壓着的癡念，直到今天才透了出來。現在我畢竟很有勇氣地寫給你這封信，但當我把這封信交給你的時候，我真有點嚇，也使我非常的羞死，不是嗎？一個年青的姑娘，怎可陌生地向男人追求的呢？這的確使我有點羞愧，尤其可怕的，怕這是一個可怖的惡夢，我怕我這封信會成一個泡影，是一個水花幻滅的失望，使我空懷一寸情念的殷切，將使我成爲一個悲哀瘋狂的人，你，你接到了這信，準是就此瞧我不起，把我丟得遙遠，從此你便視我是一個不良的姑娘——這是我的料想，不過，事實是不是如我所想，當然我還不大知道，然我總希望你不要致於會如此的吧？

逸哥！我敬愛的逸啊！這回我冒冒失失的寫這信給你，我深望你不以薄情對我，你要知道我是已愛了你，我的一切也是屬你所有的了。最後我以極誠懇的赤心，盼你讀了這信，頂好立刻給我一個回音，能夠寫信給我，最好。如你不願，或不能，那我也要態度的表現上給我一個允許的示意，或者你向我笑笑，這笑，我就知道你也愛我的啊！我底心靈上可以稍得些安慰，我相信這個安慰是比什麼都偉大！都值得！

這信寫得太長了，未免使你看得頭痛了吧！好就擱筆吧！祝
「安！」

李惠珍謹上。

這信的字跡寫得雖不怎麼的美，有幾個字還寫得很幼稚，但辭句的造意，倒是很成功，很有技巧。寫得真是哀感動人，纏綿悱惻，令人讀了，真不勝感慨系之呢！這信，在安逸看來，他益覺這封信是比什麼都寶貴，比一顆夜明珠還值倍呢！信裏一個個的字，雖是用鉛筆寫的，但那一個個的字，還寫得齊正和清楚。他從頭至尾地看了一遍，忙把三張信箋放進了信封。跑回到所裏來，一個人坐在一張較清靜的寫字桌那兒去，拿出收容所公用的信紙，信壳寫了一封極簡單而扼要的復信給她。實在這封信，也不能容許他寫得長，寫得多，在公共的地方寫情書，總有着許多的妨礙。許多的不方便，是不許可盡情地寫的，只好簡要地寫幾句完事，如此對於時間上，也不怎麼長，同事們也不會知道他是在寫情書呢！在公衆的地方寫愛情的書信，只有這樣以簡明切要的寫法，是最好也沒有的事了，所以安逸也只能約略地寫着這樣的幾句：

「珍珠！信悉，承你這樣的垂愛我，使我真感愧交集。你，像你真可說是個多才藝的好好姑娘，尤其你是個熱情的人，你如此地敬愛我，我豈無情，我不是草木，而我是同你一樣的有着豐富的情感，豐富

的熱血，我也同樣地愛着你我的心坎裏，和你一樣地有着沉鬱悲哀，傷痛，難過……

但我在這裏，不得不向你忠告，我很誠實地告訴你，希望你能夠允許我的要求，我們際此非常時期，似乎不是談戀愛的時候。我們的工作，該爲國家民族服務，行動該爲國家民族而行動，乃至思想也要爲國家民族而思想。男女戀愛，已好像沒有什麼多餘的工夫談論了。實說，也不能捨了正經事，而大談其戀愛經，那我們怎對得起國家呢？我們要深明大義地明瞭國亡了，何以家爲的意義，我們更應知道戀愛事小，愛國事大，這樣，我們的戀愛，也就有了深刻的意義，我們要待國家有了復興的一天，再談戀愛也未爲晚。你別誤會我的意思，別誤認我是毫無情義的人，或不歡喜跟你好。戀愛，我們固然需要的，尤其在目前抗戰的苦悶時代，更是需要的，因爲好讓大家在精神上得點慰藉，況且戀愛也可救國的，這樣說來，我們不是儘可戀愛了嗎？但不呢？我們一方面也該戀愛，一方面也要加緊我們嚴肅本位工作的精神。所以，我並不反對戀愛，並不是不高興和你談戀愛，和你殊途各歸，這是絕對不會的這點，還望你體諒我內心的苦衷……

紙短情長，且也不能多寫，這信，就算完了吧！祝你

快樂！

——愛你的安逸上。」

安逸寫好了，馬上把信口封了起來，叫了個小孩子，把信送給了李惠珍。

李惠珍接到了安逸的復信，她一看之後，起初心裏有點不悅，覺得安逸對她太冷待，太負情。後來，她想安逸並不是不愛她，看他信中的字句，不是很愛她的嗎？不過，現在一心一意地對於國事上去了，戀愛，好像無暇顧及。就這一點，李惠珍也很瞭解，她知道安逸不是拒絕她愛的冀求，而是爲了目前抗戰的關係，青年人談戀愛，似乎不大適宜吧了。李惠珍思念至此，不禁使她感觸起來，她感念到安逸

真太偉大了。他的爲人，無論是思想、行動、人格、處處都使人敬重、愛戴，尤其其他的言辭，很會說，在語氣之間，總脫不了國家，而且一經他的嘴巴說來，却覺得興趣盎然地妮妮生動，人家聽了，都爲之動容，他真活像一位「善於辭令」的外交家。這信的每一句話，也很像他當面說話時的氣概，溫文爾雅的態度，嚴肅激厲的談吐。安逸具有這點爲人的優處，足以使得李惠珍更特別地看重他了。敬愛他了，更信仰安逸是有情於她。她自己倒不勝惶愧起來，她覺得自己太不識時務了。在這時候，還跟人家談愛、談私情的愛，這該是多麼慚愧的事，自己怎這樣沒有國家觀念？這樣不顧廉恥，安逸怕不說她壞話嗎？即使壞話不說，那他是永遠瞧不起我了吧？李惠珍越想越害怕起來，她再把安逸給她的那封信拿起來看，她看呀看的，看到「……我們一方面也應該戀愛，一方面也要加緊我們嚴肅的工作精神……」她覺得這樣的語句，像有尖針在猛刺着她的心房，使她痛楚難忍。她的思想，越往下想，越深陷痛苦的深淵裏去。她開始懊悔自己爲什麼竟幹出這樣丟臉的醜事呢？她覺得現在自己的臉孔，像塗上了一層糞的侮辱，羞愧自己爲什麼要寫信給他？這是她自己的不好嗎？否，否，全是爸爸的不好，他太心急，他迫我趕快趕快寫信給他的。如今，事情反弄僵了，壞了，壞了，真羞死人，也恨死人！然而，這都是爸爸害人，不淺。否，不能怪爸爸，爸爸沒有錯，信寫不寫，還是自己可以主張的，這不是別人的事，這是我自己的事呀！自己的事，怎不鄭重些的呢？竟粗心得如此。第一封信，就寫得這樣的親暱，寫得這樣的肉麻，自己不羞臉嗎？別怪安逸會寫了這樣一封回信給我……李惠珍默默地忖着，想想她使去下信，嗚嗚地哭起來，哭得很悲戚。她的爸爸看見她驟然會哭起來，傍近她說：

「惠珍！怎麼啦？好兒的人，爲什麼哭告訴我一」

她一句話也不說，頭髮蓬亂亂地散着，頭低沉着，還是哭，輕輕的哭，這哭，真使李椒建莫名其妙，愕

然不知惠珍究竟爲了什麼事呢！她受了什麼刺激，而使她這樣的傷心？哭得像個淚人兒呢？

『惠珍媛！你到底爲些什麼事啊？要哭得這個樣子？你可不可告訴爸爸聽聽嗎？』李椒建仍是很耐心地問她。

李惠珍仍然不開口，她只將右手指指自己腳邊躺着的一封信給爸爸看，又嗚咽地低哭了。

李椒建忙將信拾起來看，他草草地看了遍，覺得這封信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一點也沒有使惠珍傷懷的地方。這信可說寫得非常的好，並且在字裏行間可以看出安逸已允許惠珍的愛了，這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嗎？但惠珍爲什麼要哭呢？也許惠珍畢竟是個小孩子脾氣的人，她的所以哭，說不定是怕羞的緣故。李椒建把信看畢了，哈哈地笑了起來。

『惠珍！你是一個乖孩子！別哭！你哭點什麼呢？真使我弄不明白，問問你，你又不說，是不是你爲了這封信難過？』

『嗯！』李惠珍羞慚地。

『哈哈！孩子！你真是一派小因脾氣還未脫盡，這信是喜信，不是悲切的信啊！你看了，該多麼的快樂，怎麼你一點也不快樂，反而哭，你哭得真是奇怪之至！你看這封信多好，安逸已允許你的求愛了，你的宿願既已獲得，那還有什麼地方使你不高興的呢？你說呀！你到底有了什麼感觸？是不是你自己不歡喜安逸？我想安逸，你是很歡喜他的，決不會爲了他的吧？但你有什麼難過？你告訴自己的爸爸，也不要緊的啊！真的自己的爸爸還有什麼話不好說？不可說珍！你要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究竟受了誰的委曲呀……』李椒建慰藉地。

『爸爸！安逸不會愛我的，你把信細細的看一下，再細細的研究一下，他信裏的說話，都好像在罵

我，說我是個不要臉的女性，沒有愛國思想的女子，他在恥笑我，他那裏有真愛我的地方呢……」李惠珍說說，復又嚶嚶地哭了。

李椒建重又把信讀了遍，他細認馬安逸並沒懷有惡意，不過安逸是把青年男女的戀愛問題，要放在後面慢慢的談，現在替國效勞要緊。但在信の後幾句裏，他還很明白地寫着，我們戀愛是也需要，不過戀愛與工作要相等，不能專談戀愛，把工作却丟在一邊，毫不顧問。試問這樣的青年於國有何利益呢？還不是自私自利，國家事丟他媽的嗎？這樣的青年，簡直被戀愛迷糊了心了，整天醉生夢死般的過着行屍走肉的生活，若這般談戀愛的青年男女們，不是太恥辱了國家，太恥辱了自己了嗎？太沒有真意義了嗎？不是太麻木不仁了嗎？李椒建默然地想着，安逸對於惠珍一點也沒有錯，一點也沒有不情之處，而他真是個多可敬佩的好青年呀！他的說話，多好多有價值。看信裏言辭的流露，他是非常的愛着惠珍呢，只不過現在他不能跟惠珍談愛，他還有着偉大的救亡任務呢，他不能丟下了自身的職責，而倒去談戀愛，他是有着萬不得已的苦衷。愛，他當然很愛着惠珍的。李椒建思忖着，很覺得安逸的爲人太難了，兩方面他都須兼顧，這確是不容易的事情。李椒建也很知道安逸的難處，很能原恕安逸內心的苦楚，他又苦口婆心地向惠珍解釋着：

「惠珍！你要想明白，虧你還哭，不怕羞死了嗎？安逸是愛你的，你別誤會了他的善意，你正可以放心，可以快快活活的相信安逸真是愛你的呀！你看這信裏的這幾句話吧！『戀愛，我們固然需要的，尤其在目前抗戰的苦悶時代，更是需要，好讓大家在精神上得到點慰藉……』『僅這幾句，不是很明顯地表白了他一片愛你的至誠真情了嗎？這封信，你別瞧不起它，真是一件寶物呢，不說得明白點，那就是安逸致送你的訂婚的寶貝呀！你該好好兒的珍藏起來，將後你或可再寫封信給他，信裏你要暫

不把戀愛之類的話寫上去，你可跟他談談別的事情，寫些文學上研究性的東西也好，最好是關於現實點的寫真——如抗戰的通訊，這樣的通訊方法，比較頂能抓住他愛你的深切情感。同時他對你的印象更加深刻化的良好了。珍在偌大的一個宇宙，凡百樣事，你不能都看成沒有希望，都視為壞的，你該把事情瞧個澈底，看得明明白白，一方面還得細細的思索和研究。若此，你是可以免去不少的無謂煩惱啦！自己的無端痛苦，也一點沒有啦！你想想我的話對不對？」

惠珍不再哭了，她已完全理解安逸的那封信，並不是跟她絕愛，也不是含有侮辱的語句，安逸的確是很愛她的呢！此時又被爸爸一番懇切的解釋，爸爸的說話也不錯。她嘴巴裏雖不說話，頭是微微地點了點。

李椒建瞧着惠珍神經過敏之態，全然消滅了，此刻她已很相信安逸了，相信安逸是真愛了她了。他也不再說什麼話，心間頓然像搬去了一塊石頭般的輕鬆了。

晚飯才吃罷，安逸並不會忘掉昨天佩佩約他，今晚到她房間去敘談，他記得牢牢的，他剛丟下飯碗，便跑到佩佩的房間去。佩佩早在房裏等着他了，她一見安逸可真的推着門走進來了，連忙立打起着招呼：

「安先生！你真的來了，一點也不失約，真是正實君子。」

邊忙忙地倒了一杯白開水，走過來說：「安先生請坐！」一杯茶放在安逸面前的桌角上。

「黎小姐別忙！我們都是自己人，沒有甚麼客氣的。」安逸很不安似地說。

「真的，我們是自己人，有什麼客氣呢！我也客氣不來的，也不會待人的，這裏甚麼都沒有，就是這樣的一杯白開水，真是待慢之至！還望你不要笑我哩！」

佩佩說着，微微地笑起來了。燈光射着佩佩的笑靨，顯着更嫵媚地秀美了。她的雙頰，更顯出一層紅潤潤的光彩。

「黎小姐你真會說客氣話，說得人家多慚愧呢！」

「人家慚愧，干你底事，只要你不慚愧就好啦！」佩佩俏皮地笑着說。安逸也輕輕地笑起來了。

「黎小姐你畫的甚麼啊？可讓我看看？」

安逸的目光觸到桌上有一張藍墨水畫的圖畫，心猜着，是佩佩自己畫的了。

「沒有畫什麼，我只是塗塗玩的。」佩佩馬上將剛才自己畫的一張「柳樹的風景」畫，拿起團在手裏裏。

「喔！我又不是別人，怎不能給我看看呢？黎小姐你給我觀賞觀賞，我準不笑你……」安逸帶笑着要着。

「好吧！你拿去看看吧！不過我畫的怪不好的，你別笑我呵……」佩佩將團在手心裏的那張畫，丟到安逸這邊的桌邊，羞笑地說。

安逸見那紙團扔過來了，忙拿起紙團，展開來瞧，那紙上是畫着一枝楊柳樹。一陣陣的風兒襲過來，把那柳樹吹拂得，像彎彎的一隻竹木梳，樹下是柔柔如茵的一堆小草，樹的左邊空際，還畫着三隻小鳥，和二隻蝴蝶。在樹的週際，翱翔地穿上穿下地飛呀飛的。這畫畫得更生動和很活潑的地方，也就是那棵樹的右際的烈風，蕭蕭地拂着，起整棵樹兒吹得只向左邊搖着倒過去。紙的左邊空白處，還寫着一行字：「柳樹蔭下風蕭蕭。」

「這畫，畫得好極了，尤其際此酷日當空的時候，能畫出適應時序的這張畫來，更覺得令人身入

其境地神往起來也使人不勝贊美之至呢！那句詩又寫得好，黎小姐我真萬分地佩服你的天才，而你也真是一個超人。」安逸贊不絕口地說。

「可不是嗎？我早知你要說這樣怪難聽的話，我不要聽你那樣的話，你快把那張紙兒撕了吧！」
 佩佩嬌羞地說。

「那不是我有意說你好，真的啊！你畫的那張畫，是很好的呵！」

安逸邊說着，邊在自己的衣襟上取下自來水筆，在「柳樹陰下風蕭蕭」的旁邊添寫了一句：「最是避暑勝境處。」寫好，便把紙呈到佩佩的面前說：

「黎小姐，恕我大胆冒瀆，亂塗了這句，你看可好？」

佩佩只是十分的欽佩着安逸，不止暗自念着「柳樹陰下風蕭蕭，最是避暑勝境處。」頗覺得這兩句小詩似乎稍有點帶俗，但還清朗可誦呢！她覺得安逸能夠毫不思索地把下聯的句子接了上去，那真有點詩才的呢！

「安先生，你這句寫得更妙了，真把我這張紙生色不少地有了光輝了。我要把這張紙藏起來，以作他日的紀念品哩……」

「瞎說，瞎說。」

「怎叫瞎說呢！」

「啊呀！你把我那樣不通之極的歪詩藏起來，不被人見了要發笑嗎？」安逸微笑地說。

「不會的，不會的，人家又不知道是你寫的，誰知道，只有我一個人啣！」

佩佩把那張畫紙摺得整整的，塞進手邊的一本文藝叢書的頁裏夾起來。

「安先生！你看朱譚和胡林林這兩個人怎麼樣？」

「朱譚這人太狹，胡林林大會追求女性，雖然我和他們在一塊兒的日子還不怎樣長久，但他們的個性，我已約略知道些。他們同我的感情倒還好，不過，使我有點厭惡他們的，是他們太會跟我打趣這點，我頗不滿意。」

「你別當他們是好人，他們兩個人都是壞蛋呢！此後你真要留神點，倘你偶一不慎，便很容易地墮入他們的陷阱，別的都不說。就像昨天，他們使我們多難堪，他們的諷刺，夠多厲害呀！但也真奇怪，我們的事，他們怎知道得這樣的詳細呢？昨夜，我給你的一張字條，他們也會曉得的，他們倒好像是捕快出身呢？可是我們問的事，被他們這兩個壞蛋老是跟着偵探總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倒要當心點呢！並不是我們怕他們搗甚麼鬼，不過他們既是這樣會管別人的閒事，那末一些些的小事，他們就會尋事生非的捏造出不可收拾的大事來。弄得滿城風雨，實在，他們的嘴巴是很容易闖禍的，關於這，我們倒都要謹慎點，防備防備他們才好呀！」

「佩佩很憂慮地說。」

「他們兩個人固然是壞東西，但你儘可放心，他們見了我，還忌的呢！他們不能在我的面前做出十分沒有人格的事來，所以他們的壞，也只能跟我取笑而已。是不能真的認真起來，這我倒很相信他們的，你別爲了他們而憂愁。我們是正大光明的，怕他們什麼呢？」

安逸坦然地說，眼睛向着房間的四週掃了一下，他心裏暗暗地很欽佩地想着佩佩把這間房間，佈置得簡簡單單地，如合乎樸素。齊齊正正的一些些，也不雜亂無章，一樣樣的東西，擺設得很有秩序，他的視綫從高看到低，由左瞧到右，瞧瞧視綫便劃到桌上的一疊書上了。安逸在平時，也很愛讀文藝一類的書藉。空的時候，也常常寫些稿子投到報章及雜誌去刊登。由於他有了一顆愛好文藝的心，只

要在他的眼縫裏看見了文藝書籍，他是非拿起來翻翻不可的，現在他瞧見佩佩的桌上放着這麼些書，他隨手在一疊書裏，抽出一本少年週報來看，他翻着書的頁子說：

「黎小姐！你也很歡喜看新文學的書嗎？」

「是的，不過，也不能說愛好，我只是高興翻翻吧！」佩佩淡笑地說。

「你覺得新文學的文字生動嗎？」

「我之所以歡喜看新文學的書，那還是由於我感覺到新文學這東西，它的詞藻和造句，都與舊文學迥乎不同，舊文學的創造底作風，是一貫主義，內容毫無生氣，只是死板板地一套千篇一律的矯柔造作。至於新文學呢！它是絕不相同的了，牠是跟着時代的巨輪向前推進的，它內容每一句文字的造作，都是活潑潑，怪生動有趣的，是有文學的真實性的，也可說是現實社會很有價值的文學產品。我們看了那樣的書籍，是很有益處的，而且也能夠幫助我們得到不少的進步呢！安先生！你以為新文學好不好？」佩佩說着，問安逸。

「你的話很不錯，舊文學的確是落伍了的東西，牠是已成爲老古董了，新文學能夠抓住每個讀者的必看的心，是它語句的新穎製作技巧的圓熟，尤其它能適合時代的所需，它一點也不因循着陳舊的作風，而它的内容描寫，無論那一樣東西，都是以真實的感覺，天真的姿態，誠摯與親切的作風，這就是新文學使人愛好的幾點好處。」

安逸說着，他的眼睛忽然在少年週報第一頁的目錄上看到有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永別。」下面的署名是佩佩兩個字，他立刻像沙河裏掏着金鋼鑽石一樣的欣喜，他將頁數翻呀翻的，翻到了這篇文章的一頁了，而這篇文章是刊登在「新園地」的首位上，字數並不多，僅佔了一頁篇幅。

他細細地把這篇稿子看個完。他覺得這篇東西，短而精，內容的事實，寫得非常的真切。雖是一篇小文，但文字的作風，確是清麗可讀，這篇文字，很使一般讀書看了，頓時情感湧起。安逸看完了這段文字，他知道是佩佩寫的。佩佩也看見安逸在讀她的作品了。她的頭立刻側轉了過去。安逸也在注意着佩佩的動態。他看見佩佩突然將臉孔側了側。他確定這篇永別的東西，準是佩佩自己的作品無疑了。他笑笑問佩佩說：

「黎小姐！這篇大作永別。是不是你作的？你寫得很不錯，我拜讀之下，覺得十分感動我的心弦。」

「瞎說，不是我寫的，我那有這樣的資格寫這樣的文章呢？天下同樣姓名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哩！你別當是我寫的呀！我是沒有這種文才的，而我也不敢掠人之美，安先生！你不要看了佩佩這個名字，就斷然說是我寫的了，真的，這文章，不是我寫的……」佩佩掉過頭來，嚴肅地說。

安逸知道佩佩說的全是假話，全是謙虛的故意推說，是一種怕羞的自我承認，他也故意地哈哈地笑着說：

「黎小姐！你別騙我啦！我又不是小孩子，小孩子作興給你哄哄就相信了，這作品，不是你作的，我真不相信啊！我只要看了這篇稿子的內容，我就知道是你作的，這裏面的語氣，全像你寫的你爲甚麼要騙我呢！你說，你說，這稿子究竟是不是你寫的，你不能隱瞞我。你要老實的告訴我，你不老實的告訴我那你就是不信任我，這也罷了……」

「倒瞧你不出，你的目光真厲害呀！西洋鏡究竟被你看穿了。那篇東西是我寫的，我是隨隨便便亂塗的，作得很不好，望你別笑我這篇拙劣的東西。」佩佩紅漲着臉說。

「可不是嗎？我早猜着是你寫的你還騙我阿木林，但這篇稿子的作風，不是捧你，也不是我在你

的面前說幾句好話，真的呢！以我客觀的目光看，你這篇永別的作品，確是還不錯，缺點的地方也沒有真是一篇成功的作品，你的筆法是相當的婉轉和靈巧。所以寫東西不一定是創作小說。就寫些自己身邊的散文，確比什麼都來得真實，比較其他的作品是充滿着活潑潑的姿態，黎小姐你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你這樣努力着寫作文藝的工作，不消多少的日子，你準可以成功一個很著名的女作家呢！現在你的作品已經寫得很成功了，只要你再加一番埋首苦幹的研究，怕不達到你所理想的目的嗎？這不是我的吹噓，是完全我看了你的作品的內容而說的，我很希望你能夠在將來成功一個著作家。」安逸很欽佩地說。

「安先生你的話太誇張了，你把我說得這樣的好，實在說，我的東西還很幼稚得可笑，那兒還談得到什麼寫作技巧已經成熟了呢？這話那裏說起呢？我寫稿是從不下過苦工夫去研究的，也沒會好兒的寫過一篇像樣些的東西，只在偶然之間的高興起來，隨着文思的湧來，就拿起筆來寫它幾篇，或幾行。像這樣千年難逢火眼金睛難難得得動動筆寫稿的人，那能有成功作家不作家呢？我也不希望有名於社會，不希望自己的寫作能有一天出人頭地。雖則我對於文學是性之所近的東西，我却沒有存着名利的期望，我之寫作，全是自己歡喜舞文弄墨而已。」

佩佩說着，驟然她像有所感觸似的傷感起來，接着又說：

「像這樣一本少年週報，內容篇篇文章，我覺得都很好，都值得一讀的，可以說是少年的恩物。裏面幾個寫稿的人，都是著名的作家，寫的文章都老練極了，尤其是予且的每週談話，及一篇敏兒求學記的長篇小說，寫得非常的細膩，動人，我真佩服他的那枝筆，能夠寫出如此極生動有趣的文章，的是不凡地有點天才的呢！這兩篇東西，我最歡喜看，它的定價又不貴，每冊另買也只有三分，雖然一本薄

薄的小小雜誌，但頁數也還多，也有卅頁，裏面各樣的材料都有，封底封面是圖畫，而且每篇的稿子，都迎合一般時代少年的口味。及各方面的需要，像這樣一本好雜誌，我滿希望它永遠的問世下去。誰知道這本雜誌出版到二十期的時候。「八一三」的滬戰又爆發了。它的生命就被戰爭犧牲啦！我是覺得很可惜的，也是我失掉了一個投稿的地盤，也可說是我失去了一個精神糧食的良友，現在我偶而一想起來，還很覺得非常的難過呢！

「你在少年週報上寫稿，寫了多少作品了？常常寫的嗎？稿費有沒有？」

「我也不常在少年週報寫稿的，直到它停刊，總共也只不過寫了沒有幾篇東西，稿酬是有的，大約每篇東西致送一塊錢的實價書券，這書券可向中華書局去選取自己所歡喜的書籍。」

「你拿些什麼書呢？」

「別的书，我都不大歡喜，當然我拿的，都是文藝小說一類的書。這些書，我是頂歡喜看的，你想：不然這雜誌不停刊，我如若高興，也可以常常寫寫稿，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得些書券，弄點書來看看，這多好的事，可惜現在這本少年週報是不出版的了。」

「這你也不必悲痛，這本少年週報的所以停刊，它是爲了戰事發生影響的關係，這原是環境使然，它的停止出版，也是迫不得已。不過它向停刊是暫時呢，還是永久呢？現在當然不能斷然言之。也不得而知，這個生死權，全操在主辦這雜誌人的手裏，看他是否還高興繼續地接辦下去。或者待到他日戰事一旦平定下來，這雜誌怕還要恢復出版的，也說不定的呵！你耐心點等着，將來你或可看到這本年週報的問世呢？」

「安先生！我真很慚愧！我慚愧我終不及我的姊姊，姊姊多勇敢，多偉大，她今天到前綫去服務了。」

到戰地去做事，才能說是爲國効勞，現在像我在後方的難民所裏工作，真覺得渺小得很。自己一點不能發揮力量，拿前線的工作來相與比擬，猶之大巫和小巫之別。雖然前線比在後方是很危險，但危險又有甚麼可怖，就是不幸犧牲在陣地上，也是很值得的，是大不了的事。一個人遲早總逃不了一死的，所以死對於我是一點也不可畏的。這次姊姊的投身戰地去，我是非常的贊成，她這一偉舉，也非常的羨慕她。我羨慕她居然能夠參加這樣一個婦女救護團，她的勇氣是很不小的。說不定將來我也要上前綫去做事，安先生，你贊成我去嗎？」

「黎小姐，可真的，令姊到前綫去了嗎？」安逸驚愕地問。

「不騙你，姊姊真的到前綫去了，她昨晚到這裏來和我告別的呢！」

「令姊真是一個剛強性的女戰士，假如全上海的婦女，都能夠像你姊姊那樣，我相信，都將成爲許許多多的女勇士啦！中國還怕戰不過××嗎？既然此時你姊姊上前綫去了，那你就不能去。你要知道，只要每家人家有一個人在前綫做事，已經很對得起自己的祖國了，況且你在收容所裏做事，也是在替着國家盡力効勞，不過在工作上是不同吧了。在前綫較緊張，在後方較平靜。然而服務的意義則一。你且在這裏安心點工作吧！總之，你要抱定既來之，則安之的宗旨，再後你在收容所裏工作，不也是等於在前線工作一樣嗎？即使你真決心要到前綫去，你的志氣雖可嘉，但你也要想，你走掉之後，你爸爸憂急的心啊！你忍心丟下爸爸一個人在上海嗎？同時在另一方面，你也得想一下，你現在不是沒有工作幹，倒不是不在替國家盡着國民一份子的責任，而你是都做到了。那你爲什麼一定要上前綫去呢？你更不要誤會我在阻止你的意思，不讓你到前綫去，上前綫去，凡是我們青年人那一個可以不去的呢？當然大家都有愛國思想的，有愛國思想的熱血青年，都願意去的。可是，我們可不能不三思而

行，決不能盲目的瞎幹，你以為我的話對不對？」安逸很誠懇地問着佩佩說。

佩佩點點頭說：「安先生！你的話是不錯的，我應當聽你，但不過，我總覺得在這裏做事，不能表現我工作上的毅力，這是頗使我慚愧的，因此我使想到前線去做事，而這個思想，也是突然想起來的。我只是自己在理想着呵！決定去不去，我自己還不知道哩！」

「我很望你在這裏忍耐點工作，前線還是不要去，如你真的走了，我在這裏，就……」安逸的臉孔紅紅地說不下去了。

佩佩知道安逸沒有說出的下文，是含有意思在裏面，這下文，他可不能實說出來，佩佩是領會了。她馬上笑笑說：

「安先生到前綫去，我是說說玩的呢。現在我準依你不去好嗎？」

「好好，你可真不去嗎？別騙我啊！」安逸猶有點不放心的樣子。

「當然，真不去，你儘可放心好啦！」佩佩也覺着自己的雙頰彷彿火燒樣的燙起來。她羞羞地側着半個臉說。

他們談呀談的，從抗戰談到了文字。由文字而談到了個人間的瑣屑私事。他們的話語，似長江流水樣的說不盡，談不完，越談越高興。什麼話都談到了，但雙方話語之間，是一點也不涉及「愛」的方面。他和他都有點怕羞，都沒有勇氣敢說到愛情的話，但在他們彼此的心間，却是充溢着欽佩的羨慕暗影。臉上都掛着一層羞紅的光燄。一串串的話，從他們的嘴巴裏流着，流着，談話的尾巴，像漫長漫長地拉不完。越往下談，興趣更濃濃地增厚起來，好似永遠不會停止樣的，可不是嗎？世間頂甜蜜的事，是青年男女第一次的約會。雖然他們不是像一般普通的青年男女們的情話綿綿，然而在他們一席暢

談傾訴中，總也免不了有着濃意深情的吧！同時，最可恨的是時間飛快的逝去。時間這東西，像一點也不容情的，往往談得怪高興的時際，時間却催着人不能多談，不得不依依惜別。當這夜，安逸和佩佩談興正濃，在不知不覺間，時候已是很不早了。己子夜時分了。鐘上鏗鏘地正敲着十二下。安逸突然聽到鐘上打了十二點鐘，他深怕太晚了，門上不大方便，而且路上也將不能跑了，他連忙從椅子上立起身來，很歉然地說：

「黎小姐！閒話說說，真不覺着的，時候已很晚了。我要回去哩！明天會！」

佩佩也不再多留他談下去，也立起來笑笑，送他走出了房門。說：「安先生！我不能多送你了，今晚很對不起你呀！時間這樣的晚了。路上當心點！」

她站在房門口，看着安逸跑過了一條長廊。始返身將房門關上。脫衣上床，身體望被窩裏一鑽，就睡覺了。

因為她在今晚，心田裏充滿了喜悅。不久，她便甜甜地入了睡夢了。這個夢，直到翌日的太陽紅紅地射進了她的房間，她方始惺忪地醒了過來，等她跳下床來，一看桌上的鐘，是九點將到的時候了。這天，她比平常的日子，多睡了三個鐘頭。

早膳剛吃好，外間的馬路上突然嘩啦啦地一陣怪叫，直傳進屋子裏來，又很清楚地聽見有許多人在大着聲罵：

「附庸！打打打死這個附庸！」

「我們吃了東洋人的虧，怕還不夠嗎？竟然還有自己的中國人去幫東洋矮子來打我們，這種沒有心肝的黑心漢，奸，不，打，死，他，真，是，自，家，的，害，羣，之，馬，抗，戰，的，蟲，賊，來，大，家，動，手，呵，把，他，打，死，才，大，快，人！」

心呢！」

「對，對！大家來打，打死這個賣國賊！」

安逸趕忙跑出去瞧，在馬路中心圍攏着一團人，一個大大的圓圈子。把裏面的主角人物都遮掩得瞧不出來，安逸跑攏去，將身體慢慢的挨了進去，裏面的幾個主要人物，這才都收入安逸的眼內。四個壯漢，大家把衣服的袖管捲得高高的，拳頭就像暴雨樣落在一個年紀約模廿來歲的身穿長衫的青年頭上，腰裏，大腿上……旁邊幾個袖着手，站着瞧的閒人，都發出激厲痛快的聲音，助着威勢說：「好好呵！打得好！再打得重點！非打死他不可，好讓他去見閻王爺！」

那個被這一羣人包圍着，目為漢奸，而遭着痛擊的青年，他沒有一些兒反抗，和一些兒掙扎，只是極悲哀地掛着一串串的淚水，苦求着打他的許多人說：

「哎喲！痛痛，痛死我了，求求你們開開恩，饒饒我，放了我這條賤命吧！別打我啦！」

「嘿！嘿！你儘討饒，也沒用處，誰叫你不做安份守己的好人，你偏要去附庸，要知道做了附庸，就犯了極大的罪惡，打死你，還是便宜你的狗命呢！不然，就把你的頭顱搬家，給你身首異處的死刑。那才厲害哩！」一個長個子的人說。

「我我實在不是附庸呀，實在我是冤枉的，你們不把事情問問清楚，就動手瞎打人。把好端端的人，竟誤認是附庸，把我打得這樣子，我被你們這樣的打，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到底幹了什麼對於中國不利的事情？我做夢也不知道。假如中國的老百姓，都像我一樣橫遭着莫須有的毆打，不是太冤屈，而又太糟糕了嗎？這是一二則呢！在中國的抗戰進程上，怕至少要受到點損失的吧……」

「一派胡語，誰相信你？誰相信你不是附庸？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肚裏得知，你現在還要假癡假呆的裝做冤枉，你這個冷血走狗的東西，還想苟圖活命麼？真是癡人說夢話，來來呀！大家用點勁兒打死他，別讓他活命。」那個長個子的人，眼睛橫橫地向幾個打手的伙伴掃了掃，兇狠狠地說。

十多個很堅實的拳頭，如鐵錘頭般的打着倒在地上的青年身上。這青年，嘴巴裏還是不斷地說着討饒的話，悲痛地呼求着，又不時地嚷着痛呀痛呀，安逸目見着這般情景，他心裏好大不忍地明白了，看那裏所謂打附庸的長個子的人向幾個打手的人閃閃眼睛，這個長個子的人，準不是一個好東西，準是個壞腳色，不的話，他爲甚麼要做眼色呢？這事，準有特別的緣故。那個遭打的長衫青年，準不是附庸，他是被人冤屈了的，其間也許一定有着別的事情，並不是附庸不附庸的事情，看這個青年，決不是準附庸一類的人物，而長個子的那個人，一定與那個青年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爲了要報復他的私仇，所以才糾集了他手下的幾個爪牙，這個圈套，他們是在事前做定好的，更借着附庸的藉口，大家一齊動起手來打，以洩私恨，至於這個被冤屈着的可憐青年呢？他只有一個人，自然衆寡不敵。孤掌難鳴，有口難說，只把一口冤氣丟下肚去，聽他們毒打了。但一個人的身體，究竟肉做的，那裏吃得消這一頓極猛烈的擊打呢？到了實在受不了的時候，他只有哀哭地訴求的一途。以冀這般打他的人，像強盜發善心的能夠放了。可是這般打手的人，竟連一點憐惜的心也沒有，還是往下一拳一拳地打呀打的，他們好像打得怪開懷呢！安逸看着，他看得很清楚，並且他心內還在暗暗地忖着。

「即使是附庸，也不應該這樣的打法，這樣打總是一種消極的方法，一種殘忍的不人道的手段，一種極愚笨的舉動，雖能將一個附庸活活的打死，可能博得一時人心的痛快，但也得想想，附庸有好多種呢？該分門別類的去處置他們，方是真真的道理。像在馬路上的茶缸裏拋毒粉的附庸，替敵機作

信號的附庸，幫助××及宣傳的附庸……這些人或可說是受着戰事的打擊，不能生存，得些敵人的小惠，他們就給××科用，騷刮我們後方的民衆。像這般小附庸，實在情有可原之處，我們該輕罪他，感化他，幫助他生活的保障，給他設法謀職業，決不可以抓來就是不問皂白的打打，打這個辦法，似乎很不通，再說，還有那般真正替××買國的大附庸，他們簡直連自己的祖國都不要了，他們竟情願願地認賊作父起來，這種附庸，當然殺不可赦，斃之也不可惜，但事情的究竟，也須問問清楚，然後再予以嚴施重罪，這些事，當然不一定要送官廳法辦，地方上的民衆，也可以執行法律，也能握着生殺之權的。這，原是在抗戰中特殊的暫時的實行處置附庸的懲罰，也是每一個地方上的民衆們，應該協助政府辦理的，但凡碰到了這些事，必須經過大衆嚴格的審問，大衆的判決，始能決定重刑與輕罪，這樣的去辦理附庸，才不會有絲毫差誤的地方，也是能使個人心悅誠服，頂壞頂糟不過的，是獨斷行事。絕不徵詢衆人的意見，怎麼樣，只依着自己的成見與主張，一味地胡行，那事情，怎會弄得討巧，幹得好呢？況且，這青年，看樣子，絕不像是附庸，這中間自有別情，準有不能臆測的因果，他們這般人，準是借了附庸名義的良機，加以暴擊，希圖消去個人懷恨之念而已……」

安逸正在想呀想的，不意從人叢的圈外，莽然地奔進一個人來，只見他氣喘喘地，高着喉嚨叫道：「噲！噲！沈阿五夏章根不是漢奸，你別錯認了人，他是好人，是一個好人，他只不過不肯借錢給你，你就忿恨他，冠以附庸的名字來侵害地，猛劇地兇擊他，你這樣的誣良爲奸，是不對的，在你的良心上，怎能說得過去呢？你想想，他給你打得這個樣子，差一點把他的命都送掉了，大家不准打誰，敢再打我就給你們打電話，通知捕房來抓你們去啦！」

沈阿五猛不防會有認識他的朋友，突然跳出來跟他反對，跟這事情打不平，他知道自己理屈，自

已幹壞了事，並且他素知這個朋友——王得海是一個大亨，是個很利害的脚色。他在上海社會流氓當中，也可算得數一數二的特等階級的人物哩！在平常的日子，什麼事情，只要王得海說句話，什麼便都辦得到。一點也沒有困難的。沈阿五是佩服從地聽他的說話的，總是唯命是從。一點也不違背的。這不是他見了王得海就生起畏縮之心地怕懼他，實在他們有他們所謂同窠弟兄的輩份的關係，當時沈阿五也來不及說什麼話，只嗯了一聲，向幾個幫兇的朋友，閃了一下眼色，便在人流裏溜跑了。這幾個幫助沈阿五打人的朋友——打手們，看沈阿五先自己已經跑掉了，只剩下了他們幾個在這裏，他們深怕自己遭到什麼天大不幸的禍事到自己的身上來，他們個個人都害怕，他們知道事情不妙，鳥獸似的也一閃而散地逃跑了。這兒，却丟下了半死不活的夏章根在地上，呼着喘聲，看開的路人還是緊圍着不散，但每個人都是抱了幸災樂禍的心理和態度。只是袖手旁觀地瞧瞧而已。這些人，只把別人的痛苦，作爲自己消閒的慾望，竟一點也沒有憐惜之心。雖也有幾個人，在他們自己的臉上表現出極深切的同情目光，但是終憐莫能助啊！他們搖搖頭，唉聲嘆氣地走開了。安逸看着這許多瞧開事的人們，一個個都漠然地絕不關懷，真使他氣憤起來，他想現在我不去援救他，有誰會去救助他呢？他走攏了夏章根的身傍，低着喉音問他說：

『喂！你還跑得動嗎？你的身上那一處打傷了沒有？』

『先生！我那能跑得動呢？我的腰裏交關痛咧！先生！我求求你做個好事吧！你給我叫輛車子來，讓我坐了車子到家去！』夏章根很可憐地流着淚說。

『這個我可以替你做，但你怎會被他們打的呢？到底爲了什麼事啊？你可以告訴我嗎？』安逸彎下身子問着說。

「只爲了借錢不借錢的事情，我不借給沈阿五，他就糾合了這許多同黨來打我，他們是想把我打死在他們的手裏。唉！沈阿五這個壞傢伙，因爲我不借錢給他，他就想出這樣的一個惡毒計策，竟拿附庸的頭銜加到我的頭上來，這樣的人心，真有點可怕呀……」夏章根嘆着氣說。

安逸已把車子喊來了。

夏章根徐徐地從地上爬起來，一手扶着安逸的肩背，坐上了車子，臉上現出苦痛而又感激的笑容說：

「先生！謝謝你呀！你是我的一個救命大恩人，我永生不會忘掉的。」

「你不必說這樣重謝的話，我們年青的人，是應該幫助不幸的人們服務，怎可以見難而不予相助的呢？這些些小事情，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安逸慷慨地說着這話的時候，車夫已把車子拉起跑了，夏章根在車上揚揚手，表示致謝的深意，車子就在他揚手的一霎那，已駛向遙遠的前邊去了。

安逸望着受着創傷的夏章根，車子把他載着去了，心裏也覺得很鬆弛地便回進門來，他才走進門，豈知外邊又鬧鬧地發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了。聲音囉哢地響成了一片。

「看一個叫化子發了財啦！大家來看呀！來看一個男扮女的人呀……」

安逸真想跑出門去看個究竟，迎面一個童軍，却跑來叫他了。

「馬路上又發生了什麼事了？是不是又是什麼附庸？」

「不，不是的，這會却是一個叫化子發了大財了，他身邊有許多的錢呢！現在他已被我們抓住了。我們班長正請你商量怎樣辦呢？安先生你出來看啊！」童軍很心急地說。

安逸便跟着童軍跑到門口，自己收容所的門口擁塞了很多的瞧閒事的人們，跑路人走過這兒，他們都好奇地駐足而觀，人愈聚愈衆多，漸漸地把馬路中心也站滿了看熱鬧的觀衆，後來連車輛都妨礙地不能通過了，擁擠得不堪。安逸走進圈子裏一看，只見一個披頭散髮，衣服很襤褸的乞丐，因為這乞丐的頭髮太長了，臉部也醜陋得一堆烏黑。有了這兩點特徵，竟使人難能認出這個乞丐是男的，還是女的。有許多人說：這乞丐是女性，從形態和裝束上看來，確是很像一個女性的乞丐呢！然而不然，經了童軍嚴密的觀察和搜查，本來童軍好好地問這個乞丐說：

「噲！我問你，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可是那個乞丐總是閉緊着嘴巴，悶聲不響，童軍連問了好多聲。乞丐還是不說一句，兩眼閃閃地只向童軍望呀望的，弄得童軍實在沒有辦法可想了，只得動手抓破胸前的衣服一看，原來是男人胸口的乳房平坦坦的，不是男人，倒是女人嗎？這時，大家方始都知道他是男扮女的乞丐，大家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地上一個大大的包裹，包裹已給童軍打了開來檢查過了，裏面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都是些廢紙，商家往來的信札。此外是別無他物了。但在他身邊抄獲的是一小包用布頭包的銅元。二個香烟罐頭是裝滿了鈔票。這些錢，旁人推測起來，他一定是偷來的，一定在什麼地方——淪陷區的地方竊來的。這是一定的道理，在那個地方，人們要緊逃難，來不及將錢帶出，或者是遺落在家裏。後來給這個乞丐跑了進去，把這些錢偷出來了，真是樣好東西，那一個人見了牠不歡喜的呢？況且在這個烽火遍地的眼際，錢是一樣寶貝似的東西了。人人都需要牠，這時候，這一堆堆的錢，散在每個人的眼前，誰不想伸手攫取，將他人的錢據爲己有呢！不拿也要給人家說你是一個傻子的啊！本來，這事是可以原恕那個乞丐的，雖然這些錢的來路是很不明白，究竟是偷竊來的，還是盜取來的，這是誰也不

知道的，總之呢！這錢，終是不從正路上來的，總有點使人可疑之處的？但他能從戰區裏竊取這些錢，也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呢？是有着絕大的本領，冒着很大的危險，才能拿到這錢的啊！童軍放他，當然可以的，但也要查問一下明白，始可放他走路，只要他承認說這是偷來的，也就不再窮根究底了。但使人很可恨，很可懷疑的。童軍怎麼樣的問他，他終老不開口講話。說他是啞巴吧！又不像，說他裝腔，也不像，這一點很使問他的童軍惱恨起來，童軍當場叫了一個巡捕過來，那個乞丐見巡捕來了，他馬上哀切地雙膝跪了下來，兩手向童軍和巡捕膜拜起來。但他的嘴巴，還是不開口，只從他灰黑的臉色上，顯出了可憐的樣子。

「安先生！你看這事怎麼辦？放了他好呢？還是抓他關進捕房去？」童軍問着安逸。

安逸毫不思索地說：『看他怪可憐的，我看這事是沒有甚麼了不得的，只要和中國抗戰沒有什麼關係，是可以放了他的，別拉他進捕房吧？還是放走他的好。』

可是安逸的說話是一點也不生效力，童軍倒點點頭肯放了那個乞丐跑路了。巡捕可不能如此輕辦呢。巡捕一定要帶他上捕房去查問，巡捕搖搖頭說：

『不能，不能放他，這事非帶他到捕房去查問過明白不可，事情決沒有這樣的簡單，你們別管。我帶他上捕房好啦！』巡捕有點氣怒怒的樣子。

那個乞丐聽見巡捕一定要把他帶進捕房去，他怕得什麼似的。兩腳兩手，竟突突地抖了起來，他更哀傷地向巡捕磕着頭，頭在柏油馬路上磕得怪響脆的一種極可憐的態度，真使人的心腸軟化了。

『你向我磕了頭，難道就可以把事情馬馬虎虎過去了嗎？老實對你說，你別怕到捕房去，不會給你吃苦的，說不定你馬上可以出來的呢！你好好的跟我去，知道嗎？』

那個乞丐知道再苦求也沒有辦法，他的頭也不再磕了，他心裏頂痛恨着的，是那個檢查他的童軍，但在這時候，儘是恨也沒有用了。他終逃不了進捕房去啊！但他的東西太多，並且他僞裝着不動路。沒有法想，由童軍打了一個電話給祥生公司，叫了一輛汽車來。童軍、巡捕、乞丐都跳上汽車，一包東西也放進了車廂內，車子立刻開動，馬達朝新開路直駛而去了。

路人們也慢慢地散了，安逸心裏不高興，他很不快樂地跑進所裏來，至安逸之所以不快樂，實在是他的心腸太軟了的緣故，他覺得那個乞丐是很可憐的。現在眼見他被巡捕拖進捕房去，更覺得他太可憐了，一邊他又恨起童軍來，恨着去叫巡捕的那個童軍的心腸太硬了。不然，這個童軍不去叫巡捕來，那個可憐的乞丐，就不會被送進捕房去，就不會坐牢啦！安逸爲了這事，心境一逕很不舒服着，連做事也不大起勁了，是非常的勉強，他心焦地待着，待着那個陪着乞丐一塊兒到捕房去的童軍回來，等他回來聽消息，聽聽那個乞丐到底怎麼樣了？他到了巡捕房，可受過刑罰嗎？可將他押起來？還是馬上放了他？這些事情，安逸都很關心着，都很替這個乞丐担着很大的憂愁，像這樣的事，好像是他自己的事樣的着。他的一顆心，真是菩薩心腸呢！他等了好久，他所望着的那個童軍，始見回來了，當童軍欣然地才回來，安逸很心急地，就拉住童軍問着說：

「那個乞丐到了捕房怎麼樣？現在他放了出來嗎？」

「已經放出來了，不過給捕房裏的人打了一頓生活，錢都充公了。」童軍笑笑說。

「拿什麼東西打的，打得重嗎？」安逸怪憂急地問。

「用木板打的，打了二十記，痛是很痛的，那個乞丐真不是好漢，真不紮硬，真吃不起苦頭，他的皮肉也真不結實，那知道這二十記木板，却打得他的屁股都腫起來了。青一塊紅一塊的，全是腫起的泡。」

痕，他直痛得喊起救命來呢！惹得許多人都發笑起來。」

「那一定打得很重的，怕他跑路也跑不來了，是不是？」安逸很不悅地問。

「是的，他跑路是一蹶一蹶的了。」

「都是你不好，你爲什麼要去叫巡捕來？否則，他決不會挨打的，你害他吃這樣的苦，這是多可憐的一件事啊！你做錯了一件事了，你還不覺得你自己的一顆心不寧靜嗎？唉！這也難怪你這樣，大體像你們這樣年紀輕的人，做事都是如此的，一做起來，就很過火，過於理智用事。一點也不三思而行的，但你決不能把事情幹得太認真，太激烈，有些事，你該細細的想想才好呀！你想一個乞丐是多可憐的，樂得做做好事放了他，何必一定要把他受點委屈呢？你按心自問，自己覺得舒服嗎？」安逸很有點抱恨的態度。

「全像你這樣的一副菩薩心腸的人，事情還能夠辦嗎？還辦得起來嗎？假使世間的人，都能夠像你這樣的好心，那麼永遠是太平平的盛世了。決不會有互相殘酷的戰爭發生啦！你的話，雖也有理由，而且覺得也很不錯，但我也有的相當理性呢！我覺得我也並不錯。實在我把那個乞丐拉進捕房裏去，我不是錯辦了人。我之所以叫巡捕來，因爲他太可惡了，他又不是啞子，爲什麼我問他，他竟死不開口，一句話都不說，看他的樣子，他不是裝腔是什麼？像這樣的人，不是已可惡到了極點嗎？還有什麼可憐的地方呢？實在，他這樣子，真使人憤怒極的。如果他好好的說，我也決不是鐵石心腸的人，決不會忍心的去故意欺負他，我也要放他的。剛才你的話錯雖不錯，可是未免太偏激於情感這方面了，你的情感太濃厚了，你把事情太偏重於情感。我呢，或者也可說是把事情太偏重於理智。這是我們兩個人不相同之處，這也是我們大家都有的，一點欠缺的地方。因此，我們彼此的說話，都各有各的一貫理直。」

氣壯的充分理由。理性全是十分充足的，都好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安先生，我們話是一點也沒有氣之爭的，我希望你也沒有成見。不知道你以為我的話然否？」童軍坦然地說。

安逸覺得童軍的一番話語，一點也不錯，他點點頭說：

「是的，你的話是很對的，我豈敢懷有成見呢？我很贊成你的說話啊！的確，我覺得自己的情感太豐富了。這真是我工作上的一件極不利的事情。使我在許多地方感到妨礙的困難。會有許多事情不能使我下決斷的手段去辦，去處置，使我感覺到非常的困難，這真是情感累得我苦惱透了。然而我自己真也覺得奇怪，我的情感為什麼會這樣的豐富呢？淡薄一點不也可以的嗎？自己雖則常常壓制着不使牠衝動，可是一點也沒用，情感還是易於激起，這不知是什麼緣故？」

「像你有這樣深厚的情感，也許是你昔日的環境所使然的不無關係吧？」童軍說。

「不錯的，或者是我的環境所造成我有這樣豐富情感的，也是說不定的吧？」

他們談談說說，好像越談越起勁起來了。

午飯方吃好，天空忽然下起大雨來。雨點粗粗的，落在屋瓦上滴滴答答地怪響，一霎時，馬路上已通濕了。因為這是陣頭雨，並不能減少炎炎的暑氣。反而悶熱得幾乎要把人窒息死了。風是一些兒也沒有，屋裏住了這許多人，更覺得熱不可當，空氣益發沉悶異常。更糟糕的，有幾處地方還有漏水呢！在這屋子已年久不修了。很有不少的地方都破敗不堪，遇到細細的小雨，還不打緊。若是遇到了傾盆暴雨，那真糟透啦！東流西流的，真是「屋破還遭陣頭雨」。當時樓上的許多難民們，都嘈雜起來了。聲音囉哩囉地吵着，辦公室裏的幾個職員，都跟着安逸上樓去照料地安排難民舖位的事去了。只留下胡林林和佩佩兩個人在辦公室裏。佩佩坐在自己的寫字桌邊看小說。胡林林一個人只感到百無聊

賴地坐立不適，他望望佩佩在看書。心裏不禁喜悅起來，輕輕地移動着脚步，跑到門口去。跟幾個年青的女人說笑話了。

這幾個女人真也是很會胡鬧的，她們的話語是很肉癢癢地怪難聽的。中間有一個女性叫鳳英的，嘻皮笑臉地說：

「胡先生！你又來搭我們的殼子了，你歡喜吃那一個的豆腐……不規矩矩跟你說，你到底歡喜那一個呢？今天你可以告我嗎？如果你不愛我，我也好死了心，絕了想你的念頭。你無論如何要給我一個真切而又坦白的答復，不能再含糊其詞啦！否則呢……」

胡林只是笑，一句話也不說，惹得幾個女人全嘻嘻地笑起來。眼光冷刺刺地都朝着發話的鳳英望着，又都嘲諷似的說：

「你真癡心呢？要知道胡先生默默不語，這表示就是告訴你，他實不愛你，你倒還做着希望自己做他妻子的夢嗎？你不要白癡啦！好醒醒吧！」

「你們別說氣人的話，你們知道些什麼？難道你們都知道他不愛我的嗎？你們又不是神仙？胡先生的笑，才真有意思呢！我勸你們的臭屁少放點吧……」鳳英氣憤憤地說。

「嘿嘿！你不相信也吧了，不過依我們站在旁邊的人，是看得很清楚。胡先生那裏有愛你的意思呢？我們說你是好意，你別誤會我們是惡意啊！你要知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啊！你明白了這個，你就不會懷疑我們是壞人了。」幾個女人很正經似的說。

「好啦好啦！你們全是小孩子的脾氣，你們都會胡鬧啊！可是你們鬧些什麼呢？大家的氣量大一點才好，我對你們是不分彼此的。是都愛你們的，你們放心好啦！你們若是再這樣的爭意氣，大家的成

見不能消除，那我是都不歡喜你們了。我希望你們大家都好好的，別再動不動瞎鬧，這是最不好的最不幸的事。你們都要親親愛愛的，像自己的姊妹一樣，才是道理啊！你們都能聽我的話嗎？」

胡林林含笑地說，目光閃着她們的臉孔，她們都假兇起臉孔，反駁了胡林林幾句，只有鳳英默默地不聲不響，臉色顯得很難看，而樣子却很像一個楚楚可憐的姑娘。

「瞧瞧呀！她要哭哩！」一個很會說話的尖嘴姑娘——素珍指着鳳英向她們說。

大家的眼綫，齊朝鳳英這邊掃過來。

「唷！這倒奇怪，看她不出，她倒是真心愛着胡先生！我們只不過同胡先生說了幾句笑話，值得要她這樣的傷心傷意，真是多羞煞人的啊……」

素珍又恥笑地說，大家也附和地把鳳英當作取笑的資料，大家的論點全集中在鳳英一個人身上，把個鳳英真弄得更不堪忍受地羞憤交加。他又羞又恨，這時候，最好地底下能裂開一條縫來，可把自己的身體鑽了進去躲起來。

胡林林瞧得很清楚。他怕再使她們鬧下去，總弄不出好事情來，趕忙阻止她們叱聲說：

「好吧！你們總鬧夠了吧！你們別再胡鬧下去，不要把鳳英說得真哭了出來。我相信你們，都不是硬心腸的人，都不願忍心欺侮她的。你們瞧！她多難過啊！你們看她這樣的傷心，也該原諒原諒她，別再拿她來說笑話哩！」

「喔！你竟會幫起鳳英來了，她現在又不是你的夫人，你要這樣的幫她，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你的意思了，原來你是很歡喜她。我呢？你是不愛我啦！你的心倒很狠呀……」素珍說說，便嚶嚶地低哭起來了。

其他幾個女人，却被素珍感動得也傷懷起來，都不由地恨恨地怨着說：

「胡先生啊！我們早知道你是個口是心非的人，一點也沒有真心意的，你平時對待我們的好處，可說原來全是假仁假義。騙騙我們，你當我們是孩子，你只是把些甜言蜜語來哄哄我們，像你這樣的人，真是最卑鄙也沒有的了。簡直是人類的惡狼，往常我們倒一逕很信任你是一個多情多義的人，現在我們已曉得你全是在敷衍着我們。你是我們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但也好，我們就從此跟你絕交，大家各不來往，各走各的路，你走你的陽關路吧……」

大家把胡林林譏刺了一頓，從她們臉部上的表情看來，像都有點哭的影子在閃現出來。許多難民們看看這個樣子，都側目不視，有幾個年老些的人，目見這般肉麻麻的做作表演，竟怒得一把鬍鬚直豎了起來。有幾個年輕的小伙子，都張開着嘴羨慕得淌下垂涎。都嘖嘖地發出「噓！噓！」的聲音。來，佩佩先前也沒有知道外間有這麼一幕的戲在演出着，她還是很安心地在看着書，及至耳際聽見「噓！」的聲音，她便注意起來了。她立起身，頭向窗口望去，她才知道胡林林這傢伙又在跟幾個不要臉的女人在胡鬧地調情地說笑着。她看見了這樣的事，她的眼眶裏立刻發出火光來。她恨不得跑過去重重地痛責胡林林一頓才痛快。可是，她終沒曾把這口怨氣發洩出來，她只能忍耐着自己的性子，仍坐下椅子看書，她以為這樣可以眼不見為淨，這避免的法子固是很好。她的一副眼睛雖是服從了她的主意，但耳朵却不聽她的話。它豎起了耳根傾聽着外邊的聲音——說話的祕密關子。這樣，她看書是沒有好心思了，是心不在焉的翻着書頁，她聽見胡林林高聲的說：

「我說，你們全像孩子，是一些也不錯的，我一向是都愛你們的，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歡喜的，我也從沒有存過壞良心，現在你們怎麼的都當我是世界上最壞的人，你們聽了誰的鬼話，或者我有什麼

地方虧待了你們也，未可知。你們現在不妨儘可以痛快的說出來，給我聽聽，也好叫我死心塌地的知道。自己對你們的劣點處，你們這樣糊塗的瞎說人家是不對的，是不作興的，我的肚子幸而大得好撐船，不然的話，不是要給你們氣破了嗎？假使換了氣量小的別人，恐怕要給你們氣得要去跳黃浦江了吧？這樣不都是由於你們的多疑心，而殺害了人家寶貴的性命嗎？到那時，你們的心怕也不能安靜了吧！至少你們是要擔負着伯仁由你們致死的罪名。這個，你們那能逃得脫呢？縱使你們能夠逃出這個罪人的責任。然而，你們的心靈上總是抹上了一層極不舒服的暗影了吧！現在，我也不願意多跟你們辯說。你們既然都不相信我，認我是不好的人，那我就和你們不要好也不要緊。可是，我想你們總不願意白白地把一個好人，不是好朋友丟掉的吧！以後，你們再要找尋像我這樣的人，怕很不容易的事了！吧！我很明白你們，你們現在所以跟我反目，跟我不好，大概是你們自己的一時錯誤，這原也不能深責你們的，你們在他日，一定要懊悔不迭的，你們大家都想想看我的話對不對呢？」

胡林林很狡獪地給他們留着一個思想的餘地，他這樣對待一般智識薄弱的女子的手腕，真是頂厲害的，頂圓滑也沒有的了。他具着這張會說會話的鐵嘴，許多許多的女性，往往每會被他說得服服貼貼地依從他。一點也不反抗，竟會很情情願願地跟他親暱地和好起來。

「你的話，怎會不對的呢？就是不對也是對的啦！算了！我們又不和你相罵，你是聰明人，學識比我們好上幾千倍，這些微小事，你也會想不通，你真也會認真起來。當真的事一樣看了。我們原也和你說說笑話啊！你倒可真的扳起臉孔來了。你這算什麼呢？是不是你想狐假虎威的來嚇嚇我們，可是你這紙老虎我們並不怕的啊……」王金英嘻笑着撒嬌着說。

「廢話，這些都是廢話……」白瑰很不高興地說。

「本來，都是廢話，誰叫你們跟胡先生瞎纏的呢！」李李說。

「好吧！好吧！大家閒話別多說了，今天晚上，我帶你們到菜館裏去吃大菜，錢，我來付，你們都肯去嗎？」胡林林笑聲地說。

「你可真的請客嗎？別騙人！」李李微笑地說。

「當然真的啊！誰騙你們呢？你們也知道我是從不說謊話的，也從不騙人的，今晚，我準請你們都到菜館裏去吃一頓，不過到了那時候，你們都要去的，不要臨時缺席呀！」

「自然都來的，你先在那裏等我們，我們準來，一定來赴這個盛會的，決不失約！」

她們大家嘻嘻哈哈地笑起來了，笑聲直傳進佩佩的耳朵，使佩佩聽着這樣不堪入耳的穢語，她真覺着又害羞，又氣惱。

胡林林一直跟着這幾個輕薄的妖淫的女人胡纏着，等到安逸從樓上跑下來的時候，胡林林還是在跟她們鬧呀鬧的，趣笑着。這事情，恰又被安逸撞見了，安逸是很不賣面情的一個真實君子，他瞥着這種事，真是可恨之至，當時，他毫不客氣地把胡林林痛責了幾句，胡林林因屈于無理可說，只得默然無語，羞紅着臉，回進辦公室來。但是這種難堪的事情，胡林林非不自覺地改掉那樣不好的品性，不把自己改好，不把自己的不端行為改變過來，而他反恨透了安逸，他以爲自己每一次的好事，總被安逸破壞，並且又受到極大的侮辱，胡林林爲了這，他真會忿然地氣得發抖了，氣得要吐血了，在他的心田里，也永恆種下了不能磨滅的深恨大仇。他認定安逸是他的唯一敵人，他常常想要出出自己的幾多日子，積壓下來的氣惱，想把安逸也受一點報復的侮辱，才稱心稱意呢！然而，這個仇恨，他只能記住在心底，却不能真做出來，也許使他沒有下毒手的機會，今天晚間，依着胡林林預想的計劃，想把她們

幾個人一齊帶到菜館裏去爽爽快快地調情取樂一下。可把他很多日子以來的慾情，瘋狂地發洩出來。但這事是不湊巧得很。今天偏偏又被安逸瞧見了，好好的事情，便輕輕地給安逸弄成僵局。這事，今天晚上是不能實踐，不能幹的了。胡林林只好把這個約好了的機會放棄了，然而他的內心，真痛恨着安逸深深地難過着呢！

『佩妹：

今天我有了寫信給你的空暇時間，是非常萬幸的，非常高興的啊！

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是從開北戰區裏回來呢！現在，我回憶着那時候正是萬分吃嚇的危險的情狀，真所謂千鈞一髮，這時際，正是夜色昏昏的深晚，我們的車子剛載了滿滿的受着戰傷的勇士們回來。那知道車子才駛到半途，就出岔子了。我們的頭上，陡然地發現一條條的白亮亮的鋒光。這鋒光，彷彿一面鏡子似的雪亮。我們全車的人，都被這很厲害的光照射着了。我們大家知道這是××「照明燈」的施威。大家嚇得都面若土色。因為這「照明燈」只要照着了什麼東西的時候，那可怖的危險，也便立即來了。飛機，大砲，機關鎗……馬上便來攻擊地扔炸彈，開炮，掃鐵彈。幸而隊長在恐懼惶急中，還能鎮靜，馬上吩咐開車的司機，將車子駛進一椽房屋的屋簷下。暫時躲避照明燈光照射的目標。大家屏息靜氣地等了好久，車內有幾個身受輕傷的戰士，他們很奇怪地問我們車子為什麼停了。我們告訴他們路上有危險，所以車子停了，豈知這幾個勇士，都光火地緊捏着拳頭罵：

「媽的××鬼子，又在我們面前揚威了嗎？瞧！等我們傷好了，再來跟你們這輩臭傢伙拚命！」

我們連連搖着手，叫他們別說話，別被奸細知道了通信××。我們全車人的生命，怕都沒有保險了，那不是太不幸的事了嗎？兵士們是默然不語了。可喜的照明燈也收斂了起來。於是，我們的隊長叫

司機的人，趕快將車子駛回來。終算在二十分鐘的時間裏，我們滿車的人都安然脫險地回到租界上來了。佩妹！你想想：這是多危懼的事，此刻我的一顆心，猶如鐘的擺動的那個東西在不停地震跳着呢！這也可說是我自加入隊部後的第一回的大驚駭，大恐怖，大危險啊！

實在，我此刻跟着大隊的女同志，每天像行軍一樣的東奔西跑，差不多整天地在火綫上替受傷了的忠勇將士們服務，把他們在危險的陣地搶救出來，給予他們治療，槍彈擊着的傷處，像抬擡啦，包紮啦，運送後方醫院啦……工作是非常緊緊地迫着我們去做，接續地等待着我們去搶救愛國志士們的肉體上的痛苦，使他們每個人都脫離危境。所以一天至晚，終忙得不可開交。天氣雖然很涼，但有的時候，事情忙得我們額上冒出顆顆的熱汗，工作怪緊張地使我得不到一些兒空。自己的這些私事，都被犧牲地沒有時間去幹。從天亮忙到夜，一個身子乏得要命地往被褥裏一鑽，算一天的事情完了。每天，甚至每個時候，我都忙着幹這些偉大的任務，這個工作，確是很刻苦，很辛勞的。但我却一點也不覺得怎麼的受不來，一點也不抱怨。而我是覺得這苦還吃得來，覺得真是其樂融融的。再說一句，像我們年青的人，都該為國家服務的，該犧牲個人的生命，犧牲了個人的生命，又值得什麼大不了的？只要整個的民族，不都犧牲，這就是中國決不會被侵略者滅亡我們的好兆。我更明白點說，些微的力量，偶然遭到挫折，這是不緊要的，只要集結的力量不散，不瓦解，那就是中國有着復興的希望，也是勝利的大前奏。佩妹！你覺得我這些話很以為然的吧！

在初初幾天的日子，我嘗試着這樣流動性的生活，頗覺得有點過不慣，一點也過不來，這事情是多麼危險地恐悸的啊！時時地在聯珠的槍彈橫飛裏穿越，轟轟轟的大砲的烟霧瀰漫裏將受傷的將士們救出來。老是這些也不甚覺得不怕，更害怕得嚇人的，而我也頂恐嚇的，是鐵鳥的狂炸，這真是很

危險。這東西一來有時候會嚇得我驚惶無措，呆得無法躲避起來。直至受了好多次的駭然驚嚇，我的胆也嚇大了，不如早幾天的一聽敵機來了，早吃驚地怕得失了魂樣六神無主，人的主意是沒有了，只是沒頭沒腦地狂起來了。這也許多經歷一次危險，多增大自己的胆子和豐富自己一點常識的經驗。同時，自己怕懼的心理，跟着敵機一次次的時來襲擊，也一點點的漸次擴大開來了。到最後，竟會一點也不害怕了。好像已是家常便飯，並沒有什麼可怕之處，我只一聽見嗡嗡的聲音，我就知道××的鐵鳥來了。它還沒會飛近我的身傍，我早準備着防護自己的身體了。有時候，我的身影的目標，被敵機上的××瞧見了，它便拼命飛着追逐。我急得可真喪了胆了。魂早飄飄地出了門，我自己也都不知道了。但到了最危險的千鈞一髮的時際，我的身體不知怎麼的，已倒在田岸上昏過去了。等我迷迷糊糊的清醒過來，敵機的聲音，早已遠遠的聽不見了。我才知道自己幸而沒有被炸彈轟死。我輕鬆地透一口氣，才慢慢地打地上爬起來，不提防天空的東邊，又飛來了幾架敵機。他們又來轟炸了。胡胡胡機聲響得耳朵都聾了。我瞧着不對勁，測知他們又要扔炸彈的動作了，我很快地將自己的身體蜷伏下來，貼着泥地，不作聲，眼睛看着地。心在撲落撲落的跳蕩不止。我什麼思想也不想，我只是等着自己的命運要擺佈我怎樣就怎樣。自己只有聽天由命了。希望是一點也沒有，但我却還這麼地在想，在生命一點沒有把握與安危之間，到底還期冀着碰命運看。作興自己能夠逃過這九死一生的炸彈的炸着我。屏息着胸部的呼吸，耳朵貼在地上聽着，聽着，聽着鐵彈的下降落地的炸聲，不久，突然天坍下來般的一陣爆裂聲音，震得我的耳鼓也幾乎破了。沙粒都濺到我的背上來，眼睛上一陣陣的黃灰飛撲過來。我慌忙攏起雙目，敵機這回連次地投了七八顆彈，揚長地朝西南方面勁疾地飛去了。待着那怪聲音往遠遠地消逝了，我才一骨碌地爬起身，發覺全身的衣服，都被黃泥濺滿了。我拿出小圓鏡來照照。

臉孔，臉孔的兩頰上，黑黑的活像個『小黑炭。』我真替自己慶幸，鐵彈落地的地方，距離我伏着的地方僅僅幾方尺之間。我幸得不被轟斃，真可說是逃過了一次大大的劫難，是再生的一個人了。我跑到敵人認準炸着些什麼東西的地方去看，不禁使我失聲笑了。××真無用之至，他們把寶貴的炸彈，不用在軍事上（或者是他們的目標看不準）却丟在中國的田地上，在那兒的田地上，被炸成了幾處大坑，路旁的一顆大樹，被炸斷外。其他什麼都沒有，一點損失。××這樣的把炸彈濫炸，狂炸，真幼稚得多可笑啊！但亦復可憐之至！如果這些情形，被他們國度裏的民衆知道了這種事，他們真要哭笑不得的痛心疾首呢！把民衆的金錢，原來是如此消耗的。

我時常在戰地上經過這些極度危險的事，先是覺着可怕極了。後來也練習着慣了，這的確是一種陣地生活的經驗，經驗告我不必怕，我以後便一些兒也不怕懼了。真的，此刻我是很慣常的了。還怕什麼呢？我先是很不滿意這樣艱難的生活，很過不來這樣的生活，這樣風霜的生活，我怎麼過得來呢？我幾次曾想退出婦女救護班，回家來，但我看了一般軍士們的艱苦作戰情景，他們的勞苦，真比我們還甚呢！我們比了他們，真差得太遠了。我們的苦是並不怎麼的了。我們比他們幸福多了。他們才真苦呢！他們爲國家灑熱血，拋頭顱，那種捐軀的精神，真可佩服！在他們作戰的時候，他們倒並不怎樣的痛苦，使他們最受到痛苦的，却是身體上任何的部份受了傷，這種肉體上的痛苦，真使他們難以忍受。雖然他們有時熬着肉體的劇痛，還想掙扎地奮然跳起身來，要上前線去。但有了痛苦的身體，是不能如願地活動一下脚步的了。於是，在他們精神上的痛苦，更甚於肉體上的痛苦了。他們住在後方的醫院裏，常常地暴暴跳跳的煩惱着，噪鬧着，要重新踏上前線去和敵人拼命，弄得醫院裏的醫生和看護，都沒有辦法，只好在他們的精神上安慰安慰。藉收些微而又暫時的安靜，然而這方法，也不十分有效。

依然制止不住他們的噪鬧鬧，在這沒有辦法的時候，醫生也只好讓未曾全愈，和沒有治愈的兵士們，穿起戎裝，背起槍桿子，上前哨去作戰去了。他們這樣的不顧一切，心切地負着傷重上前線，是多使人感動得淌出熱淚呀！我常常看他們負着傷，送進醫院裏去。我的心頓時酸楚起來了。他們有的受着重傷，有的輕傷，重傷的子彈穿過了他們的胸膛、腹部……輕傷的手臂上、腳腿上，給子彈擦過，受點硬傷而已。

記得有一次，我在戰場上救護了一個年青的軍士，當我替他包紮肩上的傷口時，他告訴我許多壯烈的故事，使我聽了，非常感動地動容，他說：

『我們的小隊裏有個曹排長，他真勇敢異於常人。每次上陣，他總是自己先上前作戰。一面指揮我們怎樣把槍口瞄準××的壕洞射擊。不幸，他的小腹上被敵方飛來了一顆鐵彈擊中了。肚內的腸子，也滾向外邊來。他猶很奮勇地領着我們拚命發子彈，擲手榴彈，他的臉色一點也不變。他左手捧着創口，右手將身畔——腰際上的手榴彈一顆顆地拋出去，他每顆手榴彈的擲出，都不偏不斜地擊中了××。把一排排的××都轟倒下去。轟成了肉醬。幸而靠了曹排長的神勇。我們這一回戰，終算把渡河偷襲我們行營的××軍戰敗了。真痛快！戰得他們落花流水，竄竄亂逃。瞧瞧他們那樣子，真十分的狼狽呢！當我們正深自慶祝的時候，曹排長因傷在要害，他已含着微笑，瞑目地離別了人間。我們靜默地瞧着他死了。大家都立時不勝痛悼起來，悽然地都掛下了兩行熱淚。那時候，天際烏黑黑的，像要下雨呢！在遠處的××陣地那邊，還清朗朗地傳來隆隆隆隆地震動着野戰炮的咆哮。我們每個人的心更慘痛起來。聽了××的炮聲，更激起了我們殺××的決心。大家勇氣百倍地全部隊伍都衝向××的陣地去衝殺。雖然，××已被我們斃了不少，但我們還不甘心，我們仍要搏戰，還要跟××打一個痛快。我們

的××是侵略的無理戰，是主動的，所以誰是世界人類的惡強盜！那是天下人都知道了的吧！——人類的敵人惡魔，那還用說嗎？當然是××啦……」

我只把他告我的，比較生動些的兩段故事，順筆寫了出來。我想你看，也一定很感動的吧！本來，這裏——北新涇全是農家居住的鄉村，在沒有爆發戰事之前，這裏也許充滿了江南的景色。縱橫交錯的阡陌間，舖滿了金黃色的田禾，農民們正在進行着收穫的工作。跟溝水的流聲，合奏着交響曲……若這諸般的美麗景色，可憐！現在是都瞧不到了，四郊是燃起了彌漫的烽煙，已是兵家們的戰場了。我在前線，常時可見到輸送的車輛，交織地在原野上飛馳，從樹林中穿過去，又穿過來。勇敢的武裝鬥士們，有的整隊而行，閃耀着的鎗刺，射出極強烈的光亮，有的在田塍中往來躑躅，唱着衝鋒的歌曲。有的在臨流汲水，洗滌他們戰衣上的血跡。一羣羣的戰馬，逍遙自在地在齧着青草，把尾巴揮動着，發出息息的聲響。總之前線的一切，都會使你感到異樣的情調，而深覺自己的渺小，平凡，及卑怯的。當我有一天跟着同志們走向接近火線的一個村子，饑餓燃燒着每人的肚腹，王惠英正在四處搜索地到農家去叩門，要點飯食。打算解決晚飯問題時，而村裏的老農已經送了一大盤煮熟的飯菜來。

「如果要喝開水，那就要等着沸滾。」他誠意地說，從打疊着的額紋中，顯出慈祥的笑容。

「對不起你，這樣的好待我們。」

「哈哈！不用客氣。」

「你不怕炮火嗎？」王蘇芬輕率地問他。

「不怕，怕什麼？它打毀了我們的肉體，打壞了我們的家，却打不死我們的愛國的靈魂呀！」老農也許是一位哲學家，這樣幽默地回答着王蘇芬的問話。

黃昏將近，炮聲響得越發起勁了，小鋼炮也在狂吼着。呼呼地，子彈像流星似的直竄過去，同時，炮彈落地的爆炸聲，使人感到特別的興奮。

陳儀芬忽地笑起來，說在她的臉上刻劃出滿不在乎的神情。

「盡量向浪費子彈吧！這原是××的特長啊！」說着，又咽了一口飯。

大家都不聲不響地點點頭，索索落落的把一頓晚餐吃得滿飽滿飽的，在大家的心內，都感激着那個老農待我們的一片至誠的善意。

佩妹現在我們的生活，雖不能說十分的安定，但還覺得使我很高興的。在事實上，確是很緊張和嚴肅的。沒有一點樂情的消遣，因為這是很歡喜過這種配合着動蕩時代的生活，至關於我的一切，你都可不必擔憂，我在這兒，是很開懷的呢。爹爹倒要煩勞你，常常回去看看他，爸爸那兒，我不再寫信給他了，希望你回家去的時候，說我身體很好，望他不要掛念。媽媽最近可有信來？她在蘇州家裏很好吧？以後，我如有寫信的機會，我想常常寫信給你，這是第一封信，我頗冀望日後自己能夠隨時隨地一次，二次，三次……的寫信給你，將我流動的生活報告你知道，我想：你準很歡喜的吧！

這信寫得太長了，我還有不少的事情在待我去幹呢！好吧，我把筆在這裏擱起了。祝你快樂！

大姊蘭蘭上。×月×日一

一天中午時分，佩佩接到了從後方的前線——北新澤她的大姊蘭蘭的這封信。她細細地把信讀畢以後，她心裏很歡喜。她知道蘭蘭在前方很安全，並且也很快活。她非常放懷地把信藏進自己的皮箱裏去。

這天晚上，佩佩睡得較平日早了一點，而她一上床，就甜蜜蜜地睡熟了。

「噲！黎小姐你在寫什麼？」安逸走近佩佩的桌前去。

「安先生不寫什麼，我是亂塗塗罷了。」

佩佩正伏在桌子上寫一篇文藝創作的東西，她的眼睛自然也用到蓮思上去了，沒有注意有人走攏來叫她。現在冷不防猛然聽見有人在問她，忙抬起頭來看，一邊趕忙地把攤在自己胸前的稿子翻側過來，雙手蓋着紙，臉孔紅潤潤地像在火燒着的燙熱起來。

「密斯黎爲什麼見了我來，將紙頭藏起來你寫呀！」

「我等會寫，橫豎這東西不要緊。」佩佩火紅的臉色，還未退去，羞笑着說。

「你別騙我，你到底寫的什麼，是不是信，信我當然不能看，若不是信，可能給我看看嗎？」安逸要求地輕笑起來了。

「你這個人，真滑稽可笑，人家寫東西，關你什麼呢？不管是信也好，不是信也好，你都不能看，人家的私事，怎能公開的呢？怎能給你知道的呢？這是要請你恕我的啊！並不是我不肯。」佩佩雙手更把胸前的一堆紙壓得緊緊了。

「喔，我知道。你這個祕密，我已經全曉得了。你寫的是不是作品，是的話，你就給我拜讀拜讀，也不要緊的啊！」

安逸的視線，早看見佩佩手底下的紙角是稿箋的紙頭，他知道佩佩寫的準是什麼文藝作品了。

「即是寫稿子，你也不可以看的，不能是不能給你看。」

佩佩也覺察着自己手底下的一些紙角，被安逸窺見了她還是很鎮靜地堅決地說。

「既是寫的大作，你寄到報館去。在報上刊了出來，不也是要給許許多多的讀者看的嗎？那麼，你

此時給我拜讀一下，也何妨呢！我又不是別人啊！好不好？你給我看看吧！即使你給我看看一些些也好，我決不會說你壞話的，也不會瞎批評你什麼的，密斯黎你允了我這個請求吧！」

佩佩知道這事已不能堅持下去，不給他看，算什麼意思呢？「就給他看了，又有什麼關係呢？看他的態度，一定是非看不可，好得寫的又不是什麼神祕之類的東西，是文稿呀，安逸既是自己心上的愛人，不是旁人給他看，不給他看，又怎麼辦呢？橫豎是稿子，雖然內容寫得難免有缺點的地方，安逸也不會批評我的。不大大方方的給他看，他倒會懷疑我在幹着什麼祕密的私事呢？這個似乎不對，好好，準給他看了吧！」佩佩想了一會，

「你想什麼呀？給我看看，只要不給別人看，就好了。拿來，拿來給我看看！」

「給你看，給你看，不過寫得很不好，這篇東西的內容，缺點是很多的，慚愧得很，請你多多批閱一下。」

佩佩的雙手放開了紙頭。安逸也不等佩佩把紙頭拿過來，他直伸過手去，把佩佩那邊的一堆紙，都拿了過來，翻開第一張稿紙來看，一行字跡大些的題目，斷指姑娘四個字，下面的署名是「佩佩」。草稿都已寫好，謄清的稿子，全篇還沒有完畢，只寫了三分之二。安逸把謄清的一部份看完了，又續看後一段的草稿，這篇描寫的內容是這樣的：

——斷指姑娘——

·佩佩·

小妹妹鳳凰。她每天打學校裏放學回家來的時候，第一件的工作，是要緊的放下了書包，到書房裏去踏風琴。

今天，她又照例地在書房裏，獨個兒彈着風琴了，她一邊奏着琴，一邊嘴巴裏唱着一支新近學校

裏教的新流亡歌，她的歌聲很尖銳地在整個房裏的四週飄揚，兼之琴音的配奏，聲音更覺得怪悠悠揚揚的充滿房間的空氣。這聲調的美麗，聽聽是夠多末的使人心懷開展呢！就是鳳凰自己也覺得非常的興奮！真的，她好像不在書房裏了，是身入了快樂的園地了呢！

她把琴彈呀彈的，嘴裏唱呀唱的，唱了一遍不夠，再唱二遍，三遍，一直地唱了下去，她這樣地唱着：

『沒有家，
沒有鄉，

拉開喉嚨喊四方；

自從來了侵略者，

村中無家不遭殃；

搶劫擄掠盡所爲，

強姦婦女尤猖狂，

我們逃出虎口地，

一羣流浪到客鄉！

×

沒有家，

沒有鄉；

拉開喉嚨喊四方；

火燒房屋成廢墟，

×

×

×

宰殺同胞像豬羊，

天理人道都喪盡，

世間那有此惡狼，

留得我們一羣在，

喊起大眾來抵抗！」

不知她唱了第幾遍了，她的爸爸，同了媽媽走進房來了，爸爸笑微微地說：

「鳳凰你唱的歌，已經很好聽啦！風琴也彈得很不錯了，以後，你還要好好兒的用功練練呢！不怕將來不能成功一個音樂家的啊！本來，天下無難事，只要用心學。你不要灰心，更不能半途而廢，要拚命的學習，將來總有一天會獲得了有志者事竟成的地步，不說你造就了自己的音樂本領，就是將來你的爸爸媽媽年紀老了，也能夠享享你的福呢！聽聽你唱幾支美妙的歌曲，我們不是很快樂了嗎？」

爸爸總是這個老脾氣，歡喜跟鳳凰嘮嘮叨叨地說這樣的話。鳳凰不高興聽爹爹那些說話。實在，她聽得也厭透了。可是，爸爸還是千說萬說地講個不休，這使鳳凰多討厭啊！

這一天，她又聽見爸爸說那種話了，總是一大套老花頭，希望她將來成功一個音樂家啦！現在要用功點啦……什麼什麼的，在鳳凰的心頭，非但絕不歡喜，委實有點討厭之至的意念了。然而，鳳凰可不能把心內不悅的影子擺到臉孔上來，因為到底是自己的爸爸啊！爸爸怎麼可以表示反對的呢？因之，她的臉脣上只好堆出薄薄的一層笑，立刻立起身，離開了琴，走到桌子那邊去，半個腰傍着桌邊，頭低沉着，一句話也不說，默沉沉地眼睛望着地板。

「鳳凰你怎麼不唱了呢？你生氣了嗎？爸爸又沒有說你什麼不好。」爸爸看了鳳凰那樣的態度，

頗覺得好生奇怪起來。

「不，不，沒有什麼啊！爸爸！」

這句話極勉強的從鳳鳳的嘴唇邊流出來，但她的頭，依然垂着。

「爸爸！」

「媽媽！」

鳳鳳在房外叫進來了，滿臉笑嘻嘻的樣子，她跑近鳳鳳的身旁去。鳳鳳好似沒曾看見姊姊走攏了她的身旁，仍舊一聲不響的低着頭。

「鳳！你心裏不快活嗎？」姊姊溫柔地問着說。

「不啊！我很快樂呢！」鳳鳳的頭抬起來啦！

這時候，爸爸媽媽跑到外邊去了。

「你剛才唱的那隻歌是什麼歌啊？是學校裏先生教你唱的吗……？」

「是的，是張先生教我們的，從前不是有隻新鳳陽歌的歌嗎？這歌不是常常能夠在小朋友的嘴裏唱出來的嗎？我們時常可以聽到『說鳳陽，道鳳陽』的歌音。所以現在這隻歌的音譜，是配合了『新鳳陽歌』的，唱起來，也是那個聲音。」

「這歌叫什麼呢？」

「是叫新流亡歌。」

「你唱一遍給我聽聽，好不好？」姊姊左手拉拉鳳鳳的衣角，要她到風琴那邊踏琴去。

「好的，姊姊！你要我唱是可以的，不過，我來唱，你踏琴。」

「鳳！你忘了嗎？我是不會踏琴的啦！」

鳳凰聽了她的妹妹說：「我來唱你踏琴。」心頭馬上痛楚起來了。一陣深刻的悲哀和難過，很快的使她感覺到自己已是一個殘廢的姑娘了。一串明亮的淚珠，在她的眼圈內掛到雙頰上來。她的腦際，即刻閃現出一幕可怕的影子來，她已呆呆地在想着往事啦！

是在家鄉淪陷的那年冬天，不知怎的，她並沒曾到過街上去，而且門口也沒站過一次呢！不幸的命運，竟遭到她的身上來啦！一天夜晚了的時候，她們的村上來了許多個黃衣人，這羣鬼喝飽了濃濃的黃酒，便到處的搜尋他們心目中的獵取物——花姑娘。挨門逐戶地要民衆交出花姑娘，不的話就把人抓了殺。房子放一把火燒起來。真把人急得要死，大家都把門關得緊密密的。可是有什麼用呢？後來還不是被黃衣人一家家的打破了門。當他們衝進鳳凰的家，而鳳凰和媽媽那時候，幸虧住在上海親戚家裏，她們沒有受到這樣的驚嚇，鳳凰嚇得通身索索抖，把身體躲在灶間的柴堆裏，連透氣也不敢透。聽爸爸在外邊跟黃衣人爭鬧不休，爸爸說：「屋裏沒有女人，黃衣人死不相信，定要叫爸爸把花姑娘送出來。」爸爸再說沒有，沒有啊！黃衣人就發怒了。「拍拍拍！」的打了爸爸三記很響的耳光。同時事情演出得更緊張可怖的。」

上面是膽清的一段，以下是草稿的一段了。

「在三個黃衣人中間的一個，忽在他的腰際，拔出手鎗來了。鎗尖瞄着爸爸的胸口，示着威。爸爸怕得臉如土色了，身體抖得一團棉花似的了。鳳凰一想爸爸的性命險在一髮千鈞了，她趕快跑出柴堆來，在黃衣人的手下救了爸爸的性命，黃衣人像野獸抓人似的，將鳳凰抱住了，混身亂捏。鳳凰乘機地在他的腰際，取下了一把尖刀，用力地猛戳他一刀，好結果了一條狗命，但是可不湊巧，很不幸地那

柄刀的鋒口，給胖身體一碰，刀口却把鳳凰右手的五個手指頭割落了，痛得她大叫大哭起來，鮮紅的血，濺得滿臉滿身，她昏厥地不省人事了。後來，待她漸漸地醒來的時候，爸爸已將她拖在床上睡了……

鳳凰出神地想呀想的，一陣哀痛又爬上了她的心弦，她難過地哭了。她哭着對妹妹說：

『鳳妹妹！姐姐是永遠不能彈琴的了！你看這隻右手是沒有了指頭了！我恨我真恨我真恨敵人！我看了這隻無指頭的手，就要難過，就要流出眼淚。』

『姊姊！你別難過，雖然你的手彈不來琴了，我可以彈琴給你聽聽的呢！我永遠地可以彈琴給你聽，過去了的事，姊姊不要去胡想啦！現在你不要聽我唱歌了嗎？好，現在我來唱給你聽吧……』

悠悠的歌音，和揚揚的琴聲，又在房間的四週響起來了。鳳凰的心間是怪歡躍的，但姊姊——鳳凰呢？這歌聲怎樣的引人動聽，却再也不能抹去她心內的創痛。她的臉上是永恆地露不出真正的笑痕來了！

安逸讀完了，很驚異地說：『這篇斷指姑娘，你寫得很不錯呀！技巧也很成熟。我不是在你面前說些好話的，確，你把這篇大作寫得相當的老練，很是生動。可以說是很有力量的抗戰文藝，這些文學作品，真是『血』和『淚』的寫出，我覺得這篇文章一點也沒有不妥切的地方。你叫我批評，叫我從那裏批評起呢？你也真太客氣哩！』

『可不是嗎？我知道你總歡喜說這些話，這種捧人的話，我是不高興聽的，你是不是說我反話？』
佩佩嬌羞地搶着說。

『我從來不會捧過人，也沒有和人家說過反話的，你怎麼怪起我的不好來了。老實說：你寫的這篇稿子，描寫得真是好極了！在這個嚴重抗戰的現代，凡負着文化宣傳之責的我們，該大量地多寫些』

這類的東西。我們該盡自己每個人本位上的責任。我們現在雖不能直接上火線去和敵人拚命！我們也要間接地把筆桿去致××於死地。古人說得好：『毛筆出秦季，此物如刀鋒。文人惟賴此，能得萬戶封。』真的，誰說一枝秃筆不能殺××呢？我們處在這樣一個動亂的時代，暴風雨前夕的今天。我們只有藉着自己所能擅長的本領去制死××，我們該爲抗戰，而把文化宣揚，宣揚到民衆間去。讓他們知道××無惡不作的暴行。把××的種種獸暴的劣跡，用文藝寫出來，給各個民衆去讀，使他們同仇敵愾地集合起偉大的力量，舉起熊熊的火炬來，齊赴前綫去作戰。這一步工作，至少要使他們覺悟地理解在這個風雨飄搖的現實時代，每個國民是應該有國家的觀念，匹夫匹婦，都該負起爲國略盡義務的責任。做一點與抗戰有利益的實事，每個民衆都應該担負起救亡國家的責任。我們要把這些關於抗戰的史料，灌輸到每個老百姓的頭腦裏去。務要他們知道現在中國是處在怎樣危險的境地。而都要軍民合作的精神與力量。這樣，才能應付××侵略的野心。我們要他們都站在國家民族的利益上，更且要他們間接地知道宣傳是爲國家民族而宣傳，行動要爲國家民族而行動，乃至思想也要爲國家民族而思想，我們能如此地做到這樣理想而又真正的宣傳工作，那才得到了工作的最大收穫效力。才真是宏大，我們才不負自己的使命。才可說是替國家盡了相當的責任呢！所以，我很希望一般作家，要常常寫些這樣偉大的創作，才有真切的意義。你能寫些這些抗戰的文學去刺激一般民衆。我相信，力量是很大的，對於國家是很有利益的。……」

佩佩這時聽了安逸的一番宏論，頗覺得他的話是很對的。剛才她的說話是似乎不該說的了。然而話已說出了口，已不能收回了。她深感着自己真慚愧，由於她內心的不安，她的臉色自然地微微地紅赤起來了。她竟一句也說不出口來，只把頭點着，表示着安逸的話是對的，說得很有理由。

「你這篇斷指姑娘，打算寄到那裏去？」

「寄到救亡日報去刊登，我真被他們累死了，自己這裏的工作，說忙不忙，但整天也沒些兒空暇的時候。他們幾次地寫信來要我寫些稿去，催我把稿子常常多寫些寄給他們，我被他們迫得沒有法子，只好來應酬一下。把這個文債還給他們，這次他們來信緊催我將這篇東西寄去。若不答允他們寫吧！情面上像很意不過去，自己只得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些空的工夫來，很勉強的終算寫好了這篇拙作「斷指姑娘」，真汗顏之至，像這樣濫竽充數的劣作，是一點也不好的。我惟恐寄去，不能在報上刊出呢？」

「不會的，你這篇稿子，寫得很有力量。內容也相當地臻於高超的。文學呢！你別擔心，你等着瞧吧！救亡日報一定會馬上將它刊露出來的。像這樣寫實的作品他們是很歡迎的呀！密斯黎，我真非常的佩服，你居然能寫出這樣好的文章來。」

「安先生！你又要說這種話了，我最不歡喜聽這樣的話。」
 佩佩嘴裏雖這樣說，但在她的內心是很快樂地在微微地喜笑呢！她那裏不高興聽安逸這樣的贊語呢。

他們猶想談下去，可恨的，胡林林這傢伙跑進辦公室來了。安逸的眼光是很尖銳的，在窗口就望見胡林林在跑過來了，他慢步着離開了佩佩，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辦他的公事了。這並不是安逸畏怕他，安逸是不怕胡林林的，只有胡林林見了安逸才像鼠鼠看見了貓兒那般的嚇起來。安逸與佩佩之間的事，真是很光明磊落的，友誼是很純潔的，既是如此，那還怕誰誰敢瞎三話四。誰敢說他與她的壞話呢？誰敢來尋事生非，更誰敢來破壞他們的名譽呢？這是安逸很放懷的。但安逸爲什麼見了胡林

林跑來了，馬上要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來，這豈不是他的思想與行動相反地矛盾了嗎？其實不，而且是絕不至他之所以如此，是他知道胡林林與自己是一個冤頭，而況他又是一個壞坯子，這種人倒不大好弄的，是要防防他的，自己不隨時隨地的嚴防着。只偶然一次被他瞧見了，那他準要憑着生花之舌，到處宣傳啦！這還了得嗎？安逸自己的名譽，就是掃地，也不甚打緊。惟有佩佩的名譽，是很要緊的啊！真的一個姑娘的名譽，比起男人，更不能毀壞，更可寶貴，安逸爲要保持佩佩的名譽，唯恐被人中傷，他不能不馬上離開佩佩，趕緊跑過來。胡林林那壞傢伙，安逸是不怕他的，怕了他，真倒了霉啦！

這天的傍晚，安逸正在看着一張大公報晚刊第一版封面的前綫戰事電訊。一個童軍跑進辦公室，送來了一封信。

「安先生！你的信。」童軍把信放到安逸的桌上，返身跑了出來。

安逸忙把遮在面前的報紙拿開，在桌邊上拿起那封信來，看信壳的下角上寫的是「沈寄」兩個字。安逸一看，就猜知是他知己朋友沈琪的來信。沈琪已經好久沒有信給安逸了。安逸時常地在綿念着，要想寫封信給他，問問他的近狀怎樣了？但自戰事發生以後，大家各自分散開來，各人的家都不知道，遷居在什麼地方？安逸苦於不知道沈琪的住處，連寫封信也不可能，今天竟意外地獲得了他的來信，他怎麼知道安逸在難民所裏服務的呢？這真使安逸有點好奇起來。他忙不及的將信口展開，取出裏面的信紙來看。

「逸：

我們分散了，已經好多的日子了，但爲了戰事影響的關係，雙方全不知道彼此的居處。這是大家在逃難搬家的時候，太要緊的緣故吧！以致各人都忘記把住址告訴明白。這當然誰也不能怪誰的，大

家都怪自己太忽忽忙忙了。可是，我現在怎會知道你在「第卅七難民收容所」裏做事的呢？這不是你引爲奇怪的事嗎？也是急於先要知道的吧！原來，我有一個孫渭的朋友，他是認識你們所裏的副管理員——徐海濤的。我也問過他，想從他的嘴巴裏探出你究竟在那兒的消息來？這我雖則幼稚得未免可笑極了，但，真也出乎我意想之外的，我竟會從他間接的告我，我才曉得你的所在。初前，我不免總不相信你可在難民所裏做事的，我以爲你吃不起這樣苦的生活，我還以爲一定是同名同姓。世界上一定另有其人，決不會是你。但從孫渭一再詳細地把你的身材長短，闊狹，胖瘦，以至臉貌的輪廓，談吐的言語，都很清楚的告我，我才決定是你無疑了。因爲他說得太像了，竟跟我腦海裏的想像是一些也不錯，是很像很對的呢！這多使我萬般的雀躍起來呵！我想：你接到我這封信，也許也要快活得跳起來的吧！

噯！這裏，我不得不報告你一段很悲憤，而又不幸的消息，這個噩訊是我的弟弟——英在前綫作戰時，被東洋鬼子活抓去了；而且現在已經被××處以極惡毒的兇刑，再處死他。這個消息是他的友軍打前方寄給我的。據說：弟弟死得很悲慘，很可憐，當×軍抓住弟弟的時候，××並不想馬上鎗斃他。而他們倒想利用他做間諜，要他去刺探中國的軍情消息，如果他可能答允他們的企圖，××就以放他走路，不會殺害他的。可是，弟弟是一個熱血的愛國份子，東洋鬼叫他做這種喪掉自己靈魂的附庸，他那能去幹？自然堅決地不答允了。××見軟不對，立即就威武地用硬手段來嚴迫他，弟弟還是決然不答允他們的要求，××光起火來罵他：

「支那人壞東西！不吃傢伙，不服貼！」

弟弟聽了，怒得火星從頭頂直冒出來，再也忍受不住了。也回罵起他們來，罵得很兇，只把每個×

×氣得臉色發青起來。

「強暴的野獸呀！你們殺害了不知凡幾的中國人，要知道我們中國目前雖吃你們這樣的大虧，將來怕你們××三島都要給中國民衆的抗戰力量打得粉粉碎，瞧吧！報應快在你們的眼前啦！你們要做你們的走狗，放屁放屁！我是一個大中華民國的戰士，你們別小視我們中國人是不出息的呀！你們要殺就快些把我殺死吧！咳！咳！大丈夫視死如歸，要知道中國人決不做這種丟人臉孔的事，這種喪辱國體的事，我是幹不來，是不願意幹的，爽快點！你們殺就殺，別再嚙嚙囉囉……」

「跪下來！」××的一般所謂「蝦兵蟹將」的小嘍囉吼叱着。

弟弟仍是屹然地直挺着身子。

「跪不跪！」聲音似響雷樣粗暴。

「不跪！怎麼樣？可惡的××鬼子！」

鬼子們將弟弟「拍拍拍！」打了三記耳光。

「跪嗎？」小嘍囉們又在兩旁，像一羣野鬼叫樣的怒叫起來。

弟弟依然高昂着頭，身體更挺直起來了。

「拿刀來！」

八字鬚的滿臉生滿了橫肉的所謂司令官的東西，命令着他手下的一輩小鬼們，一個小鬼很快地從屋後拿來了一把雪亮亮的小尖刀，刀口的鋒光到處閃閃耀耀地有條亮的影子在幌動。弟弟的一隻左耳，在刀的尖鋒上，被割了下來，鮮紅的血水直濺了出來，痛得弟弟咬緊了牙齒，皺起臉色來，但弟弟仍站着不動，司令官高坐在司令台上皺皺臉，又向站在兩邊的小鬼，瞪瞪眼，小鬼們忙奔向裏面。

去拿出粗粗的木棍來，木棍在弟弟的大腿上彷彿雨點般的亂揪起來。但弟弟終堅熬着猛痛，不願意在赤佬面前屈膝地跪下來，身體仍是直直地立着。他儘聽任地受着肉體上毒刑的痛楚。

「笨傢伙！你們都是飯桶，怎麼這多人把一個人要他跪都跪不下來！」

大鬼子司令官發火起來了，小鬼們靈機一動，把木棍丟了，大家都湧到弟弟的背後，使着很大的力氣，橫拉豎拖地終於把弟弟硬拖倒了一邊。又把他的右耳朵割下，又吼聲地罵着「支那！」

「你這個強盜！服從不服從我們的命令？你早服從了，也不會吃這大的苦，皮肉上不會受到這樣的痛苦，依我想，你還是聽了我的話，我可以立刻不給你再受苦刑。」大鬼子在高高的檯上，另易了一副笑臉說。

「真是無用的飯桶，把我推倒了，又有什麼用呢！」弟弟便想爬着立起來。但被後面站着的兩個鬼子，又將弟弟壓了下去。

「誰是強盜？對啦！你們才是慘無人道的強盜，服從，服從你們這輩強盜鬼！呸！呸！我寧可死在你們這輩野獸的手里。決不被你們有所屈服，有所妥協的，你們別夢想了吧！」弟弟又極兇厲地說。

弟弟的右臂膀被割下了，紅紅的血，直流了滿地，痛得他心都裂碎了。但他依舊很倔強地不聲不響地瞪着眼。眼淚是一滴也沒有，他一點也沒有悲哀的樣子顯出來。這可真使大鬼和小鬼們，都不禁詫異地吃驚起來了。

「依不依我們的話？」

「不依就不依！」弟弟很痛苦地回答着。

「橫豎橫吧！來再把他的左臂也宰下來吧！」

弟弟已痛暈地踣倒在地上了，他昏昏沉沉地只隱然地聽見在台上的那個大鬼粗聲地叫：『把這個死東西擲出去，鎗斃！』

後來，他又覺得自己的身體給人抬着走了，他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他的身邊聽見『砰』的一聲響。他已血流如注地脫離了肉體的痛苦，而死在荒邱的野草上面，後來，他的屍身，給他的伙伴找到了，偷偷地在一塊草地上掘了個土坑，把他的遺體放進了這土洞裏，上面鋪着黃泥沙，弟弟就這樣的完了。

逸！你想想看：我的弟弟死得慘不慘呀！我得知了這個兇訊，我悲憤地哭了好幾天呢！逸呵！使我最痛心和難過的，弟弟的兩隻手和兩只耳朵。不知道曾否連葬在一起？我想：這總不會合在一起了吧？這是多可憐的事，死者也不安心，活着也甚覺難過，你想想吓！××人是多殘酷的人類呀！他們將弟弟始以威迫利誘，繼以苦刑殺死。這還有什麼天理人道嗎？可惡！××人真可惡！但也真可殺。弟弟死在這輩野獸的抓下，我要替弟弟伸雪復仇。不是想爲全中國許多遭難的同胞出口冤氣。我要殺×去，我要跟××勢不兩立。他們殺死了我摯愛的弟弟。他們更殺斃了我們中國無數的同胞。他們委實不把中國同胞人樣的看待，他們都當我們是亡國的奴隸，然而，中國沒有亡，他們已經如此地伸出兇酷的手抓來了，若是中國真的亡了，將不知怎樣的受着敵人鐵蹄的蹂躪呢？逸！我至愛的逸！我已擬在明天投筆從戎地上前綫去殺×，我要拯救浸淫在水深火熱中的苦難同胞，使他們跳出深淵的火坑。可是我覺得我一個人去沒有友伴的寂寞了，我相信你也是對於抗戰極關懷的，並且你也很願意上火綫去過那樣的生活的，你是素所表示滿意的，贊同的，現在，你雖在後方的難民所裏擔任着救亡工作，但我相信這樣的工作，是不能使你發揮偉力的。是要把你的良好意志埋沒的，消磨的，這是多可惜啊！多不

值得幹的事，況且一選在後方服務，真一點也沒有出息。我們是青年人，熱血的青年人，我們不該畏死般地位留在死氣沉沉的後方，這種地方，真不是我們住的，我們該到活躍的前方去，才對呀！不知你以為我的話對嗎？我想，你一定很贊同我這意思的。

逸：現在我要求你，你能夠放棄你現在收容所的職務嗎？你能夠同我一齊到前綫去作戰嗎？若是你肯允許我一同去，那麼我很盼望你明天早晨七點鐘到我家裏來。（我的住處是霞飛路霞飛坊四號。）我準恭候你來同行。今天晚上，你可以把一些簡單的行李整理一下，以免臨時趕不及。至我所以一定要拉你同我一同上前綫去，因為你是我的最知己的好朋友。大家的意氣又是相投的。我們一對兒同赴前方去，真可說是志同道合的親兄弟呀！

逸：我們準定明天上前線殺敵去吧！把倭奴殺個痛快，順便我要找找我弟弟的墳墓。找着了之後，我一定要把倭鬼子的腦袋搬下來祭在弟弟的墓前，我書至此，我底心痛楚不堪，我不願再寫下了，且也夜深哩！祝你康健！

——琪上——

安逸一口氣把這封長長的信讀完了，他的頭，便伏在桌角上，眼內的熱淚，一行行地淌出來；把他的兩只袖子滴得濕濕的一塊。他悲哀地淌着眼淚，難過得要使他發瘋起來了。

「啊！英！死得真慘極了！他真是一個大中華民國的愛國青年的代表者。他這樣的壯烈犧牲，使人感動而淚垂，他的哥哥告我，今年還只十九歲的年紀呢！他還是一個中學生，以他這樣肯把自己的生命死在敵人的手底下，尤其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昂然態度，不為任何利益所誘動，真是難得，也復使人多可敬可愛呀！……」安逸默沉沉地想着。

「倭鬼子真可殺，他們實在不是人了，是兇猛無理的狼，吃人的惡狼，他們把我們的同胞殺戮，這

般的慘烈，我準上前線去，我明天一定要同沈琪同上前方。一定去打我們的仇敵，一個青年該爲國赴火戰場去抵禦敵人的。絕不應該怕怕縮縮地躲在後方的，年青的人，貪生怕死地躲在後方，是一點沒有意義的呀！而且是多慚愧的，是太不前進的，不是嗎？我們在年青人的時代，正該是許身國家的一個絕好機會，國家正需要我們這一輩小伙子到國防的最前哨去和敵人交戰呢！我自己更覺得不勝的惶愧，對於抗戰這方面，竟一點也不會獻出點力量來，在以前，只恨自己沒有這樣赴前方的機會，只得一直混到現在。今天沈琪來信要我同他一塊兒去，正合了我的願望，我這個期冀終算在今天達到了如願以償的一天啦，好吧！我到前線去做一個戰士吧！這裏的難民工作，真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使我貢獻發揮我的力量，這樣的工作，值得什麼價值呢？一點也不活躍的，可是青年終是歡喜活躍的，青年的生命之火，是熊熊地熾烈的。這種毫無生氣的生活，似乎是不配像我們這般青年做的。我們正該幹抗戰最重要的前方工作，這才投合着青年們的意志呢！」安逸已將信藏在身邊，氣忿忿地又想着這些，他慚愧地臉頰上有一點紅燒起來。

「不，我不能離開這裏吧！這裏的生活，雖平凡，雖沒有多大的意義，可是自己精神上，是得着了很大的安慰，有二個美麗的年青姑娘，一個是黎佩佩，一個是李惠珍，她們都很傾愛着自己，都已經跟自己做了異性的朋友了，她們待我都很好的，好得像自己的親兄妹還親熱，還熱烈，我怕不能去，不能上前方去，爲國效勞。她們這樣溫情蜜意深愛着自己，我怎能硬着心腸離開她們呢？這樣，自己是太無情義，太沒有熱情了。不要使她們難過死嗎？這消息給她們知道了，她們一定不讓自己走的，不讓自己到那樣鎗林彈雨的前綫去。她們一定捨不得我的，要拖住我不放行的，一定要哭哭啼啼地顯出悲悽的樣子來，自己的心，到那時候，怕也要被她們纏得意志消沉起來吧！使得自己要行也不能行。縱然自己

橫橫心，丟下她們顧自上前方去了，她們的痛苦，一定很深的吧！反之，自己也何嘗不感着痛苦的呀！這離別的痛苦，確是人生最難堪的，何況和她們的友誼是這樣的好，這樣的深切，其間是有着某種神秘的關係，所以雙方一旦別離，痛苦是更深幾層了。不行，我不能被情感將理智壓着。自己的情感不能太豐富，太豐富了，無謂的痛苦也更多。自己不能貪着享受眼前的甜蜜生活，在女人的柔情下不捨分離，在平日，這樣子，尚且可以，但現在正值國家多難之秋，自己還沉浸在聲色之樂的舒適生活中，自己怎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自己呢？自己現在是在青年的時代，這時代是挺寶貴的，挺有爲的，我不能追求粉紅色的夢。我該放棄牠，我要把自己活躍的青春生命奔放地到前線的戰場去，那才是最有意義的人生，自己才能夠負完了一個國家，社會的責任，我決不可以爲了姿色美麗的女人，就把最有意義，最偉大的救國任務放棄。「英雄難過美人關。」雖然這句話是自古已然的例子了。可是自己決不能有此邪思歪想的呀，而自己是真正正經的效命在疆場。這樣，才可說是真正的英雄哩！但是我要上前線，那麼明天就得動身走，沈琪的信上不是這樣說的嗎？要走就走，不必顧慮什麼，不過黎佩佩，或者可以告訴她，她的思想比李惠珍來得開通，而且她準能夠贊成我到前線去的，決不會阻止我，我老實的在她面前陳述出來，也不要緊，這事是不必瞞她的。即使她要阻止地不讓我去，我只要從正義方面的話說給她聽，她總會同情我，總會深明大義地知道我的苦衷。在她這邊是沒有什麼問題了。至於李惠珍這一方面呢？比較討厭些，當面是不能對她說的。說了她是會傷感地拉牢我的，那可怎麼辦？事情一定要弄糟糕啦！既然不能在她面前話別，那麼，我只有寫一封信留給她。這樣的辦法，較爲好些吧！

……

安逸這般地默想着，覺得自己還是決定宗旨，明天跟沈琪一同上火線去殺敵，他的心頭，立刻喜

躍起來了。明天，將使他去幹很偉大的火線工作了。將後他是一個穿起全套軍服的戰士了。他抬起頭來望望，鐘上七點鐘才敲過不久，許多同事們都絡繹地回家去的。到外邊去散步的散步去了，胡林林和朱謙也都回去了。佩佩呢？她在外邊買東西，還沒有回來，這時辦公室裏除了幾個義務職員以外，正式的職員就只有安逸一個人。安逸想趁這時把李惠珍的話別信，寫寫好，此時不寫，就沒有時間寫了。他趕忙在桌上的硯台裏磨濃了墨，拿出信紙和筆來，毫不思索地，就很快地寫好了這封信，他迅速地將信讀起來。

一 惠珍小姐

我很希望你讀了這封信，萬請勿悲戚！要知道，我明天的赴火線是出於萬不得已的，是爲了我愛護祖國太深了，爲了要從苦難中的中國去搶救危難。這種責任與義務，是每個中國青年該擔負起來的，是不能推却的，而我這次到前線去，原因也基於這一點。至我這回所以要離開這裏，而赴火線去，一點也不爲別的，問題是一些也沒有的，也不是爲了環境的不良，或是其他的緣故，這些都不是，而我是全爲了友人的關係，不得不跟他去赴前方。所以，我這次去，我是有着友伴的，想來也不會寂寞的吧！你也正可以放懷哩！

雖然，我明天是走上征途了，我有空的時候，（只要有寫信的機會。）我可以常常寄信來給你的，你常常地接到我的信，就是等於碰見一次而信上的字，雖不會說話，雖沒有聲音。可是這一個個的字，是在我的手腕下寫出來的，也是從我的腦海裏想了寫出來的，這就像是和你當面談話一樣，並無差異，只不過我們不能在一起面對面吧了。你想這不是宛如我在這裏做事一樣的嗎？

但我走後，我極巴望你和黎佩佩小姐更要親近些，熱情些，頂好大家要像親姊妹一樣，絕對不能

爲着這些小事情而反目，把大家的感情破裂開來啊！這樣，我在外邊也可以放心了。我相信你是很聽我話的。

這裏，我沒有什麼東西送你作紀念物，僅僅是一張我的照像一個金質打成的小國旗，這一樣東西，望你收了作我贈你的禮物吧！急於待行，不能細寫，好吧！祝你

健安！

——安逸——

信已看好了，湊巧，佩佩在外邊也已回來，當佩佩才跑進辦公室裏來。見安逸還沒會回去。伏在桌上寫信，佩佩馬上躡着腳，輕輕地走到安逸的椅子後邊去瞧，但看不見什麼，只見桌上他寫好的一封信，信壳面上寫着『敬託端交，李惠珍小姐芳展。』幾個墨筆大字，再看他又在一張白信箋的一角，寫着『明然先生，此次不別而行，實出於時間太侷促……』佩佩偷着看了，心頭不禁別的跳起來，李惠珍她是知道的，她和安逸有此種蜜切的友情關係，安逸在往常的日子，也告訴過佩佩，佩佩的思想很豁達，不像一般普通女性的氣量狹窄得叫人害怕。她一點不生嫉妬的醋意，並且她也覺得李惠珍倒還好，她的舉止也落落大方，是沒有一點小家姑娘，素具有的那樣壞習氣，佩佩極願意安逸和她去親近。任他去和李惠珍交談，今晚，她看他寫信給她，又看他又寫給管理員姚明然的信，她知道有點不妙起來。曉得他要離開這裏了。但他到什麼地方去？這她是不能明瞭地斷言了，不得不使她狐疑起來了。

她忙撩起兩手，從他的雙肩後面圍上去，把他的兩眼掩住了，安逸頰覺眼前沉黑起來，驚叫着問：

「誰別尋開心呀！」

「你猜我是誰？」佩佩吃吃地低笑了。

「你，你是蜜斯黎！」

佩佩將手放開了，收起臉上的笑容，帶着責問的口氣問着說：「你，你在做什麼神出鬼沒的事呀？告訴我，這信，你寫給他們有什麼事情呀？」

佩佩喉嚨間的「逸哥」兩字已經滾到舌尖上了，但她有點害羞，這一難為情，把這句打着回票，仍然縮進肚裏去，沒有吐出聲來。她的雙頰也立時不自覺地火辣辣地紅了起來。

「我沒有幹着神祕的事呀！你現在來得正好，省得我來找你了，本來，我寫好了這兩封信，我要來看你。把這事情告訴你的，我明天就要和我的朋友到前方去工作了。我覺得換換新空氣也好，並且我更覺得自己終不能為國略盡國民的責任為恨。在難民所裏是幹不出特殊工作的表現，自己真是慚愧死了。一個青年，似乎不配在後方做事的，也是極不適宜的。雖然這種後方工作，未始不是救亡的義務事情，但我終感覺不會替國家做到使我滿意的工作。實在說，我此時做着這樣的事體，是很勉強的。我久想要找條報國盡責的出路。結果總叫我久久地感得失望。沒有獲得自己理想的工作，如今，朋友有了這個機會，要我同他一齊去。當然我是同他去的。我已決定明天一早去看他，這裏，我是不再來了……」

「你騙我，誰相信你走到前綫去的呢？到底你幹點什麼事？神不知鬼不曉的，我那裏能夠相信你的話是真的呢？」佩佩撒嬌地說。

「你疑心我去做三點水，是不是？」

「那倒也不，這我很相信你是不會去幹那樣不知廉恥的事的，殺掉你的頭也不肯去做那樣喪盡人格的事，我的不相信你，是你沒有什麼確實的憑據拿出來給我，看叫我怎能放心呀！」

「你拿去瞧吧！是不是真的？還是我騙你？」安逸伸手到衣袋裏去，摸出了沈琪的那封信，交給佩佩。佩佩把信壳裏的信箋取出來看，細細地讀完了，她的眼睫，頓時不自主地濕潤起來了。她深覺沈英死得太慘絕人寰了。同時，她深恨起××赤佬殘酷的手段。她將信還了安逸，她本要勸安逸不要到前線去，現在她是一點沒有勇氣說出這話來的餘地了。若她再要勸阻安逸鐵樣堅的意志，那有什麼理由可辯說？

「我不能這樣地去阻他，該鼓勵他前去，才是道理，自己才對得起國家，才對得起他，更對得起自己，假如自己用情感來繫住他的去志，那我真要被牠瞧不起，要被牠奚落我的了，這是自己極端錯誤的思想，那樣的思想，要絕對的避免它。不發生反感作用。那真是正確的前進思想，我不單不能存了那種歪念，而是要糾正自己的思想，還要更鼓勵他高高興興地上前方法工作。」佩佩暗自想想，便凄然地說：

「逸……哥！我很希望你，明天真的上前線去殺敵。」

「自然囉！我明天一定去的，不是假的啊！」安逸的心底在微笑起來，他怪高興地說。

「前方的工作，真比後方有意義得多了，所以我的姊姊，她也很高興地到那前方去工作。我只恨自己不能也和姊姊一樣的去，做那樣的工作。真慚愧！但我現在雖暫不能如願，且待着他日。一有機會，我也要去的，前方的工作，是很感興趣，很緊張的，凡是青年的人，都該生活在這樣的熔爐中。逸哥，你去吧！先有國，而後才有家，不必留戀，你去吧！等到勝利之日到來時，我在凱旋之門下，歡迎你，唱一支你愛的歌兒給你聽！」

「萬一我受了傷，我就希望自己做你看護下的傷兵。」安逸向佩佩這樣打趣地說。

「我盼望你一到前綫，你的意志，身體，都鍛鍊成鐵般的堅硬，健康地不受一點風霜的襲擊，這算是我的祝語吧！」佩佩低聲細語着。

「我這裏送你一樣東西，你把它佩在衣襟上，常常看到它，用到它，你就彷彿見到我的面一樣，不會使你寂寞地懷念呢！」安逸在衣袋裏摸出一枝極名貴的金筆頭的派克牌的自來水筆來授給佩佩。

「你真有意思啊！我也贈你一樣留念的東西吧！我希望你目睹這東西時，也像看見我一樣的能使你興奮，能使你在疆場上奮力前進！」佩佩也在內衣胸口上，解下她自幼小時候直掛到此時從不分離過她的一塊金鎖片，放在安逸的手心裏。

「佩妹！謝謝你啊！我一定遵你的叮囑，不會忘記的，但我也希望你，我明天離開了這裏之後，李惠珍，你要常常照顧照顧她，她是怪可憐的，也只有你去安慰安慰她，你總要像自己的姊妹一樣的，不要讓她一個人寂寞地難過着，孤獨地悲哀着，我把這樣重負的事情託付你了，我的心，真不安極了，但我也惟有希望自己能日能凱旋回來重謝您呵！」

「你儘放心，這些小事，何必掛在心上呢！李惠珍，我會照應她的，況且她好似我的親妹妹差不多呢！我該多加看顧她的，你儘放懷去好了。」

「時間已不早哩！我要回去了，回去還要整理一下東西，佩妹！我們就此分別吧！但你在這裏，身體自己要當心。」安逸低着喉嚨，說說像要淌淚的樣子。

佩佩也帶些悲戚的低音，緊握着安逸的手說：「願你前途光明，身體珍重！」

這時，他們彼此的心間，一樣地都深感受着萬種淒愁，一種即將別離的痛切情緒，襲上了他倆的心。

頭，像咬着樣的刺痛起來。「臨別依依」大家都有種說不出的，不勝淒切悲楚的態度。在這樣又甜蜜又痛苦的一霎那的別離，也會使英雄氣概的安逸做出「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情態來，使他極端痛苦地難捨難離。這時，他像需要得些什麼安慰樣的，木然立着不動。如果得到安慰，他會興奮地除去胸間的悲悵，踏上陣地去做戰，也有力量揮發出來。佩佩看他悽愴地呆立着，眼腔裏紅紅地像有點濕。她知道安逸要她在這時候，擁抱地親個嘴。她朝辦公室四週看了一下，看沒有什麼旁人，便決然地想着：「爲了他上火綫去，更爲了他去救國救民，他担負起這樣的艱巨任務，自己就犧牲點又何妨呢？讓他親一下嘴吧？讓他把我的身體緊緊地摟抱着香個嘴吧？而況自己又深愛着他呢……」

他們緊緊地抱着腰，兩個嘴唇合在一起了。

「那封信，託你明天交給惠珍。」安逸把一封寫給管理員姚明然的信，插在壁上的信袋裏，重又關照了佩佩這句，回過身來，走出辦公室的門。佩佩跟着他走了出來，一直送他出了大門，大家就默默地淒楚地握握手分別了。

安逸向遼闊的馬路跑去，佩佩直望到看不清安逸的影子，才廢然地回進門來。

這夜，佩佩沒會好好地睡覺，她的腦海，一逕在想着安逸，直到深更夜半的時候，才覺有些倦意，不久也就合起眼睡着了。

安逸未走之時，胡林林在安逸的面前是不能怎麼樣的向佩佩追逐地求愛。很顧忌地不敢胡作胡爲，此時他趁着安逸已離開了這裏了。他正可以大胆地向佩佩作進一步地追求戀愛了。進一步他的片面單想思，是要把它實現了。一向的夢求宿願是可以達到目的了吧？但他雖然很喜躍。可是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因爲佩佩的堅毅態度，潔貞的意志，嚴厲的言語，却一幕幕地兜上他的腦海，他頓時

悵然地消失了樂觀，他有點懼怕她，不敢向她進襲，然而，色胆包天的他，什麼都會幹得出來，毫無廉恥地做得出來的，只轉了一個念頭，他的思想，又復冒險地旋入了欣喜欲躍的那方面了。他已什麼都不怕，任佩佩是個多厲害的姑娘，但她終究是一個女人，女人是並不可怕的，是一些也沒有抵抗的能力的，這時候，只要安逸不在旁邊，要幹什麼就幹什麼，胡林林只怕安逸一個人，別人他就全不怕了。佩佩雖厲害，他認為她倒底一是個懦弱無用的女人，別說一個佩佩吧！就是十個佩佩，他也能夠對付過去，可是事情往往不能如他狂想的願望，他碰了佩佩好多次的硬釘子，幾次使他失望了。他想吃天鵝肉的野心，是不能達到。當他一次次地尾隨着佩佩，向她追求着的時候，佩佩一還是這樣堅決地，聲色俱厲地嚴斥他：

「戀愛，談何容易？不是單憑一個人胡思亂想可以求得到的，戀愛，是很神聖的，很純潔的，是雙方都有了深刻的某種愛慕的條件，才可能地會生出情感的共鳴和美滿來。你該明白，你別誤看我是個隨隨便便的平凡的女性，我雖在這裏和你同事在一處，但我決不被你種種的好言能感動我的意志，被你利誘地走上歧途。我是早把戀愛的真操，看得很清楚。你是個有為的青年，也是很有點學識的青年，這樣的青年，是絕對不能作出丟盡自己顏面的事來，而且在這樣國難深重的今日，救國還來不及，還有餘暇談戀愛，人家不願意和你戀愛，你偏胡想地向人家追求戀愛，這不是很可恥的事嗎？最後，我很希望你以後別再跟我胡纏不休，若你再這樣的瞎想心思，非但你的前程將會丟掉，而你的生命也要立即會消滅。從茲而後，你要醒醒，不要再糊塗地亂想戀愛了。老實說，現在你還不配談戀愛，你的思想，該放到救國上面去，那我才相信你是一個好青年，不然呢？你是自取沒落……」

胡林林每次向佩佩求戀時，他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滿懷希冀着的一團忻喜，但可憐之至，幾次

地使他大失所望地受到佩佩的一頓教訓，迎頭一頓痛擊的諷刺，使他臉紅紅地羞死地溜跑了。雖然，胡林林屢次向佩佩追愛，却屢次打回票地失敗下來，打擊得很厲害，在當時，佩佩對他的一種激烈的反攻，確使胡林林怪難受的，可以使他暫時安靜下來，但過不了幾天，戀戀地又跟住他了。他想念佩佩的念頭，還是不能斷絕，重復死灰復燃地蠢然發動起來了。他不怕失敗地仍要向佩佩進攻，非達到目的不休，他更認爲失敗是成功之母，一次，二次，三次的失敗，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萬事不能心太過急，必須忍耐地慢慢幹，緩緩進行，終有這麼一天，會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這確是追求異性唯一的信條。不可不遵守的，胡林林經過自寬自解地一番思索，他急躁的心，漸漸得到些微的自慰了。可是，他情慾的衝激，可不能持久地放鬆過他理智的想像，情慾之魔鬼，跟了純清的理智搏鬥着。火拼地互戰着，最後，情慾却戰勝了理智。理智吃癩地不聲不響了。任情慾怎樣去胡行它的非法之事了。實在這時的理智，是被情慾兇兇地將粗粗的索子細了起來。不能使牠有所動彈的餘地。於是，情慾瞧瞧理智是被牠制服了。它笑笑地跑出門來。大踏步地向馬路上跑。做出工架十足的馬兒虎之的闊步雄姿，在馬路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只瞧見女性，不管是美的，醜的，瞎子吃死蟹隻隻好。他立刻施放出下流的本領。把一個個的女人抓着便玩起來。說也奇怪，一般智識平平，而又抵抗力薄弱的女性，只被他一把抱住了。自會軟化地任其所爲地飽他的性慾的饑荒。他的目的，就是吸引女性肉體上的滿足。這，真是一個女性的惡魔，一個女人的劊子手，而他在這樣無法無天的惡毒手段之下。社會上不知有幾多的女性，被他強暴地蹂躪過了。她們都被他玩弄得怪可憐地痛苦極了。其間，有過好多個貞淑少女的肉體，被他姦污了之後，她們羞憤憤地無顏見人，有的上吊而死。有的吞毒而亡。有的投身浦江，有的撞牆自殺。……像這類慘極人間的事，真不必指出正確的數目了。一句說盡，他是女人們的敵人，五個女性被他含

說：着滿懷的忿怒陷死了，十個女性被他含羞自殺了。他真不算一回要緊的事，他反會暗暗地笑着自語

「死了算了，死十個算五雙，不值價的臭女人，多死幾個像這樣冤鬼的女人，又有什麼關係？世界上的女人是死不完的啊！自己怕沒有女人玩嗎？別担心事，別乾着急，放開眼睛，再來找個把女人來玩玩！」

他一陣自語自說之後，接着是一串哈哈的笑聲，這笑，表顯出他把女人毫不放在心上，女人都是天生賤骨頭似的，天生該給他捉着反復地玩弄的，欺凌的，壓迫的……

這回，他却做夢也未曾想到，他被佩佩碰了幾次的釘子，撲了無數次的鼻灰，這，真使他不能驚惶地吃嚇起來。他不相信自己倒霉地會碰到了她。遇到了這樣一個多厲害的姑娘，這少女多使他相當感到困難地棘手起來。他曾幾番心灰意消地想把這個覬覦佩佩的意念除去，但他的理智總克制不住奔放的情慾。他的情慾一衝動起來，立時會扯破了廉恥的臉，掩沒了道德的觀念。就什麼都幹出來了。胡林林之不能斬斷佩佩的狂想，祇因佩佩的臉孔生得太美麗了。他愈看愈有趣，愈有趣愈想她了。想個不完的時候，他便要冒險地嘗試他企想的實現甜夢。這一甜夢，常在他的膝前展現出來，佩佩瓜子似的白嫩臉孔的輪廓，同時也在他的腦際活躍地跳出來了。他萬分快活地，手舞足蹈。想把他日夜所思念着的美人攔腰抱住。甜蜜地摸個有趣，玩個開懷，但他是撲了一個空，朝前跌了一個四脚着地的筋斗。把鼻頭磕擦疼痛得怪難忍。他慢慢地爬了起來，雙手忙不及的把鼻頭揉呀揉的撫摩着。他夢想佩佩的這個臭樣子，他自己也發笑起來。他笑着自己真要想得犯單相思的毛病了。癡得會變成這樣子，使他自己也莫明其妙。

他的情慾直熬住了一個星期，再熬，可不能受了。實在情念衝激得太厲害地抑不住了。他無論如何是要把佩佩弄到手。發洩一下克服不了的慾情。他窮想苦索地轉着佩佩的念頭，怎樣可能對付她。怎樣取突擊的攻陷。出其不意地施行強姦的手腕。事情也惟有這樣辦。如能獲到稱心稱意。始能於情慾上以滿足饑餓的空荒。他今天在今天，只要看準找取一個機會。白天是萬萬不能幹出這樣的事。光天化日之下是不能幹不可幹。人是都有眼睛在看着的。就是辦公室裏沒有旁人，也幹不成的。而也是賊人心虛地要防着他人走進辦公室來。那很不妥當。而且佩佩幾番給他羞臉地受着一頓很深的刺激。逃跑地走開來。晝間有了這幾處困難，顯然不能再盲目地胡幹，胡幹就怕生出是非的事來。幹要幹，只有在晚間，比較妥當些。好在佩佩是住在所裏的。若要幹起這事來，是很容易的，只要在晚上，慢點回去。或者在外邊兜了個圈子，再回到所裏來，在辦公室裏叨一夜，是不成問題的。待到半夜之時，全所裏的人都靜沉沉地睡着了，就可以輕輕地爬下桌子來，輕着脚步，摸到佩佩的臥房去。那時候，佩佩準是睡得怪熟的，睡在夢鄉裏，若是她把房門門上的，那事情比較麻煩地很費一下週折的了，但也不要緊。那臥室的房門是很不堅固鬆動的。門上的門，雖門上了。在外邊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想出方法。把它撬開來的，只拿根竹筷子。朝門門的那個洞眼裏慢慢地挑着移過去，門門的木舌頭，就能移過去了。門就能夠開開來，門一開，大功就完全告成。佩佩便是他掌中的玩物了。胡林林如此地默默地想着進襲佩佩的方法，他想到這個法子的時候，內心立刻喜躍起來了。先前他顯出的憂愁樣子，是都在無形間遁迹地消散了。馬上露出一絲絲的笑紋，他滿懷歡喜地高興極了，但他怕被人察出他的破綻來似的。趕忙將笑容斂收起來，仍露出一副不笑不嚴的平和臉孔，也把內心的一團喜悅，硬硬地壓住下去。他又故意地做作出和平時一樣的態度。他要使旁人絕不牛疑念，使旁人猜不出他胸有成竹的鬼計。

這一天，他眼巴巴地盼着這個極好機會的降臨。他待着，待着天色快些黑下來。他待着，待着，急切地待着。像熱鍋上的螞蟻般急透了。天，老天，又好像跟他故意作難似的，黑得特別緩慢。他看看天，還不沉暗下來。氣怒得真要開口罵天是壞東西了。好容易地他瞧着天漸漸地在黑下來了，他看天已入晚了，心頭不禁高興起來，他在外邊蕩了一回馬路，在一家店肆的門口。藉着電炬的光芒，把袖子捲起，看看手錶。時間已是不早了，已經十一點鐘過了，他胡忖地猜想着：

「這時候回去，她準睡覺了，而且她已睡熟了吧？我這個久盼着實現的目的，是可以達到啦！現在回去，真是一個良好的機會，我要毫不錯過地抓住這個機會。」

胡林林這麼地想了想，喜得他滿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涼爽爽地有陣陣的快感侵入了皮孔似的，他不再躑躅地在馬路上徜徉了。他急急地要跑回所裏來，進行他要幹的事情，他很快地跑了回來。走上門口，童子軍已落班就寢去了，幸而一扇門還半掩地半開着。他推着門跑了進去。他的全個身子才塞進門，不防猛地有人在問他說：

「胡先生怎麼啦！這時候，你到所裏來，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一個坐在板櫈上的難民——半夜值班的義務員，看見他推門進來，臉上現着驚奇的光芒。

胡先生撒了一個謊說：「今天我家裏來了幾個從鄉間出來的親戚，我沒有地方囑了，所以我想到所裏來住一夜。」

「喔！原來如此，那麼胡先生，你在什麼地方睡覺呢？」

「我到辦公室的桌上去睡，桌上睡覺不是很好的嗎？」

「是的。」那個難民點點頭。

胡林林便跑進裏面來，跑進了辦公室，他把電燈擰亮了。辦公室裏一個角落的地板上，躺着幾個服務的難民，他們都睡得怪熟的了。胡林林進辦公室，把電燈開亮了的時，他們竟一點兒也不知道，胡林林也不去驚動他們，他把桌上的墨水瓶、硯台、筆、墨、算盤、簿子等一切東西，全搬過了。又把抹桌布將桌子揩乾淨了，熄滅了電燈。他的身體就爬上了桌子，假睡起覺來。他的兩眼睜得很大的，他不敢攏起眼來，眼睛一合攏，是要失却這個『偷香竊玉』的機會哩！這機會，他怎能捨得放棄呢？他橫在桌上，睜開着眼睛，等待着夜昏的時間到來，這時間一到，他就可以幹着無恥的強姦任務了。

——該死！該死！該死！自己怎麼會睡着的呢？差些錯過了機會，幸而現在天還未亮，時間還早，事情還能夠趕得及做！

他很迅速地爬下桌子，他不敢去開電燈，輕輕地走出辦公室。走過大廳，廳上許多的難民都睡得如豬般在各做着好夢，偶然有幾個難民還未曾睡着。也有幾個男的，女的，起身去小解。但他們都不注意到他。他跑到了佩佩的房門首，望望裏面電燈沒有熄，一線的燈光從門縫裏射出來，他將手臂慢慢地推推門，門是緊緊地閉着，他立即在身邊袋裏拿出預先藏好的一支筷子，望門門的空眼處，微微地撥着，撥着，撥了好一會兒。裏面的門的一個木舌頭被他撥開來了，他又慢慢地輕輕地將門推着，推着，門就被他慢慢的移開來了，他的半個身子，也就塞了進去，他向房間裏掃了一下，只見佩佩側着身體睡在雪白的被單的床上。臉孔正向着外床，她的兩眼閉着，身上蓋着薄薄的紅花色的被單。頭枕在繡着藍花的白枕頭上。在枕頭旁邊，還放着一本厚厚的書，胡林林見佩佩睡態怪甜的。他放大了胆子，冒着天險，脚步很趑趄地走進房來。又輕着腳音，攏近了佩佩的床邊，他瞧着佩佩那樣的睡態，真美。

極了，她的臉孔，白嫩得像出水的芙蓉。電燈的光照着她的臉孔，益顯出特別地好看。比天上的仙姑還美麗，她這樣一副睡態，真是一幅美人圖呢！

胡林林在佩佩的床前看呀看的，同時他又覺得從佩佩的身上沁出一陣陣的香氣。這香氣，直撲進他的鼻孔，他儘量地吸收着這香氣。他聞着這香味，週身的皮肉，却都軟化地麻癱起來了，他垂涎欲滴地，嘴巴裏的津液，流到嘴唇外邊來。他又看見在她的頭邊放着一本書，書面上印着的幾個大字：中國的一日，這是一本很厚很巨大的集全中國各個文藝作者的鉅著。紅紅的書面，烏黑的字，這是多偉構的一部巨著啊！這本書，靜靜地陪着佩佩躺在她的頭邊。

胡林林暗暗地想：『倒看她不出呵！她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美麗姑娘，在晚上睡覺，還看書，還研究學術，多可敬愛的一個女子啊！誰討了她做妻子，真是幸福無窮，自己假使能夠娶了她，那是夠多快樂呢！』

他又看着那本中國的一日的書，又胡思了起來：『這本書，倒真幸運，福氣多大，它能夠躺在她的床上，同她一起睡，自己若能像這本書，就夠多開懷，多幸福，可惜呀！可惜自己不能變做書，真沒福氣！』

……

他站在佩佩的床前，呆瞧了一會，越覺得佩佩是一個可人兒，一個很可愛的美麗姑娘；他想將自己的嘴巴湊到她的嘴唇上去接個吻，他的嘴巴已經將湊近佩佩的嘴唇了，但他終究賊人心虛地趕着將嘴巴縮回來。他有點胆小起來，他怕這一個吻接上去。她醒來可怎麼辦？那豈不是要把他當賊辦嗎？或當他強姦少女罪辦？那時候，事情可真尷尬啦！是多吃不消的一件事啊！他呆呆地只是對着佩佩的臉孔瞧，瞧呀瞧，一霎時，畢竟他的獸慾的衝動勝過了理智。他看着佩佩那副漂緻的臉龐，這彷彿是

一塊天鵝肉在誘着他去吞，叫他怎不動起慾情的思念，又叫他怎不把一塊肥肉吞下肚去！他的嘴巴慢慢地低了下去，差不多已將碰到佩佩的嘴唇了，只距離一條線的相差了。突然佩佩像已發覺有人在偷吻她似的，將臉孔轉向了床裏邊去了，但她的身體是沒有翻動，胡林林倒別的一跳，當她是醒過來了，這無疑是先給他一個當頭棒喝的警告呢。

吻是接不成功了，因為佩佩的臉孔朝了裏床去了。親起嘴來，很不容易。要很費力，並且也太冒險了。胡林林因沒會親到她的嘴，極不快樂地把目光轉移到佩佩的胸口。佩佩的胸前沒有將被單蓋到她穿的一件妃色的緊身馬甲，也許馬甲太緊小了。那馬甲將她的胸腰裹得怪緊密密的，胸口的兩個乳房，雖被馬甲緊壓着，但像有彈性似的，依然高高地突出着。加之那件馬甲是綢製的，質料是薄得如水晶玻璃一樣。乳峯的輪廓，都能整然地映出來。胡林林看看，他通身的肉在癢起來了。他的視線更貼近佩佩的胸部，他看着從妃色馬甲裏映出的兩個處女的堅硬硬的乳房。那兩個乳盤，生得很圓正。乳頭尖尖的，樣子真像剛出籠的饅頭。

『這兩個乳房，多好玩，多有趣呀！摸上去，一定很結實地，怪肉感的。把牠含在嘴裏，那更有趣極了。』他想着，右手就輕輕地放到佩佩的胸前。胡亂地摸了一會，這一摸，他真樂極得身體像要垂下地來了，他感覺着有似電流從她的乳房上交落地引到他的手心上來，由手上傳到了他的全身。他的身體像觸電般的渾身發軟起來，他肉麻麻地癢得有點站不穩了。身體飄飄然地像在上騰空。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似的，這一下摸，幸而佩佩不會被覺醒過來，她還貼然地睡得正甜呢。

『她的嘴雖沒有親着，但她的乳房是給我摸着了。可惜還不夠玩味，這樣隔着衣服摸，總不開心，終不覺肉感，也不能鑒賞鑒賞她的乳房豐美得怎樣程度。她橫豎睡得這樣濃，我把她的馬甲的鈕扣

解開來，只要慢慢地解，輕輕地解，她是不會醒的呢。」

胡林林邊想，邊又伸手到佩佩左腰下去解鈕扣了。五個欵鈕，居然全給他解了開來，他又輕將她胸前部份的馬甲移開來，一時白嫩嫩的，不大不小的乳房，全裸露在胡林林的睫前了。他看着這兩個又白嫩又結實的乳房，肉麻麻地幾乎垂涎水都要吊了下來。他的兩個手指頭，很輕柔地摩擦着兩顆淡紅色的乳頭，他邊摸邊在注意佩佩的醒否？

胡林林這樣的把佩佩的處女乳房撫摸了一會，可是，他還不知足地不能填滿他猛烈的慾火。他自己也禁不住自己地將嘴巴垂了下來，將佩佩的左乳房的乳頭含在嘴巴裏。這一來，佩佩便驚駭地醒起來了，他翻了一下身，而她這一翻身，胡林林却大意地不曾注意他的嘴巴還咬着佩佩的乳頭，右手還摸着佩佩右邊的那個乳房。他真樂極而忘形的時候，佩佩却是痛極地尖叫了起來。原來胡林林在佩佩翻身的時候，他的嘴巴還是咬緊着她的左乳頭，她跟着佩佩的翻身，他的嘴巴還是在原地，沒有跟着移將過去，況且佩佩這一側身是旋得很快的。這樣她的身體雖翻將過去，而她的左嘴却不能翻過去。像火紅的鐵鉗緊夾起般的疼痛，不然佩佩還不會醒。因這一陣猛劇的痛，她從夢鄉裏尖叫地睜開眼睛醒了。胡林林驟然見她驚醒了，他的嘴巴馬上將佩佩的乳頭放開。呆怔怔地立在床前。佩佩揉揉眼皮，看見立在她面前的是胡林林，她又看見自己的馬甲脫開來了。胸前的乳房全裸露着，她羞得滿臉漲紅地怪難為情死了。趕忙將被單掩蓋着胸部，尖着喉嚨嬌聲地尖叫起來。

『捉賊！捉賊呀！』

胡林林奔上去，把一角被單塞緊了佩佩的嘴巴。說：

『你喊你命要不要呀？！看再喊我就把你一刀刺死！』

胡林林從腰際拔出了一柄鋒芒的小尖刀，握緊在手裏。刀口向着佩佩的喉嚨揚着。佩佩究竟是個女性，雖然她也跟男人一般的，具有着剛毅的胆魄，無畏的勇氣，可是到了一髮千鈞的危險時候，使她只能無可奈何地暫時屈服下來，暫時毫不反抗地不敢聲張。否則自己是要吃虧的。甚至於把自己的生命也送掉。就是佩佩一點也不懼怕，想要拉長喉嚨喊，狂命地高聲疾呼。她已喊不出聲音來了，她的嘴巴，早被胡林林用被單塞住了。掙扎地喊，那能喊得響，而她這時看他拿出刺刀來向她威嚇。她的魂早嚇散了。她動也不動地任胡林林恐嚇地示着威。胡林林看她已怕得呆如木鷄，再聽聽外邊並沒有什麼動靜，她才放下了一顆跳蕩着的心，透了口氣。

「你現在還敢強嗎？還要大聲地喊嗎？」他威迫着佩佩說。

佩佩看都不向他看，頭低着。

「你說你說，別不理睬我呵！」胡林林又將刀尖在佩佩的面前揚揚。

佩佩深知自己不說，還是要吃眼前虧，且敷衍一下，再說，但她話是不能說，只點點頭。

胡林林才把刀藏到腰際去。把被單塞着佩佩嘴巴的一角也放了下來，柔和地說：

「黎小姐！我真該死！今晚我做錯了事了，希望你能饒恕我的罪愆。別將這事張揚出去，若是這事給別人知道了，你我的名譽是都要被毀壞了，名譽是一個人的第二生命。我的名譽有了缺點，還不甚要緊。所要緊的，還是你的名譽呀！」

胡林林這時的態度，柔軟得像怪可憐的樣子，他的雙膝已經跪了下來。

「你這個不要臉的畜牲，你會乘着人家睡熟的半夜，闖進房來，你把我……不，事情沒有這麼容易的，我要告你，我要給你吃官司去……」佩佩激怒地說着，語音是有點發顫。

「我是爲好，這事，你總得想想：要三思而後行，不能冒昧地胡幹，我早說過了。我的名譽縱令掃地，也不要緊的。壞的，只不過是你自己的名譽呀！你的名譽才頂要緊哩！」胡林林跪着，裝出假可憐的樣子說。

「橫豎我的名譽也不要了，事情辦起來，還憂慮什麼名譽不名譽。名譽我是不怕的了。不管的了。你還花言巧語地胡說亂道。你的臉皮倒比鐵還厚，不要廉恥的東西！比畜類還不如！你這種十惡不赦的淫賊，多可殺呀！你要知道，我非是別的女性，可以給你如此的欺凌，這事我決不和你干休，你現在竟然犯到我的身上來了，你既這樣的大胆妄爲，我要給你吃點苦，也好讓你覺悟你自己的惡孽，自己所幹的壞事，使你憬然地警悟起來……」

「黎小姐！你倘使一定要這樣幹，這樣的不肯寧人息事，那也好。那也沒有辦法，我也只有硬做了。」胡林林又從腰眼裏拿出剛才拔出過的那把尖刀來，恫嚇佩佩，但是佩佩這時候，却也有了準備，她剛愎地不被他的聳言危詞所畏的了。她的頭湊近到他的刀口上來。

「你要殺我嗎？我給你殺！你有胆量殺殺看！」

胡林林見她如此的勇敢精神，臉色一點也不變的，倒也馬上吃嚇起來。他手裏執着的刀，撲的滑落到地上。他反而顫抖地有點怕佩佩起來了。本來，他那敢刺佩佩，他無非想藉着兇器來迫服佩佩罷了。他看佩佩軟也不受，硬也不怕，頓使他感覺到騎虎之勢，難以下台來，可是他還是卅六着，只有逃的一條路是他的上策了。他走上床前一步，兩手又在腰眼裏凶狠地說：

「你不要不受抬舉，若你一旦把這事宜揚出去，我也決不被你所屈服的，我也不肯完事的，你當心點！我定給你顏色看！」

胡林林邊說，邊抬起地上的一柄刀，退着跑出來了。

佩佩在這天將亮的下半夜，她就在床上坐着等到天亮，她想着這事的發生不幸，自己不免自怨自艾地抱恨自己起來。

『萬怪，千怪，只怪自己怎麼睡得這樣的熟？給那個赤佬把自己的衣服解開了還不知道，也許自己看書看得太乏了。所以自己會睡得如死豬般的毫不知覺。這事，多恥辱，多難為情呀！自己的乳房給那個賊玩弄着。這還了得，若然給安逸知道了，怕他還要責怪我的不慎呢？我是多羞死呀！幸而自己還驚醒得早，不然恐被他把我身子也姦污了。那將怎麼辦？這不是更可恥了嗎？這個恥辱的瑕點，將永遠地洗不清了，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這個污迹了。啊！那時自己只有跟他拚命，或者自殺，以洗去自己心身上磨滅不了的污濁痕跡。這樣，我才對得住安逸的真誠愛我呀！胡林林那賊，真是一個婦女界的惡魔，青年中的敗類，我可算是個最謹慎的人，尚且難免還碰到這樣的遭遇，現在社會上的人，真是人心險惡，得不可測知，使人多驚悸啊！我以後真要當心着他，防他再來搔擾。他這次沒有如願，以後一定還會來。他的念頭不會絕的，這次事情已經犯着了一半也，要怪自己的不好，睡得太熟了。如果這事張揚地說出去，自己怕不害羞嗎？自己那裏有這張厚臉呢？不，這事還是不宣揚出去為頂妥當，就便宜了他吧！』

佩佩倒並不是有所畏怕，自己如果將這事說了出去，胡林林要給她苦吃，給她紅顏綠色看。這是她並不怕，胡林林什麼的，她之所以不把這樣恥辱的事傳說到外面去，她還是要顧到自己的臉孔呵。佩佩想着，越往下想，她越發傷懷地哭起來了。心頭憤憤地把胡林林痛快淋漓地咒罵個不休，這或許是她的情感太激越的不無關係吧！然而，她的遭遇，畢竟是很可憐，可恨的呀！是令人代她憤恨地表示

無窮同情的啊！

胡林林自遭了佩佩一頓的痛罵之後，但痛罵他倒不掛在心上，他好像甘願地領受她這一頓兇斥，他以為能夠受到美人的罵是多麼的幸福呀！多麼的光榮呀！多麼的容易聽到鶯聲燕語的尖脆聲音，這聲音使他聽來彷彿一支甜美動人的歌曲。聽聽會使他酣醉般地全身都受到怪舒適的美感。這美感更似熱的電流，流到他整個的肉體。每個皮孔都享受到撫摩的熱感刺激。使他很不開懷的，却是他那回偷香竊玉的目的未曾獲得全功，更未曾和她真個消魂。這他有點怫然地煩悶起來。這是第二個問題。是有點使他可怕的。他恐怕佩佩真的把這事宣佈出來。雖然沒有什麼證據可以給她作為這事的憑據，但他住在所裏，却是只有那一天，而且時間是在深夜，這是那夜值班的難民和許多的人，都知道了的事，這鐵樣的事實，全是可以令人測出可疑的據點。他欲圖賴也不成的。她縱然將他的種種的罪狀歷述給大衆知道，她自己本人的名譽雖也要受到影響的毀壞。可是佩佩是站在理直氣壯的地位。胡林林是勢所必然地要被衆人一致地痛擊是無疑的。一致地攻擊他是真會的。因為他是一個罪大惡極的淫棍呀！淫棍是很容易激起衆人不平公憤的事情。被衆人引起公怒那還了得嗎？他非只是名譽完全因此毀壞殆盡。更且他是社會上一個公敵的人了。胡林林爲此問題的不能解決，他不得不抑悶地憂煩起來了。他要急於解決這個難題，便去跟他的朋友朱譚商討，商量的結果，他橫橫心，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先發制人地把她攆走。這樣，事情的風波就沒有了。就可以太太平平地不生出什麼不好的風浪了。於是他就偽造了一封信，差人送到救濟會去，謊說她在所裏終日無所事事，專事引誘難胞中青年男子。整日價抹粉點脂，裝束妖妖怪怪……信裏這樣地寫了一大遍的壞話，會裏當時因公務山積，不能分身到所裏來。實地調查真相這事情究竟怎麼樣去辦理，會裏辦事的職員是和

胡林林朱譚都有着相當的友誼關係。因着友情的緣故，就糊塗地立書一封公函，交公役送到「卅七」所來。那天的傍午，姚明然接到了這封公函，拆開讀完了。他不覺驚詫起來。他知道佩佩是一個很規矩的姑娘，非僅乎規矩而已。她更是樸實無華，很能吃苦的一個模範青年姑娘，而佩佩同時對於所務，極是努力。這是姚明然素所信任她的。信裏說她「……品行不端，辦事不力，着即撤除職務……」全是和佩佩平時的態度與工作都不對的，都是一派胡說。姚明然知道佩佩一定是遭着冤人陷害，到會裏去誣告她的。姚明然不動聲色地悄悄跑到佩佩的桌邊來，輕低着說：

「黎小姐會裏有信來，要把你撤職呢！這事多奇怪啊！我想你一定是冤枉的，我問你：你又沒有冤家，這裏可有人跟你作對嗎？你不妨老實地原原本本地告訴我，我可以負責替你查究。同時一方面到會裏去叫他們把你的位置復職。胡林林朱譚兩個壞東西呢！我叫他們滾蛋，不要他們在我這兒做事情。」

「那封信呢？可給我看？」

佩佩急得臉孔白灰灰地。她心裏已有幾分猜到這事情多半是胡林林和朱譚兩個人謀差同幹的。她在姚明然的手裏接過信來，取出信箋來讀：

「茲悉屬所職員黎佩佩，對於所務並不辦理，徒有其名，且品行不端，妖嬈惑人，殊與所譽有關，本會爲整飭收容所對外印象計，着即將該員撤免職務，爲要！此致

第卅七收容所姚明然主任台鑒。

本會收容組主任聶海帆啓。」

佩佩看完了，她的雙手突突地抖動起來了。她的臉色更變得灰白地難看了。她氣塞地幾乎站不穩地要跌到地去了。

「到底什麼事啊！你總明白的，快點告我，我可以替你伸雪這個冤氣，你放心，你別氣急得這樣兒，我相信你是很負責任的，很努力做事的，這個空穴來風，其間準有曲曲折折的緣故，不然怎麼好端端的晴天會起了個霹靂的呢？」姚明然安慰她說。

「我早料到這事一定要陷害我的，這裏怕不是說話的地方，你到我的房間裏去，我把這事情的始末，詳詳細細地告訴你，實在，這裏是一言難盡的啊！」

佩佩說着，不禁想着那夜被胡林林恥辱的那回事來。再想到今天這樣的不幸的事情發生，這原是前因後果啊！她淒楚楚地痛懷極了，兩行眼淚馬上落了下來。

「別傷心！哭什麼呢？些微小事，值得這樣傷感嗎？你心裏到底有什麼委屈的事，這裏誰人欺負你？你儘告我，我自自辦法去處置他們的。」姚明然的臉龐上，顯出很同情她的樣子說。

佩佩將手帕揩乾了頰上的濕痕，陪着姚明然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佩佩也不叫姚明然坐。她把房門關好了，便把那天深晚，胡林林闖進她的房間來，乘着她熟睡的當兒，侮辱的事，歷歷地述說着。說罷，她又傷心傷意地哭起來了。

姚明然聽了佩佩訴說了這樣的一段經過事跡，他真代佩佩怒得差點兒要暴跳起來。恨不得馬上叫胡林林和朱譚這兩個混帳的東西到自己面前來申斥一番之後，再痛打一頓，才能把自己的一口怨氣出清地平伏下來。此時，他又看着佩佩哭得如此的悲傷，如此的可憐，他也難過得差些也流下眼淚來。

「黎小姐！這事情，如今我都明白了。我馬上到會裏去將你的含冤伸白，並且要他們把你復職，把他們兩個狗東西驅逐出所。若然會裏的人也幫助他們，那我這個管理員也不要做了。情願退休回家。」

裏去吃自己飯。不過依我想，他們這兩個壞傢伙，只認識會裏收容組部份裏的一個小職員吧了，小職員有什麼權柄可以顧問這事呢！他是沒有說話的份子的，而且會裏多數的，上級職員，辦事都非常認真的，對於收容所裏的事，素抱公正態度的一點，沒有自私思想，這事，我去跟他們去申說，他們聽了這樣的事實，也一定要怒得暴跳如雷地擊起桌子來。對於你，他們也會表示同情的。黎小姐你放心吧！要知道，你這樣的憂愁，你的身體要累壞的呀！我現在馬上要到會裏去了。你在這裏還是視若無睹的做你的事，你更要不動聲色的鎮靜着。你切不能把這消息透露出去。尤其不要給胡林林、朱諱知道，等着我回來聽消息吧！」姚明然說着，便跑出佩佩的房間，逕自到會裏去了。

姚明然從會裏回來，帶來了兩封信。一封是佩佩的復職信，一封是撤職胡林林、朱諱的信。姚明然一回到所裏，就差人把胡林林、朱諱叫進辦公室來。姚明然也不說什麼，就拿出會裏撤職他們的信送到他們的面前。胡林林、朱諱看了那封信之後，臉色頓時都變成紫青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有點駭然吃嚇的態度。他們都知道自己的事情敗露地失敗了。他們只好臉紅紅地，又垂頭喪氣地離開了卅七所，回到他們的老家去了。

姚明然跑到佩佩面前來，笑吟吟地把那封復職的信給佩佩看。佩佩看了，很快活地驕然微笑說：「姚先生！我真感激你，你替我到會裏去把這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否則恐我的沉冤，要到幾時才能大白呢？」佩佩幾乎感激得涕零地，要淌出熱淚來了。

「你這樣，太言重了，這是我所該替你做的事，現在我再給你的一封信。這信是把他們兩個壞東西撤職的信，你看！」姚明然又從衣袋裏摸出這封信來，交給佩佩的手裏。

「那麼，現在他們怎樣了呢？」佩佩讀完了信問。

「他們這兩個壞蛋，我也不責他們一句，我只將這封信給他們看了看。他們便馬上都自動地離開這裏。這也許他們自己知道這兒已不是他們立足的地方了。所以他們才不好意思地出所的吧！」

佩佩聽了姚明然這一席話，她非常的感恩他，喜極地說：

「姚先生！你真好，你替我這樣的出力，叫我永恆地感激着你了。」

「黎小姐！你這樣的在我這裏忠誠做事，幫了我不少的忙，我常常要圖報你。但是絕無機會。這回的事，也不能說什麼的，這我覺得是我應該替您盡這義務的。不是嗎？你如此地熱心出力地幫我做了不少所裏的事情，難道這一件小事，我章袖手旁觀，不加援手相助的嗎？這怕沒有這個道理的吧！」

「……………」

「姚先生！這事對於我的名譽，也很有關係。依我想：不要再宣傳出去，這裏的同事和許多難民，還是不讓他們知道爲妙。如果他們問起你這兩個壞東西到那兒去了？你只假說他們爲了別的事情，被會裏停職的。姚先生！你能夠照我這樣辦的吧！」

「黎小姐！不用你說，我早想到這層了，我把他們開除出所的時候。若依我的辦法，一定要拉他們兩人到衆人面前去。將他們的惡劣行爲說給大衆聽聽，再擱他們耳光的。再教訓他們一頓。後來，我忽的想到了你的名譽來了。事情就令我感到棘手地不能這樣辦，這樣一來，勢必全所的同事，全所的難民，都知道了這件事情。對於你的名譽，多少是被毀壞點的。這是投鼠忌器，我不敢如此做，我爲要保全你的名譽，所以還是不聲不響地叫他們自己走路。全所裏的人，就都不知有這麼一回事的人。雖然這樣的辦法，似乎把這兩個壞傢伙太輕放地便宜了他們。但退一步想，也不能使他們受窘得過於難堪。讓他們留一點餘地也是好的。而且雙方大家都不會結冤。他們也知道我辦事手段是夠漂亮的呢！」

佩佩這時更覺得姚明然到底資格深，辦事的經驗很豐富，年紀越老一年社會的經驗也越充分地增加起來。他非但有先見之明，抑且把事情圓通地辦得相當的使人滿意。一點沒有些些缺點。他那樣老練精明的資格，真是勝人一等。使人很佩服他不止呢！佩佩暗暗地默想着，臉上顯現出無限快樂的笑痕。這笑，代表她無言的敬佩姚明然作事多能幹呀！

「黎小姐以後，你可以放心作事了，若再有人欺凌你，你可以告訴我。」姚明然說着，也不待佩佩的回答，就跑出辦公室，回到家裏去了。

佩佩看他回家去了，她更加勤奮地做着所裏的一切事情；她的精神，覺得怪振足地興奮起來了，這也可說是由她內心極度喜悅的表現吧！

四 蘭蘭的噩訊

「佩佩小姐：

我想你讀到了這封信，一定便要不可抑遏地震愕起來。難道她——你的令姊——蘭蘭會逝世了嗎？你也許會不相信這個——而這噩耗的消息，確是真的，你的姊姊，真的死在前線。

我是她的同學，而且是同樣地幹着救亡工作的同事，我現在哀悼地將這不幸的訊音寄這信來告訴你。請你釋然我這個不速之客的突然寄這封不好消息的信。

本來，你姊姊想自己動筆致信給你的，實在她痛苦得不能握筆。所以這封信，還是她要我代她寫了寄給你的。

她在昨天傍晚的時候，當我們大家都在前方援救受傷將士的當兒，敵方的機關槍，卜卜地響

着射過來，敵機又趁着他們的大砲轟隆隆的煙霧裏，飛到我軍的陣地濫施轟炸。雖然像這種情形，不但是那天是頂危險的。頂可怖的。我們是天天在這樣鎗林彈雨，炸彈雪片似的落下，大炮隆隆的轟擊，機關鎗別別卜卜地掃射聲裏。在不停地搶救創傷的戰士。我們對於這些驚怖的殺人利器。好像一點也不怕。真的，我們是司空見慣了。見慣了這些敵人的鬼技。他們天大的本領，也只不過憑着這些濫用子彈的老套戰術來大肆地跟我軍作孤注一擲地輸贏吧了。結果呢？真是天曉得。他們的失敗，損失却是很驚人地使人可惜的。我們既知道了敵人這樣拙劣的戰鬥，那裏還怕呢！只會我們欣喜地笑了。

你的姊姊，真勇敢啊！她在敵人機關鎗的橫掃之下，冒着險，跑前去拉救一個我們的戰士。那個在大腿上受着一顆子彈的戰士。救是被她救出來了。可是不幸得很，她才扶着那個受傷了的戰士跑出險境之際，她自己的胸口。被流彈擊中了。頓時鮮紅紅的血。在她的創口直冒出來。當即她痛極地倒下去。躺着了。我們急得都什麼似的，奔着過去將她扶上了救護車。同時一方面先將紗布塞住淌血的創口。不使血水向外淌出。車子很快地駛到了醫院的門口。我們把她抬進了病房，她早痛得暈厥了過去，我們都當她是沒有希望了。大家都不禁失聲痛哭起來，後來，醫生來了。先禁止我們的悲哭，經他按了按她的胸口，在他皺紋的臉上。微微地露出笑容。我們見了醫生的淺笑，知道她還能救活。她的生命，還不致於沒有了希望吧。

「能救嗎？」大家急躁地淌着熱淚問着醫生說：

「不要緊，不要緊。胸部還有急促的呼吸呢。現在先要把子彈箝出來。這樣，危險比較少些。」

我們揩去額上的冷汗，才鬆了口氣。子彈雖經醫生的手術箝出來了。可是她卻爲了血水流得太

多，並且子彈擊着的，又是要害的地方。她的生命只延長了一個鐘頭。最後，她終於痛苦地與世長逝了。

我們大家都爲她傷心地流了不少的眼淚，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人死已矣！哭也無用，唉！她的死，不是平常的死。她是死在敵人的亂彈下的，她是爲了抗戰而亡的。她的軀殼，雖不存於人世間了。但她的英魂，却永遠不會磨滅了的。她的一縷真靈，將永恆地追隨我們。像她以這樣的爲國犧牲，真是一個多勇毅的女戰士呵！更值得我們後死者景崇她，傾全力地更加爲國效勞。不顧一切地視死如歸，更要把我們的仇敵以生命去相拚。

唉！可憐她這樣地寂寞地死了。她死得實在太早些了。她如此英年而亡。叫我們怎不痛悼。怎不難過？

在我們的悲痛之下，流着酸淚。把她的遺體下葬在距離浦東不遠的一塊荒邱上。我們在她的墓前，豎了一塊石碑。這石碑，算是一種記號而已。我們許多人都肅靜地圍着她的墳墓。默默地向她的英魂致祭。大家的眼睛，都在傾流着眼淚，那種傷悼的情景，愧我一枝秃筆，不能盡描出來。

佩佩小姐：現在我還得告訴你，在令姊將臨終彌留的一霎那。她滴着淚囑咐我說許多話。她要妳不把她的死訊告訴爸爸媽媽，和在青島的二妹雪雪。因爲若給她們知道了，恐不知她們將怎樣痛懷地難過呢？這是她希望你千切不可向她們說的。我在這裏也望你暫且不告訴伯父、伯母及令姊——雪雪爲是。同時，我更勸你讀了這封信，不要過分悲哀。過於傷感。是會與你的身體有損害的。你該節哀地寬懷地想得開些。以後若有機會到上海來。我一定到你所裏來和你談談。握筆至此，我的心在劇痛起來了，手也軟弱無力，不得不將筆擱起，望你勿悲。

——你姊姊的摯友——陳儀芬書于浦東九月廿五日。』

佩佩從一個難民手裏，接來了這封信。她把信展開讀完了。她的眼淚一顆顆地拋落到紙上。把幾

張信箋都滴得全濕了。她的雙手震顫地發抖起來。渾身的細胞，都癱瘓地麻木起來了。她驚駭地痛懷到了極點。她抱着信，趕跑進自己的房間。哭倒在床上了。她萬想不到姊姊和她分離了僅三個星期的日子。更出人意料之外的，姊姊會在這短短的日子裏，竟然爲國殉身了。這真是人間頂不幸的慘事。佩佩伏在床上痛泣了好一會兒。她又拿起那封信來看，往下看着，看着，她滿希望這頂好不是她姊姊死的噩耗，可是這信，却偏偏很清楚清楚地寫得一些兒也不錯。真是她姊姊的惡訊啊！是千萬萬確的消息，那裏是假的呢？佩佩更睜大了淚眼，把三張信箋很詳細地又看了幾遍。這她才相信姊姊是真的死了。她又抱着信，嚶嚶地哭了起來。

李惠珍看見佩佩掛着淚痕走過她的面前。她不知道佩佩究竟爲了什麼事情要哭，這使惠珍很不明白。但她見佩佩這般的淒楚，她的心裏也極不舒服起來。她想着佩佩一定跑到房間裏去。關起房門傷心地哭了。一定哭得很傷心，惠珍沉默地想着。她不能安然地在自己的舖上坐着了。她急要去看佩佩。這時候在房裏難過得怎樣了？她還在哭吧？很哀痛的在哭吧？佩佩到底爲着些什麼悲痛的事，而要這樣地悲哀呢？惠珍馬上跑到佩佩的房門口。房門緊緊地閉着。惠珍躡起腳，貼着房門，傾聽着房裏有沒有什麼動靜。她才將耳朵壓上門。一陣嗚嗚的哭聲，卻從裏面傳了出來。惠珍把門敲了一下。佩佩正哭得怪悲慟，聽見門外有人打門。她馬上收斂了眼淚，又將手帕揩乾了雙頰上的淚痕。走到門首，將門門拉掉，門便開開了。佩佩見是李惠珍到她房來，不覺奇怪地問惠珍說：

「珍珠請進來坐！難得你到我房間來的，你有什麼事吧？」

惠珍跑進了房。『不，我沒有什麼事情，不過我來勸勸你的佩姐！你爲什麼哭？你心裏有什麼難過嗎？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沒有難過啊！你別瞎說，我幾時哭過的？』佩佩堆起勉強的笑，說。

『你別騙我了，我看見你流過眼淚的，而且我還聽見你的哭聲呢！佩姐，我們既結拜了姊妹，無論什麼事，我們都可以商量的，都可以說說的，有什麼難過，大家也可以透口氣，誰也不能瞞着誰的，你心裏受着很深的刺激，不然你怎會哭的好姐姐！你心裏到底有些什麼難過？你別騙我，告訴我吧！你不說，我真要難過死啦！』

『我所以不告訴你，我怕你也要難過，現在你偏逼着我說，我只能給您知道了，珍妹！你拿去看吧！』

佩佩將放在桌上的陳儀芬的那封信，拿給惠珍去看，她的眼內禁不住又掛下一串淚水，頭靠着床架，復自嗚咽地低泣起來了。

惠珍把一張張的信紙讀着，讀完了，她不自覺地也悲感起來。眼淚不由的涔涔地從頰下掛下來。她強自抑止悲哀，走攏佩佩的身傍，顫聲地勸慰着說：

『佩姐！姊姊已經不幸死在戰場，她雖然死得很可憐，很悽慘，但她是很光榮的。她是爲國捨身。這樣的死，是比平平凡凡的死，有意義得多了。就是她自己死了，也含笑地，很快樂的啊！她的肉體雖腐化了，但她的精神是不死的，在天之靈是快樂的。你該寬心地想到這點。真的，我們他日也要像她這樣地效忠報國，人生才真有意義，才算盡我們做人的真正的責任，佩姐！你更要想得明白點，你姊姊是被敵人所陷死的，如果敵人不來進攻我們中國，她決不會遭此喪身的厄運的。我們正不必悲哀，悲哀也是徒然的。我們該等待着機會的到來，就可以去跟敵人拚命，跟敵人去清算一筆總賬，那時候，我們才真真快樂地可以唱起勝利的凱旋歌呢！你別哭，別難過，這樣反顯出了我們懦弱的態度。我們該捏緊拳頭，奮然地振起精神，忍着血淚，忍着悲痛爲國家盡救亡的職責，你能這樣堅毅地幹，你的姊姊在泉下。』

也會瞑目地放心了。你若這樣的悲悲戚戚，你姊姊將爲你擔憂地不安極了。這你對得住她嗎？你絕不該悒悒不歡，而你該繼着你姊姊未竟的偉業，而加倍地努力下去，以慰她的英靈呀！……」

佩佩被李惠珍這般地又懇切又沉痛的一番勸說，已把她心間的哀楚消滅了不少了。她擦着雙頰上的眼淚，淒咽地說：

「珍珠是的，我該聽你的話，我不該這樣容易傷感，動不動就是掉淚。今後，我更勇敢地加緊我對於本身救亡的責任了。一個人死了，本來是無可挽回的了，而況姊姊的死是重如泰山樣的有價值。我是不應該傷痛的。我該快樂起來。」

「對啦！你應該如此才是，更應該英勇些。最要緊的，你要消除悲觀。你要樂觀地把目前所擔負的工作積極起來。我期冀你要少悲鬱，多快活點……」惠珍的態度，更顯得得堅決如戰場上的一個勇士了。

「這消息，你不要告訴爸爸，和媽媽，二姊姊那邊要否寫封信去告她？還是暫時都不向她們說。這事情，怎麼樣辦好呢？」佩佩在全是淚痕的臉脣上，又湧堆起憂愁的難色。

「依我看，你還是依照你姊姊的遺囑，不過，你也不能永久地不告訴他們的。這事，只可稍緩些時日。將後，再慢慢地把這惡耗告訴她們也不遲呀！我看你還是晚一些給他們知道好。」惠珍思索了一下，決然地說。

「也好，事情就這樣吧！」

佩佩的心是迷惘不定地亂麻般的不安寧到極點，佩佩覺得李惠珍彷彿是自己的妹妹一樣，她的熱情，有時甚至超過自己的姊妹，感情更熾烈地狂燃起來。真的，惠珍真是佩佩的一個親切的好妹

妹惠珍能夠常常地勸慰她。因為惠珍的勸慰有加，佩佩也不甚感傷了。但也幸有着惠珍在她的身傍談說，倒也解去了佩佩不少的痛苦與寂寞。蘭蘭雖已與她分手地遠逝了。這痛苦的是很深刻的了。但現在有了親妹妹般的惠珍，却將痛苦替換了安慰。佩佩的思想與精神兩方面，都已不再痛苦，而是獲得很大的慰藉了。

敵人爲了前方的戰略的犧牲過鉅。他們自開戰以來，日子已很長了。他們想在一個星期裏，把整個的大上海一手攫奪以去的迷夢，可打得粉碎了。戰了將二個月的遙長日子，整個的上海還得不到。但也不得不償失。有時，各方面的損失，更超過我軍，這怪也難怪，實在敵人的耗費是重大的。這是一個最明顯的反比例。同時，敵人作戰時的情緒太激越了。一點也不鄭重其事地放虛作戰的策略該怎樣。而只知盲目地死命向前挺進，衝鋒，理智的思想竟一些也沒有。他蠻幹，怎不失敗，怎不受到戰略上不費的損失呢？我軍的作戰方式，却絕不和敵人相同了。作戰的步驟，是採取多方面的，情感戰也有。理智戰也有。情感戰是全以熱血沸騰地將身驅向敵陣中衝着過去。理智戰是要看戰局的形勢怎樣，而加以一番的策劃之後，再出陣應戰的。這是我軍戰士重視無故喪失寶貴的生命，因為無故地平白犧牲掉一個有用戰士，實力上即少去一分力量。至於戰鬥時，我軍更不敢胡來。即一顆子彈，也非擊倒一個敵人，決不肯打出去的。我軍就憑這只兩點，節省人力，物力，當然戰費與擔負，並不怎樣吃重地遭受甚麼損失的了。敵人瞧着自己的戰法，太笨拙地一些兒得不到進展，得不到勝利。他們不免惶惶地憂恐起來。他們已發覺自己的夢想是歸諸泡影，變成了一個紙上的畫餅。可看却不能拿來果腹。他們覺着這廢的戰，絕不是辦法，不得不改變企圖。這企圖，是只有以恐嚇來擾亂我們後方的民心。於是乎，他們便

放出唯一的本領來，用着最後的一貫政策。在前方不能獲得勝利。到我們的後方來擊東擊西的專事。幹破壞的工作，殺戮轟炸……我們毫無抵抗能力的無辜同胞。這也可說是出出他們的無名之氣吧！這是他們作戰的失敗，來安慰自己的一種彌補收成吧！因為惟這樣做法。他們能夠將前線失敗轉到表面的勝利，遮掩地可對得起他們的天皇。他們的民衆，也可欺騙地朦蔽過去了。同時，自己的心理與精神上，也得到些些的安慰，肩上的責任，可卸下來了。敵人一方面虛與我軍敷衍地交戰。另一方面派出大隊的飛機迴旋地飛到租界上，南市……去。先事在天空散傳單。發下一疊疊的紅綠紙兒。這紙上印着些什麼東西？說些什麼話？這是大家都急於要知道的。在這些紅綠紙頭，沒曾落下地來。不是敵機上還沒有拋下這些恐怖的宣傳紙條時。地下面的同胞，聽到胡胡的機聲，大家都知道敵機飛來了。及至抬頭向天空望見了一隊很多架的鐵鳥。大家都害怕得心驚肉跳起來。租界上敵機雖不會下蛋。但瘋狂似的敵人，是向來亂闖亂鬧的，也不能肯定說，敵機不敢那樣做。誰能夠保證呢？租界上的同胞，既怕得這樣。南市的同胞，是更怕得提心吊胆，這當然是同胞們缺乏戰時常識的經驗。所以才有這樣臨事危懼的心理狀態。在馬路上跑路的人們，都喪胆似地趕着跑快起來。有的狂奔着跑。有的跑進小街冷弄裏去躲避起來。馬路上頓時一個人都不見了。冷清清地顯出寂寞蕭條的景象。空間只聽到敵機胡胡的震耳響聲。好像有嘩嘩卜卜的轟擊聲音。這種含着極度恐怖的聲音，各馬路上，像臨時發生了戰事。頓時變成了淒淒涼涼的景象。高射砲的響聲，約模響了半個鐘頭，始停下來，不再響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一般人們的心裏，都有着一團狐疑在作祟着。都害怕得弄昏了頭腦。還以為敵機轟燬了不知多少的房屋。同胞被鐵彈炸傷炸斃得一定狼藉滿地，血肉模糊了吧。每個人的膜腦上，印上了這種慘象。大家不禁咬牙切齒地痛恨起敵人來。當敵人是野獸。及至後來，大家才透了一口氣。知道

敵機沒曾下炸蛋。從天空落下來，是一張張的紙頭。一排飛機還在市空迴旋地飛着。紅的綠的紙頭。不斷地從天空飛舞地降落下來。人們見敵機並不將炸彈扔下。却將一張張紅紅綠綠的紙頭丟下來。便都知道敵人是懷好意地又出新毒策的花樣了。那些揩屁股嫌罪過的紙頭。可不是又那麼一套宣傳敵人的王道主義，壓迫地威脅我們中國後方同胞恐嚇危語的一道毒符嗎？有幾個人們拾到了那些紅紅綠綠的傳單。紙上印着的都是些令人髮豎的字句：

『……若前方軍隊再不撤退，我們也不給面子你們看了。只能強佔整個大上海。你們相信我們的手段利害嗎？在最近幾天。我們將以大量的轟炸機，派至南市大肆轟炸了。不過，我們所素很愛護中國同胞的。不肯殺戮無辜的民衆，深望中國同胞們體念此意，在這幾天中。趕緊遷出南市。免遭池魚之殃。爲幸……』

這種掩起兇人的臉孔，露出一副假茲善的笑臉，貓哭耗子似的假悲戚。這也惟有敵人作出那樣怪去臉的事。也只有他們能夠厚臉地大言不慚。本來他們的言行是不一致的。無非是賣買野人頭。所謂掛羊頭賣狗肉啊。欺騙一下國際的視聽。一邊和顏悅色的僞說不欲使中國同胞遭受苦難。一邊却是野獸般的作出橫行不法的事情來。他們的說話，只能當做放臭屁。一些也不真的。全是假仁假義的一副奸險面目。中國的同胞，那一個不知道敵人的言行不一致？那樣的說法，那種笑聲裏藏着利刀的誘人話語。只可以欺騙欺騙不懂人事的一般小孩子們而已。而敵人們的惡技，也止於此，也至窮絕之境，是無所施其伎倆了。

自這一天，敵機散了傳單，轟炸南市的驚人宣傳消息傳出之後。一般遲遲還住在南市沒會搬出的民衆，却都急惶惶地趕緊逃出南市到租界上來。有的借房子住。有的住到親戚朋友家裏去，而早已

安居在租界上的人，許多人聽說敵機將轟炸南市的急訊。關在南市屋子裏的，還有很多值錢的東西。都沒曾搬出來，這些人都捨不得任那麼許多東西給敵機轟燬。他日要用時，又都要一樣樣的出錢去買哩！這不是多可惜，又多化費錢，大家真不捨得這些傢具呀！於是這批人又絡繹地趕進南市去搬運東西，東西雖不能多帶點出來，但能拿些出來，總也是好的呢！

在這一天，進南市去搬取物件的人是絡繹不絕，從南市惶惶地到租界上來的人，却也摩肩接踵地如急流樣的湧進租界。那兒的鐵門口，擠得真是途爲之塞了。而也忙得駐守在華界和法租界毗連地交接着地段上的各馬路重要口子上的一般軍警。一點空暇也沒有，都忙着維持秩序，但他們也只好馬虎一點，並不十分嚴密地檢查，好得不良份子也少混雜其間，樂得讓一批批的人，車担子……進進出出地忙碌着，軍警們只站在馬路的一邊看看吧了。

佩佩的父親，在這天的傍晚，趕到佩佩的所裏來，一見了佩佩就很憂急地說：

「佩！南市要遭敵人的飛機轟炸了，這消息，你也知道了吧？我們城裏的房子，就不要了，丟了，可是，家裏還有許多許多的東西，都沒有搬出來，這些東西，也值六七千塊錢哩！都是我這幾年心力交瘁地所掙來的，不把這些東西運出來，那這些傢具，都要被別人盜去，或者給炸彈轟去。若不搬出來，將來都沒有了，都完了。你媽知道了這事情，不也要肉痛地難過死嗎？我想現在馬上同你進城去搬東西，多也不要緊，黃包車多叫幾輛，也就夠啦，這裏，你請幾個鐘頭的假吧！」

「爸爸！現在已沒有什麼事情，我們要去就去。」

佩佩跟着爸爸走出辦公室，到了門口的時候，佩佩微笑地向門上守崗的兩個童軍說：

「我有要緊的事情，到城裏去一趟，所裏一切的事務，請你們暫時謹慎地照顧一下，拜託！拜託！」

臉說。『黎小姐！你那裏話來，這是應當的，也原是我們本份的職責。你放心進城去吧！』童軍也堆起笑

佩佩便很放心地同爸爸跑到愛文義路的石路口。叫了兩輛黃包車，坐上車子，車子疾飛地向南陽橋的敏體尼蔭路前進。沒有廿分鐘的時間，車子却在將近南陽橋的鐵門口停了下來。而這時，馬路上的電燈已經通亮地萬家燈火了。天已漸漸地黑下來，夜幕業已籠罩了白晝的宇宙。

『先生！車子不能拉進鐵門啦！瞧！前邊的車子，都停着不能拉哩！』
『怎麼？車子不能拉進去麼？』

爸爸剛吐出這句，前邊的一排車子，和許許多多的行人，都給巡捕們像老鷹驅逐小鷄般的向後擁退下來。又看見前邊幾個怪神氣活現的安南巡捕，手執着籐鞭子，拼命地抽着人們的頭顱。和車夫的肩背，形狀很兇厲地怪害怕煞人的。

『滾滾滾！不能進去，你們的生命逃出了，已經很幸運的了。還進城去拿東西，你們的命怕不是要送死，東西值得什麼，只要自己的生命逃過了難關，就好啦！』

兩扇鐵門，只開啓着一扇，從這扇鐵門跑進的人羣，正如潮湧的湍急。大家的生命，好像都不要了，只管把自己的身體塞進這一扇法租界的鐵門，一條條的命，就拾着似的了。許多要進城去的車輛，人們，還都坐井觀天的地擁集在鐵門邊上，待着最後的一線希望，雖然巡捕手裏的籐鞭，似暴雨點般的打在這許多人們的頭上，肩膀上……但一羣羣的人，仍是堅忍着劇痛，毫不散退下來。顯然，這時候，警察們手裏的那根鞭子，是失去了效力。一點也沒有用了。後來，這一扇鐵門也關閉住上了鎖了。這時候，想進租界上來的人們，也失望地望門興嘆地不能進鐵門了。

「鐵門關了，鐵門關了，走吧！死等在這裏又有什麼用呢？大家走吧！」許多的人們，都這樣亂擠擠地譁然說着。

人羣車輛，馬上很擁擠地向租界上打着回票地一直退將下來。

「唉！南市已不能進去了，早知道如此，我何不早晨就同你進城來，想不到，現在的風聲，已這樣吃緊，已不能進城去算了！算白走了一趟，氣數！氣數！這是天定的劫數，無啥話頭！」

爸爸坐在車上，頻頻地搖着頭，很氣惱地，便自語起來了。

「佩！我們回去吧！鐵門已經關了，南市的東西是搬不出來的了！只好讓它去吧！只能硬硬頭皮，痛在心頭啦！」爸爸高聲地回過頭來，向佩佩說。佩佩不說什麼，只點了點頭。

兩輛車子又疾飛地向來的路上前進着趕着路了。

回到所裏的時候，是已經近七點鐘了，可想而知，在鐵門那裏，却等着消逝了一個鐘頭的時間。佩佩陪着爸爸進了她自己的房間。她倒了一杯開水給爸爸，爸爸便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爸爸！夜飯你不要到小姑姑家裏去吃吧！這時候，怕她們已經吃過了，要不要在這裏吃一點粥？」好的，難民所裏的東西，我也要嘗嘗風味，究竟怎樣的呢？」

佩佩馬上叫勤務到廚房裏去，盛了一小桶粥來。碗、筷，也都拿來了。佩佩把粥盛好，跑到辦公室裏去，拿些榨菜、雪菜、乳腐之類的肴菜，把開水將菜類的東西洗乾淨，又把菜刀切細放在兩只碗裏，一碗是乳腐，拿進房來說：

「爸爸吃粥吧！這三樣肴菜，你吃得來嗎？要不再去買些別的菜來！」

「這樣的菜吃粥已經很有味的了，省些錢吧！要不再去買什麼東西啦！就這樣將就點吃吃吧！」

爸爸溫和地說。

於是，佩佩同爸爸都坐下來吃粥，默默地把一頓夜餐吃好，佩佩邊收拾着桌上的碗筷，邊笑着問爸爸說：

「爸爸！這粥的味兒，你覺得怎麼樣？還可口能果腹的吧？」

「像這樣的粥菜，在自己的家裏吃的，也不過如此啊！若還嫌不好吃，那真罪過哩！」爸爸展然而笑了。

爸爸的臉揩過了，佩佩也把臉孔揩了一把，很要緊地坐下來，跟爸爸說話。

「佩。家裏的東西是不能拿出了，一定要完全損失了。可恨的，都是小姑姑，早晨不讓我進城去搬。她怕我進了城跑不出來。雖是她的一番好意，但她也太胆小了。不是人家都進去拿了不少的東西出來了嗎？如果我早晨同你進城去搬，就多好呀！縱使拿不出很多的東西，至少也能夠拿點出來的，決不致於白費了車錢，不能進鐵門的吧！現在我跑出來，還是瞞着她們的呢！不然她們怕還不肯讓我跑出來，這事情壞就壞在她們的身上，現在不是已不能進城去，我恨我，真恨她們，她們將我拉牢了不放我跑出來。」爸爸恨聲嘆氣地說。

「爸爸事情已經被她們弄僵了，憂愁也沒用，不過依我想：敵機決不致於真會飛到南市去轟炸，也許是敵人恐嚇我們後方民衆的狡計。我們的家，或許能夠倖免於難，能夠化險爲夷，若使真遭受損毀，那也是天意了。爸爸你也不必心痛。在南市像我們的家，受到同樣的損害，何止僅我們一家呢？爸爸！你得想得開些。這是國難，沒有法子想的。只要我們的生命不被犧牲，能夠逃過這個劫難，怕將來沒有錢再置買新的傢具嗎？舊的東西被燬滅了，我們可以創設起新的物件，老家完了，新家可以樹立起來。

的啊！爸爸！你別難過，別爲家裏一些東西憂悶，我們將來掙了錢，還可以買的啊！」
「佩佩！你的話，雖不錯，但以後我們若再建造新的家庭來，恐非易事了吧！即使我們能刻苦地努力掙錢，現在我們雖能夠這樣說，可是希望總還是很渺渺茫茫的一無把握，並且我們往後的變故，還不能確定地說絕對沒有變化，悲慘的戲，好像才啓幕哩！」
爸爸很悽楚地說：

「爸爸！你不能這樣的想，你怎能在可怕方面去預言呢！這麼的想，未免太使人害怕了。事情的期望，決不能作如是想的。爸爸！你該樂觀點，當此全國嚴重地一致抗戰的今日，我們應該正視國家爲了國家的存亡，一切都該爲國犧牲的區區的一個家毀滅了。值不得怎樣深切的難過，我們還得以身報國地去効勞救國的任務，才是正確的道理啊！」

爸爸給佩佩這樣的一說，思想上遭受了極大的反應，於是，立刻轉變了過來。悲哀的轉了樂觀的這一面了。他反而有點惶愧地覺得自己反不及自己的女兒充滿愛國觀念，自己太偏私地可笑了。

「佩佩！這幾天可有信給你嗎？不知她在前方身體好不好？」

佩佩不會防着爸爸會問起蘭蘭來的。她經爸爸偶然問起了這話，立時使她傷感無窮地觸動了她的悲懷，眼眶裏的兩顆淚珠，差些滾下來，她強止着，不使淚水流出眼眶。

「這消息，不幸的噩訊，還是告明爸爸？還是騙騙爸爸？這事給爸爸知道了，他老人家準難過極的，不告訴吧！我的良心上，也很覺不安……」
佩佩憂憂愁愁地默想着，她不知怎麼對爸爸說才對才好。

「佩佩！怎麼啦？你別不響，蘭蘭，可不是已死了？你告訴我呵！」

爸爸瞧着佩佩悲愁的臉頰，他猜知蘭蘭已不活在世間了。前幾天的晚上，他做了個奇怪的夢，不是一個惡夢，夢見蘭蘭通身染着血紅紅的斑痕，她淚痕滿頰地向他哭呢！這夢，起始使他頗有些兒奇

怪，後來，他細細地猜想了一會兒，把夢裏的情景，慢慢地端詳起來。他才肯定地猜想蘭蘭一定死在前方了。不然，她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託夢給爸爸的呢？這還不是她死的預兆嗎？不過，這事他却還有點疑信參半地不大相信蘭蘭真會死的，這懷疑的思想，也可說他大半冀望蘭蘭沒有真的死。她還活在世間上。這是他自己安慰着的某種希望。可是這希望終究是無望的了。終究是一個水花泡泡。他見佩佩遲遲不語，臉上又顯露出難看的影子。他才真的相信蘭蘭是死了，她是真的死啦？

『佩蘭蘭是不是已經犧牲在前方了？你告訴我，別瞞我不說呀！』爸爸又催着佩佩。

佩佩還呆着，遲疑不決。她又聽見爸爸在催問她，她很奇怪地覺得爸爸怎會知道蘭蘭姐姐已經死在前方的呢？這消息，是誰告知爸爸的？她覺得爸爸既知道了，這不幸的消息，要想瞞也瞞不過了，還不是直捷了當的告訴了他。佩佩先自揣想了一下，才掛着淚說：

『爸爸蘭蘭姐死了，而且死了已經十多天了！』她的話音是淒切地發着顫動的。

『啊！真的死了嗎？她死了這許多的日子，怎麼你不早告我一聲，你瞞着我什麼呢？』爸爸急急地說着，兩顆大大的眼淚，跟着直滾下來了。

『她有沒有信寄給你？』

『信有的，不過不是她親筆寫的，是別人聽了她的意思寫的。』

佩佩在一本書裏，抽出那封信來，遞到爸爸的面前，爸爸忙不及地，把信壳裏的信紙抽出來讀，邊讀，邊兩手癢癢地發抖起來。一顆顆的淚珠，流到信紙上，把信紙溼了。一大塊佩佩的頭低靠着床欄杆，也在淌淚。他把幾張信箋都看完了。慢慢地又將信箋摺起來，放進信袋。他的頭，便垂伏到桌角上，萬分難過地流着默聲的眼淚。佩佩看爸爸這樣的悲痛，她揩乾了自己眼際的淚水，想從床邊立起身來去

勸慰一下爸爸。但她又覺得雙腳忽然沉重起來，脚步趑趄地不能移動。蘭蘭死時的慘狀，她雖沒會親眼見到。但蘭蘭那次和她告別時的情景底影子，又浮到她的腦膜上來了。她真想不到這一個離別，竟然會頓成永訣了的。她眼邊上的淚水擦乾了，又溼漉漉地掉下來了。

爸爸還很傷痛地頭垂在桌角上，微低地哭着。佩佩再也不能儘讓爸爸難過地悲哀下去了，她掛着淚，立起身，跑到爸爸的身傍，悽切地安慰爸爸說：

「爸爸！不要難過了，姐姐雖死得很可憐，很悲慘，生存在世的我們也覺得太痛苦了。但人死已矣！難過也是徒然。況且姐姐雖死，她的真靈是很快樂的。她的死，不是平常的死，可與比擬的，她是爲國殉身的，這樣的死，是很光榮的啊！爸爸！你的思想應該想到這上面去，你若這樣地想，也就不會覺得悲哀和難過了。姐姐的屍身，幸而給她的同學士葬在浦東的某村荒地上。暫時可把她的陰魂安頓下來。我們等待將來戰事停頓之後，再重新把姐姐的骨骸起出，運到蘇州去安葬。這樣，我們的心就安甯啦！」

爸爸，仍然淌淚不止。

「爸爸！你別難過吧！身體也要緊的，不要哭啦！」佩佩哭着勸爸爸。

爸爸給佩佩幾次地苦勸，他覺得佩佩太可憐了，爸爸便不再淌眼淚，他淒楚地說：

「這兒訊給媽媽知道了，不知道她將怎樣的悲痛啊！她一定要哭暈過去的。」

「爸爸！依我想，這消息，還是緩些日子給媽知道，現在可以瞞過媽，還是不告訴媽爲是。假若現在給她曉得了，這個不幸消息，她準要悲痛地患起急病來的，這不是反正累害了媽媽嗎？而我們也要擔憂不止呢！所以，這事，還是不讓媽媽知道。當然，事體也不能常瞞着她的，不過現在是可以不給她知道。爸爸！你不把姊姊的這噩訊寫信去告訴媽媽，姊姊在臨終的時候，還關照她的同學，要她不把這訊息

告訴你媽媽雪雪姊的啊！爸爸你還是聽了蘭姊姊的話吧！暫且不將大姊姊死的消息告訴媽媽吧！……」

「佩！爸爸聽你的話。媽媽準定暫時不給她知道。等待以後有機會，再告訴她。」爸爸含悲地說。

「爸爸！小姑姑同姑父，也不要告訴他們，給他們知道了，事情還是不很妥當的，他們會寄信到蘇州去報告媽媽的，而且這事，若同他們說了，反被他們恥笑起來的。」

「當然，這事也不能告訴他們的。」爸爸這時已不大悲哀了。

時間很快地消逝着過去，佩佩和爸爸不知不覺地談了很長久時候的話，外邊已經靜沉沉地一點沒有聲音，難民們都已睡覺了。時間約模是十點多鐘了。爸爸已覺時間不早了，他看了看手臂上的錶，十一點缺十五分了，忙立起來，要回小姑姑家裏去，恐時間過晚，跑路不很方便，爸爸馬上跑出門來，和佩佩分別了。

這一個星期來，前方各綫的戰局，變化得很快，我軍爲了戰略上的密切關係，並且早在軍事上獲勝了敵人，很值得再在一塊焦土上，死命地堅守着，跟敵人的尖銳利器惡鬥，這樣，將義士的熱血白白地傾流，頭顱與炮火相拼，那真太冤了，這種犧牲是不必要的，是太吃虧了的，因是我軍也只得忍着痛，不能堅持地將防地一塊塊的退却下來，無可奈何地把可愛的鄉土暫時讓敵人強佔了去，蹂躪它，踐踏它，污辱它……然而，那有什麼辦法去抵禦這一羣強盜呢？

我軍從大場撤退下來之後，閩北馬上被敵人衝進了，敵人衝進閩北的這天，可憐和可怖的，那邊一排排地偉大的建築物，民房，都給野蠻的敵人，一把火燒了起來，火光紅紅地一直焚燒了幾日幾夜呢！火燄萬丈地把半引天映得能通紅呢。在新開路的温州路灣角上，可以望得很清楚，一道道的

火舌頭，直竄上天際。同時，還能清晰地聽到劈劈拍拍的爆裂聲，跟着風向飄過來。使一般人們跑過那兒，都駐足地翹首眺望紅光半天的火燒間北，人是愈聚愈多起來了。在晚間看去，那邊的雪亮亮的火光，直射過來，彷彿黑夜變成了白晝一般了。那些人們望着這個火燒場，看着一座座的房屋在俄頃間都燒成了灰塵，大家的眼睛裏，也在冒出一條條似報復敵人的火光。這火光裏，是含着萬般的憤怒。他們都激怒地痛恨着敵人，無法無天的暴行，咬緊牙齒地痛恨着敵人，太把中國百姓作孽地任意屠殺了。這個仇敵的痛恨影痕，永印在這般民衆們的腦版上，不能磨滅地忘掉了的，這也可見敵人的過甚橫行不法的一斑惡劣印象。使中國的每個同胞，深切地認為敵人是我們的同仇敵愾的惡獸，也是近幾年來敵人激起了中國一般的民氣，使個個中國的民衆，都振奮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謝晉元——團附將軍，他率領了八百健兒，尚在抵抗頑敵。他們的隊伍，就在四行倉庫的空屋裏駐紮下來。他們不願意撤離上海，更捨不得把整個大上海輕輕地送給敵人。他們要保衛大上海，更保衛在上海的許多同胞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他們這種與敵人死拚的決心，堅抱了與陣地共存亡的忠勇精神。百折不撓地肯爲國流最後一滴血。拚着最後的勝敗氣慨，多使全上海的人們肅然生敬啊！這八百個忠義的中華健兒，在四行倉庫的大廈裏，死守着最後的一道防綫，敵人呢？都在四行房屋對面的一座大廈裏，佈着戰綫的防地。我軍和暴敵，在這洋房裏相近地對峙着。我軍爲着擄節炮彈，不肯輕易的化費，只取着守勢，若敵人突擊地開火發炮，這方面也不甘示弱。當然也要回擊過去的，不過敵人的軍火是準備得非常充足的。他們儘可以濫發子彈，亂開大炮，可憐！我們這八百健兒，却沒有這樣充足的戰品。並且後方也沒有人去接濟他們給養品。他們只能把子彈很省儉地絕不虛發一顆。因多空費了一顆鐵彈，就損失了一分戰鬥的力量。所以我軍的戰是多以血肉之軀去跟敵

人的砲彈相抵抗的這該是多麼可悲可敬的衛國健兒啊！軍火上的缺乏接濟，這他們是好像並不引為憂愁苦慮的，使他們憂急萬分的。還是天天的糧食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那真是太悲慘的事了。這八百個勇武的戰士，已在四行的空屋裏堅守了三天三夜，這三日夜的時間裏，他們都得不到些微的食物，開水也沒有。竟然粒米不進，清水不喝地能夠乾癆着空肚硬紉紉地把生命維持過來。一方面他們還得和敵人週旋着應戰。饑餓着肚子，還跟敵人作戰。像他們以這樣忠勇救國的好男兒，真是中國歷代以來罕有地蓋世無二的了。這消息後來才被同胞們知道了。每個民衆都感奮地淌下熱淚，民衆們都很敬服地贊嘆這羣戰士不止。於是大家都爲他們捐集了不少的饅頭，大餅，油條，餅乾，水菓……種種的食物。各類的乾糧是全預備好了。但阻難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問題的嚴重性，是這些東西不能直接地輸送到四行倉庫的裏面去，誰肯冒險地踏進這樣的地方去呢？因爲那裏實在太危險了！很容易被敵人窺見。敵人搖起機關槍來，生命可保不住要被犧牲在亂彈下，這是很有可能性的享受。這事情後來被「四十一號」的女童軍——楊惠敏知道了。她一點也不畏縮地挺身而出地極願做這件艱危的工作。她竟很勇敢地接受了這件誰也害怕着的不能解決的事情。她更趁這個的機會，又帶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她想把這面國旗獻給忠愛的勇兒。高插在四行屋頂上。這個主見的動機，她竟會想得到，想得很有意義，在當天的夜間，她一切地都預備停當了。便背負着一大袋糧食和一面國旗。偷偷地爬進了四行的屋子裏面去，交給了勇士們，又偷偷地回出來把一袋袋的糧食都運了進去。四行屋裏的許多健兒們，都眉飛色舞地感激得幾乎涕零起來了。他們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可敬愛的中國老百姓送來給他們慰勞和充飢的。他們大家都感激着同胞們一番誠摯的敬愛。對於他們都極關懷地殷念地發生了好感。當他們狼吞虎嚥地吃了這些食物，他們將更與敵人拚死地守着這一寸

彈丸之地的地方，決不讓敵人一步的了，益使他們的精神振奮地高興起來。讓他們也知道後方的民衆是很愛國的，都在關心着他們。都願意爲他們作着後方的援助。更使他們知道老百姓裏面有這樣一個女孩子，冒着如此危險，把東西運進來。她能做這樣偉大而勇敢的任务。益令他們知道現今中國同胞不再怯弱了，而且是並不一點沒用處。是一點沒有自私觀念的了。個個同胞全都是中華的好國民，不能和從前軍民不合作的壞習性來比較的了。現在的民衆們，已經跟戰士分工合作地走上了同一的步伐了。

在翌日的黎明，四行倉庫的屋頂上，就高高地插着鮮豔耀目的國旗，隨風飄飄地飛揚着，和對面敵人屋上的太陽膏藥旗插得更高。我們的國旗，顏色又美麗，旗的方寸又大得多了。敵人的那紅膏藥旗色彩淡淡地一點也不光明，旗又小，插得又低，在這種種方面和他們比，敵人的旗是一點也不生色地沒有神氣的。敵人的旗像很渺小地呈着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們的旗則是非常英雄氣慨地傲然飄揚在半天中。好像虎視着仇敵的目光。直逼着敵人的那面。沒有精神的紅膏藥旗冒出火燄來。

馬路上的每個行人，走過了那邊。大家的頭都很自然地會朝四行屋頂上的這面國旗望一下的。電車駛過那兒的時候，車廂裏的人們，也會隔着玻璃窗子，頭抬着向那邊望。他們看到那屋頂上懸掛着的一幅中國旗幟，給狂風吹得獵獵作響。個個地招展着。個個人的臉龐上，都不約而同地親暱地泛出絲絲的笑紋，這笑影裏，顯示着千萬萬顆愉快的心緒。他們有着莊嚴不渝的祈禱，他們都很虔誠地以真切的心情給艱苦的時代中鐵一般的勇士祝福，祝福勇士們的抗敵勝利啊！這一幅可愛的國旗，該給重逢的一羣人們祝福，爲了一竿旗幟，許多人埋葬了鮮紅的血在泥土上，培成自由的花朵。踏過血肉與屍骸，倔強而又獷悍地裁定了他們最前的旗幟。有許多人在孤立無援時，讓他們迫切的

呼吸。陪伴着嘶守着旌旗，一點也不放鬆地嘶守着。嘶守着這幅鮮明的國旗呀！這是我們久別後的重逢；大家的心底該多謝這一次幸福的重逢，要給這八百壯士及全上海的一羣人，深深地祝福和追求中國前途的光明！並要給抓取那國旗的人祝福，更盼望能克盡責任，緊捏着國旗，在空中飄飛，使上海的一羣人，永恆地瞧着這幅可親切的國旗，這國旗永遠不要別離我們。

夜晚——約十一點鐘吧！大家都已睡熟了的時候，驟然地震天裂地的幾陣炮響，這巨響，佩佩首先從夢境裏驚醒過來。佩佩馬上披衣走下牀，可是大炮的轟響，問夾雜着嘩嘩剝剝的機關槍聲，一陣緊接一陣地猛響着。這裂響，細細聽來，似乎近在隔壁。房間裏的桌椅，都跳起舞來。玻璃窗格格地也不斷地響起來了，這響聲，好像在前綫一樣，驚悸地使人心胆都爆裂開來。佩佩知道這是敵人在向四行屋裏的孤軍，以大量的炮彈，機關槍，小鋼炮濫施地轟擊了。這悲壯的八百孤軍呀！他們是多義勇地令人敬佩，感激地涕泣呀！

樓上樓下的許多老老少少的男女難民們，全都從夢裏給這突如其來的巨聲嚇醒了。他們的四肢都顫顫地抖動起來了。臉孔都變成了土灰色了，大家都害怕得要整理着東西逃出門外去了。有許多年輕的婦女，在淌着眼淚，她們更惶恐得手足無措了。有幾個年邁的老婆婆，她們竟然相互地慘白着臉說：

「怎麼辦？這多危險呀！炮聲要轟到這裏來了，這裏的房子，一定要被轟倒的，我們還不逃，怕性命都要葬在這裏了。我們趁早逃命吧！」

「啊！怕呀！大炮打來了，我們快點逃性命呀！……」

還有許多小孩子，被這轟天怪響的炮聲，驚駭得呼爸喚媽地將身體縮得一團棉花花似的，鑽到媽

媽的胸懷裏去，藏躲到爸爸的臂膀腋下。這些孩子們，還不住地小聲地叫：

『爸爸！炮彈飛來了，怕呢！』

『媽媽！這聲音多響呀！耳朵也要破啦！我怕！我怕！這聲音……』

有幾個年齡小一些的孩子，索性哇哇地大哭起來了，那樣大哭小喊的慘景，真使人看了不勝難過地也要掛下眼淚來，一羣羣地男女老小的人們，都擁到大門邊上，秩序亂得彷彿她們從戰區逃難出來的時候差不多有着同樣的驚惶同樣的淒厲。但也有一小半的稍有常識的難民，却一點不感害怕。怪鎮靜地坐在自己的舖上，也有幾個抱着橫豎橫心裏的難民，他們也頗安然地坐着；樣子像聽天由命地等待着炮彈的飛來，把自己的生命早些結束了吧！李惠珍同她的爸爸媽媽，都奔進佩佩的房間來，恰遇着佩佩跑出來。李椒建忙迎着佩佩喘着氣說：

『黎小姐！怎麼辦呢？這裏怕總很危險吧！聽炮聲，響得這樣厲害，又近又多響，我們在這裏，總不是辦法，你看，怎麼樣？』

『你們別誤會，這是閩北四行那邊的炮聲，距離這裏還很遠呢！不要緊的，你們別慌張地怕得這樣，你們不要庸人自擾，儘請放心，你們仍回到自己的舖上去睡覺，炮響，讓它去響好了，你們睡你們的覺。』

李椒建聽了佩佩的一番話語，稍稍地把一顆幌蕩着的心安放下來了。他們仍回到自己的舖上去。

大門幸而鎖着，否則恐怕這一羣羣的難民，早擁到馬路上去了，事情要鬧得胡亂亂地一團糟了呢！

童子軍也都起了身把擁塞在門口的許多難民勸導着把他們都安心地回進屋子裏來，但難民們，還慌慌張張地餘驚未定。他們仍然呆怔怔地不想睡。炮聲轟轟地仍然在響，小鋼砲機關槍依然嘩嘩剝剝地在響，佩佩看難民們仍有點害怕的樣子，大局還沒曾完全退去。她就走進這一羣難民中去，宣傳地演說起來了。

『你們別怕了，聽聽！炮聲很響亮，像在隔壁打過來的樣子，其實，這還相距這兒很遠很遠呢！是在開北呀！你們正無庸怕的。樂得安安逸逸地睡覺。炮彈那裏會掉到這裏來呢？你們若然鬧了些事出來，那你們對得住抗戰的勇士嗎？更對得住這兒的管理員嗎？你們自己也對得住嗎？幸虧大門是鎖着，不然呢！你們一定要湧出門去了。這是多可怕而又危險的事啊！這我也要慚愧地對不住管理員啦！我更對不住你們可憐的難胞啦！你們睡吧！這樣的砲響，還不甚怕的呢。在前方，才真怕煞人啦！現在我們能夠有此機會，多聽聽這樣的巨響，無論在經驗上，常識上，聽覺上，都能使我們增加很多很多的好處。自己的膽子也可以嚇嚇壯。』

很多的難民，可真的都睡倒下去了。但還有些難民，仍坐着發着呆。

『你們睡啊！砲響雖然仍連續不斷地怪響着，但你們只當沒有這一回事，你們若果聽着這隆隆的砲聲，劈劈卜卜的機關鎗聲，睡不着覺的話，你們可把布塊，或者紙頭，塞住耳朵。這樣，你們就聽不見這種聲音了，就能夠容易入夢地睡得着覺啦……』佩佩含帶滑稽的語調說。

惹得聽衆的難民們，都佩服地笑起來了，大家全認爲佩佩的口才很好，很伶俐地多會說笑話呀！大家都笑得不覺肚子也作痛起來了。

佩佩直待難民們都睡好，她才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空際的巨響，一仍其舊地還隆隆呀隆隆的，嘩呀嘩的，卜呀卜的，一直不休止地在響着。颯颯靜靜地聽着這樣的聲音。她的精神興奮得一點也不覺疲倦睡覺，那裏還能睡得着。她索性坐着，靜沉沉地聽着。一聲聲的轟隆隆的砲響，嘩嘩的機關鎗聲，卜卜的小鋼砲聲，聽聽！真有點心驚肉顫的呢！那聲音好像越響越厲害地擴大起來了。越響大越清晰起來。也越迫近過來了。佩佩一直坐到四點鐘，那些白人的響聲，才漸漸地微小了。又漸漸地消滅得寂寂無聲了。她才脫下衣服，重新爬上牀去睡覺。

這八百勇士，因接到了軍事最高當局的命令，通知要他們不必死守閘北一隅之地。上海已無必守的價值。若不放棄了撤退，那不是以這樣可貴的熱血鬪士，被犧牲在毫不值得的一角之地。國家的元氣未免太損傷了。以謝團附的意思，是絕不願意把軍隊撤退閘北的。『寧爲玉碎，不願瓦全』的他，很不願意離開這上海最後的一條防綫。他是堅意地願以自己手下的這八百個戰士，同敵人死拚至連一兵一卒都不存。本來，謝晉元將軍，所策劃的主見，他認爲凡是軍人，應該盡忠報國。至死不屈，這是軍人的應有天職，應該與陣地共存亡，才算盡了軍人的本份和職責。但是上峯頒令下來，要他們連即撤退，以保有爲的戰士。謝將軍不得不從當局的命令。在這夜的深宵，他靜悄悄地忍着痛，率領全軍，揮着淚，別離了閘北的四行大廈空屋。那時敵人竟如死人般的一點也不會曉得他們。真好像是木頭人差不多，等到他們發覺我軍全部已經撤退時，而已耗費掉不少的砲彈，子彈，一大筆的損失了。他們真怪尷尬地要痛攔自己的耳光呢？這個空心湯糲的當，上得可真不小呢？不禁要使他們自己羞笑起來呢！

天亮了的時候，民衆們才知道八百戰士已奉令退却了。四行屋頂上的那一幅國旗也不見了。大概也跟軍隊跑了，而昨夜一個整晚的猛烈激戰，在四行的牆壁上留下了一個個的窟窿——砲洞，槍

孔的痕跡，好好兒的一座大廈，如今，都體無完膚地變爲斑斑傷痕了，人們跑過新開路的時候，抬頭望見這一座人去屋空的滿是炮彈洞眼的四行倉庫，不禁愴然地淒感起來呢！及至又望見這屋上，已易插上敵人的紅太陽旗最高一層的窗口，還有幾個矮國兵在慢條斯理地踱着步，一般人們的眼睛內是會油然地冒出怒憤憤的火球來。這許許多多的火球，像要把矮子佔據着的那座四行房屋燃一把火燒起來；燒得屋裏的許多敵人矮鬼，變成了一大堆的屍灰，這才大快人心呢。

閩北退却後，敵人馬上進襲南市。真該死南市的公安局裏的幾個大人，在敵人還沒攻進南市的時候，早已聞風地棄地而逃之天天了。甚至連一半的警察老爺們，也早紛紛地離開南市，躲到安全的租界裏來了。那時局裏僅剩第×科科长張明輝沒曾走，跟一半之數還不足的警士仍留在局裏，這一百多個警察，本也早要跑了的。但是他們經過了張科長的一番痛切誠懇的演詞：

「諸位弟兄們！敵人現在還沒有衝進南市來，我們決不能畏縮地作逃避之計。即使敵人真的衝過來，我們也不可以逃，我們應該和「保衛團」及公民聯合地堅守這上海最後的生命綫，我們不怕敵人任何銳利的武器，是要和敵人拚死地抵禦的，若然我們真不能抵抗敵人時，那我們也可以見機行事地再放棄這一塊土地。那麼無論對於上師，對於民衆，都不會負罪的了。是問心無愧，都對得起國家了。就是我們不幸爲國犧牲，那也很光榮的啊！親愛的弟兄們！我們大家不要逃，大家拚着每個人的命，不要放鬆敵人，要跟敵人週旋地抗戰到底，抵禦到底……」

一百多個弟兄們，都被張科長的警揚話語，聽得動容地感動起來了，大家都一致贊成地舉起堅實的拳頭，嘩叫起來：

「贊成我們抵抗敵人！」

「對，對，和敵人抗戰到底！」

「……………」

像他們這一羣人，真可說有勇氣的了。是衛國的勇士哩！

當那時候，南市除了公安局張科長率領的一百多個警察和保衛團民團等數百人而外，其他如地方法院、學校、商店、住家……一切的人們，都早早脫離了南市，逃避進了安全的租界裏去。雖然有好多家民家，尚留着一二個人看守着自己的老家。然而整個的南市城，已經像死市差不多了，呈顯着怪陰森森的氣象，真使人覺得害怕起來呢！

張科長帶着手下的一百二十三個弟兄，和聯絡着的保衛團、民團，五百七十多個人，天天夜夜地分紮在各個重口子。警戒着敵人的進襲。他們相互交換地準備着敵人的來犯，敵人若來侵犯，他們便予以迎頭痛擊，痛痛快快地跟敵人激戰起來。他們一直很謹慎地防守着，防守着！果真到了十月廿七日的那天，敵人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在各路衝鋒地進襲南市而來。而此時天空又胡胡地發現了一隊鐵鳥——約十多架敵機，在南市的全個天空，迴旋地飛着。飛得低低地，幫着陸地上的敵軍作威助勢。於是一場大劇戰，立刻接觸地發生了。雙方經過了幾個鐘頭的機械的劇烈交戰。後來，忠勇的我軍，終於子彈告了絕。都打完了。在萬般急難的關鍵，我軍就只得和敵人肉搏戰了。我軍勇猛是很勇猛的，一個人倒能夠出奇制勝地抵擋二個敵人，只可惜敵人越來越湧多起來，敵人人又多，子彈又豐足，最後的優勢，還是敵人所得的。敵人靠着戰鬥員衆多，兵器又十分的充實，敵人基於這兩點好處，自然他們是佔了勝，我軍是告了慘敗。但可喜的，敵人雖獲了勝，他們的矮鬼也死傷枕藉地犧牲得很大。我軍死傷的，和敵人相比起來，却是一對三的數目了。從戰略的實際上說，敵人的損失實在太大了。我軍

若有援軍開到，也許敵人的損害，還要十百倍於此呢！說不定，南市或能堅守幾個月的日子，決不會只能抗禦這樣的短期日子。更決不會陷落得如此的迅速吧！這一場兩方的惡戰，結果，我軍死傷的勇士在四百多名，還有二百多名的戰士。聽了張科長的剴切苦勸，才悻悻地令他們退出了南市。他自己却不願離開南市。在這二百多名的戰士，將與張科長辭別的時候，大家的臉上，都掛着眼淚，大家的心間，是非常悲痛的，大家都有點難離的神情，但爲張科長幾番的催別，這般壯士們，便不得不揮淚而別。

敵人看我軍已潰敗得不成軍伍了，又看到我軍都已不動聲色地自動撤退了，他們首先湧進了公安局。兇兇地把張科長一把抓住了。於是，在這天的南市，全城都浸淫在熾烈的火焰裏。南市是淪陷在敵人的手裏了。整個的大上海也就陷落了。這消息給全上海住在租界裏的同胞，多震驚地傷痛極啊！多憤忿地深恨着惡暴的敵人不止。

張明輝自被敵人幽禁了起來，倒並不吃苦地受着些什麼酷刑，而是反受着敵人優待的恩典。這恩典，張明輝也深明敵人的用意。敵人是正企圖需要利用他做敵人的頭等附儲呀！敵人之所以如此好待他，是有着他們惡毒的用意，這事，真給張明輝測知地氣怒極了。

在南市陷落的第三天的中午，一羣惡鬼的小嘍囉，嘻嘻哈哈地從一間十分陰暗而又極簡陋的小房間裏，請出了張明輝，不是抓出了他，拉拉扯扯地把他一直拉到了會審的廳上，住廳的南邊，居中一座高高的案桌上，坐着一個大眼睛尖嘴巴的所謂大嘍囉的魔鬼之類的矮腳東西。張明輝見了這個鬼無名的怒火，真要衝冠而出，他白着眼自忖着：

『鬼惡鬼！這地方是中國的。是中國的公安局，強搶了人家的地方，還神氣活現地居然在中國做起中國的官來了，你們這般倭鬼，配不配在中國任意地做起大亨來嗎？你這鬼可有資格坐在案桌上！』

嗎？別跌倒了下來……！

一羣倭鬼，已把張明輝推在案桌前來，又把他的頂軍帽脫了下來，張明輝圓睜兩目，對着桌中央坐着的大倭鬼瞧。

「我知道你在這裏做大將官！」鬼伸出一個大拇指來給張明輝瞧。

「大將官怎麼樣呢？」張明輝肚裏在想着，理也不理這個鬼。

「現在你被我們扣留了，正好派用場。你若聽我們的指揮，我就請你任這裏的維新局長吧！這，真是個優缺，你就從今天接任了這個好差使，將來待有好機會，我還可以擢升你的。」

「鬼總是這麼的一篇鬼話，滾滾你媽的蛋！你要屈服地把堂堂的中國人做你們的走狗？供你們做傀儡嗎？豈有此理，放臭屁也不這樣放法的，鬼！你別癡人做夢吧！」張明輝想着，正待出口要罵那個赤佬，這鬼，可又嗚嗚地叫起來了。

「怎麼樣？不願意嗎？你明白點吧！不用豫疑不決，這樣的一個事情。是不是你還嫌微薄嗎？你說呀！說呀！」鬼忍着滿肚子的氣忿，仍和顏悅色地問着張明輝。

「你們這些妖鬼，鬼要人做事，我可不願意做，不答允做，你不想你自己做了強盜，侵佔了我們的國土，還要夢想地把堂堂皇皇的中國人來做你們的奴隸，你們的心是不是鐵打成的，是不是黑得像煤炭一樣？你是狼心狗肺的惡盜！我不殺死你，已很厚待你了，你竟還迫人做你的僕人，你，你別瞎想……！」

「張明輝氣洶洶地罵着案桌上面的矮腳官。」

「什麼你罵人嗎？不識抬舉的豬羅！你到底聽不聽我的命令？」鬼光火地暴怒起來了。

「什麼命令不命令，屁的命令，你，你才是豬羅呀！我罵你，罵你怎麼樣？我不聽你的狗命令又怎麼……！」

樣呢？張明輝更抬着頭，叱罵着。

「你，你這個不遵從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奴才！你不聽我的命令，看我就要你好！要你死！要你活不得！把你以極刑處死，你敢怎麼樣呢？」鬼冷冷地嘲笑起來了。

「大丈夫冤屈着被鬼殺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死怕什麼，我是不怕的，你別把死來恐嚇人，壓制人，要挾人，你要知道，你的夢醒醒吧！中國人決不向你們這般帥出無名的鬼威屈伏的，決不服從你們的鬼命令，你要殺我倒也好，大丈夫，視死如歸，鬼啊！你殺死我呀！你殺死我呀！張明輝趕上一步，一個很緊實的拳頭，猛擊着案桌，眼內閃着光芒的烈焰。

「混賬的支那！你發瘋了嗎？敢向爺爺發勁，爺爺不是好惹的呢！來！給我拖出去！把他的腦袋割下來！」

一羣鬼子們擁了過來，七手八腳地把張明輝推出門去，在蓬萊路的馬路中心，把他殺死了。一顆血淋淋的頭顱，就掛在公安局對面的電綫桿上，那個屍身，却拋棄到小河浜裏去了。

這以後，這事情給一個張明輝手下的警察探知了，那個警士便趕到他家裏去報告了這段他慘死的兇信。張華的母親和張華的哥哥得知了張明輝這樣壯烈地爲國殉死的不幸消息，都吃驚地駭然極了。又悲痛得哭昏過去，張華的母親，幸虧張華同她的哥哥——張天一再地加以勸慰，才減去些悲悼。沒有鬧出什麼自盡的事情來，但她們的媽媽，却已變成了瘋瘋顛顛的可憐人。有時哭哭啼啼，有時狂笑狂叫。這樣子，真使她們兄妹們怪難過，常掛下眼淚，哭她們常常很劇痛地謹慎地看護着可憐的媽媽，一刻的時間也不敢離開。倘若一離開她老人家，深恐發生意外的悲劇。

這天，張華趁着她的哥哥張天在服侍着媽媽的機會，她趕到「卅七」難民所裏來看舅舅——

姚明然和佩佩。姚明然因着公務赴救濟會去了，張華沒會晤見他，佩佩是碰見的，這還不使她空跑一趟呢！

佩佩爲了所裏的工作，一直繁忙地沒有稍空的時候，自到這裏來任事。已經二個多月的日子了。張華那邊她雖常想去，但不知怎的，竟一些空工夫也沒有。一點也不能使她抽暇。她得到了空暇，她很想到張華那邊去，但一霎時又被別的事情纏住着脫不開身了。現在張華忽地來看她，這怎不令她喜躍起來呢！張華一見了佩佩的面，便眼淚溼溼地嗚咽着說：

「佩！爸爸，被東洋赤佬殺死了。」頭便低倒在桌沿上，很傷懷地抽泣起來了。

「華！什麼？你的爸爸被倭鬼殺了嗎？」佩佩驚愕地也掉下兩顆眼淚。

「噫！是啊！」

「伯伯怎會被鬼子殺死的呢？」

「在南市退却的那天，局裏別的人都早跑光了。爸爸爲保衛南市起見，却不跑，他率領了一百多個警察，和保衛團，民團約計六百多些的人，死守南市。後來，東洋倭鬼攻進了南市，多半的勇士是爲國殉身了，逃出的是極少數的人了。爸爸不願意拋棄國土，他寧可與陣地同存亡。敵人可惡的狠心，便將爸爸抓住了，要他做偽公安局局長。爸爸那肯失節地出任去做這樣的事呢！他拚死不從。爸爸就被倭鬼殺了，噯！爸爸死得真可憐，他的頭給倭鬼掛到電綫桿上去，屍身不知丟到那裏去了，你想我爸爸死得慘不慘，可憐不可憐呀？」張華悽咽地述說着。

「這消息，你怎麼知道的呢？誰告訴你的？」佩佩含着眼皮內的淚水，問着說。

「是一個警察來告訴我的。」

「這事情或許是假的，人家故意散的流言，造謠生非，你又沒有親眼目睹，怎能輕信得這樣真呢？或者是別人以誤傳誤也說不定的呀……」

「這那兒是假的，爸爸真被殺了一點也不錯的，你不信嗎？請瞧這報上的新聞，却是真的呀！」張華說着，伸手到衣袋裏摸出一張大公報的報紙來，授給佩佩看。

佩佩接過報紙，在第一版的電訊下面有一段四週印着花邊的新聞，這新聞這樣刊載着：

「……南市公安局科長張明輝，當南市陷落時，曾率領弟兄與敵相抗，是役，敵方死傷殊夥，後張科長卒以彈盡，忍痛發令撤退，而其個人則不入租界，願與陣地相亡。敵攻入南市後，即施強迫威脅手腕，欲其出任偽公安局長。張氏堅不服命，敵盛怒之下，即加以殺害矣……」

佩佩看畢了這一段報上的新聞，才確切地相信張華的爸爸，可真的被敵人慘殺了，她執着報紙也痛哭了起來。

「華你爸爸死得真太慘了，但你也不必過分的悲戚，你該深切地記住敵人的大仇，殺你爸爸的，大仇，你要替爸爸伸雪沉仇。報復重仇，雖然你爸爸死了，但你能替他報了這個深重的仇恨。他在九泉也會含笑地快樂的呢！」佩佩揩去張華眼邊的淚水，安慰地說：

「可憐媽媽聽了爸爸的兇訊，驚急得變成了瘋病。」

「怎麼？你媽媽瘋了嗎？」

「是的，媽媽是瘋了。」

「可憐！真可憐！好好的一份人家，想不到會被敵人弄到這步田地。敵人，可殺的敵人，敵人真不講人道主義的。他們真是強盜，是惡獸，華你自己要寬懷點！別把身體憂鬱地弄成了病。伯母是很需要你

和你的令兄當當心心地去陪伴她。服侍她。安慰她。一方面你要記住敵人給你們的不共戴天的惡恨深仇，你更要振奮起來，等候殺敵機會來的時候，伯父的大仇，就可以報雪了。」

張華經了佩佩的一番勸慰，她也不再哭了。她點着頭。

「佩！我要回去了，你有空請到我家裏來看我的媽媽。」張華起身要告辭走了。

「早咧再坐會兒，你是很難得來的，你家裏又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何必急着要緊回去呢！」

「不，我跑出來，還是瞞着哥哥的，現在不知道媽媽怎麼樣了，我不能多坐哩！再會吧……」

佩佩也不便堅留，送她走出了大門，大家握着手，緊緊地握着，大家都感傷得掉下淚珠來。佩佩最後，含着滿眼的眼淚說：

「華！你身體要保重呀！過幾天，我若有空，準來看你。」

張華點點頭，旋過身，放開脚步回家去了。

佩佩在馬路邊上，直望不清楚張華的影子，才頹然地回進所裏來。

佩佩等姚明然一回來，便將張華來看過他的，張明輝被敵人慘殺的事，告訴他。姚明然不說什麼，只驚呆了一會兒，馬上奔出辦公室，叫車子到張華家去，看他的姊姊去了。他回到所裏來的時候，他的兩顆眼睛，紅得腫了起來，以後，他便常常到張華家裏去，陪陪他的瘋了的姊姊，有些時，他好端端地一個人，在揮着筆寫字，偶而一陣心潮擊來，想着他姊夫的慘亡，可憐的姊姊，又得了瘋病，他思忖至此，眼睫毛上濕潤地淌出兩行熱淚來。是多使他悽愴地負着深痛啊！

五 媽媽投井的慘死

整個大上海淪陷後，沿京滬線一帶的地方也，因了戰略上的關係，都告訴了我們不好的消息。一處處的縣，一個個的鎮，甚至每一個角落的村，連接不斷地相繼淪入敵手。鐵蹄之所至，任何地方難免地要遭受敵人橫逆蹂躪的痛苦。敵人唯一的酷毒手段，是屠殺無辜平民。淩淫年青的女人，搶劫民家的財物。最後是一把火燄，將可憐的民衆房屋，騰騰烈烈地燒成一堆灰燼。最可恨的是一般無恥的附庸，這些人，竟一些沒有理智地跟敵人狼狽爲奸，沒有靈魂地認賊作父地引狼入室。他們無非藉諂媚獻功……以博敵人的寵愛，而希望敵人能委以一個很崇高而很重要的長官的地位，或者求得一個小差使。以爲自己一朝做官，雞犬升天，聲勢顯赫，不勝榮幸之至！所以中國的抗戰前途，還不能順利地展開十分的光明，受到莫大妨害的。這般無惡不作的土棍地痞，一朝得勢的惡奸賊，假使沒有這般狗東西的作祟，中國的抗建工作，早就很順利地獲得勝利的指望了，壞就在這些喪盡天良的天臉傢伙的身上。敵人好比是一隻猛虎，附庸好比是一隻羣豺狼。正在抗爭撲擊敵人中的我軍，猛虎倒很容易收服地對付得過去。因爲猛虎是有勇無智謀的，只待牠的勇氣消滅地乏倒了的時候，就可以出其不意地猛擊牠們於死地。惟有這羣可惡的狼，要想制服牠們，倒很困難。因爲他們是惡計多端。他們託庇在敵人的雙翼下面，要把這羣惡狼抓住，也并非易事。這羣惡狼，似耗子般的若隱若現。中國軍事當局一時無法去把他們一網打盡地一個個的拿獲起來。於是他們的胆子是越發壯起來，更無法無天地甘願跟敵人做走狗，做奴隸，任敵人的使喚，差遣。他們像小孩子似的被敵人的有着毒素的糖菓，騙得快樂地忘記了恥辱，更忘記了自己是什麼國族的人。他們忻慰地樂此不疲。一任敵人傀儡式的派爲用場。他們像商品一樣的有了顧主的出路。他們這時的意識，是一點也沒有了。完全像是一頭缺乏靈性的動物，更可笑煞人的。他們竟錯認自己能夠常常地跟着敵人跑東跑西。自己像已經做了敵人的

一員參謀大官啦！這，該使他們多麼高興地雀躍三百呢？同時，他們更借着敵人的威脅，而作威作福起來。

蘇州。素稱著名的天堂，這次神聖的烽火，也燃燒到了那裏。蘇州在陷落的那一天。蘇州比較著名的鬧市——觀前街、北局、閘門……城外的車站，以及各個機關，都遭到了敵機狂暴的轟炸。一切很堅固，很富麗堂皇的偉大建築物，都被炸得慘不忍睹。荒荒涼涼地成了一片焦土。焦木頭，碎瓦片，狼藉滿地。在幾分鐘前，都是雄偉的建築物。豈料幾分鐘後，却全變爲碎碎屑屑的瓦礫了。這真叫人痛感着立體戰爭的多殘酷和兇暴呀！蘇州好多家富有的人家，簡直沒有一家不遭變故地受到擄掠的。就像婁門中田吉巷陸永梅，被人劫去一大鐵箱的鈔票。只這一箱子鈔票的損失，數目就在六千多萬塊錢。別的東西，還不算在裏面呢？閘門山塘街著名實業家張祥豐，他的產業擁得也很多，在閘門外蓮花斗一帶的洋房，都是他所有，張家花園也是他的。同時，他還開設了不少的糧食店、茶食店；他家裏當然也遭匪人劫去了一筆不小的錢呢！——約十萬多些。像這些數一數二的有錢人家，在蘇州地方真很多呢！不過，像他們遭這浩劫，似乎也是應該如此的。實在，他們是一個守財奴！他們不會把那些錢派作正途的活用。只將錢拚命的儲藏起來。看管着他們一天到晚，都混在錢堆裏，弄得一個身體也全是銅臭氣的了。反之，他們如能利用這些錯，在社會上創辦幾所實業的工廠，那不是要救活不少久嘗失業痛苦滋味的人嗎？或者把這些鉅大的一筆錢，捐助給政府，充實國防的實力。那多好的事情呀！然而他們却很吝嗇地一毛不拔。視錢若命，他們如此的不智，不得不令人殊感可嘆了。所以，這次他們遭受這樣空前的浩劫，也是天意如此的呢！

更傷心，更可憐之極的，蘇州的棺材，竟發生了絕大恐慌的危機。出了錢也無處買。於是，一時蘇城

劫棺之風突起，地甚熾。有一家某某略有名望的紳士型的家裏，藏放着一具壽材，竟出意料地遭人劫了去。派用場。後來，那紳士費了不少的口舌，又拿出一大筆款子，始將原材贖了回來。於此，可見在兵荒馬亂中的蘇州，死了人，竟沒有棺材，真可說活人遭難，死人亦遭難。

一個地方失守了，悲壯淒慘的故事，也絡繹地在一幕幕的演出來。自然蘇州淪陷之時，同樣地有着不少可歌可泣的哀情，淒劇在演出來。在胥門日暉橋堍，有一個少女住在那兒。那少女，真是出落得一朶鮮花似的美麗。她那標梅的年華，真像含苞未開的花朵兒。當鐵蹄踐踏到這一塊山明水秀的乾淨土，她便被敵人挨門逐戶地，明目張胆地在搜查『花姑娘』的嚴厲獸暴的動作下，在她家的後花園的花叢裏，終於被敵人搜到了。將她抓出花叢，她是一個毫無抵抗的弱女子。那裏抗禦得這輩野獸的惡行？但她，在未被敵人侮辱之前，她曾惡聲地罵過敵人，並且還痛摑了好多個敵人的面頰呢。可是她真潔的身體，畢竟被敵人輪流地姦污了。待她漸漸地蘇醒過來，她發覺自己清白的處女寶，是被可殺的敵人破壞了。她頓時痛不欲生，地在牀檔上白縊地殉身了。

還有一個游擊區裏的青年戰士，不幸被黃衣敵人俘虜地抓住了。

『你招不招？你們的隊伍駐紮在那兒？』像司令官模樣，的八字橫鬚的矮傢伙，擊着桌子，大聲地喝道。

『偏不供！看你怎樣呢？』青年冷笑地強蠻地說。

『你可真的不說出來？』

『是——不說，就不說，你們這輩狗東西，要怎麼樣來處置我，我是都不怕的。』

『支那賊！好利害！不受點苦肉針是賤的，來呵！把他拉下去砍……』

趕着跑進自己的房間裏去。將頭鑽進牀上的被裏。她已準備着炸彈落下來，等炸死了，正在這時際。天井外的大門，像急劇地擊鼓似的撞響起來。她又害怕地誤認是敵機投炸彈了。及至後來，她聽聽這聲音，可有些異樣，並不像炸彈的爆裂聲。她的頭從被褥裏露出來，細細地傾聽了一會，她方知道外邊有人在擊門。打門的聲音是很緊急。她知道不好，壞了壞了，外邊一定是鬼子兵。或者是無惡不爲的附庸。在猛擊着門。她惶急得四肢顫地發抖了。她不知道自己怎麼是好？一縷魂兒早嚇跑到不知那裏去了。外邊的門已打落下來。隨着門板兵兵一倒下來的時候，走進三個鬼子兵。他們一跨進客堂，瞧見了她，便嘿哈哈地狂笑起來了。本來，他們臉上有一層怒忿忿的色彩，待衝進門來，一見了她，這副鬼的臉兒，便瞬息無形地遁走了。他們徐徐地貼近了她的身體，嘴巴裏噤哩噤哩地不知念些什麼鬼話。聽這尖刺刺的聲音，彷彿是在叫：

『好姑娘！親愛的好姑娘！好來西呵！』

這三個鬼，說着便要抄起粗粗的爪來，把她攔腰緊抱地親吻了。這可把她的驚魂趕回來了。睜開眼睛瞧時，立在她面前的真是三個魔鬼。一個鬼子的臭嘴巴，將正湊攏她的紅唇邊，她很快地將自己的嘴巴偏側過來，邊低嚶僞笑地說：

『慢這個等會兒！給你們吻！我先來弄些茶給你們喝，好嗎？』

鬼子們立刻放鬆了她，胡胡地笑着叫：

『好，姑娘！你且把茶倒來！』

她在虎口裏爭回了自己的命，不是爭脫了她的不被鬼子遭受侮辱。她一口氣地跑到後園的一口井旁，呆呆地對着井口望呀望的，望着井裏很深淵地清澈見底的水面。一陣莫名的難過爬上了她。

的心扉，她傷感地悲哀着，閃耀的淚珠，從她的雙頰上直滾下來，她輕幽幽地悲恨着說：

「矮鬼！可恨的鬼！可惡的鬼！你們想污辱我清白的身體，鬼別夢想我寧可死在這口井裏，井水是乾淨的；自己能死在這井裏，身體也清潔的了……」

她猶在井邊哀哀地哭，三個矮鬼已走進花園裏來了。她聽到身背後，有窸窣皮鞋擊地的聲音，趕忙回頭望去，她瞥見三個惡魔，正從荷花池邊走攏來。她連忙投身到井裏去，等到鬼矮趕過來，她已掉了深井，要拉住她已不及了。鬼子們也不想辦法去救她出井，他們只將皮靴尖頭踢踢井口，恨恨地鬼叫幾聲：

「這花姑娘！倒也很有烈性的……不要緊，她死了，我們再可以去找別個花姑娘玩的，大家再去找呀！找個把來玩玩呵！」

三個鬼子，一跳一跳地跑出了佩佩的家。瘋狂地又挨着一家家去幹他們的污穢惡事了。

她死的慘訊，由一個看門的僕人去奔告佩佩的寄媽，可憐，在這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世，有些東西出了錢竟買不到，錢，好像是沒有用處了。寄媽委實跑遍了全個蘇州的城裏城外，竟買不到一具棺材。佩佩媽媽的屍身，已經人從井裏打撈了起來。大概她在井裏浸得太滲透了，通身的肌肉，都發浮地臃腫得怪怕人。尤其是臉孔，更浮腫得模糊地看不出清楚的輪廓了。這因為她的頭部是朝井底的緣故。尤可憐的，她家裏的一切東西，不知在什麼時候，都不翼而飛地給人搶的，搶偷的偷什麼全都完了。別說值錢的東西，都被人盜完偷盡了。就是較好些的門板，窗子，也都沒有了，全都拆盡了。本來好好的，一個家，什麼都擺設得井井有序的，可是現在她一死，家是立即變了，變得很不像樣地成爲淒淒涼涼的景象，是一座空洞洞的屋子了。似這悲景，真所謂「樹倒活猴散」呵！

寄媽目睹着如此的慘狀。她不免油然生悲地吊下幾滴眼淚。在沒有法子可想的時候，只得到她家裏，拿了幾樣老式的衣服，褲子，鞋子，帽子，把佩佩媽的濕衣換了下來。在後園的一塊乾淨些的地上，掘了一個深坑，媽的屍身，便這樣草草地土葬完事了。

這一個不幸的消息，終於寄媽託人到上海來報告了佩佩的爸爸黎仙。黎仙一旦突然地聽到這樣的一個家破人亡的訊息。像晴天的一個霹靂，他幾乎驚駭得呆了。他全身的肌肉，不由的抖顫起來。他的神智立時失了靈敏的感覺，瘋瘋狂狂地發癡了。他已不是一個常人了，他好像一頭猛虎，被關在鐵籠裏，失却了自由的狂嘯，掙扎，他怒極地將拳頭猛擊着桌子，厲聲地罵着鬼子兵，儘量地痛罵着鬼子！

『魔鬼！可殺的魔鬼！你們這些惡狗，把我的兩份家，都毀滅，把我的蘭蘭打死，更把我的內子逼死了，我們一切的一切，都完了，都給你們這般狼心狗肺的兇魔弄完了。如今已成家破人亡，好好可惡的鬼子呀！你們別如此逞橫地欺凌我們中國的民衆。壓迫我們中國可憐的同胞。同胞與你們有什麼宿仇？你們竟這樣的沒有人道。你們難道不是人嗎？是兇惡的野獸嗎？是吃人的惡鬼嗎？要知道，你們這輩狗東西別這樣的猖狂，別這樣的在我們平民面前耀武揚威地欺壓。這有什麼，用真真碰着了中國的鐵軍，就嚇得索索抖，就要你們的命啦！要你們走上滅亡之路，那時候，怕你們不跪下來討饒。鬼！你們當心點！我的家，我的妻女，都被你們這些鬼害完了。我一定要把你們這羣惡鬼殺死！你們等着吧！等我來處死你們那時，我要把鬼子們的頭顱，一個個地來祭在妻女的靈前……』

他瘋狂地把自己的頭髮拉得亂亂的。拳頭一下一下的打着桌面。桌上的一切東西，都跳起舞來，桌面，幾乎要擊出洞眼來了。他把拳頭很猛烈地打着桌面，桌面的一塊，已被他的拳頭印出深陷的紋

印來了。他竟一點也不覺到自己那隻手的疼痛，也沒瞧到桌面已被他擊出了一個拳頭的印子來。他這樣地發怒着，狂罵着，小姑姑，姑父，月華都駭得不敢攏近他的身旁去。他們只是貓哭老鼠假慈悲的假意傷心了一會。本來，那些事情，又不是他們自己本身切身的事。他人的事，真可以不關痛癢，不是嗎？自古道得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兩句，真可以用到小姑姑這輩人的身上去，確是適切之極哩！但他們笑是總不該的，總有點幸災樂禍的心理。所以他們以這樣一番偽意的同情，假情的代人悲哀，無非掩去自己的一層假面具吧了。同時一方面，要更使人相信他們真是深表同情，真是好人，真使人多感激不盡啊！人們又那裏會知道他們完全是一種假悲哀的做作呢？這個紙老虎人家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啊！

黎仙把鬼子痛痛快快地怒罵了一頓之後，心間的一股怒氣，才稍稍舒服了些。但陣陣的悲潮，又湧上了他的心頭。他想着上海市的家，蘇州婁門的家，兩個家全都完了。然而這些些，倒還不怎樣使他難過。他也會把腦海裏印着的這烙印淡淡地抹去。自己會自警自解地很想得開。只要待着將來有錢的時候，再可以買的。舊的一切傢具被侵略者燬滅了，他日是可以建設新的，這是人力所夠得到的事。但使他一顆創傷的心，更猛痛地想念不完的，是他的內子，年青的女兒蘭蘭，都相繼地亡在強暴的敵人手裏，是被侵略的敵人陷死了的人，不能復生，將來有了錢也買不到的。像他的溫愛的內子，敬孝的女兒，要一式樣的人，到那裏去買得到呢？這無非是夢想，黎仙爲着自己的妻子，女兒，以後是永遠見不到她們的面了。更使他難過的，痛懷的，悲涼的，傷感的，內子的死，蘭蘭的死，他都沒曾看到一次。她們的最後臉龐，也沒曾聽到她們末後的一言半語。他想想越越傷痛起來，老淚縱橫地不禁要痛哭。了他可真的竟會像婦女們樣的失聲啜泣起來。經了小姑姑同姑父的一番敦勸，他才收起了悲思，暫

把哀傷的思潮強自止住了。

六 爸爸上火線去了

「哦！哦！妻的到蘇州去，蘭蘭的出奔。到今日會有這種結果的造成。多半是自己的妹妹待她們太冷情，太諷刺，才把她們嚇跑的。所以她們的死，是妹妹害了她們的。她們的慘亡，全是被親戚有以造成的。她們不是好端端的都住在這裏的嗎？她們爲什麼要一個個的跑掉？這還不是這可惡可恨可殺的親戚把她們冷待得住不下去，讓他們自動地離開。不然，她們絕不會把自己的生命喪亡的；現在還不是好好兒的仍住在這裏嗎？唉！可恨的親戚，可惡的妹妹，你們把我的妻，把我的蘭兒，都害死了。你們真的太狠心啦！更可鄙的，你們對待我，還不失爲假仁假義的做作，使我瞧不透你們是人面獸心的狗傢伙。把我竟矇在鼓裏。把我還相信你們是好親戚，好心腸的人，現在我是已不再被你們欺凌地受罪下去了。你們的獸心，已給我洞鑿了，我已知道了你們的不懷好意，知道你們是真的惡人，惡得簡直比敵人還厲害得好幾倍，你們是我的仇人，不是仇敵，我們間接地被你們這些東西陷害了，什麼是親戚，親戚應該這樣對待人的嗎？應該這樣害人的嗎？可殺，可殺的親戚！可恨的賊親戚！……」黎仙癡癡地坐在桌旁。他的腦海裏，驟然地閃上了這些影子。他默默地想着，他要跳起來，去抓住他們痛揪一頓，也可以鬆鬆他鬱積在胸間盛怒的氣惱和煩愁。但他才想立起來挨過去，把他們抱住痛擊，他的身子却毫無力氣地立不起身來，好像被魔鬼的鐵鍊桎梏地早把他的通身纏得緊緊了。使他一些些也無能爲力地彈動起來。衣服貼貼地被縛住在椅子上。是的，他沒有這個勇氣倒是真的，他還想不抓破這個面子爲好。讓親戚留一點面情的餘地給他們吧！縱然黎仙跟他們這輩豺狼虎豹反對，抓破了臉，實際上他

還是孤掌不敵，是多要吃虧的事情，反正弄得很不討巧呢。他自己反要弄得上台容易，下台難了。這，正不必同他們就拆穿了這個西洋鏡。這個笑面的紙老虎，就不要去戳破它吧！因為這些可惡到極頂的人，何必跟他們去拚命地鬥罵，他們既是賴小人，我何不立刻離開了他們，還住在這個臭地方，還吃他們的臭飯，這該是多慚愧多沒心肝的人呀！妻女們，死在九泉，也將發怒地怨恨着他了吧！恨他一點不出息，一點沒有大丈夫的好志氣，竟厚着臉，還在敵人的家裏吃飯，睡覺，把自己的仇恨，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像完全忘記了的樣子，這還可算是人嗎？簡直比了動物都不如，都可羞恥啊！

『決定這樣吧！我決定在今晚離開這裏，我不能再在這個仇人的家裏住下去，再在這裏吃飯，睡下去，自己真太可恥了。自己的靈魂失掉了，非但對不住死在泉下的妻和蘭蘭，更對不住自己，不這裏，我再也住不下去，是不能住下去啦！蘭蘭是一個女子，一個年青的女孩兒，她尚肯投身前綫去爲國服務，爲國殉身，自己呢？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大丈夫，怎麼反不及一個女孩，不及自己的女兒，靠着親戚的蔭庇，躲在後方，這真是太慚愧了的事啊！自己不怕難爲情嗎？自己不是太枉恐做了一個男人了嗎？雖則自己現在的年紀已四十多了，但我的力氣還強呢！到前綫去幹背槍的工作，自信還能夠趕得上青年們。而我的思想，也並不完全十九世紀的落伍者，還跟得上時代的巨輪。說不定，自己今番發奮地身赴前方，帶了一顆報復的堅心，能夠把敵人殺個痛快，那時妻和蘭蘭的死仇，都可以消雪。自己憑着一股拼命殺敵的勇氣，在戰的成績上，一定要比任何人來得好，即使一點沒有成績之可說，那我至少可以殺死個把鬼子的狗命，只要我替妻女報了一個冤死的恨，就算啦！這於我已夠心滿意足的了。我還要希冀什麼呢？不是我的大仇已伸雪了嗎……我這次投身到前方去，佩佩還是不讓她知道好，我還是一個人靜悄悄地跑掉的好，對決定如此，決定不給佩佩曉得……』

黎仙在這時始漸把紊亂不寧的思緒安定下來。他又這樣地默付着：心間有點喜躍起來了。這好像他在黑暗的山洞裏，摸索地前進着的時際，忽然眼前朗然地閃亮地見到了一盞光耀的燈火。這明燈，正幫助地指示他迷途的路徑，指着光明的康莊大道，即在他的眼前了。他非常欣慰地一點也不露出悲哀的態度。臉上掛着一絲絲的淺笑，直到吃晚飯的時候，他還很快樂地吃了三碗飯呢。可是小姑姑同姑父，那裏知道他心靈上的痛苦呢？真的，這樣的親戚，算什麼親戚呢？這種親戚是一點也沒有真情的流露。他們對於別人的痛苦，是漠不關懷的啊！別人的事，於他們又有什麼相干的地方呢？人家憂急，難過，痛心，悲哀，似乎都與他們自己毫無相關。他們爲什麼爲了別人的事情，要不快活，要難過呢？這又不是傻子，傻子才會這樣的呵！

黎仙趁着深晚，他們都已睡熟了的時候，他輕聲地在妹妹的床底下，拉出了一隻紅漆箱子，把箱子的鎖開開了。在箱子裏面，檢出了他內子的一張照像，又找出了在「八一三」之前攝的一張全家像片。他把箱子的鎖，仍鎖好，又將箱子推進了床底的裏面去。他抱着一張內子單人攝的照像，放到胸前。藉着月光透進窗眼的一線淡淡的光亮，他把照片裏的妻子影像，看呀看的，他看着妻——淺淺的笑靨，光彩的眼珠，玫瑰色的嘴唇，妙條的腰身，白胖胖的臂膀……然而，這是像片裏的影子啊！真是死了，真的她是慘亡在敵人的鐵蹄之下。他儘看着，忍不住一陣劇痛。從他的心魂深處發到他的臉色上來。此時人亡影在，怎不使他睹照思人？怎不使他怪痛懷地哀感無窮呢？他抱着照像，一直地看了下去，照像裏的倩人，還是在向他微笑。

「蘭蘭娘！蘭蘭娘呀！你死了嗎？是的，你死得很悲慘的，很可憐的，你恨誰？你抱恨鬼子兵嗎？你恨虛偽的妹妹嗎……是的，你的死，鬼子兵當然也害了你，妹妹也害了你，你死得這樣的冤，這樣的苦，我心

裏都明白的，都爲你痛悼的，你放心！你別輕笑我一點志氣都沒有，更不要誤會我是一個懦夫，還依賴地靠着仇人的親戚過活，現在我已澈底洞知了她們的僞情了，領略了她們嚴酷的冷情了。走，我決然今晚離開這裏，到我所要去的前線去幹國民偉大的抗敵工作，蘭蘭娘呀！我決替你報仇雪恨，我想你一定能夠得到些微的安慰了吧……」

他把妻的像片，湊到他的嘴巴上去，吻着，低語起來，眼圈邊已漸漸地在濕起來了。他把妻的一張照片放到桌上，又拿起第二張全家攝的像片來看，這張照片，他還記得是在今年新年裏叫了照相館裏的人到自己（南市）家裏去拍的，他看了這張照片，更不禁加倍地難過起來。這難過，當然使他觸景生悲起來。在三個月之前，他們的家，上海的家，故鄉——蘇州的老家，不都是好好地存在着的嗎？而今這兩個家都已毀滅在殘酷的戰爭之下，不是毀滅於敵人的鐵蹄之下。他的愛妻和愛女，都不幸地俱死在敵人慘無人道的暴行下面，家破了，人也亡了，這不是多淒絕人間的事情嗎？現在這張照片，看看夠多使他憶昔撫今地傷痛呢！幸福的美滿的家庭，是被敵人的魔手抓破了毀滅了，此時已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慘景，兩份家產沒有了，妻亡了，蘭蘭也犧牲了，雪雪遠在青島做事，侃侃在難民所裏服務，他自己却在仇人的家裏過活，他想到這裏，最使他無限惶愧地痛憤起來，他簡直要撩起手掌來攔自己的雙頰，罵自己太不出息，太可鄙了，他看了蘭蘭風致嫣然，秀麗姿影，他不自覺地對着照片裏的蘭蘭又嘆息起來了。

「可憐！可憐的蘭蘭！蘭蘭！你這樣英年地死了，你真偉大，你死得也偉大，也光榮，我是望塵莫及地趕不上你，可惜你的壯志未伸，竟慘然地死了。雖然，你死得如此不幸，尤其是你的年紀還這樣青，可是你已替國家盡了最大的責任，盡了救亡祖國的極大力量。所以，你雖死猶榮，你留給了以後民族英雄

的豐碑上一個極光榮的紀念印象，你更給予了中國個個的青年戰士，都能繼續着你的精神，更努力地殺敵救祖國，蘭蘭！你安眠在黃土裏吧！你的爸爸，現在也要上火線去了，可愛的蘭蘭啊……」

他將自己的嘴唇，又湊到照片上的蘭蘭的臉上親吻着。一串熱淚，滾到了蘭蘭的捲髮上，他悲切地將這兩張照片，拿報紙包了起來。又輕聲地走到妹妹的床邊去，彎下身，將藏錢的一隻箱子移出來，啓了鎖，將箱裏的卅多塊錢都拿了出來，箱子仍舊鎖好，推進床底的裏面去，他借着鮮明的月色，將廿塊錢包了起來。還有十四塊錢，放進了他自己的內衣袋裏，他又輕輕地拉開了抽屜，拿了張白紙和一枝鉛筆，就着月亮的微淡光芒，他簡簡單單地寫了幾行字：

「我因痛感家破人亡，刺激頗深，遂決然爲國効勞，前赴戰場，案上所留下之廿元鈔票，作爲最近一個月之生活津貼費，希檢收，黎仙臨行，忽惶，留示。」

這張小字條寫好了，他又看了一遍，便將這張紙條，把一包鈔票壓着。這時天還沒曾全亮，他仍回到自己的地舖上來睡覺。他不敢合眼，怕睡着，一直睜大了眼睛，看着窗外暗澹的月色，天漸漸地在吐露着微芒的魚白色了。樓下的人家，已經在「沙拉沙拉」地洗使桶了，黎仙忙立起身，穿好了衣服，鞋子，他來不及洗臉了，拿了桌上的一包照片，看看她們還都熟睡未醒，他像做賊般的，很快的跑下樓梯，從後門跑出去了。

小姑姑起身小解的時候，她才發見了她的哥哥不別而行地走了。地上的蓆子也已捲起了，她又再桌上發現了報紙包好了一個小紙包，和一張字條。因爲她是不認識字的，那張紙條上寫些什麼，她是全然不知道。她把字條丟在一邊，先將那包小紙包的東西打開來，一見裏面是二張拾元的中國銀行的鈔票。這幾個普通字眼，她還勉強認得出來，她把兩張鈔票翻覆地看呀玩呀的。她的心裏真快

樂極了。錢這樣東西，真是她頂歡喜的。她見了錢，非但是她臉上會深笑起來，就是她的內心也會深笑起來的呢！她哥哥在臨走的時候，還留下這一筆錢，這一支巨大（在小姑姑的目光裏，至少認為這筆錢是巨大的）的錢，她雖然多半測知她的哥哥準是跑了，但她不知道他究竟到那兒去了？會不會回來？這個半信式的狐疑，使她很有點不悅起來了。後來，她才轉想到他有一張紙條留在這裏呢！她在桌角上拿起那一張狹長的紙條，看呀看的，但這紙上，說些什麼話呢？她是全不知道了。因為這紙上的字，寫得太潦潦草草了。一個個正體的楷字，她只要細細地端詳一下，總也有幾個識的，沒法，她只好奔到床邊來，推醒了她的丈夫，請教丈夫來看了。

「你看這紙上寫的是什麼？」

「什麼事？這般的大驚小怪？」

姑父揉揉惺忪的眼皮，把眼邊上的污糞都擦掉了，睜大了眼睛，看這紙條，他看了，連連地說：

「他走了！他走了！」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紙上寫明白嗎？」小姑姑坐到床邊上，柔聲地問着說。

「這紙上寫得很簡單，沒有幾句話，他只說到前方從軍去了。」

「他去了也好，就是給他的女兒佩佩知道，也不能怪我們的。我們又沒有待虧他，他還不是爲了他妻子的死，蘇州的家，上海的家，一切的產業都完了，才出走的啊！我們只要將這實實在在的經過情形，告訴佩佩就好了。用不到假飾其詞的。」

「是的，這樣告訴佩佩是很對的，也很好的。」

「你的哥哥真是個大大的傻子呵！他住在我們這裏，只不過三個月多些的日子，錢倒給我們不

少啦！算起來，大約已經有一百塊錢哩！他們又吃不多東西的，像這些撈油水的賺錢買賣，是多好呀！而且他們還存放在這裏很多的東西，我看將來佩佩也不會來拿的了。雪雪更不會來拿，那麼這許許多多的東西，不全都是我們的了嗎？我看這些東西，也很值不少的錢呢！」姑父嘻嘻地說。

「這當然囉！還用說嗎？我想佩佩決不會來拿放在我們這裏的東西的，雪雪更不會了。實在，她也不知道這些事，而況她又是在遠在青島做事，我們倒確可說在這一次戰爭裏發了一筆小財，但他們却多倒霉呵！上海和蘇州的兩個家的產業，都沒有了，妻子死了，蘭蘭也死了，如今仙也不知飄流到什麼地方去哩？像他們這樣不幸的境遇，真也夠淒涼地可憐極哩！所以我說，值此嚴重抗戰的困難時期，倒灶的着實也很多，而發財的也大有人在呢！月華爸你說是不是呀？」小姑姑半憐惜半欣喜地說。

「對的，對的，不過依我想：他們的家都被戰神弄光了，還是一點也想不開通，他們竟一點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利害相關，吃了誰的虧，還開口救祖國，閉口愛國，不然的話，蘭蘭決不會死，你哥哥也決不會跑掉的，愛國，愛國，現在好，愛得好，愛得只落得家破人亡，年青人倒不要去說它，倒是你哥哥這樣大的一把年紀了，他竟也會糊塗地上起火線來了，這不是他太昏頭了嗎？像他們這種人家，真該死！真倒足了霉啦！好好的生活不要過，却偏偏都要投死地到前線去，這值得什麼呢？這還不是太吃虧了嗎？所以俗語說：『自作孽不可活。』這真一點也不錯的名言喇……」姑父很不屑似地諷笑着說。

「真的，什麼愛國家，愛國家，反把自己的家都愛掉了，都破滅了，人也喪亡了，這真是傻子才幹這樣蝕本的事情喇……」小姑姑也附和地說。

「現在我們也不要儘談這些無關緊要的話了，這樣的批評，也用不到我們來評論，我們那有這些空工夫呢？這事情，遲早總要給佩佩知道的，今天還是你到她所裏去一次，將這事的經過事實告訴

她。」小姑娘乍然地似很正經地說。

「我不去，誰高興到那樣骯髒的地方去，去了人也會倒霉起來的呢！不去，不去！」姑父像有點生怒的樣子。

「那怎麼辦？不去總不是辦法，到趨難民所裏去，我想也決不會倒什麼霉的吧！你就去一次，只要將這消息告訴了佩佩，你馬上可以回來的啊！」

「不去，不去就不去！」姑父的態度仍很決然地堅持着。

「你不去，難道我可以去了嗎？月華可以去了嗎？我們是不去的，我們是女人家，是不能拋頭露面地跑到人家去的，你願意我們跑到陌陌生生的難民所裏去嗎？」小姑娘也很不高興地撒着嬌說。

「那麼，你們也不肯去，我也不肯去，我看這樣吧！還是我來寫一封信給佩佩，較為妥當，只要在信上把這事情的經過始末，告訴她就好了，我們的責任也就完啦！」

「這樣也好，那你就趕快寫信吧，不要延擱時日了！」

姑父當時立即在腹內擬好了文詞，便寫好了這封信，投到馬路邊上的郵筒裏去。

七 佩佩的死

佩佩接到了姑父的報告，她才知道母親在故鄉——蘇州投井慘死的消息，知道了父親負着氣憤到前線去了，她讀着這封簡短的信，敘述着媽媽在故鄉貞烈的自殺，爸爸痛憤地前赴戰場，這信間的敘語是非常的簡單，只寥寥地寫着沒有幾行字句。只將重要的地方寫了出來，至於詳細的經過細末情形，是很含糊地寫得不大明白，所謂「語焉不詳」，但這悲慘的事實，總是真的，決不是向壁

虛造的，不會是假的事實。佩佩先前猶有點疑信參半。可是，她細細地把信讀了一遍，又讀下去，又讀下去，去這個可怕的惡夢，終於在她的面前展現了出來。同時她的耳際，像有母親和父親悲切的聲音在向她說：

「佩媽雖死了，但你不必傷懷，你該奮鬥地去和惡魔的敵人拚命！代你可憐的媽媽報仇。佩佩！別氣餒！灰心！你起來，挺起身來到火綫殺敵去……但你要切記在懷，替媽滴恨……」

「可憐的佩兒呵！我爲了你媽媽的慘死，更爲了你蘭姐的殉難，而且我們的兩個家都完了。我精神上受到了極深的刺激，極大的痛苦。而我所以不告訴你，悄然地到前線去，也正因了這點難言的愴痛。這消息，你早晚總要知道了的。但當你得知了這不幸的音訊，你該快樂，該喜躍地放棄了你現在在後方的難民工作，勇毅地到前方來吧！我在那裏等你來呢……」

「呵……媽媽！你真的死了嗎？死得這樣的可憐……」

「爸爸……你……」

佩佩終於跑進了自己的房間裏去，身體倒在床上哭了。傷傷心心她低着聲音啜泣着。她一直地關在房間裏哭，哭了一個整天。飯也不要吃，也不到辦公室去做事情了。哭呀哭的，她一直地很難過地哭泣着。眼睛都哭得腫腫地浮起了兩個紅泡了。到了晚上，她仍是嗚咽地泣不成聲，眼淚終淌個不完，流個不盡。

李惠珍知道了她的母親死了的消息，她的爸爸又出奔到前方去了，整天沒有看見她到辦公室裏來做事。她知道佩佩準關在房間裏很傷痛地悲哭不已，她趕緊跑到佩佩的房門口，門是關着，從門縫裏射出幽亮亮的電燈光芒，她將耳朵貼上了門，細細地聽着，一聲聲微微的泣音是聽出來了，這低

哭的音調，聽了多使人引起同情和難過呢！李惠珍不由地一陣悲感，在她的心房煎滾起來，眼際濕濕地掛下一條條的淚痕來了，她輕聲地叫着佩佩說：

「佩佩！你把門開開啊！」

佩佩驟然聽了這聲音，馬上從床上豎起身來，擦乾了眼淚，輕幽地問：

「誰？」

「佩佩！是我呀！」

佩佩聽是惠珍來了，她馬上把房門開開了，堆起笑道：

「珍是你，請進來坐！」

李惠珍走進了房門，在桌邊的椅子上坐下來。

「佩佩！今天你哭了一天，你太可憐了，雖然你的媽媽是死了，你爸爸又上前線去了。你們的家都毀滅了，可是，你要想得開些；這是戰爭的劫難，誰能夠逃過這兵燹禍結的漩渦呢？比你們更悲慘絕的人家，還很多咧！你們不能算十分的不幸，你該珍重你自己的身體要緊。不要憂憂愁愁地，把身體哭壞了。那你的母親在九泉，也將不安寧的。現在你得想你自己還年青，你該趁着你年青的時候，替你的母親伸雪大仇才是。佩佩！你更要想：你的姊姊是死在敵人的鐵蹄下，而今，你的母親也死在敵人的魔爪下，你應該奮力地跳起來，替她們去報仇雪恨去！我希望你切切不要太大傷感，太悲哀，你要樂觀地跟敵人廝殺去……」

「我沒有哭，我是很樂觀的，我要替媽媽，姊姊報仇呢！」

「你別騙我了！瞧你的眼睛，已哭得這樣紅紅地腫起來了，你自己拿鏡子照照看！」

「瞎說，瞎說。」

但她的晶淚，又忍不住閃耀地奪眶地落了下來；她又咽咽地雙手掩着臉哭起來了，她哭着說：「珍！你那裏知道呢？媽媽是死得很悲慘，很可憐的，她是投井死的，而且媽死了，棺材也沒有咽。媽媽這樣的死，叫我怎不難過死呀……」

李惠珍見着佩佩這般悲傷，她也禁不住淒楚地流下淚水，哭着說：

「佩佩！你媽媽真太可憐了，死得如此的淒悲，這，真是要使你難過到極點的。但我總希望你不要過份的悲戚自己的身體要保重。尤其現在你是沒有雙親的可憐孤女了。雖然還有你的二姐姐，但她現在却遠在青島，雙方都遙遙地不能相互照顧。你是應該特別快樂點的，別憂壞了身體呀！況且你們一家人，就只有你和二姐姐兩個人哩……」

佩佩聽着惠珍的話語，她越悲痛地哭得厲害起來了。

「是的，你的話，我要聽你的，我不能太悲傷，我該更勇敢起來，該加倍地與惡環境奮鬥，搏鬥地報消我心間的痛疚。不過，媽媽死得實在太慘，太可憐了啊！這個傷痕的烙印，是永遠地不能令我忘掉了的……」她說着，復又低哭了。

惠珍苦勸了好多次，她還是啼啼地哭個不休，她也很悲痛地陪着她悲悼地哭起來了。她們兩個人都哭得很淒然，全變成了一對淚人兒了。

這一夜，惠珍深怕佩佩會悲感過甚地發生什麼不測的事情來。她便佩佩的床上，沉愛地伴着她一起睡。

佩佩自從那天得到了姑父的那封兇信之後，因她悲哀得太過分了的緣故，她的身體就在這天

有點不舒服起來了。這一天，她就沒會起身，她疲乏地病了，不，她是憂悒地病倒在床上了。她覺得自己的頭有點沉重地昏眩起來。肚裏只是『冬冬冬』地在不斷地響起來。額上又是滾燙的。她雖然仍想強自支撐地爬下床來。可是任她怎樣的使着勁，終是絲毫無力地勉強不起來。她的上半個身體才慢慢地撐着豎起來，但又很快地踣倒下去了。她的頭裏更是暈沉沉地昏得非常的兇險，房子像走馬燈般的旋動起來，又像快要坍下來的樣子。這時候，她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有了病了，於是，她更焦急得極憂愁起來了。她憂恨着自己是不能循着往常的日子起身辦公，她爲這，心裏真有着莫名的悲憤。尤其她愈加心煩地憂悶着的是她病倒在床上了之後，她不能替媽媽，姊姊報恨雪冤了。不能上前線去痛打害死她媽媽和姊姊的敵人！去這是最使她深恨着的，不如意的事，真不幸，她的病，一點也不見好好地起色起來。一連地關倒了一個多星期的日子。收容所裏，雖也有中西醫生，他們每天到所裏來的時候，管理員叫他們替佩佩醫治病症。中西各樣的藥也吃了不少，然而她的病勢依然不退，寒熱交加地仍很兇厲。許多醫生，都皺着不悅的臉色，對管理員說：

「黎小姐的病是很厲害，怎麼看了已八九天了，吃下去的藥，竟一點也不見效驗的呢？她的病狀更見日甚一日的益發厲害起來。這是她心境不悅的關係所致，不然這些小小毛病，吃幾貼藥是很容易痊癒地的。現在多看，多吃藥，也沒有效力。只有希望她的思想要趨向樂觀方面去，才會見些好轉的現象呢……」

佩佩被苦鬱的病魔，日夜地纏擾不休，但她也不感病中的冷靜。她的親摯的妹妹惠珍是時時刻刻地伴着她，在床前。有時勸她，有時和她講故事，說說笑話，倒也減去了她不少精神與思想上的憂煩。許多的事情，也全是惠珍代她去做，佩佩在自己的腦海稍稍清晰的時候，她流着眼淚，幽幽地說：

「珍！我不知要怎樣地感恩你呀！我病了，累你這樣忙忙碌碌地勞苦着。我真萬分的對不住你喇！……」

「佩姐！你別說這些話，妹妹是理所當然服侍姐姐的，你不要去想這些難過的事，你要好好地希望自己的身體好起來，你可不能再想到難過的事情上去，不能再悲悲哀哀地去胡想着傷心的事情啊……」李惠珍笑微微地，把手帕揩去佩佩頰上整然的濕濕淚痕。

那知道，天下的事，真是太不公平了。佩佩的病，仍如舊狀，却又禍不單行地傳來了一個更天大的不幸兇訊，這不幸的音訊。是她們姊妹兩個的沉戀着的唯一愛人——安逸在前方戰死了的消息。當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飛來的這一天的近午時分。佩佩險些兒暈厥了過去，惠珍呢？她也哭昏了倒在佩佩的床邊上了。

李椒建和王寶松突然地得知安逸在戰場上殉國的噩訊，兩個人，都驚駭地相對着，癡癡地沉默着，好久之後，才槍傷不止。泫然地抽泣起來，一顆顆閃耀的晶淚，從他們的眼瞳裏滾下來。他們都展視到自己像失掉了一件什麼寶物似的悲戚，他們都橫倒在自己的舖上，默默地作着無聲的哀哭，哀泣着安逸何其如此不幸，何其這般的壯烈犧牲！此時此地的他們呀！是如何的哀痛呢？安逸那裏知道這些呢？

「唉！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安逸竟丟下了我們，他已忠烈殉身，實在是太悲壯了，現在他的屍身不知在那兒？也許被炮火轟成了一堆灰！唉！可憐無定河邊骨……」王寶松忽地自語起來。

「安逸的殉難，確然很令人熱淚交流，極感槍痛的……」李椒建將手背擦擦眼際的淚痕，對王寶松很傷感地說。

「是。」王寶松邊揩着眼淚，邊點點頭。

這個安逸的死訊，是一張大公報晚刊上登載着的，那報上這樣簡略地記載着：

「……第八十八師部下少將安逸，在南京雨花台與敵激戰，夜猛烈激戰，安將軍忠勇異常，結果敵傷亡甚衆，後敵大隊援軍開到，接應交戰，我軍終以子彈告乏，安將軍率領數百弟兄，以血肉之軀，誓死與敵肉搏抗戰，是役也不幸安逸將軍與數百健兒，咸與陣地共亡矣……」

在那天惠珍忽然在這張大公報的封面上，看到了這一段花邊的电訊。

佩佩和惠珍自從安逸飄然地離開了她們，她們便一直地望着一個多月了。沒有接到安逸的一紙半箋的信音。她們常常地繫念着他，惦想着他，不知他怎麼樣了？在前線身體好不好？關於這些，她們都很焦慮地，很希望能得到他的消息，也可使她們天天懸掛着的一顆心弦，也好安放下來。可是訊息終是寂寂無聞，似石沉大海般的杳杳無期地，獲不到一些消息。在初初的一個星期裏，她們曾各寄了一封信給他，以後也絡絡續續地寫了好多封信去，回音仍是沒有，這是不是安逸的隊部常在調遣流動之中，或是被送信的綠衣人洪喬所誤？這是很使她們着急地担愁的。所以，她們便只有常常買報紙來看，注意地留心着他的行動蹤跡，能在報章的电訊欄裏發現出來。只有看報，或許可能給她們以偶然的機遇，曾讀見了關於他的消息呢！今天惠珍在偶然之間，讀到了這一段確實的訊息，她們起初還有點疑惑報上陣亡的安逸，不是她們所戀念地愛的安逸。還希冀最好是同姓同名的第二個安逸的人呢！然而在這電訊的後面，是載明着：安逸，蘇州人，年僅二十歲，這可真的是她們沉愛着的安逸呀！並不是別人報上決不會刊錯了電訊的。不是他是誰呢？他才是蘇州人，才是廿歲年紀的人呀！她們的希冀是落空了，絕望了，是感到極大的失望，失望地使她們悲痛，使她們抱着報紙哭泣着，她們嚎哭了一會。

忽然收起了眼淚，各人都找出了安逸在所時贈給她們的一張照片來。她們把照像抱在懷裏，癡然地望着像片裏的安逸，雖然這張像只攝了半個身兒。可是那副少年翩翩，英俊威武的氣派，是全顯露在卡紙上。烏黑黑的捲髮，白晰晰地眉目清秀的臉龐。這是多美麗，多熱情的青年呀！她們望着照片裏的安逸的瀟灑影子，便思前想後地懷憶着一幕幕的往事，這過去了的陳迹。她們同安逸近乎一個月的甜情生活，毫無遺留地在她們的腦際旋緩地演出來。往事是多甜蜜蜜的，是想想也想像不盡的，今事是多愴悲的，是想着了，更增無窮的悲怨了。現在她們只感着往事如輕烟似的消逝去了，不是永逝去了。是可愛呢？還是可悲？此後的深深怨鬱，是常結在她們的一片心瓣上了。真是此恨綿綿無盡期了啊！她們想着舊時舊事的怪甜愛，眼前的深刻悲痛，想不到真出乎意測之外的想不到。世間許許多多的事情，終末見好的收場，沒有好的結果，往往好景不常，今天是歡樂，明大已是悲哀，人生似這樣的遭遇，這樣的悲憐，還有什麼生之興趣？在這樣冷酷的世間，更沒有留戀存身的價值。一切全是空的了。全沒意思的，她們在這時際的心裏，都同樣地感覺着人生是一點也沒意義。像這樣的人生，却是虛虛空空的，是很痛苦的。想想越覺得淒楚地要悲哀起來呢！思緒的索子，只向悲哀的細洞裏鑽，越往裏面鑽，她們越是痛苦之至！她們抱着照片，終是望着，呆呆地瞧着影中可愛的安逸。一邊在思索着往事，真是令她們有着睹影懷人的淒感，這深的創痛啊！是永恆地印刻在她們心深的坎邊上，最後，她們湧集在眼角上的眼淚，止不住的驟然掉下了一行行的，一滴一滴的晶瑩淚珠，落到照像上，把照像濕了一堆，她們把照片緊緊地貼在胸口，狂聲地又哭倒在床上了。

佩佩的病勢，更劇了，不單是寒熱交加地未見減退，並且她還時時地口吐鮮血。滿口的赤血，在嘴角上和牙縫間流出來。有時候，病狀兇險得很怕人，旁人都爲她急得手腳無措地沒有了主張，她自己

是模模糊糊地昏厥過去似的，一些兒也不知道了。等到她漸漸地蘇醒起來，好像做了一場恐怖的惡夢。

她的病，經過了許多的中西醫生診察的結果，都頻頻地搖着頭說：

「她的病很兇險，不光是寒熱，肺部也受到了影響了。吐紅，是更危險的呢！真可憐！她得了這樣的毛病。病的起源和癥結，還是由於她的思想過於悲切的關係所致。若她的思想能夠轉變地開朗起來，不再是鬱結着的話，許多的病症，是會漸見起色的，否則希望是絕少的了。」

佩佩在許多醫生一致決議後的辦法之下，她便住到了徐家匯的同仁醫院的病房裏去了。因為醫院那兒的環境，比較收容所好得多了。在那裏，可以吸收着飽和的新鮮空氣，見到晴朗的藍色天際。在醫生和姚明然的希冀中，他們都以為佩佩換了這樣一個幽靜靜的環境，空氣和陽光又都充滿着的醫院裏去，在那兒住院治療，終可有一點回生的希望。可是佩佩的病是好像根深蒂固地凝結得牢牢的，希望她好是很難的了。實在，像她這樣年青的姑娘，生命的羽翼還不會長得十分的健全，怎經得起重重疊疊的打擊，繼續不斷的暴風雨的襲擊，僅僅乎在一個月的日子裏，她遭受了多次人事上的驟然變故，極不幸的家庭淪亡，這樣一次次地重重悲慘的事情，怎不叫她悲痛欲絕？她豈又怎會不生起了這樣的沉痾呢？

她已在醫院裏住了三天了，病的溫度是只向上升高起來，好似越活下去，越不見好地將百倍的使她的肉體和精神都深受着極大的磨難痛苦，真的，她病的兇險，是一天天地在極度飛速地變化劇兇起來了。

惠珍自佩佩住進了醫院之後，她竟也病了起來，但她的病，不似佩佩的來勢很嚴重地極兇，她比

佩佩是輕得多了她的橫逆之襲來，也不像佩佩這樣連續地發生的多，這樣深，這樣重，她只不過單爲了安逸一個人的悲壯殉國而哀痛吧了，因是她的病是並不十分要緊地有着使人害怕地那樣的險惡，她只經醫生看了幾次，吃了些藥，病便在一個星期裏，慢慢地痊癒起來了，再養息地過了四五天，身體是輕鬆地活潑潑地能夠起床跑跑跳跳了，飯量仍和病前一樣的能吃二碗了呢。

張華接到她舅舅姚明然的電話報告，說佩佩患病的信息，她馬上坐了黃包車趕到「卅七」難民收容所裏來，很不湊巧，姚明然到會裏去了，她沒有碰到她的舅舅，當她才走進辦公室的時候，李惠珍是看見過她一次的，張華曾到過這裏的，惠珍知道她是佩佩的同學，佩佩在平常的日子，也常常地同她說起過，她知道張華是來找姚明然問問佩佩的病情的，她忙跑進辦公室來，輕聲地說：

「這位是不是張小姐？」

「是的，請問你怎麼知道我是姓張的啊？你尊姓？」張華很驚奇地回過頭來，看是一個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穿着藍布旗袍的陌生姑娘，也就很謙恭地問着說。

「是佩姐告訴我的，我姓李，我是佩姊的妹妹。」

「你和佩佩是親戚嗎？」

「不是的，我和她是結拜的姊妹。」

「喔！很好，很好！」

「我現在問你，佩佩近來的病狀見輕些否？你有沒有去看過她？」

「沒有去看過她，實在我真太慚愧，太對不住姊姊，我自己也生了一場小病，到今天才完全好了的，在病中，我也時刻地記掛着她，只恨我被苦病纏擾着，不能使我跳起身來，跑到醫院裏去，看望看望。」

可憐的姊姊！這，真使我比什麼都恨透的，今天我想無論如何要去看她了，好讓我
知道姊姊到底怎樣了？張小姐你去不去？你如去，我們就一同去，好不好？」

「好的，我們就一同去吧！但我要問你佩佩，怎樣起病的？她到底爲了什麼事情，突然地會生起這樣兇險的毛病來呢？」

「佩佩真太可憐了，說起這事，是一言難盡，她的媽媽在蘇州被敵人逼得投井死了，蘇州的一份家產，也宣告破了產，爸爸也悲憤地瞞着她出奔了。」

「她的爸爸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張華不待惠珍說完，便要緊地搶着發問。

「她爸爸是到前方爲國効命去了，現在不知他生死存亡，佩佩也沒曾接到過爸爸的一紙半言，杳杳地沒有一點消息，像針兒掉進了大海，看不見一些波瀾的餘花，佩佩的病，多半是從這點上憂鬱過份所致而得來的，張小姐，你想想吓！佩佩可憐不可憐呵……」

李惠珍不能將安逸這一段事情的經過詳情告訴張華，她怕羞地有點不好意思說出來，她幾次地已把話鋒流到嘴角上了，但又很快地縮進喉嚨裏去，她支吾地含糊過去了，好得張華也不窮詰地追問她，否則恐她真要臉紅地急死了。

「嚶！真想不到呵！好好兒的家庭，如今慘變到這樣的結局，佩佩，真是可憐之至！她……」張華嘆着長長的氣。

「我們走吧！時間不大早了，遲去了，怕過了時間，醫院要讓我們進去的呢？」惠珍提醒似地說。

「是的，我們是該走的時候了。」

張華叫了兩輛黃包車，車子便一直地向徐家匯同仁醫院的目的地如飛駛般的拉到了；車子停

了下來；她們跳下了車，張華搶着把車錢付給了車夫，惠珍謝了一聲，便跟着張華直跑進醫院，她們在諮詢的窗口處，問明了佩佩病房的號碼，跟着一個白衣的侍役，找到了四四號佩佩住的病房，她們推進房門，走了進去，這間房裏一點也沒有什麼陳設的；除了一只行軍式的單人鐵床，一只桌子，三四只椅子而外，別無他物了；床上睡着的，真是佩佩，在佩佩的床旁邊，坐着的一個年青女人，在淌着淚，空氣是靜沉沉地一點沒有聲息，顯露着蕭穆的景象。

「你們兩位是誰？不是佩佩的朋友？」坐在床畔上的年青女人，擦去了眼淚，立起身，低咽地問着。

「是的，我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吧！這位是李惠珍小姐，她是住在「卅七」收容所裏的，是黎佩佩小姐的結拜妹妹，我是她的同學，姓張叫華，請教小姐……」張華搶先作了一番簡略的介紹。

「原來兩位小姐，都是佩佩的好朋友，恕我沒曾恭迎，我是佩佩的二姐姐，叫雪雪，我接到了醫院的電話，才從青島趕來的，今天早晨剛到這裏呢，舍妹佩佩也告訴過我，你們待她真好極了，她很感激你們呢！」雪雪苦笑着說。

「佩佩的病好些嗎？」惠珍急着問。

「那裏見好，今天她一直昏昏迷迷地，神志很不清爽，血一口口地吐出來，醫生說，她的病，看今天不急轉，恐怕她要從來的路上去了。」雪雪說着，不勝淒楚地掛下眼淚來了。

張華和惠珍也非常傷楚地流出眼淚來了。

佩佩昏迷地已經睜開眼睛醒了，大家都跑攏到她的床前。

「佩佩你覺得舒服些嗎？你好好兒的靜養，毛病是會好起來的，你不要悲哀，不要去多想……」

惠珍的臉孔，幾乎貼到了佩佩的左頰了。

佩佩不說什麼，只把頭微微點着，整口的血又在她的白齒紅唇裏衝出來了，雪雪忙把手帕拭，被頭的白邊上，枕頭的四週，都已印着鮮紅的一堆。

「佩！你怎麼啦？你怎麼會病得這樣子？這樣的厲害？我今天才得知你病了的消息，否則我若早知道你患病，我也好早來看看你了，我恨我知道你病的消息太遲了，佩！你多可憐！多苦痛啊！但我希望你別儘是悲傷，你要好好地治病養好起來，我們同你一起上疆場去殺敵，報復我們的仇恨……」張華悲懷地流着眼淚說。

佩佩仍是不說一句，臉上露出絲絲的慘笑，臉色淡白地更顯出難看的樣子來了，神志又劇變地侵入暈沉沉的狀態裏去了，兩顆眼睛已在漸漸地攏合起來。她們憂急地呆立在佩佩的床畔，各人的雙頰上都掛着一串串的淚珠，都在心間默聲地哭泣着。佩佩又漸漸地透着氣醒過來了，她的眼睛睜得大大地喘着急促的氣息說：

「我……做了……這許多……的惡夢……這許……多……的惡夢……要……把……我嚇……死……啦……我……怕……我害……怕……這許多……慘……無人……道……的暴行……的鬼子……兵他……害死了……我的……媽媽……和姊姊……更害……死……了我的……安逸……該殺的……惡鬼呀……我……要起……來殺……死……這許……許多……的魔……鬼……你們……這些……殺人……不見血……的鬼……害得我……好……苦……呀……」

佩佩停了停，又悲憤地淌着淚說：「……世間上……的……一切不幸……慘劇……都歸集……到我……們一家……的身……上了……」這聲音，是很低微而乏力，頗使侍候在她旁邊的她們……

——雪華珍，聽了很是悽楚。

滿口的血水，又從佩佩的嘴唇兩邊湧出來了。雪雪忙將手帕去揩，佩佩閃了閃無神的眼珠，伸出右手來，要惠珍和張華同她握手，惠珍，張華都走攏她的頭邊去，伸出手給她握了握，她又要求握握她姊姊雪雪的手，雪雪的手也給她握過了，她淺笑地側過身去，噴着一茶杯的紅血，便離別她們了，她已脫離了苦痛的人海，而到極樂的一座仙界的花園裏去了。

雪摸着佩佩的額角，胸口，又將耳朵攏到佩佩的心胸上，聽了好一會兒，一顆心是靜靜地不再跳動了，牙齒咬得怪緊緊的。

「佩妹佩妹呀……」

雪雪輕輕地推着佩佩，然而佩佩是從此再沒有聲音了！任人怎樣大聲的叫她，推她，她是不再會睜開眼來了，或者身體動一動的了；她是已經死了，已經瞑目地離開了整個的大地，離開了在她床前服侍着的雪姊和她的好朋友張華，李惠珍。獨自一個人冷清清地去了。雪雪叫了幾聲，見她毫無聲息，她才知道佩佩已經絕了氣了。她的身體倒在佩佩的遺體上，哀聲地痛哭着，惠珍和張華也都踣倒在佩佩的床畔，嚶嚶地低泣起來。這時，這一間病房裏，全充滿了極度慘暗而又悲涼的空氣，習習地涼風，打窗外飄進來，這風拂到她們的身上，陰涼涼地髣髴幾萬把鋒利的刀刺着她們，每個人的心房劇烈地在痛楚起來。她們三個人，都呆然地面對着靜靜地躺在床上的佩佩，望着，眼淚一行行地吊下來，大家的心間，都在默默地沉痛着，又好像在替佩佩虔誠地作着祈禱：

「……佩佩！可憐的佩佩！你嘗盡了人生的痛苦，你的軀殼雖物化了；但願你的精魂永遠超脫地不散地歸宿到快樂的花園裏去，你未盡的怨恨，未竟的責任，我們都能代職地執行起來的，這，你是可

以安心在天之靈的吧！也就是我們可以聊以安慰於你的一些希望吧……」

八 一百女勇士赴戰地去

「密斯張密斯李！佩服是你們的好朋友，她這樣痛苦地死了，你們都感覺着她是很可憐的，死得很悲慘的，而同時你們自己又何嘗不覺得難過地苦痛的呢？是的，我也覺得佩妹是不該死得這樣早，她的年紀正很青呢。還沒有到該撤離世間的時候，可是她終於可憐地拋棄了世間，離別了我們，她的死，是爲了誰？她是被敵人陷害而死的，她遭受了很深的刺激，如蘭姐的死，母親的死，爸爸的出奔，安逸的戰死……這諸種的打擊，是她的最大致命傷，是把她痛苦地鬱鬱而死的，不然她不爲了這些，她活躍的生命，決不會萎枯了的。她猶之乎一朵剛展瓣的花蕊，驟然地被一陣狂風烈雨的猛力摧殘，擊打，試想：這樣脆弱嫩的花朵，怎不遭難地被惡勢力所壓倒呢？所以佩妹的死，是被鬼子害死了的，她沒有完盡的責任，讓未死的我們來擔負起來，繼續她的使命，來完成它，這是她死得如此的可憐，是使我們無窮盡地悲悼着的，更促起了我們要他她那可憐生命的滅亡，而奮振我們堅毅的偉力，來替代負起她未完的任務，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是我們繼續她的未竟的遺志。況且，我們的家業，全被敵人弄完了，母親是投井慘死，姊姊是亡在戰場上，爸爸在前線作戰，還不知生死消息是一點也沒有，想想：我們原是一家人，那知會被鬼子的鐵蹄踐踏得這般悲慘的景象，好好一家五個人，現在只留下我一個孤零零的人了，留我一個單人，還有什麼留戀的意味？還高興做什麼事情呢！不要說什麼最好，最有希望的事情，我也不要做了，所以，我此次回來，青島的事情，我已辭去了，實在，我深覺自己太悲涼，真的啊！留着我這個人是沒有一點生活上的興趣了。自殺吧！我絕不願意做出這樣被人恥笑的事

來，自殺是懦弱的人，才會做出這樣幼稚可笑、舉動來的，好好的，爲什麼要自殺呢？偏要走上這條死路，死的確要死得有意義，有價值，死得要重如泰山，不能把生命看得太輕淡，太不值價。走到自殺路上去的人，那真是死不足惜地輕於鴻毛了。所以自殺對於我，是根本動搖不了我的一顆堅持的心，我是絕不被它迷惑地糊塗起來的。我絕不願意把寶貴的生命，輕輕地葬送在無謂的死亡上。我要上前綫去，上前綫殺鬼子去。我要替我的媽媽，姊姊，妹妹報仇。我更替中國許許多多的遭難同胞報仇，我馬上要上前去，但我一個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是幹不出什麼偉大的事情，我要同你們一起都上前去，我更替聯合起整個上海的姊妹們，都赴前綫去，打敵人去，打擊我們不共戴天大仇的鬼子，你們都願意跟我去嗎？若使你們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的，實在說我的心已很堅定的了……」

雪雪沉沉痛痛地發表了自己這一番很悲壯的演說，她的臉孔上顯露出根根青筋，態度是很嚴嚴然的，兩個拳頭是握得更緊緊的，這兩個堅實如鐵的拳頭，像看見了鬼子就要怒打起來似的。

張華和惠珍沉默地傾聽着雪雪這樣長長的痛切話語，她們都感動得把熱淚都激出來了。同時她們也不禁油然地悲懷地在腦際縈縈地閃出了一幕悲情來，張華想起她父親被鬼子酷毒地殺死的那回事，惠珍也憶起了她弟弟被鬼子的槍尖刺死的慘景，這般恐怖的慘刑，固然猶歷歷地印在她們的心坎上，永不會被遺忘的呢！她們想念及此，都憤憤地悲痛起來了。鬼子慘無人道的鬼子，沒有人性的野獸，他們太把我們中國同胞欺凌地殘殺得好像一頭狗，一頭豬，我們每個民衆的生命，在敵人看來，真不算得一回大不得了的事。真是所說不放在心上。敵人真太殘酷地兇橫極了，把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太可惡地荼毒了。

「我很願去，同您一起去打敵人。」張華很爽朗地說。

「我也願意去，跟你一塊兒上火線去！」李惠珍的態度，也很堅決地顯出十分勇毅的神情。

「你們可真的願意同我一起上火綫去當女戰士嗎？你們可要再考慮考慮看所謂三思而行呵！」

「不必考慮，考慮什麼呢？要去就去，不能有別的思想混入其間的呵！」李惠珍毅然地說。

「是的，我們是不用想，不必猶疑不決，我們都要替危難的祖國効命在沙場，一點也不畏縮地踏上我們的征程。」張華附和着說。

「好，好極了！難得你們都贊成我此舉的提出，我真欣喜之至！但我們要多集攏些姊妹，人多了，力量上也就充足些。我們大家還要分頭工作地去徵求自己所認識的姊妹，去向她們勸說，要她們都情情願願地加入我們的陣營裏來，只待人數齊集到相當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整裝待發地前赴疆場去爲國効命了。」雪雪又提出了自己這樣的意思。

「對的，我們應當多集攏些人來參加這個工作。人一多之後，聲勢也壯啦！」李惠珍歡喜地說。

「那我們就去勸說我們的同學姊妹，來共同進行這樁偉大的任務吧！」張華也頗快樂地喜躍起來了。

第二天後，張華徵集了林惠娟，張瑞貞，孫雪琴，安其平，艾露，白河，小鳥，七個同學。黎雪雪徵到了路娜，程丹平，沈小鳳，孫莎沉，陳杜絲，張高秋，七個同學。李惠珍也徵來了三個同學，陳墨，毛劍君，戚素蘭。三個是小姊妹，王麗，張阿貓，吳中，一個是「卅七」難民所裏徵來的，名字叫張茵，她們因爲要大家徵集的人數相同，所以結果大家的人數是一樣。現在算起來，她們三個人一起徵得了廿一個女戰士。而這廿一個青年姑娘，都極願意跟她們到前線去作戰，去過過戰場上的生活。也領略一下戰地的作風。

滋味，但黎雪雪還嫌人數不夠，於是，她憂愁地想了想，便要這廿一個姊妹作間接的介紹，把她們所認識的姊妹們，都拉攏來要她們加入這個女戰士的團體裏。因這樣，這個團體的力量，是很雄偉的了。是可以發揮出更雄厚的力量。這羣年青的女子，都欣然地贊成了黎雪雪的提議。大家便分頭地很快地去徵求她們自己認識的姊妹，要她們都加入這個女戰士的集團。結果的成績，固很不錯。有的徵到了四個，有的三個……總數倒大有可觀，差不多也有七十九個人呢！連她們自己一起算起來，已經是一百另三個的女青年了，而這人數，除黎雪雪、張華、李惠珍之外，很湊巧地恰是一百個女戰士。這倒頗使雪雪感到有趣地怪興奮的，興奮之餘，她便把這羣整裝待發的女戰士們題了個『一百女勇士』的名號。

這一羣年青的姑娘，大半都是受過相當的教育，都很有學識的，她們這許多的人，是都沒會到過社會上來做過事，大家還是在女學生的時代呢！她們的年紀是很青的，都在十八九歲之間，甚至有幾個還只有十五歲呢！她們這次的參加女戰士集團，多數的家長是阻止她們的，不讓她們出來幹這樣驚天動地的危險工作，有的被爸媽們竟幽禁地不許她們跑出大門一步，監視得極嚴嚴的，有的被家長們兇嚴嚴地痛責了一頓。可是在最後的一次機會裏，終於給她們勝利地悄然離開了封建式的家庭，偷着溜跑了出來。給她們加入了這鐵流的陣線裏來，她們的願望和目的，是達到了。她們一逕夢想着愛國的任務能給她們幹了。而今是足可以施展地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的時機啦！這時際，真是女兒們獻身報國的機會到了。也是這一羣年青姑娘們的隊伍該集中在一起的時候，大家當機立斷地推定了黎雪雪擔任領導大隊長，張華為中隊長，李惠珍為小隊長，他如班長、排長也都推舉定當了，而隊伍也編排完畢哩！

最後，大家的意思，在隊伍未進發前線之前，要黎雪雪作一次簡短的訓話式的講詞。黎雪雪也不推辭，她馬上默允下來了，她站上講台，淺笑地說：

『今天我覺得真榮幸之至！荷承諸位姊妹看重我，公舉我做這樣一個領袖的人物，其實我有什麼資格可以當此重任呢？無論我的學識、經驗、年紀，都與你們是不相上下的，都是半輩。那麼既蒙諸位姊妹的好意，一定委我出任這個重職，這也不好推却，但還得深望諸位姊妹時時要加以指教的啊！』

一陣掌聲之後，又繼續地說：

『我們今天能夠招攏了這樣多的姊妹，是很不容易的呢！我們大家都知道了的，敵人欺凌得我們太壓迫地威脅了。我們吃了敵人很深的虧，這個深仇，可憐！我們中國的同胞是受得多深，多夠了！現在中國已到了像物極必反、枯樹重生樣的翻身的時候哩！我們從前所忍受着敵人的恥辱，是可以滴雪啦！不論是婦女，只要是中國民族的一份子，都該起來救護苦難的祖國，都該負起國民的天職，再不能醉生夢死般的過着舒適的生活啦！我們該起來奮鬥地跟敵人去拚戰，姊妹們！我們要一致團結起來！意志一致，力量不鬆散，都奔赴火線去，去戳殺我們可惡的鬼子，把他們趕出中國的領土，不讓他們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一個角落駐腳，所以我們此番出去要爲國多効勞，多盡力，若獲不到勝利，決不回來，我們的心要沉定，意志更要堅毅……』

雪雪很激厲地演說完了，台下的一般姊妹們聽得都動容地拍起手來，掌聲像沉雷樣的響，差些把屋頂也要響成巨孔了呢！

天際陰霾霾地像要下雨的樣子，風蕭蕭地猛吼着。馬路上的黃沙泥，被風吹得在空中跳舞，黎雪雪和張華、李惠珍領着這一隊鐵流的隊伍，慢慢地向着前線的目的地跑着，她們不怕厲風的侵襲，很

勇敢地踏齊着步伐，直向征途上飛跑着前進。偶然發現日本的鐵鳥在她們的頭頂上轟轟地打旋地飛過。雪雪仰視淡灰灰的空際，一羣黑黑點子的東西，由黑黑點子變爲一隻隻的小鳥，由一隻隻的小鳥，慢慢地變成一隻隻龐大的烏鴉了。她知道這是日方的「偵察機」。但她們是一點也不畏縮地吃嚇起來，她們好像已是久經沙場的老戰士般的了。當日機在天空出現的時候，她們很井井有序地把一條長蛇樣的隊伍，很迅速地化整爲零地分散開來，向田野間的稻草裏隱伏下來，等到日機遠飛去了，她們纔重新排齊了隊，一列鐵車似的行列又向前進發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她們都極欣奮地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來了，歌聲跟着她們極有規律的步伐的節奏，漸漸地遠離了孤島的——上海。

望望她們這一隊女壯士的影子，是徐徐地向着一片黃塵飛撲間的原野疾行着，慢慢地隱沒下去了，隱沒得只瞭望着，一陣滿天的灰塵在飛旋，飛旋飛旋！

脫稿于一九三九仲夏，孤島的——上海，天后宮書齋。

